

第二十一回 阎婆大闹郓城县 朱仝义释宋公明

话说当时众做公的拿住唐牛儿，解进县里来。知县听得有杀人的事，慌忙出来升厅。众做公的把这唐牛儿簇拥在厅前。知县看时，只见一个婆子跪在左边，一个猴子跪在右边。知县问道：“甚么杀人公事？”婆子告道：“老身姓阎。有个女儿，唤做婆惜。典与宋押司做外宅。昨夜晚间，我女儿和宋江一处沽酒，这个唐牛儿一迳来寻闹，叫骂出门，邻里尽知。今早宋江出去走了一遭回来，把我女儿杀了。老身结扭到县前，这唐二又把宋江打夺了去。告相公做主！”知县道：“你这厮怎敢打夺了凶身？”唐牛儿告道：“小人不知前后因依。只因昨夜去寻宋江搪碗酒，被这阎婆叉小人出来。今早小人自出来卖糟姜，遇见阎婆结扭押司在县前。小人见了，不合去劝他，他便走了。却不知他杀死他女儿的缘由。”知县喝道：“胡说！宋江是个君子诚实的人，如何肯造次杀人？这人命之事必然在你身上！左右！在那里！”便唤当厅公吏。

当下传上押司张犬远来，见说阎婆告宋江杀了他女儿，正是他的表子。随即取人口词，就替阎婆写了状子，叠了一宗案，便唤当地方仵作行人并坊厢里正邻右一千人等来到阎婆家，开了门，取尸首登场简验了。身边放着行凶刀子一把。当时再三看验得系是生前项上被刀勒死，众人登场了当，尸首把棺木盛了，寄放寺院里；将一千人带到县里。知县却和宋江最好，有心要出脱他，只把唐牛儿再三推问。唐牛儿供道：“小人并不知前后。”知县道：“你这厮如何隔夜去他家寻闹？一定你有干涉！”唐牛儿告道：“小人一时撞去搪碗酒……”知县道：“胡说！打这厮！”左右两边狼虎一般公人把这唐牛儿一索困翻了。打到三五十，前后语言一般。知县明知他不知情，一心要救宋江，只把他来勘问，且叫取一面架来钉了，禁在牢里。

那张文远上厅来禀道：“虽然如此，见有刀子是宋江的压衣刀，必须去拿宋江来对问，便下落。”知县见他三五次来禀，遮掩不住，只得差人去宋江下处捉拿。宋江已自在逃去了。只拿得几家邻人来回话：“凶身宋江在逃，不知去向。”张文远又禀道：“犯人宋江逃去，他父亲宋太公并兄弟宋清现在宋家村居住，可以勾追到官，责限比捕，

跟寻宋江到官理问。”

知县本不肯行移，只要朦胧做在唐牛儿身上，日后自慢慢地出他；怎当这张文远立主文案，唆使阎婆上厅，只管来告。知县情知阻当不住，只得押纸公文，差三两个做公的去宋家庄勾追宋太公并兄弟宋清。公人领了公文，来到宋家村宋太公庄上。太公出来迎接。至草厅上坐定。公人将出文书，递与太公看了。宋太公道：“上下请坐，容老汉告禀。老汉祖代务农，守此田园过活。不孝之子宋江，自小忤逆，不肯本分生理，要去做吏，百般说他不从；因此，老汉数年前，本县官长处告了他忤逆，出了他籍，不在老汉户内人数。他自在县里住居，老汉自和孩儿宋清在此荒村守些田亩过活。他与老汉水米无交，并无干涉。老汉也怕他做出事来，连累不便；因此，在前官手里告了。执凭文帖在此存照。老汉取来教上下看。”众人都是和宋江好的，明知道这个预先开的门路，苦死不肯做冤家。众人回说道：“太公既有执凭，把将来我们看，抄去县里回话。”太公随即宰杀些鸡鹅，置酒管待了众人，发了十数两银子；取出执凭公文，教他众人抄了。众公人相辞了宋太公，自回县去回知县的话；说道：“宋太公三年前出了宋江的籍，告了执凭文帖，现有抄白在此，难以勾捉。”知县又是要出脱宋江的，便道：“既有执凭公文，他又别无亲族；只可出一千贯赏钱，行移诸处海捕捉拿便了。”那张三又挑唆阎婆去厅上披头散发来告道：“宋江实是宋清隐藏在家，不令出官。相公如何不与老身做主去拿宋江？”知县喝道：“他父亲已自三年前告了他忤逆在官，出了他籍，见有执凭公文存照，如何拿得他父亲兄弟比捕？”阎婆告道：“相公！谁不知道他叫做孝义黑三郎？这执凭是个假的。只是相公做主则个！”知县道：“胡说！前官手里押的印信公文，如何是假的？”阎婆在厅下叫屈叫苦，哽哽咽咽地价哭告道：“相公！人命大如天！若不肯与老身做主时，只得去州里告状！只是我女儿死得甚苦！”那张三又上厅来替他禀道：“相公不与他行移拿人时，这阎婆上司去告状，倒是利害。倘或来提问时，小吏难去回话。”知县情知有理，只得押了一纸公文，便差朱仝，雷横二都头当厅发落：“你等可带多人去宋家村大户庄上搜捉犯人宋江来。”朱，雷二都头领了公文，便来点起士兵四十余人迳奔宋家庄上来。宋太公得知，慌忙出来迎接。朱

全，雷横二人说道：“太公休怪我们。上司差遣，盖不由已。你的儿子押司见在何处？”宋太公道：“两位都头在上，我这逆子宋江，他和老汉并无干涉；前官手里已告开了他，见告的执凭在此。已与宋江三年多各户另籍，不同老汉一家过活，亦不曾回庄上来。”朱全道：“虽然如何，我们凭书请客，奉帖勾人，难凭你说不在庄上。你等我们搜一搜看，好去回话。”——便叫士兵三四十人围了庄院。——我自把定前门。雷都头，你先入去搜。雷横便入进里面，庄前庄后搜了一遍，出来对朱全说道：“端的不在庄里。”朱全道：“我只是放心不下。雷都头，你和众弟兄把了门。我亲自细细地搜一遍。”宋太公道：“老汉是个识法度的人，如何敢藏在庄上！”朱全道：“这个是人命的公事，你却嗔怪我们不得。”太公道：“都头尊便。自细细地去搜。”朱全道：“雷都头，你监着太公在这里，休教他走动。”朱全自进庄里，把朴刀倚在壁里，把门来拴了；走入佛堂内去，把供床拖在一边，揭起那片地板来。板底下有条索头。将索子头只一，铜铃一声响。宋江从地窖里钻将出来，见了朱全，了一惊。朱全道：“公明哥哥，休怪小弟捉你。只为你闲常和我最好，有的事都不相瞒，一日酒中，兄长曾说道：‘我家佛堂底下有个地窖子，上面供的三世佛。佛座下有片地板盖着，上便压着供床。你有些紧急之事，可来这里躲避。’小弟那时听说，记在心里。今日本县知县差我和雷横两个来时，没奈何，要瞒生人眼目。相公有些觑兄长之心，只是被张三和这婆子在厅上发言发语道，本县不做主时，定要在州里告状；因此上又差我两个来搜你庄上。我只怕雷横执着，不会周全人，倘或见了兄长，没个做圆活处：因此小弟赚他在庄前，一迳自来和兄长说话。此地虽好，也不是安身之处。倘或有人知得，来这里搜着，如之奈何？”宋江道：“我也自这般寻思。若不是贤兄如此周全，宋江定遭縲之厄！”朱全道：“休如此说。兄长却投何处去好？”宋江道：“小可寻思有三个安身之处：一是沧州横海郡小旋风柴进庄上，二乃是青州青风寨小李广花荣处，三者是白虎山孔太公庄上。他有个两个孩儿：长男叫做毛头星孔明，次子叫做独火星孔亮，多曾来县里相会。那三处在这里踌躇未定，不知投何处去好。”朱全道：“兄长可以作急寻思，当行即行。今晚便可动身，切勿迟延自误！”宋江道：“上下官司之事全望兄长维持；

金帛使用只顾来取。”朱仝道：“这事放心，都在我身上。兄长只顾安排去路。”宋江谢了朱仝，再入地窖子去。朱仝依旧把地板盖上，还将供床压了，开门，拿朴刀，出来说道：“真个没在庄里。”叫道：“雷都头，我们只拿了宋太公去，如何？”雷横见说要拿宋太公去，寻思：“朱仝那人和宋江最好。他怎地颠倒要拿宋太公……这话一定是反说。他若再提起，我落得做人情！”朱仝，雷横叫了士兵都入草堂上来。宋太公慌忙置酒管待众人。朱仝道：“休要安排酒食。且请太公和四郎同到本县里走一遭。”雷横道：“四郎如何不见？”宋太公道：“老汉使他去近村打些农器，不在庄里。宋江那，自三年前已把这逆子告出了户，现有一纸执凭公文在此存照。”朱仝道：“如何说得过！我两个奉知县台旨，叫拿你父子二人，自去县里回话！”雷横道：“朱都头，你听我说。宋押司他犯罪过，其中必有缘故，也未便该死罪。既然太公已有执凭公文，一一系是印信官文书，又不是假的，我们须看押司日前交望之面，权且担负他些个，只抄了执凭去回话便了。”朱仝寻思道：“我自反说，要他不疑！”朱仝道：“既然兄弟这般说了，我没来由做甚么恶人。”宋太公谢了，道：“深感二位都头相觑！”随即排下酒食，犒赏众人，将出二十两银子，送与两位都头。朱仝，雷横坚执不受，把来散与众人一一四十个士兵一分了，抄了一张执凭公文，相别了宋太公，离了宋家村。朱，雷二位都头引了一行人回县去了。县里知县正值升厅，见朱仝，雷横回来了，便问缘由。两个禀道：“庄前庄后，四围村坊，搜遍了二次，其实没这个人。宋太公卧病在床，不能动止，早晚临危。宋清已自前月出外未回。因此，只把执凭抄白在此。”知县道：“既然如此……”一面申呈本府，一面动了纸海捕文书，不在话下。县里有那一等和宋江好的相交之人都替宋江去张三处说开。那张三也耐不过众人面皮；况且婆娘已死了；张三平常亦受宋江好处；因此也只得罢了。朱仝自凑些钱物把与阎婆，教他不要去州里告状。这婆子也得了些钱物，没奈何，只得依允了。朱仝又将若干银两教人上州里去使用，文书不要驳将下来。又得知县一力主张，出一千贯赏钱，行移开了一个海捕文书，只把唐牛儿问做成个“故纵凶身在逃，”脊杖二十，刺配五百里外；干连的人尽数保放甯家。且说宋江他是个庄农之家，如何有这地窖子？原来故宋时，为

官容易，做吏最难。为甚的为官容易？皆因那时朝廷奸臣当道，谗佞专权，非亲不用，非财不取。为甚做吏最难？那时做押司的但犯罪责，轻则刺配远恶军州，重则抄扎家产，结果了残生性命。以此预先安排下这般去处躲身。又恐连累父母，教爹娘告了忤逆，出了籍，各户另居，官给执凭公文存照，不相来往，却做家私在屋里。宋时多有这般算的。且说宋江从地窖子出来，和父亲兄弟商议：“今番不是朱仝相觑，须官司。此恩不可忘报。如今我和兄弟两个且去逃难。天可怜见，若遇宽恩大赦，那时回来，父子相见。父亲可使人暗暗地送些金银去与朱仝，央他上下使用，及资助阎婆些少，免得他上司去告扰。”太公道：“这事不用你忧心。你自和兄弟宋清在路小心。若到了彼处，那里有个得托的人寄封信来。”当晚弟兄两个拴束包里。到四更时分起来，洗漱罢，了早饭，两个打扮动身，——宋江载着白范阳毡笠儿，上穿白缎子衫，系一条梅红纵线绦，下面缠脚衬着多耳麻鞋宋清做伴当打扮，背了包里。都出草厅前拜辞了父亲。只见宋太公泪不住，又分付道：“你两个前程万里，休得烦恼！”宋江，宋清，却分付大小庄客：“早晚殷勤伏侍太公，休教饮食有缺。”弟兄两个各跨了一口腰刀，都拿了一条朴刀，迳出离了宋家村。两个取路登程，正遇着秋末冬初。弟兄两个行了数程，在路上思量道：“我们却投奔谁的是？……”宋清答道：“我只闻江湖上人传说沧州横海郡柴大官人名字，说他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孙，只不曾拜识。何不只去投奔他？人说他仗义疏财，专一结识天下好汉，救助遭配的人，是个现世的孟尝君。我两个只奔他去。”宋江道：“我也心里是这般思想。他虽和我常常书信来往，无缘分上，不曾得会。”两个商量了，迳往沧州路上来。途中免不得登山涉水，过府冲州。但凡客商在路，早晚安歇有两件事不好：癞碗，睡死人床！且把闲话提过，只说正话。宋江弟兄两个不只一日来到沧州界分，问人道：“柴大官人庄在何处？”问了地名，一迳投庄前来，便问庄客：“柴大官人在庄上也不？”庄客答道：“大官人在东庄上收租米，不在庄上。”宋江便问：“此间到东庄有多少路？”庄客道：“有四十余里。”宋江道：“从何处落路去？”庄客道：“不敢动问二位官人高姓？”宋江道：“我是郓城县宋江的便是。”庄客道：“莫不是及时雨宋押司么？”宋江道：“便是。”庄客道：“大官人是常说大名，

只怨帐不能相会。既是宋押司时，小人引去。”庄客慌忙便领了宋江，宋清迳投东庄来。没三个时辰，早来到东庄。庄客道：“二位官人且在此亭子坐一坐，待小人去通报大官人出来相接。”宋江道：“好。”自和宋清在山亭上，倚了朴刀，解了腰刀，歇了包里，坐在亭子上。那庄客入去不多时，只见那座中间庄门大开，柴大官人引着三五个伴当，慌忙跑将出来，亭子上与宋江相见。柴大官人见了宋江，拜在地下，口称道：“端的想杀柴进！天幸今日甚风吹得到此，大慰平生渴想之念！多幸！多幸！”宋江也拜在地下，答道：“宋江疏顽小吏，今日特来相投。”柴进扶起宋江来，口里说道：“昨夜灯花，今日鹊噪，不想却是贵兄降临。”满脸堆下笑来。宋江见柴进接得意重，心里甚喜。便唤弟兄宋清也相见了。柴进喝叫伴当收拾了宋押司行李在后堂西轩下歇处。柴进携住宋江的手，入到里面正厅上，分宾主坐定。柴进道：“不敢动问。闻知兄长在那城县勾当，如何得暇来到荒村敝处？”宋江答道：“久闻大官人大名，如雷贯耳。虽然节次收得华翰，只恨贱役无闲，不能彀相会。今日宋江不才，做出一件没出豁的事来；弟兄二人寻思，无处安身，想起大官人仗义疏财，特来投奔。”柴进听罢，笑道：“兄长放心；劫遮莫做下十恶大罪，既到敝庄，俱不用忧心。不是柴进夸口，任他捕盗官军，不敢正眼儿觑着小庄。”宋江便把杀了阎婆惜的事一一告诉了一遍。柴进笑将起来，说道：“兄长放心。便杀了朝廷的命官，劫了府库的财务，柴进也敢藏在庄里。”说罢，便请宋江弟兄两个洗浴。随即将出两套衣服，巾帨，丝鞋，净袜，教宋江兄弟两个换了出浴的旧衣裳。两个洗了浴，都穿了新衣服。庄客自把宋江弟兄的旧衣裳送在歇宿处。柴进邀宋江去后堂深处，已安排下酒食了，便请宋江正面坐地。柴进对席。宋清有宋江在上，侧首坐了。三人坐定，有十数个近上的庄客并几个主管，轮替着把盏，伏侍欢饮。柴进再三劝宋江弟兄宽怀饮几杯，宋江称谢不已。酒至半酣，三人各诉胸中朝夕相爱之念。看看天色晚了，点起灯烛。宋江辞道：“酒止。”柴进那里肯放，直到初更左右。宋江起身去净手。柴进唤一个庄客提盏灯笼引领宋江东廊尽头处去净手。便道：“我且躲杯酒。”大宽转穿出前面廊下来，俄延走着，却转到东廊前面。宋江已有八分酒，脚步趔了只顾踏去。那廊下有一个大汉，因害疟疾，当不住那寒

冷，把一薪火在那里向。宋江仰着脸，只顾踏将去，正在火薪柄上；把那火里炭火都薪在那汉脸上。那汉吃了一惊，惊出一身汗来。那汉气将起来，把宋江劈胸揪住，大喝道：“你是甚么鸟人！敢来消遣我！”宋江也吃了一惊。正分说不得，那个提灯笼的庄客慌忙叫道：“不得无礼！这位是大官人最相待的客官！”那汉道：“‘客官！’‘客官！’我初来时也是‘客官！’也曾最相待过。如今却听庄客搬口，便疏慢了我，正是‘人无千日好！’”却待要打宋江。那庄客撇了灯笼，便向前来劝。正劝不开，只见两三盏灯笼飞也似来。柴大官人亲赶到，说“我接不着押司，如何却在这里闹？”那庄客便把了火薪的事说一遍。柴进说道：“大汉，你不认得这位奢遮的押司？”那汉道：“奢遮杀，问他敢比得我郢城宋押司，他可能！”柴进大笑道：“大汉，你认得宋押司不？”那汉道：“我虽不曾认得，江湖上久闻他是个及时雨宋公明，——是个天下闻名的好汉！”柴进问道：“如何见得他是天下闻名的好汉？”那汉道：“却才不说了；他便是真大丈夫，有头有尾，有始有终！我如今只等病好时，便去投奔他。”柴进道：“你要见他么？”那汉道：“不要见他说甚的！”柴进道：“大汉，远便十万八千里，近便只在你面前。”柴进指着宋江，便道：“此位便是及时雨宋公明。”那汉道：“真个也不是？”宋江道：“小可便是宋江。”那汉定睛看了看，纳头便拜，说道：“我不信今日早与兄长相见！”宋江道：“何故如此错爱？”那汉道：“却才甚是无礼，万望恕罪！‘有眼不识泰山！’”跪在地下，那里肯起来。宋江慌忙扶住，道：“足下高姓大名？”柴进指那汉，说出他姓名，何处人氏。有分教：山中猛虎，见时魄散魂离；林下强人，撞着心惊胆裂。正是：说开星月无光彩，道破江山水倒流。毕竟柴大官人说出那汉还是何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二回 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

话说宋江因躲一杯酒，去净手了，转出廊下来，□【音“此”，字形左“足”右“此”，踩之意】了火锨柄，引得那汉焦躁，跳将起来就欲要打宋江，柴进赶将出来，偶叫起宋押司，因此露出姓名来。

那大汉听得是宋江，跪在地下那里肯起，说道：“小人‘有眼不识泰山’！一时冒渎兄长，望乞恕罪！”宋江扶起那汉，问道：“足下是谁？高姓大名？”柴进指着道：“这人是清河县人氏。姓武，名松，排行第二。已在此间一年了。”宋江道：“江湖上多闻说武二郎名字，不期今日却在这里相会。多幸！多幸！”柴进道：“偶然豪杰相聚，实是难得。就请同做一席说话。”

宋江大喜，携住武松的手，一同到後堂席上，便唤宋清与武松相见。柴进便邀武松坐地。宋江连忙让他一同在上面坐。武松那里肯坐。谦了半晌，武松坐了第三位。柴进教再整杯盘，来劝三人痛饮。

宋江在灯下看了武松这表人物，心中欢喜，便问武松道：“二郎因何在此？”武松答道：“小弟在清河县，因酒後醉了，与本处机密相争，一时间怒起，只一拳打得那厮昏沉，小弟只道他死了，因此，一迳地逃来投奔大官人处来躲灾避难。今已一年有馀。後来打听得那厮却不曾死，救得活了。今欲正要回乡去寻哥哥，不想染患疟疾，不能够动身回去。却才正发寒冷，在那廊下向火，被兄长□【左“足”右“此”】了锨柄；吃了那一惊，惊出一身冷汗，敢怕病到好了。”

宋江听了大喜。当夜饮至三更。酒罢，宋江就留武松在西轩下做一处安歇。次日起来，柴进安排席面，杀羊宰猪，管待宋江，不在话下。

过了数日，宋江取出些银两与武松做衣裳。柴进知道，那里肯要他坏钱；自取出一箱段匹绸绢，门下自有针工，便教做三人的称体衣裳。

说话的，柴进因何不喜武松？原来武松初来投奔柴进时，也一般接纳管待；次後在庄上，但吃醉了酒，性气刚，庄客有些管顾不到处，他便要下拳打他们；因此，满庄里庄客没一个道他好。众人只是嫌他，都去柴进面前，告诉他许多不是处。柴进虽然不赶他，只是相待得他慢了。却得宋江每日带挈他一处，饮酒相陪，武松的前病都不发了。

相伴宋江住了十数日，武松思乡，要回清河县看望哥哥。柴进、宋江两个都留他再住几时。武松道：“小弟因哥哥多时不通信息，只得要去望他。”宋江道：“实是二郎要去，不敢苦留。如若得闲时，再来相会几时。”武松相谢了宋江。柴进取出些金银送与武松。武松谢

道：“实是多多相扰了大官人！”

武松缚了包裹，拴了哨棒要行，柴进又治酒食送路。武松穿了一领新衲红绣袄，戴着个白范阳毡笠儿，背上包裹，提了哨棒，相辞了便行。宋江道：“贤弟少等一等。”回到自己房内，取了些银两，赶到庄门前来，说道：“我送兄弟一程。”宋江和兄弟宋清两个等武松辞了柴大官人，宋江也道：“大官人，暂别了便来。”

三个离了柴进东庄，行了五七里路，武松作别道：“尊兄，远了，请回。柴大官人必然专望。”宋江道：“何妨再送几步。”路上说些闲话，不觉又过了三二里。武松挽住宋江手道：“尊兄不必远送。尝言道：‘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。’”宋江指着道：“容我再行几步。兀那官道上有个小酒店，我们吃三锤了作别。”

三个来到酒店里，宋江上首坐了；武松倚了哨棒，下席坐了；宋清横头坐定；便叫酒保打酒来，且买些盘馔果品菜蔬之类，都搬来摆在桌上。三人饮了几杯，看看红日半西，武松便道：“天色将晚；哥哥不弃武二时，就此受武二四拜，拜为义兄。”

宋江大喜。武松纳头拜了四拜。宋江叫宋清身边取出一锭十两银子送与武松。武松那里肯受，说道：“哥哥客中自用盘费。”宋江道：“贤弟，不必多虑。你若推却，我便不认你做兄弟。”武松只得拜受了，收放缠袋里。宋江取些碎银子还了酒钱，武松拿了哨棒，三个出酒店前来作别。武松堕泪拜辞了自去。

宋江和宋清立在酒店门前，望武松不见了方才转身回来。行不到五里路头，只见柴大官人骑着马，背後牵着两匹空马来接。宋江见了大喜，一同上马回庄上来。下了马，请入後堂饮酒。宋江弟兄两个自此只在柴大官人庄上。

话分两头。只说武松自与宋江分别之後，当晚投客店歇了；次日早，起来打火吃了饭，还了房钱，拴束包裹，提了哨棒，便走上路；寻思道：“江湖上只闻说及时雨宋公明，果然不虚！结识得这般弟兄，也不枉了！”

武松在路上行了几日，来到阳谷限地面。此去离县治还远。当日晌午时分，走得肚中饥渴望见前面有一个酒店，挑着一面招旗在门前，上头写着五个字道：“三碗不过冈”。

武松入到里面坐下，把哨棒倚了，叫道：“主人家，快把酒来吃。”只见店主人把三只碗，一双箸，一碟热菜，放在武松面前，满满筛一碗酒来。武松拿起碗一饮而尽，叫道：“这酒好生有气力！主人家，有饱肚的，买些吃酒。”酒家道：“只有熟牛肉。”武松道：“好的切二三斤来吃酒。”

店家去里面切出二斤熟牛肉，做一大盘子，将来放在武松面前；随即再筛一碗酒。武松吃了道：“好酒！”又筛下一碗。

恰好吃了三碗酒，再也不来筛。武松敲着桌子，叫道：“主人家，怎的不来筛酒？”酒家道：“客官，要肉便添来。”武松道：“我也要酒，也再切些肉来。”酒家道：“肉便切来添与客官吃，酒却不添了。”武松道：“却又作怪！”便问主人家道：“你如何不肯卖酒与我吃？”酒家道：“客官，你须见我门前招旗上面明明写道：‘三碗不过冈’。”武松道：“怎地唤作‘三碗不过冈’？”酒家道：“俺家的酒虽是村酒，却比老酒的滋味；但凡客人，来我店中吃了三碗的，便醉了，过不得前面的山冈去：因此唤作‘三碗不过冈’。若是过往客人到此，只吃三碗，便不再问。”武松笑道：“原来恁地；我却吃了三碗，如何不醉？”酒家道：“我这酒，叫做‘透瓶香’；又唤作‘出门倒’：初入口时，醇浓好吃，少刻时便倒。”武松道：“休要胡说！没地不还你钱！再筛三碗来我吃！”

酒家见武松全然不动，又筛三碗。武松吃道：“端的好酒！主人家，我吃一碗还你一碗酒钱，只顾筛来。”酒家道：“客官，休只管要饮。这酒端的要醉倒人，没药医！”武松道：“休得胡鸟说！便是你使蒙汗药在里面，我也有鼻子！”

店家被他发话不过，一连又筛了三碗。武松道：“肉便再把二斤来吃。”酒家又切了二斤熟牛肉，再筛了三碗酒。

武松吃得口滑，只顾要吃；去身边取出些碎银子，叫道：“主人家，你且来看我银子！还你酒肉钱够麽？”酒家看了道：“有馀，还有些贴钱与你。”武松道：“不要你贴钱，只将酒来筛。”酒家道：“客官，你要吃酒时，还有五六碗酒哩！只怕你吃不得了。”武松道：“就有五六碗多时，你尽数筛将来。”酒家道：“你这条长汉，倘或醉倒了时，怎扶得你住！”武松答道：“要你扶的，不算好汉！”

酒家那里肯将酒来筛。武松焦躁，道：“我又不白吃你的！休要饮老爷性发，通教你屋里粉碎！把你这鸟店子倒翻转来！”酒家道：“这厮醉了，休惹他。”再筛了六碗酒与武松吃了。前後共吃了十八碗，绰了哨棒，立起身来，道：“我却又不曾醉！”走出门前来，笑道：“却不说‘三碗不过冈’！”手提哨棒便走。

酒家赶出来叫道：“客官，那里去？”武松立住了，问道：“叫我做甚麽？我又不少你酒钱，唤我怎地？”酒家叫道：“我是好意；你且回来我家看抄白官司榜文。”武松道：“甚麽榜文？”酒家道：“如今前面景阳冈上有只吊睛白额大虫，晚了出来伤人，坏了三二十条大汉性命。官司如今杖限猎户擒捉发落。冈子路口都有榜文；可教往来客人结夥成队，於巳午未三个时辰过冈；其馀寅卯申酉戌亥六个时辰不许过冈。更兼单身客人，务要等伴结夥而过。这早晚正是未末申初时分，我见你走都不问人，枉送了自家性命。不如就我此间歇了，等明日慢慢凑得三二十人，一齐好过冈子。”

武松听了，笑道：“我是清河县人氏，这条景阳冈上少也走过了一二十遭，几时见说有大大虫，你休说这般鸟话来吓我！——便有大虫，我也不怕！”酒家道：“我是好意救你，你不信时，进来看官司榜文。”武松道：“你鸟做声！便真个有虎，老爷也不怕！你留我在家里歇，莫不半夜三更，要谋我财，害我性命，却把鸟大虫唬吓我？”酒家道：“你看麽！我是一片好心，反做恶意，倒落得你恁地！你不信我时，请尊便自行！”一面说，一面摇着头，自进店里去了。

这武松提了哨棒，大着步，自过景阳冈来。约行了四五里路，来到冈子下，见一大树，刮去了皮，一片白，上写两行字。武松也颇识几字，抬头看时，上面写道：“近因景阳冈大虫伤人，但有过往客商可於巳午未三个时辰结夥成队过冈，请勿自误。”

武松看了笑道：“这是酒家诡诈，惊吓那等客人，便去那厮家里歇宿。我却怕甚麽鸟！”横拖着哨棒，便上冈子来。

那时已有申牌时分，这轮红日厌厌地相傍下山。武松乘着酒兴，只管走上冈子来。走不到半里多路，见一个败落的山神庙。行到庙前，见这庙门上贴着一张印信榜文。武松住了脚读时，上面写道：

阳谷县示：为景阳冈上新有一只大虫伤害人命，见今杖限各乡里

正并

猎户人等行捕未获。如有过往客商人等，可於巳午未三个时辰结伴过

冈；其馀时分，及单身客人，不许过冈，恐被伤害性命。各宜知悉。

政和……年……月……日。

武松读了印信榜文，方知端的有虎；欲待转身再回酒店里来，寻思道：“我回去时须吃他耻笑不是好汉，难以转去。”存想了一回，说道：“怕甚麽鸟！且只顾上去看怎地！”

武松正走，看看酒涌上来，便把毡笠儿掀在脊梁上，将哨棒绾在肋下，一步步上那冈子来；回头看这日色时，渐渐地坠下去了。此时正是十月间天气，日短夜长，容易得晚。武松自言自说道：“那得甚麽大虫！人自怕了，不敢上山。”

武松走了一直，酒力发作，焦热起来，一只手提哨棒，一只手把胸膛前袒开，踉踉跄跄，直奔过乱树林来；见一块光挞挞大青石，把那哨棒倚在一边，放翻身体，却待要睡，只见发起一阵狂风。那一阵风过了，只听得乱树背後扑地一声响，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来。武松见了，叫声“阿呀”，从青石上翻将下来，便拿那条哨棒在手里，闪在青石边。那大虫又饿，又渴，把两只爪在地上略按一按，和身望上一扑，从半空里撺将下来。武松被那一惊，酒都作冷汗出了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；武松见大虫扑来，只一闪，闪在大虫背後。那大虫背後看人最难，便把前爪搭在地下，把腰胯一掀，掀将起来。武松只一闪，闪在一边。大虫见掀他不着，吼一声，却似半天里起个霹雳，振得那山冈也动，把这铁棒也似虎尾倒竖起来只一剪。武松却又闪在一边。原来那大虫拿人只是一扑，一掀，一剪；三般捉不着时，气性先自没了一半。那大虫又剪不着，再吼了一声，一兜兜将回来。

武松见那大虫复翻身回来，双手轮起哨棒，尽平生气力，只一棒，从半空劈将下来。只听得一声响，簌簌地，将那树连枝带叶劈脸打将下来。定睛看时，一棒劈不着大虫，原来打急了，正打在枯树上，把那条哨棒折做两截，只拿得一半在手里。那大虫咆哮，性发起来，翻身又只一扑扑将来。武松又只一跳，却退了十步远。那大虫恰好把两

只前爪搭在武松面前。武松将半截棒丢在一边，两只手就势把大虫顶花皮胳嗒地揪住，一按按将下来。那只大虫急要挣扎，被武松尽力气捺定，那里肯放半点儿松宽。

武松把只脚望大虫面门上、眼睛里只顾乱踢。那大虫咆哮起来，把身底下爬起两堆黄泥做了一个土坑。武松把大虫嘴直按下黄泥坑里去。那大虫吃武松奈何得没了些气力。武松把左手紧紧地揪住顶花皮，偷出右手来，提起铁锤般大小拳头，尽平生之力只顾打。打到五七十拳，那大虫眼里，口里，鼻子里，耳朵里，都迸出鲜血来，更动弹不得，只剩口里兀自气喘。

武松放了手来，松树边寻那打折的哨棒，拿在手里；只怕大虫不死，把棒槌又打了一回。眼见气都没了，方才丢了棒，寻思道：“我就地拖得这死大虫下冈子去？……”就血泊里双手来提时，那里提得动。原来使尽了气力，手脚都苏软了。

武松再来青石上坐了半歇，寻思道：“天色看看黑了，倘或又跳出一只大虫来时，却怎地斗得他过？且挣扎下冈子去，明早却来理会。”就石头边寻了毡笠儿，转过乱树林边，一步步捱下冈子来。走不到半里多路，只见枯草中又钻出两只大虫来。武松道：“阿呀！我今番罢了！”只见那两只大虫在黑影里直立起来。

武松定睛看时，却是两个人，把虎皮缝作衣裳，紧紧绷在身上，手里各拿着一条五股叉，见了武松，吃了一惊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吃了□□【“忽聿”二字俱加“反犬”旁】心，豹子胆，狮子腿，胆倒包着身躯！如何敢独自一个，昏黑将夜，又没器械，走过冈子来！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是人？是鬼？”武松道：“你两个是甚麽人？”那个人道：“我们是本处猎户。”武松道：“你们上岭上来做甚麽？”两个猎户失惊道：“你兀自不知哩！今景阳冈上有一只极大的大虫，夜夜出来伤人！只我们猎户也折了七八个，过往客人不记其数，都被这畜生吃了！本县知县着落当乡里正和我们猎户人等捕捉。那业畜势大难近，谁敢向前！我们为他，正不知吃了多少限棒，只捉他不得！今夜又该我们两个捕猎，和十数个乡夫在此，上上下下放了窝弓药箭等他，正在这里埋伏，却见你大剌剌地从冈子上走将下来，我两个吃了一惊。你却正是甚人？曾见大虫麽？”武松道：“我是清河县人氏，

姓武，排行第二。却才冈子上乱树林边，正撞见那大虫，被我一顿拳脚打死了。”两个猎户听得，痴呆了，说道：“怕没这话？”武松道：“你不信时，只看我身上兀自有血迹。”两个道：“怎地打来？”

武松把那打大虫的本事再说了一遍。两个猎户听了，又喜又惊，叫拢那十个乡夫来。只见这十个乡夫都拿着钢叉、踏弩、刀枪，随即拢来。武松问道：“他们众人如何不随你两个上山？”猎户道：“便是那畜生利害，他们如何敢上来！”一夥十数个人都在面前。两个猎户叫武松把打大虫的事说向众人。众人都不肯信。武松道：“你众人不信时，我和你去看便了。”众人身边都有火刀、火石，随即发出火来，点起五七个火把。众人都跟着武松一同再上冈子来，看见那大虫做一堆儿死在那里。众人见了大喜，先叫一个去报知本县里正并该管上户。

这里五七个乡夫自把大虫缚了，抬下冈子来。到得岭下，早有七八十人都哄将起来，先把死大虫抬在前面，将一乘兜轿抬了武松，投本处一个上户家来。那上户里正都在庄前迎接。把这大虫扛到草厅上。却有本乡上户，本乡猎户，三二十人，都来相探武松。众人问道：“壮士高姓大名？贵乡何处？”武松道：“小人是此间邻郡清河县人氏。姓武，名松，排行第二。因从沧州回乡来，昨晚在冈子那边酒店吃得大醉了，上冈子来，正撞见这畜生。”把那打虎的身分拳脚细说了一遍。众上户道：“真乃英雄好汉！”众猎户先把野味将来与武松把杯。

武松因打大虫困乏了，要睡。大户便叫庄客打并客房，且教武松歇息。到天明，上户先使人去县里报知，一面合具虎床，安排端正，迎接县里去。

天明，武松起来，洗漱罢，众多上户牵一□【字形左“羊”右“空”】羊，挑一担酒，都在厅前伺候。武松穿了衣裳，整顿巾帻，出到前面，与众人相见。众上户把盏，说道：“被这畜生正不知害了多少人性命，连累猎户吃了几顿限棒！今日幸得壮士来到，除了这个大害！第一，乡中人民有福，第二，客侣通行，实出壮士之赐！”武松谢道：“非小子之能，托赖众长上福荫。”

众人都来作贺。吃了一早晨酒食，抬出大虫，放在虎床上。众乡村上户都把段匹花红来挂与武松。武松有些行李包裹，寄在庄上。一齐都出庄门前来。

早有阳谷县知县相公使人来接武松。都相见了，叫四个庄客将乘凉轿来抬了武松，把那大虫扛在前面，也挂着花红段匹，迎到阳谷县里来。

那阳谷县人民听得说一个壮士打死了景阳冈上大虫，迎喝了来，皆出来看，哄动了那个县治。武松在轿上看时，只见亚肩叠背，闹闹攘攘，屯街塞巷，都来看迎大虫。到县前衙门口，知县已在厅上专等，武松下了轿。扛着大虫，都到厅前，放在甬道上。

知县看了武松这般模样，又见了这个老大锦毛大虫，心中自忖道：“不是这个汉，怎地打得这个虎！”便唤武松上厅来。

武松去厅前声了喏。知县问道：“你那打虎的壮士，你却说怎生打了这个大虫？”武松就厅前将打虎的本事说了一遍。厅上厅下众多人等都惊得呆了。知县就厅上赐了几杯酒，将出上户凑的赏赐钱一千贯给与武松，武松禀道：“小人托赖相公的福荫，偶然侥幸打死了这个大虫，非小人之能，如何敢受赏赐。小人闻知这众猎户因这个大虫受了相公的责罚，何不就把这一千贯给散与众人去用？”知县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任从壮士。”

武松就把这赏钱在厅上散与众人，一一猎户。知县见他忠厚仁德，有心要抬举他，便道：“虽你原是清河县人氏，与我这阳谷县只在咫尺。我今日就参你在本县做个都头，如何？”武松跪谢道：“若蒙恩相抬举，小人终身受赐。”

知县随即唤押司立了文案，当日便参武松做了步兵都头。众上户都来与武松作庆贺喜，连连吃了三五日酒。武松自心中想道：“我本要回清河县去看望哥哥，谁想倒来做了阳谷县都头。”自此上官见爱，乡里闻名。

又过了三二日，那一日，武松走出县前来闲玩，只听得背後一个人叫声：“武都头，你今日发迹了，如何不看觑我则个？”武松回头来看了，叫声：“阿呀！你如何却在这里？”不是武松见了这个人，有分教阳谷县中，尸横血染；直教钢刀响处人头滚，宝剑挥时热血流。毕竟叫唤武都头的正是甚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三回 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

话说当日武都头回转身来看见那人，扑翻身便拜。那人原来不是别人，正是武松的嫡亲哥哥武大郎。武松拜罢，说道：“一年有馀不见哥哥，如何却在这里？”武大道：“二哥，你去了许多时，如何不寄封书来与我？我又怨你，又想你。”武松道：“哥哥如何是怨我想我？”武大道：“我怨你时，当初你在清河县里，要便吃酒醉了，和人相打，时常吃官司，教我要便随衙听候，不曾有一个月净办，常教我受苦，这个便是怨你处。想你时，我近来取得一个老小，清河县人不怯气，都来相欺负，没人做主；你在家时，谁敢来放个屁；我如今在那里安不得身，只得搬来这里赁房居住，因此便是想你处。”

看官听说：原来武大与武松是一母所生两个。武松身長八尺，一貌堂堂；浑身上下有千百斤气力——不恁地，如何打得那个猛虎？这武大郎身不满五尺，面目丑陋，头脑可笑；清河县人见他生得短矮，起他一个诨名，叫做三寸丁谷树皮。那清河县里，有一个大户人家，有个使女，娘家姓潘，小名唤做金莲；年方二十馀岁，颇有些颜色。因为那个大户要缠他，这女使只是去告主人婆，意下不肯依从。那个大户以此记恨於心，却倒陪些房奩，不要武大一文钱，白白地嫁与他。自从武大娶得那妇人之後，清河县里有几个奸诈的浮浪子弟们，却来他家里薅恼。原来这妇人见武大身材短矮，人物猥□【字形左“反犬”右“崔”】，不会风流；他倒无般不好，为头的爱偷汉子。那武大是个懦弱本分人，被这一班人不时间在门前叫道：“好一块羊肉，倒落在狗口里！”因此，武大在清河县住不牢，搬来这阳谷县紫石街赁房居住，每日仍旧挑卖炊饼。此日，正在县前做买卖。

当下见了武松，武大道：“兄弟，我前日在街上听得人沸沸地说道：‘景阳冈上一个打虎的壮士，姓武，县里知县参他做个都头。’我也八分猜道是你，原来今日才得撞见。我且不做买卖，一同和你家去。”武松道：“哥哥，家在那里？”武大用手指道：“只在前面紫石街便是。”

武松替武大挑了担儿，武大引着武松，转湾抹角，一迳望紫石街来。转过两个湾，来到一个茶坊间壁，武大叫一声“大嫂开门”。只见帘子开处，一个妇人出到帘子下，应道：“大哥，怎地半早便归？”

武大道：“你的叔叔在这里，且来厮见。”武大郎接了担儿入去便出来道：“二哥，入屋里来和你嫂嫂相见。”

武松揭起帘子，入进里面，与那妇人相见。武大说道：“大嫂，原来景阳冈上打死大虫新充做都头的正是我这兄弟。”那妇人叉手向前道：“叔叔万福。”武松道：“嫂嫂请坐。”

武松当下推金山，倒玉柱，纳头便拜。那妇人向前扶住武松，道：“叔叔，折杀奴家！”武松道：“嫂嫂受礼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奴家听得间壁王乾娘说，‘有个打虎的好汉迎到县前来，’要奴家同去看一看。不想去得迟了，赶不上，不曾看见。原来却是叔叔。且请叔叔到楼上去坐。”

三个人同到楼上坐了。那妇人看着武大，道：“我陪侍着叔叔坐地。你去安排些酒食来管待叔叔。”武大应道：“最好。——二哥，你且坐一坐，我便来也。”

武大下楼去了。那妇人在楼上看了武松这表人物，自心里寻思道：“武松与他是嫡亲一母兄弟，他又生得这般长大。我嫁得这等一个，也不枉了为人一世！你看我那三寸丁谷树皮，三分像人，七分似鬼，我直恁地晦气！据着武松，大虫也吃他打倒了，他必然好气力。说他又未曾婚娶，何不叫他搬来我家里住？……不想这段姻缘却在这里！……”

那妇人脸上堆下笑来问武松道：“叔叔，来这里几日了？”武松答道：“到此间十数日了。”妇人道：“叔叔，在那里安歇？”武松道：“胡乱权在县衙里安歇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叔叔，恁地时却不便当。”武松道：“独自一身，容易料理。早晚自有土兵服侍。”妇人道：“那等人服侍叔叔，怎地顾管得到。何不搬来一家里住？早晚要些汤水吃时，奴家亲自安排与叔叔吃，不强似这夥腌□【音“匝”，字形左“月”右“赞”】人？叔叔便吃口清汤也放心得下。”武松道：“深谢嫂嫂。”

那妇人道：“莫不别处有婶婶。可取来厮会也好。”武松道：“武二并不曾婚娶。”妇人又问道：“叔叔，青春多少？”武松道：“武二二十五岁。”那妇人道：“长奴三岁。叔叔，今番从那里来？”武松道：“在沧州住了一年有馀，只想哥哥在清河县住，不想却搬在这里。”

那妇人道：“一言难尽！自从嫁得你哥哥，吃他忒善了，被人欺

负；清河县里住不得，搬来这里。若得叔叔这般雄壮，谁敢道个‘不’字！”武松道：“家兄从来本分，不似武二撒泼。”那妇人笑道：“怎地这般颠倒说！常言道：‘人无刚骨，安身不牢。’奴家平生快性，看不得这般‘三答不回头，四答和身转’的人。”武松道：“家兄却不到得惹事，要嫂嫂忧心。”

正在楼上说话未了，武大买了些酒肉果品归来，放在厨下，走上楼来，叫道：“大嫂，你下来安排。”那妇人应道：“你看那不晓事的！叔叔在这里坐地，却教我撇了下来！”武松道：“嫂嫂请自便。”那妇人道：“何不去叫间壁王乾娘安排便了，只是这般不见便！”

武大自去央了间壁王婆安排端正了，都搬上楼来，摆在桌上，无非是些鱼肉果菜之类，随即烫酒上来。

武大叫妇人坐了主位，武松对席，武大打横。三个人坐下，武大筛酒在各人面前。那妇人拿起酒来，道：“叔叔，休怪没甚管待，请酒一杯。”武松道：“感谢嫂嫂。休这般说。”

武大直顾上下筛酒烫酒，那里来管别事，那妇人笑容可掬，满口儿道：“叔叔，怎地鱼和肉也不吃一块儿？”拣好的递将过来。武松是个直性的汉子，只把做亲嫂嫂相待。谁知那妇人是个使女出身，惯会小意儿。武大又是个善弱的人，那里会管待人。那妇人吃了几杯酒，一双眼只看着武松的身上。武松吃他看不过，只低了头不恁麽理会。

当日吃了十数杯酒，武松便起身。武大道：“二哥，再吃几杯了去。”武松道：“只好恁地，却又来望哥哥。”都送下楼来。那妇人道：“叔叔，是必搬来家里住；若是叔叔不搬来时，教我两口儿也吃别人笑话。亲兄弟难比别人。大哥，你便打点一间房请叔叔来家里过活，休教邻舍街坊道个不是。”武大道：“大嫂说得是。二哥，你便搬来，也教我争口气。”武松道：“既是哥哥嫂嫂恁地说时，今晚有些行李便取了来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叔叔，是必记心，奴这里专望。”

武松别了哥嫂，离了紫石街，迳投县里来，正值知县在厅上坐衙。武松上厅来禀道：“武松有个亲兄搬在紫石街居住；武松欲就家里宿歇，早晚衙门中听候使唤，不敢擅去，请恩相钧旨。”知县道：“这是孝悌的勾当，我如何阻你；你可每日来县里伺候。”

武松谢了，收拾行李铺盖。有那新制的衣服并前者赏赐的物件，

叫个土兵挑了，武松引到哥哥家里。那妇人见了，却比半夜里拾金宝的一般欢喜，堆下笑来。武大叫个木匠，就楼下整了一间房，铺下一张床，里面放一条桌子，安两个杌子，一个火炉。武松先把行李安顿了，分付土兵自回去，当晚就哥嫂家里歇卧。

次日早起，那妇人慌忙起来烧洗面汤，舀漱口水，叫武松洗漱了口面，裹了巾帨，出门去县里画卯。那妇人道：“叔叔，画了卯，早些个归来吃饭，休去别处吃。”武松道：“便来也。”迳去县里画了卯，伺候了一早晨，回到家里。那妇人洗手剔甲，齐齐整整，安排下饭食。三口儿共桌儿吃，武松吃了饭，那妇人双手捧一盏茶递与武松吃。武松道：“教嫂嫂生受，武松寝食不安。县里拨一个土兵来使唤。”那妇人连声叫道：“叔叔，却怎地这般见外？自家的骨肉，又不服侍了别人。便拨一个土兵使用，这厮上锅上灶也不乾淨，奴眼里也看不得这等人。”武松道：“恁地时，却生受嫂嫂。”

话休絮烦。自从武松搬将家里来，取些银子与武大，教买饼馐茶果，请邻舍吃茶。众邻舍斗分子来与武松人情，武大又安排了回席，都不在话下。

过了数日，武松取出一匹彩色段子与嫂嫂做衣裳。那妇人笑嘻嘻道：“叔叔，如何使得。——既然叔叔把与奴家，不敢推辞，只得接了。”

武松自此只在哥哥家里宿歇。武大依前上街挑卖炊饼。武松每日自去县里画卯，承应差使。不论归迟归早，那妇人顿羹顿饭，欢天喜地，服侍武松，武松倒过意不去。那妇人常把些言语来撩拨他，武松是个硬心直汉，却不见怪。

有话即长，无话即短。不觉过了一月有馀，看看是十二月天气。连日朔风紧起，四下里彤云密布，又早纷纷扬扬飞下一天大雪来。当日那雪直下到一更天气不止。

次日武松清早出去县里画卯，直到日中未归。武大被这妇人赶出去做买卖，央及间壁王婆买下些酒肉之类，去武松房里簇了一盆炭火，心里自想道：“我今日着实撩斗他一撩斗，不信他不动情。……”

那妇人独自一个冷冷清清立在帘儿下等着，只见武松踏着那乱琼碎玉归来。那妇人揭起帘子，陪着笑脸迎接道：“叔叔，寒冷？”武

松道：“感谢嫂嫂忧念。”入得门来，便把毡笠儿除将下来。那妇人双手去接。武松道：“不劳嫂嫂生受。”自把雪来拂了，挂在壁上；解了腰里缠带，脱了身上鹦哥绿□【音“注”，字形以“角丝”旁替“伫”之“单人”旁】丝衲袄，入房里搭了。

那妇人便道：“奴等一早起。叔叔，怎地不归来吃早饭？”武松道：“便是县里一个相识，请吃早饭。却才又有一个作杯，我不奈烦，一直走到家里来。”那妇人道：“恁地；叔叔，向火。”武松道：“好。”便脱了油靴，换了一双袜子，穿了暖鞋；掇个杌子自近火边坐地。那妇人把前门上了拴，後门也关了，却搬些按酒果品菜蔬入武松房里来，摆在桌子上。

武松问道：“哥哥那里去未归？”妇人道：“你哥哥每日自出去做买卖，我和叔叔自饮三杯。”武松道：“一发等哥哥家来吃。”妇人道：“那里等得他来！等他不得！”

说犹未了，早暖了一注子酒来。武松道：“嫂嫂坐地，等武二去烫酒正当。”妇人道：“叔叔，你自便。”那妇人也掇个杌子近火边坐了。火头边桌儿上摆着杯盘。那妇人拿盏酒，擎在手里，看着武松道：“叔叔，满饮此杯。”武松接过手来，一饮而尽。那妇人又筛一杯酒来，说道：“天色寒冷，叔叔，饮个成双杯儿。”武松道：“嫂嫂自便。”接来又一饮而尽。

武松却筛一杯酒递与那妇人吃。妇人接过酒来吃了，却拿注子再斟酒来，放在武松面前。那妇人将酥胸微露，云鬟半□【字形左“身”右“单”】，脸上堆着笑容，说道：“我听得一个闲人说道：叔叔在县前东街上养着一个唱的。敢端的有这话麼？”武松道：“嫂嫂休听外人胡说。武二从来不是这等人。”妇人道：“我不信，只怕叔叔口头不似心头。”武松道：“嫂嫂不信时，只问哥哥。”那妇人道：“他晓得甚麼。晓得这等事时，不卖炊饼了。叔叔，且请一杯。”连筛了三四杯酒饮了。

那妇人也有三杯酒落肚，哄动春心，那里按纳得住，只管把闲话来说。武松也知了四五分，自家只把头来低了。那妇人起身去烫酒。武松自在房里拿起火箸簇火。

那妇人暖了一注子酒，来到房里，一只手拿着注子，一只手便去

武松肩胛上只一捏，说道：“叔叔，只穿这些衣裳，不冷？”武松已自有六七分不快意，也不应他。那妇人见他不应，劈手便来夺火箸，口里道：“叔叔不会簇火，我与叔叔拨火；只要似火盆常热便好。”武松有八九分焦躁，只不做声。那妇人欲心似火，不看武松焦躁，便放了火箸，却筛一盏酒来，自呷了一口，剩了大半盏，看着武松道：“你若有心，吃我这半盏儿残酒。”

武松劈手夺来，泼在地下，说道：“嫂嫂！休要恁地不识羞耻！”把手只一推，争些儿把那妇人推一交。武松睁起眼来道：“武二是个顶天立地噙齿戴发男子汉，不是那等败坏风俗没人伦的猪狗！嫂嫂休要这般不识廉耻！倘有些风吹草动，武二眼里认得是嫂嫂，拳头却不认得是嫂嫂！再来，休要恁地！”

那妇人通红了脸，便掇开了杌子，口里说道：“我自作乐耍子，不直得便当真起来！好不识人敬重！”搬了盏碟自向厨下去了。武松自在房里气忿忿地。

天色却早未牌时分。武大挑了担儿归来推门，那妇人慌忙开门。武大进来歇了担儿，随到厨下，见老婆双眼哭得红红打的。武大道：“你和谁闹来？”那妇人道：“都是你不争气，教外人来欺负我！”武大道：“谁人敢来欺负你！”妇人道：“情知是有谁！争奈武二那厮，我见他大雪里归来，连忙安排酒，请他吃；他见前後没人，便把言语来调戏我！”武大道：“我的兄弟不是这等人，从来老实。休要高做声，吃邻舍家笑话。”武大撇了老婆，来到武松房里，叫道：“二哥，你不曾吃点心，我和你吃些酒。”武松只不做声，寻思了半晌，再脱了丝鞋，依旧穿上油膀鞋，着了上盖，带上毡笠儿，一头系缠袋，一面出门。武大叫道：“二哥，那里去？”也不应，一直地只顾去了。

武大回到厨下来问老婆道：“我叫他又不应，只顾望县前这条路走了去，正是不知怎地了！”那妇人骂道：“糊突桶！有甚麽难见处！那厮羞了，没脸儿见你，走了出去！我也不再许你留这厮在家里宿歇！”武大道：“他搬出去须吃别人笑话。”那妇人道：“混沌魍魉！他来调戏我，倒不吃别人笑！你要便自和他道话，我却做不得这样的人！你还了我一纸休书来，你自留他便了！”武大那里敢再开口。

正在家中两口儿絮聒，只见武松引了一个士兵，拿着一条匾担，

迳来房里收拾了行李，便出门去。武大赶出来叫道：“二哥，做甚麽便搬了去？”武松道：“哥哥，不要问；说起来，装你的幌子。你只由我自去便了。”

武大那里敢再开口，由武松搬了去。那妇人在里面喃喃呐呐的骂道：“却也好！人只道一个亲兄弟做都头，怎地养活了哥嫂，却不知反来嚼咬人！正是‘花木瓜，空好看’！你搬了去，倒谢天谢地！且得冤家离眼前！”

武大见老婆这等骂，正不知怎地，心中只是咄咄不乐，放他不下。

自从武松搬了去县衙里宿歇，武大自依然每日上街，挑卖炊饼。本待要去县里寻兄弟说话，却被这婆娘千叮万嘱分付，教不要去兜揽他；因此，武大不敢去寻武松。

捻指间，岁月如流，不觉雪晴。过了十数日，却说本县知县自到任已来，却得二年半多了；赚得好些金银，欲待要使人送上东京去与亲眷处收贮使用，谋个升转；却怕路上被人劫了去，须得一个有本事的心腹人去，便好；猛可想起武松来，“须是此人可去。……有这等英雄了得！”当日便唤武松到衙内商议道：“我有一个亲戚在东京城里住；欲要送一担礼物去，就捎封书问安则个。只恐途中不好行，须是得你这等英雄好汉方去得。你可休辞辛苦，与我去走一遭。回来我自重重赏你。”武松应道：“小人得蒙恩相抬举，安敢推故。既蒙差遣，只得便去。小人也自来不曾到东京，就那里观看光景一遭。相公，明日打点端正了便行。”知县大喜，赏了三杯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武松领下知县言语，出县门来。到得下处，取了些银两，叫了个土兵，却上街来买了一瓶酒并鱼肉果品之类，一迳投紫石街来，直到武大家里。武大恰好卖炊饼了回来，见武松在门前坐地，叫土兵去厨下安排。那妇人馀情不断，见武松把将酒食来，心中自想道：“莫不这厮思量我了，却又回来？……那厮一定强不过我！且慢慢地相问他。”

那妇人便上楼去重匀粉面，再整云鬟，换些艳色衣服穿了，来到门前，迎接武松。那妇人拜道：“叔叔，不知怎地错见了？好几日并不上门，教奴心里没理会处。每日叫你哥哥来县里寻叔叔陪话，归来只说道：‘没处寻。’今日且喜得叔叔家来。没事坏钱做甚麽？”武松

答道：“武二有句话，特来要和哥哥嫂嫂说知则个。”那妇人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楼上去坐地。”

三个人来到楼上客位里，武松让哥嫂上首坐了。武松掇个杌子，横投坐了。土兵搬将酒肉上楼来摆在桌子上。武松劝哥哥嫂嫂吃酒。那妇人只顾把眼来睃武松。武松只顾吃酒。

酒至五巡，武松讨个劝杯，叫土兵筛了一杯酒，拿在手里，看着武大，道：“大哥在上，今日武二蒙知县相公差往东京干事，明日便要起程。多是两个月，少是四五十日便回。有句话特来和你说知，你从来为人懦弱，我不在家，恐怕被外人来欺负。假如你每日卖十扇笼炊饼，你从明日为始，只做五扇笼出去卖；每日迟出早归，不要和人吃酒；归到家里，便下了帘子，早闭上门，省了多少是非口舌。如若有人欺负你，不要和他争执，待我回来自和他理论。大哥依我时，满饮此杯。”武大接了酒道：“我兄弟见得是，我都依你说。”

吃过了一杯酒，武松再筛第二杯酒对那妇人说道：“嫂嫂是个精细的人，不必武松多说。我哥哥为人质朴，全靠嫂嫂做主看待他。常言道：‘表壮不如里壮。’嫂嫂把得家定，我哥哥烦恼做甚麽？岂不闻古人言：‘篱牢犬不入’？”

那妇人被武松说了这一篇，一点红从耳朵边起，紫涨了面皮；指着武大，便骂道：“你这个腌□【音“匝”，字形左“月”右“赞”】混沌！有甚麽言语在外人处说来，欺负老娘！我是一个不戴头巾男子汉，叮叮当当响的婆娘！拳头上立得人，胳膊上走得马，人面上行得人！不是那等搠不出的鳖老婆！自从嫁了武大，真个蝼蚁也不敢入屋里来！有甚麽篱笆不牢，犬儿钻得入来？你胡言乱语，一句句都要下落！丢下砖头瓦儿，一个个要着地！”武松笑道：“若得嫂嫂这般做主，最好；只要心口相应，却不要‘心头不似口头’。既然如此，武二都记得嫂嫂说的话了，请饮过此杯。”

那妇人推开酒盏，一直跑下楼来；走到半扶梯上，发话道：“你既是聪明伶俐，却不道‘长嫂为母’？我当初嫁武大时，不曾听说有甚麽阿叔！那里走得来‘是亲不是亲，便要做乔家公’！自是老娘晦气了，鸟撞着许多事！”哭下楼去了。那妇人自妆许多奸伪张致。

那武大、武松——弟兄——自再吃了几杯。武松拜辞哥哥。武大

道：“兄弟，去了？早早回来，和你相见！”口里说，不觉眼中堕泪。武松见武大眼中垂泪，便说道：“哥哥便不做得买卖也罢，只在家里坐地；盘缠兄弟自送将来。”武大送武松下楼来。临出门，武松又道：“大哥，我的言语休要忘了。”

武松带了土兵自回县前来收拾。次日早起来，拴束了包裹，来见知县。那知县已自先差下一辆车儿，把箱笼都装载车子上；点两个精壮土兵，县衙里拨两个心腹伴当，都分付了。那四个跟了武松就厅前拜辞了知县，拽扎起，提了朴刀，监押车子，一行五人离了阳谷县，取路望东京去了。

话分两头。只说武大郎自从武松说了去，整整的吃那婆娘骂了三四日。武大忍气吞声，由他自骂，心里只依着兄弟的言语，真个每日只做一半炊饼出去卖，未晚便归，一脚歇了担儿，便去除了帘子，关上大门，却来家里坐地。

那妇人看了这般，心内焦躁，指着武大脸上骂道：“混沌浊物，我倒不曾见日头在半天里，便把着丧门关了，也须吃别人道我家怎地禁鬼！听你那兄弟鸟嘴，也不怕别人笑耻！”武大道：“由他们笑话我家禁鬼。我的兄弟说的是好话，省了多少是非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呸！浊物！你是个男子汉，自不做主，却听别人调遣！”武大摇手道：“由他。我的兄弟是金子言语！”

自武松去了十数日，武大每日只是晏出早归；归到家里便关了门。那妇人也和他闹了几场；向後弄惯了，不以为事。自此，这妇人约莫到武大归时先自去收了帘儿，关上大门。武大见了，自心里也喜，寻思道：“恁地时却好！……”

又过了三二日，冬已将残，天色回阳微暖。当日武大将次归来。那妇人惯了，自先向门前来叉那帘子。也是合当有事，却好一个人从帘子边走过。自古道：“没巧不成话。”这妇人正手里拿叉竿不牢，失手滑将倒去，不端不正，却好打在那人头巾上。那人立住了脚，意思要发作；回过脸来看时，却是一个妖娆的妇人，先自酥了半边，那怒气直钻过“爪哇国”去了，变坐笑吟吟的脸儿。这妇人见不相怪，便叉手深深地道个万福，说道：“奴家一时失手。官人疼了？”那人一头把把手整顿头巾，一面把腰曲着地还礼，道：“不妨事。娘子闪了

手？”却被这间壁的王婆正在茶局子里水帘底下看见了，笑道：“兀！谁教大官人打这屋檐边过？打得正好！”那人笑道：“这是小人不是。冲撞娘子，休怪。”那妇人也笑道：“官人恕奴些个。”那人又笑着，大大地唱个肥喏，道：“小人不敢。”那一双眼都只在这妇人身上，也回了七八遍头，自摇摇摆摆，踏着八字脚去了。这妇人自收了帘子叉竿入去，掩上大门，等武大归来。

你道那人姓甚名谁？那里居住？原来只是阳谷县一个破落户财主，就县前开着个生药铺。从小也是一个奸诈的人，使得些好拳棒；近来暴发迹，专在县里管些公事，与人放刁把滥，说事过钱，排陷官吏。因此，满县人都饶让他些个。那人覆姓西门单讳一个庆字，排行第一，人都唤他做西门大郎。——近来发迹有钱，人都称他做西门大官人。

不多时，只见那西门庆一转，趲入王婆茶坊里来，去里边水帘下坐了。王婆笑道：“大官人，却才唱得好个大肥喏！”西门庆也笑道：“乾娘，你且来，我问你：间壁这个雌儿是谁的老小？”王婆道：“他是阎罗大王的妹子！五道将军的女儿！问他怎的？”西门庆道：“我和你说正话，休要取笑。”王婆道：“大官人怎麼不认得，他老公便是每日在县前卖熟食的。……”西门庆道：“莫非是卖枣糕徐三的老婆？”王婆摇手道：“不是；若是他的，正是一对儿。大官人再猜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可是银担子李二哥的老婆？”王婆摇头道：“不是！若是他的时，也倒是一双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倒敢是花胳膊陆小乙的妻子？”王婆大笑道：“不是！若是他的时，也又是好一对儿！大官人再猜一猜。”西门庆道：“乾娘，我其实猜不着。”王婆哈哈笑道：“好教大官人得知了笑一声。他的盖老便是街上卖炊饼的武大郎。”西门庆跌脚笑道：“莫不是人叫他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郎？”王婆道：“正是他。”西门庆听了，叫起苦来，说道：“好块羊肉，怎地落在狗口里！”王婆道：“便是这般苦事！自古道：‘骏马却驮痴汉走，巧妇常伴拙夫眠。’月下老偏生要是这般配合！”西门庆道：“王乾娘，我少你多少茶钱？”王婆道：“不多，由他，歇些时却算。”西门庆又道：“你儿子跟谁出去？”王婆道：“说不得。跟一个客人淮上去，至今不归，又不知死活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却不叫他跟我？”王婆笑道：“若得大官人抬举他，十分之

好。”西门庆道：“等他归来，却再计较。”再说了几句闲话，相谢起身去了。

约莫未及半个时辰，又趲将来王婆店门口帘边坐地，朝着武大门前半歇。王婆出来道：“大官人，吃个‘梅汤’？”西门庆道：“最好，多加些酸。”王婆做了一个梅汤，双手递与西门庆。西门庆慢慢地吃了，盏托放在桌上。西门庆道：“王乾娘，你这梅汤做得好，有多少在屋里？”王婆笑道：“老身做了一世媒，那讨一个在屋里。”西门庆道：“我问你梅汤，你却说做媒，差了多少？”王婆道：“老身只听的大官人问这‘媒’做得好，老身只道说做媒。”西门庆道：“乾娘，你既是撮合山，也与我做头媒，说头好亲事。我自重重谢你。”王婆道：“大官人，你宅上大娘子得知时，婆子这脸怎吃得耳刮子？”西门庆道：“我家大娘子最好，极是容得人。见今也讨几个身边人在家里，只是没一个中得我意的。你有这般好的与我主张一个，便来说不妨。——就是‘回头人’也好，只要中得我意。”王婆道：“前日有一个倒好，只怕大官人不要。”西门庆道：“若好时，你与我说成了，我自谢你。”王婆道：“生得十二分人物，只是年纪大些。”西门庆道：“便差一两岁，也不打紧。真个几岁？”王婆道：“那娘子戊寅生，属虎的，新年恰好九十三岁。”西门庆笑道：“你看这风婆子！只要扯着风脸取笑！”西门庆笑了起身去。

看看天色黑了，王婆却才点上灯来，正要关门，只见西门庆又趲将来，迳去帘底下那座头上坐了，朝着武大门前只顾望。王婆道：“大官人，吃个‘和合汤’如何？”西门庆道：“最好，乾娘，放甜些。”王婆点一盏和合汤，递与西门庆吃。坐个一歇，起身道：“乾娘记了帐目，明日一发还钱。”王婆道：“不妨。伏惟安置，来日早请过访。”西门庆又笑了去。当晚无事。

次日，清早，王婆却才开门，把眼看门外时，只见这西门庆又在门前两头来往趲。王婆见了道：“这个刷子趲得紧！你看我着些甜糖抹在这厮鼻子上，只叫他舔不着。那厮会讨县里人便宜，且教他来老娘手里纳些败缺！”

王婆开了门，正在茶局子里生炭，整理茶锅。西门庆一迳奔入茶房里，来水帘底下，望着武大门前帘子里坐了看。王婆只做不看见，

只顾在茶局里煽风炉子，不出来问茶。西门庆叫道：“乾娘，点两盏茶来。”王婆笑道：“大官人，来了？连日少见。且请坐。”便浓浓的点两盏姜茶，将来放在桌上。西门庆道：“乾娘，相陪我吃个茶。”王婆哈哈笑道：“我又不是‘影射’的！”西门庆也笑了一回，问道：“乾娘，隔壁卖甚麽！”王婆道：“他家卖拖蒸河漏子热烫温和大辣酥。”西门庆笑道：“你看！这婆子只是风！”王婆笑道：“我不风，他家自有亲老公！”西门庆道：“乾娘，和你说正经话：说他家如法做得好炊饼，我要问他做三五十个，不知出去在家？”王婆道：“若要买炊饼，少间等他街上回来买，何消得上门上户？”西门庆道：“乾娘说的是。”吃了茶，坐了一回，起身道：“乾娘，记了帐目。”王婆道：“不妨事。老娘牢牢写在帐上。”西门庆笑了去。

王婆只在茶局里张时，冷眼睃见西门庆又在门前趑趄过东去又看一看；走过西来又睃一睃；走了七八遍；迤逦入茶房里来。王婆道：“大官人稀行！好几时不见面！”西门庆笑将起来，去身边摸出一两来银子递与王婆，说道：“乾娘，权收了做茶钱。”婆子笑道：“何消得许多？”西门庆道：“只顾放着。”

婆子暗暗地欢喜，道：“来了！这刷子当败！”且把银两来藏了，便道：“老身看大官人有些渴，吃个‘宽煎叶儿茶’，如何？”西门庆道：“乾娘如何便猜得着？”婆子道：“有甚麽难猜。自古道：‘入门休问荣枯事，观看容颜便得知。’老身异样跷蹊作怪的事都猜得着。”西门庆道：“我有一件心上的事，乾娘猜得着时，与你五两银子。”

王婆笑道：“老娘也不消三智五猜，只一智便猜个十分。大官人，你把耳朵来。……你这两日脚步紧，赶趁得频，一定是记挂着隔壁那个人。——我猜得如何？”西门庆笑将起来道：“乾娘，你端的智赛隋何，机强陆贾！不瞒乾娘说：我不知怎地吃他那日叉帘子时，见了这一面，却似收了我三魂七魄的一般。只是没做个道理入脚处。不知你会弄手段麽？”

王婆哈哈的笑将起来道：“老身不瞒大官人说。我家卖茶，叫做‘鬼打更’！三年前六月初三下雪的那一日，卖了一个泡茶，直到如今不发市。专一靠些‘杂趁’养口。”西门庆问道：“怎地叫做‘杂趁’？”王婆笑道：“老身为头是做媒；又会做牙婆；也会抱腰，也会收小的，

也会说风情，也会做‘马泊六’。”西门庆道：“乾娘，端的与我说得成时，便送十两银子与你做棺材本。”

王婆道：“大官人，你听我说：但凡捱光的，两个字最难，要五件事俱全，方才行得。第一件，潘安的貌；第二件，驴儿大的行货；第三件，要似邓通有钱；第四件，小就要棉里针忍耐；第五件，要闲工夫：——这五件，唤作‘潘、驴、邓、小、闲’。五件俱全，此事便获着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实不瞒你说，这五件事我都有些：第一，我的面儿虽比不得潘安，也充得过；第二，我小时也曾养得好大龟；第三，我家里也颇有贯百钱财，虽不及邓通，也得过；第四，我最耐得，他便打我四百顿，休想我回他一下；第五，我最有闲工夫，不然，如何来的恁频？乾娘，你只作成我！完备了时，我自重重的谢你。”

王婆道：“大官人，虽然你说五件事都全，我知道还有一件事打搅；也多是扎的不得。”西门庆道：“你且道甚麽一件事打搅？”王婆道：“大官人，休怪老身直言：但凡捱光最难，十分光时，使钱到九分九厘，也有难成就处。我知你从来悭吝，不肯胡乱便使钱，只这一件打搅。”西门庆道：“这个极容易医治，我只听你的言语便了。”

王婆道：“若是大官人肯使钱时，老身有一条计，便教大官人和这雌儿会一面。只不知官人肯依我麽？”西门庆道：“不拣怎地，我都依你。乾娘有甚妙计？”王婆笑道：“今日晚了，且回去。过半年三个月却来商量。”西门庆便跪下道：“乾娘！休要撒科，你作成我则个！”

王婆笑道：“大官人却又慌了；老身那条计是个上着，虽然入不得武成王庙，端的强似孙武子教女兵，十捉九着！大官人，我今日对你说：这个人原是清河县大户人家讨来的养女，却做得一手好针线。大官人，你便买一匹白绫，一匹蓝绣，一匹白绢，再用十两好绵，都把来与老身。我却走过去，问他讨个茶吃，却与这雌儿说道：‘有个施主官人与我一套送终衣料，特来借历头。央及娘子与老身拣个好日，去请个裁缝来做。’他若见我这般说，不睬我时，此事便休了。他若说，‘我替你做，’不要我叫裁缝时，这便有一分光。我便请他家来做。他若说，‘将来我家里做，’不肯过来，此事便休了。他若欢天喜地地说，‘我来做，就替你裁。’这光便有二分。若是肯来我这里做

时，却要安排些酒食点心请他。第一日，你也不要来。第二日，他若说不便当时，定要将家去做，此事便休了。他若依前肯过我家做时，这光便有三分了。这一日，你也不要来。到第三日晌午前後，你整整齐齐打扮了来，咳嗽为号。你便在门前说道：‘怎地连日不见王乾娘？’我便出来，请你入房里来。若是他见你来，便起身跑了归去，难道我拖住他？此事便休了。他若见你入来，不动身时，这光便有四分了。坐下时，便对雌儿说道：‘这个便是与我衣料的施主官人，亏杀他！’我夸大官人许多好处，你便卖弄他的针线。若是他不来兜揽答应，此事便休了。他若口里答应说话时，这光便有五分了。我却说道：‘难得这个娘子与我作成出手做。亏杀你两个施主：一个出钱的，一个出力的。不是老身路歧相央，难得这个娘子在这里，官人好做个主人，替老身与娘子浇手。’你便取出银子来央我买。若是他抽身便走时，不成扯住他？此事便休了。他若是不动身时，这光便有六分了。我却拿了银子，临出门，对他道：‘有劳娘子相待大官人坐一坐。’他若也起身走了家去时，我也难道阻挡他？此事便休了。若是他不起身走动时，此事又好了，这光便有七分了。等我买得东西来，摆在桌上时，我便道：‘娘子且收拾生活，喝一杯儿，难得这位官人坏钞。’他若不肯和你同桌吃时，走了回去，此事便休了。若是他只口里说要去，却不动身，这事又好了。这光便有八分了。待他吃的酒浓时，正说得入港，我便推道没了酒，再叫你买，你便又央我去买。我只做去买酒，把门拽上，关你和他两个在里面。他若焦躁，跑了归去，此事便休了。他若由我拽上门，不焦躁时，这光便有九分了。——只欠一分光了便完就。这一分倒难。大官人，你在房里，着几句甜净的话说将入去；你却不可躁暴；便去动手动脚，打搅了事，那时我不管你。先假做把袖子在桌上拂落一双箸去，你只做去地下拾箸，将手去他脚上捏一捏。他若闹将起来，我自来搭救，此事也便休了，再也难得成。若是他不做声时，这是十分光了。这时节，十分事都成了！——这条计策如何？”

西门庆听罢大笑道：“虽然上不得凌烟阁，端的好计！”王婆道：“不要忘了许我的十两银子！”西门庆道：“‘但得一片橘皮吃，莫便忘了洞庭湖。’这条计几时可行？”王婆道：“只在今晚便有回报。我如今趁武大未归，走过去细细地说诱他。你却便使人将绫绣绢匹并绵

子来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得乾娘完成得这件事，如何敢失信。”作别了王婆便去市上绣绢铺里买了绫绣绢缎并十两清水好绵；家里叫个伴当，取包袱包了，带了五两碎银，迳送入茶坊里。

王婆接了这物，分付伴当回去，自趑来开了後门，走过武大家里来。那妇人接着，请去楼上坐地。那王婆道：“娘子，怎地不过贫家吃茶？”那妇人道：“便是这几日身体不快，懒走去的。”王婆道：“娘子家里有历日麼？借与老身看一看，要选个裁衣日。”那妇人道：“乾娘裁甚麼衣裳？”王婆道：“便是老身十病九痛，怕有些山高水低，预先要制办些送终衣服。难得近处一个财主见老身这般说，布施与我一套衣料，——绫绣绢段——又与若干好绵。放在家里一年有馀，不能够做；今年觉道身体好生不济，又撞着如今闰月，趁这两日要做；又被那裁缝勒□【音“肯（去）”，字形左“提手”右“肯”，压迫之意】，只推生活忙，不肯来做；老身说不得这等苦！”

那妇人听了，笑道：“只怕奴家做得不中乾娘意；若不嫌时，奴出手与乾娘做，如何？”

那婆子听了，堆下笑来，说道：“若得娘子贵手做时，老身便死来也得好处去。久闻娘子好手针线，只是不敢相央。”那妇人道：“这个何妨。许了乾娘，务要与乾娘做了。将历头叫人拣个黄道好日，便与你动手。”王婆道：“若得娘子肯与老身做时，娘子是一点福星，何用选日？老身也前日央人看来，说道明日是个黄道好日；老身只道裁衣不用黄道日，了不记他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归寿衣正要黄道日好，何用别选日。”王婆道：“既是娘子肯作成老身时，大胆只是明日，起动娘子到寒家则个。”那妇人道：“乾娘，不必，将过来做不得？”王婆道：“便是老身也要看娘子做生活则个；又怕家里没人看门前。”那妇人道：“既是乾娘恁地说时，我明日饭後便来。”

那婆子千恩万谢下楼去了；当晚回复了西门庆的话，约定後日准来。当夜无话。次日，清早，王婆收拾房里乾净了，买了些线索，安排了些茶水，在家里等候。

且说武大吃了早饭，打当了担儿，自出去卖炊饼。那妇人把帘儿挂了，从後门走过王婆家里来。那婆子欢喜无限，接入房里坐下，便浓浓地点道茶，撒上些出日松子胡桃肉，递与这妇人吃了；抹得桌子

乾净，便将出那绫绣绢段来。妇人将尺量了长短，裁得完备，便缝起来。

婆子看了，口里不住声价喝采，道：“好手段！老身也活了六七十岁，眼里真个不曾见过这般好针线！”

那妇人缝到日中，王婆便安排些酒食请他，下了一斤面与那妇人吃了；再缝了一歇，将次晚来，便收拾起生活，自归去，恰好武大归来，挑着空担儿进门。那妇人拽开门，下了帘子。

武大入屋里来，看见老婆面色微红，便问道：“你那里吃酒来？”那妇人应道：“便是间壁王乾娘央我做送终的衣裳，日中安排些点心请我。”武大道：“啊呀！不要吃他的。我们也有央及他处。他便央你做得件把衣裳，你便自归来吃些点心，不直得搅恼他。你明日倘或再去做时，带了些钱在身边，也买些酒食与他回礼，尝言道：‘远亲不如近邻。’休要失了人情。他若是不肯要你还礼时，你便只是拿了家来做去还他。”那妇人听了，当晚无话。

且说王婆设计已定，赚潘金莲来家。次日饭后，武大自出去了，王婆便趲过来相请。去到他房里，取出生活，一面缝将起来。王婆自一边点茶来吃了，不在话下。

看看日中，那妇人取出一贯钱付与王婆，说道：“乾娘，奴和你买杯酒吃。”王婆道：“啊呀！那里有这个道理？老身央及娘子在这里做生活，如何颠倒教娘子坏钱？”那妇人道：“却是拙夫分付奴来！若还乾娘见外时，只是将了家去做还乾娘。”

那婆子听了，连声道：“大郎直恁地晓事。既然娘子这般说时，老身权且收下。”这婆子生怕打脱了这事，自又添钱去买些好酒好食，希奇果子来，殷勤相待。

看官听说：但凡世上妇人，由你十八分精细，被小人意儿过，纵十个，九个着了道儿！

再说王婆安排了点心，请那妇人吃了酒食，再缝了一歇，看看晚来，千恩万谢去归了。

话休絮繁。第三日早饭後，王婆只张武大出去了，便走过後门来，叫道：“娘子，老身大胆……”那妇人从楼上下来道：“奴却待来也。”两个厮见了，来到王婆房里坐下，取过生活来缝。那婆子随即点盏茶

来，两个吃了。

那妇人看看缝到晌午前，却说西门庆巴不到这一日，裹了顶新头巾，穿了一套整整齐齐衣服，带了三五两碎银子，迳投这紫石街来；到得茶房门首便咳嗽道：“王乾娘，连日如何不见？”那婆子瞧科，便应道：“兀！谁叫老娘！”西门庆道：“是我。”那婆子赶出来看了，笑道：“我只道是谁，却原来是施主大官人。你来得正好，且请你入去看一看。”把西门庆袖子一拖拖进房里，对着那妇人道：“这个便是那施主，——与老身那衣料的官人。”

西门庆见了那妇人，便唱个喏。那妇人慌忙放下生活，还了万福。王婆却指着这妇人对西门庆道：“难得官人与老身段匹，放了一年，不曾做得。如今又亏杀这位娘子出手与老身做成全了。真个是布机也似好针线！又密又好，其实难得！大官人，你且看一看。”

西门庆把起来看了，喝采，口里说道：“这位娘子怎地传得这手好生活！神仙一般的手段！”那妇人笑道：“官人休笑话。”

西门庆问王婆道：“乾娘，不敢问，这位是谁家宅上娘子？”王婆道：“大官人，你猜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小人如何猜得着。”王婆哈哈的笑道：“便是间壁武大郎的娘子；前日叉竿打得不疼，大官人便忘了。”那妇人脸便红红的道：“那日奴家偶然失手，官人休要记怀。”西门庆道：“说那里话。”王婆便接口道：“这位大官人一生和气，从来不会记恨，极是好人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前日小人不认得，原来却是武大郎的娘子。小人只认的大郎，一个养家经纪人。且是在街上做买卖，大大小小不曾恶了一个人，又会赚钱，又且好性格，真个难得这等人。”王婆道：“可知哩；娘子自从嫁得这个大郎，但是有事，百依百随。”那妇人应道：“他是无用之人，官人休要笑话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娘子差矣；古人道：‘柔软是立身之本，刚强是惹祸之胎。’似娘子的大郎所为善良时，‘万丈水无涓滴漏。’”王婆打着猎鼓儿道：“说的是。”

西门庆奖了一回，便坐在妇人对面。王婆又道：“娘子，你认的这个官人么？”那妇人道：“奴不认的。”婆子道：“这个大官人是这本县一个财主，知县相公也和他来往，叫做西门庆大官人，万万贯钱财，开着个生药铺在县前。家里钱过北斗，米烂陈仓，赤的是金，白的是银；圆得是珠，光的是宝。也有犀牛头上角，亦有大象口中

牙。……”

那婆子只顾夸奖西门庆，口里假嘈。那妇人就低了头缝针线。西门庆看得潘金莲十分情思，恨不就做一处。王婆便去点两盏茶，来递一盏与西门庆，一盏递与这妇人；说道：“娘子相待大官人则个。”

吃罢茶，便觉有些眉目送情。王婆看着西门庆把一只手在脸上摸。西门庆心里瞧科，已知有五分了。王婆便道：“大官人不来时，老身也不敢来宅上相请；一者缘法，二者来得恰好。尝言道：‘一客不烦二主。’大官人便是出钱的，这位娘子便是出力的；不是老身路歧相烦，难得这位娘子在这里，官人好做个主人，替老身与娘子浇手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小人也见不到，这里有银子在此。”便取出来，和帕子递与王婆。那妇人便道：“不消生受得。”口里说，又不动身。王婆将了银子要去，那妇人又不起身。婆子便出门，又道：“有劳娘子相陪大官人坐一坐。”那妇人道：“乾娘，免了。”却亦是不动身。也是姻缘，却都有意了；西门庆这厮一双眼只看着那妇人；这婆娘一双眼也偷睃西门庆，见了这表人物，心中倒有五七分意了，又低着头自做生活。

不多时，王婆买了些见成的肥鹅熟肉，细巧果子归来，尽把盘子盛了，果子菜蔬尽都装了，搬来房里桌子上。看着那妇人道：“乾娘自便相待大官人，奴却不当。”依旧原不动身。那婆子道：“正是专与娘子浇手，如何却说这话？”王婆将盘馔都摆在桌子上，三人坐定，把酒来斟。这西门庆拿起酒盏来，说道：“娘子，满饮此杯。”那妇人笑道：“多感官人厚意。”王婆道：“老身得知娘子洪饮，且请开怀吃两盏儿。”西门庆拿起箸来道：“乾娘，替我劝娘子请些个。”

那婆子拣好的递将过来与那妇人吃。一连斟了三巡酒，那婆子便去烫酒来。西门庆道：“不敢动问娘子青春多少？”那妇人应道：“奴家虚度二十三岁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小人痴长五岁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官人将天比地。”王婆走进来道：“好个精细的娘子！不惟做得好针线，诸子百家皆通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却是那里去讨！武大郎好生有福！”王婆便道：“不是老身说是非，大官人宅里枉有许多，那里讨一个赶得上这娘子的！”西门庆道：“便是这等一言难尽；只是小人命薄，不曾招得一个好的。”王婆道：“大官人，先头娘子须好。”西门庆道：“休说！若是我先妻在时，却不怎地家无主，屋到竖！如今枉自有三五七口人

吃饭，都不管事！”

那妇人问道：“官人，恁地时，歿了大娘子得几年了？”西门庆道：“说不得。小人先妻是微末出身，却倒百伶百俐，是件都替得小人；如今不幸，他歿了已得三年，家里的事都七颠八倒。为何小人只是走了出来？在家里时，便要呕气。”

那婆子道：“大官人，休怪老身直言：你先头娘子也没有武大娘子这手针线。”西门庆道：“便是小人先妻也没有此娘子这表人物。”

那婆子笑道：“官人，你养的外宅在东街上，如何不请老身去吃茶？”西门庆道：“便是唱慢曲儿的张惜惜；我见他是路歧人，不喜欢。”婆子又道：“官人，你和李娇娇却长久。”西门庆道：“这个人现今取在家里。若是他似娘子时，自册正了他多时。”王婆道：“若有娘子般中得官人意的，来宅上说没妨事麼？”西门庆道：“我的爹娘俱已歿了，我自主张，谁敢道个‘不’字。”王婆道：“我自说要，急切那里有中得官人意的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做甚麽了便没？只恨我夫妻缘分上薄，自不撞着！”

西门庆和这婆子一递一句，说了一回。王婆便道：“正好吃酒，却又没了。官人休怪老身差拨，再买一瓶儿酒来吃。如何？”西门庆道：“我手帕里有五两来碎银子，一发撒在你处，要吃时只顾取来，多的乾娘便就收了。”

那婆子谢了官人，起身睃这粉头时，一锤酒落肚，哄动春心，又自两个言来语去，都有意了，只低了头，却不起身。那婆子满脸堆下笑来，说道：“老身去取瓶儿酒来与娘子再喝一杯儿，有劳娘子相待大官人坐一坐。——注子里有酒没？便再筛两盏儿和大官人吃，老身直去县前那家有好酒买一瓶来，有好歇儿耽阁。”那妇人口里说道：“不用了。”坐着，却不动身。婆子出到房门前，便把索儿缚了房门，却来当路坐了。

且说西门庆自在房里，便斟酒来劝那妇人；却把袖子在桌上一拂，把那双箸拂落地下。也是缘法凑巧，那双箸正落在妇人脚边。西门庆连忙蹲身下去拾，只见那妇人尖尖的一双小脚儿正翘在箸边。西门庆且不拾箸，便去那妇人绣花鞋儿上捏一把。那妇人便笑将起来，说道：“官人，休要罗唆！你真个要勾搭我？”西门庆便跪下道：“只是娘

子作成小人！”那妇人便把西门庆搂将起来。当时两个就王婆房里，脱衣解带，无所不至。

云雨才罢，正欲各整衣襟，只见王婆推开房门入来！怒道：“你两个做得好事！”西门庆和那妇人，都吃了一惊。那婆子便道：“好呀！好呀！我请你来做衣裳，不曾叫你来偷汉子！武大得知，须连累我；不若我先去出首！”回身便走。那妇人扯住裙儿道：“乾娘饶恕则个！”西门庆道：“乾娘低声！”王婆笑道：“若要我饶恕你们，都要依我一件！”那妇人道：“休说一件，便是十件奴也依！”王婆道：“你从今日为始，瞒着武大，每日不要失约，负了大官人，我便罢休；若是一日不来，我便对你武大说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只依着乾娘便了。”王婆又道：“西门大官人，你自不用老身多说，这十分好事已都完了，所许之物不可失信。你若负心，我也要对武大说！”西门庆道：“乾娘放心，并不失信。”

三人又吃几杯酒，已是下午的时分。那妇人便起身道：“武大那厮将归了，奴自回去。”便趑过後门归家，先去下了帘子，武大恰好进门。

且说王婆看着西门庆道：“好手段麼？”西门庆道：“端的亏了乾娘！我到家便取一锭银送来与你；所许之物，岂敢昧心。”王婆道：“‘眼望旌节至，专等好消息’；不要叫老身‘棺材出了讨挽歌郎钱’！”西门庆笑了去，不在话下。

那妇人自当日为始，每日趑过王婆家里来和西门庆做一处，恩情似漆，心意如胶。自古道，“好事不出门，恶事传千里，”不到半月之间，街坊邻舍都知道了，只瞒着武大一个不知。

断章句，话分两头。且说本县有个小的，年方十五六岁，本身姓乔，因为做军在郓州生养的，就取名叫做郓哥，家中止有一个老爹。那小厮生得乖觉，自来只靠县前这许多酒店里卖些时新果品，时常得西门庆赍发他些盘缠。其日，正寻得一篮儿雪梨，提着来绕街寻问西门庆。又有一等的多口人说道：“郓哥，你若要寻他，我教你一处去寻。”郓哥道：“聒噪阿叔，叫我去寻得他见，赚得三五十钱养活老爹也好。”那多口的道：“西门庆他如今刮上了卖炊饼的武大老婆，每日只在紫石街上王婆茶坊里坐地，这早晚多定正在那里。你小孩子家只

顾撞入去不妨。”

那郓哥得了这话，谢了阿叔指教。这小猴子提了篮儿，一直望紫石街走来，迳奔入茶坊里去，却好正见王婆坐在小凳儿上绩绪。郓哥把篮儿放下，看着王婆道：“乾娘，拜揖。”那婆子问道：“郓哥，你来这里做甚麽？”郓哥道：“要寻大官人赚三五十钱养活老爹。”婆子道：“甚麽大官人？”郓哥道：“乾娘情知是那个，便只是他那个。”婆子道：“便是大官人，也有个姓名。”郓哥道：“便是两个字的。”婆子道：“甚麽两个字的？”郓哥道：“乾娘只是要作耍我。我要和西门大官人说句话。”望里面便走。

那婆子一把揪住，道：“小猴子！那里去？人家屋里，各有内外！”郓哥道：“我去房里便寻出来。”王婆道：“含鸟猢猻！我屋里那得甚麽‘西门大官人’！”郓哥道：“不要独自吃呵！也把这些汁水与我呷一呷！我有甚麽不理会的！”婆子便骂道：“你那小猢猻！理会得甚麽！”郓哥道：“你正是‘马蹄刀木杓里切菜’，水泄不漏，半点儿也没有落地！直要我说出来，只怕卖炊饼的哥哥发作！”

那婆子吃他这两句道着他真病，心中大怒；喝道：“含鸟猢猻！也来老娘屋里放屁辣臊！”郓哥道：“我是小猢猻，你是‘马泊六’！”那婆子揪住郓哥，凿上两个栗暴。郓哥叫道：“做甚麽便打我！”婆子骂道：“贼猢猻！高做声，大耳刮子打你出去！”郓哥道：“老咬虫！没事得便打我！”

这婆子一头叉，一头大栗暴凿直打出街上去。雪梨篮儿也丢出去；那篮雪梨四分五落，滚了开去。这小猴子打那虔婆不过，一头骂，一头哭，一头走，一头街上拾梨儿，指着那王婆茶坊骂道：“老咬虫！我教你不要慌！我不去说与他！——不做出个不信。”提了篮儿，迳奔去寻这个人。正是从前做过事，没兴一齐来。直教掀翻狐兔窝中草，惊起鸳鸯沙上眠。毕竟这郓哥寻甚麽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四回 王婆计啜西门庆 淫妇药鸩武大郎

话说当下郓哥被王婆打了这几下，心中没出气处，提了雪梨篮儿，

一迳奔来街上，直来寻武大郎。转了两条街，只见武大挑着炊饼担儿，正从那条街上来。郓哥见了，立住了脚，看着武大道：“这几时不见你，怎么吃得肥了？”武大歇下担儿，道：“我只是这般模样！有甚么吃得肥处？”郓哥道：“我前日要采些麦稭，一地里没采处，人都道你屋里有。”武大道：“我屋里又不养鹅鸭，那里有这麦稭？”郓哥道：“你说没麦稭，怎地栈得肥耷耷地，便颠倒提起你来也不妨，煮你在锅里也没气？”武大道：“含鸟糊猕，倒骂得我好！我的老婆又不偷汉子，我如何是鸭？”郓哥道：“你老婆不偷‘汉子’，只偷‘子汉’！”武大扯住郓哥，道：“还我主来！”郓哥道：“我笑你只会扯我。却不咬下他左边的来！”武大道：“好兄弟，你对我说是兀谁，我把大个炊饼送你。”郓哥道：“炊饼不济事；你只做个小主人，请我吃三杯，我便说与你。”武大道：“你会吃酒？跟我来。”

武大挑了担儿，引着郓哥，到一个小酒店里歇了担儿；拿了几个炊饼，买了些肉，讨了一铖酒，请郓哥吃。那小厮又道：“酒便不要添了，肉再切几块来。”武大道：“好兄弟，你且说与我则个。”郓哥道：“且不要慌；等我一发吃了，却说与你。你却不要气苦。我自帮你打捉。”

武大看那猴子吃了酒肉，道：“你如今却说与我。”郓哥道：“你要得知，把手来摸我头上胳膊。”武大道：“却怎地来有这胳膊？”郓哥道：“我对你说：我今日将这一篮雪梨去寻西门大郎挂一小钩子，一地里没寻处。街上有人说道：‘他在王婆茶房里和武大娘子勾搭上了，每日只在那里行走。’我指望去摸三五十钱使，叵耐那王婆老猪狗不放我去房里寻他，大栗暴打我出来。我特地来寻你。我方才把两句话来激你，我不激你时，你须不来问我。”武大道：“真个有这等事？”郓哥道：“又来了！我道你是这般的鸟人！那厮两个落得快活！只等你出来，便在王婆房里做一处，你兀自问道真个也是假！”

武大听罢道：“兄弟，我实不瞒你说。那婆娘每日去王婆家里做衣裳，归来时，便脸红，我自也有些疑忌。这话正是了！我如今寄了担儿，便去捉奸，如何？”郓哥道：“你老大一个人，原来没些见识！那王婆老狗恁么利害怕人，你如何出得他手！他须三人也有个暗号，见你入来拿他，把你老婆藏过了。那西门庆须了得！打你这般二十来

个，若捉他的不着，乾吃他一顿拳头。他又有钱有势，反告了一纸状子，你使用吃他一场官司，又没人做主，乾结果了你！”

武大道：“兄弟，你都说的是。却怎地出得这口气！”郓哥道：“我吃那老猪狗打了，也没出气处。我教你一着。你今日晚些归去，都不要发作；也不可露一些嘴脸，只作每日一般。明朝你便少做些炊饼出来卖，我便在巷口等你。若是见西门庆入去时，我便来叫你。你便挑着担儿，只在左近等我。我便先去惹那老狗。必然来打我，我便将篮儿丢出街来。你便抢来。我便一头顶住那婆子。你便只顾奔入房里去，叫起屈来。——此计如何？”武大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却是亏了兄弟！我有数贯钱，与你把去籴米。——明日早早来紫石街巷口等我！”

郓哥得了数贯钱，几个炊饼，自去了。武大还了酒钱，挑了担儿，去卖了一遭归去，原来这妇人往常时只是骂武大，百般的欺负他；近日来也自知无礼，只得窝伴他些个。

当晚武大挑了担儿归家，也和每日一般，并不说起。那妇人道：“大哥，买盏酒吃？”武大道：“却才和一般经纪人买三碗吃了。”那妇人安排晚饭与武大吃了，当夜无话。

次日饭后，武大只做三两扇炊饼安在担儿上。这妇人一心只想着西门庆，那里来理会武大做多做少。当日武大挑了担儿，自出去做买卖。这妇人巴不能够他出去了，便趲过王婆房里来等西门庆。

且说武大挑着担儿，出到紫石街巷口，迎见郓哥提着篮儿在那里张望。武大道：“如何？”郓哥道：“早些个。你且去卖一遭了来。他七八分来了，你只在左近处伺候。”武大飞云也似去卖了一遭回来。郓哥道：“你只看我篮儿撒出来，你便奔入去。”武大自把担儿寄下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郓哥提着篮儿走入茶坊里来，骂道：“老猪狗，你昨日做甚麽便打我！”那婆子旧性不改，便跳起身来喝道：“你这小猢猻！老娘与你无干，你做甚麽又来骂我！”郓哥道：“便骂你这‘马泊六’，做牵头的老狗，直甚麽屁！”

那婆子大怒，揪住郓哥便打。郓哥叫一声“你打我！”把篮儿丢出当街上来。那婆子却待揪他，被这小猴子叫声“你打”时，就把王婆腰里带个住，看着婆子小肚上只一头撞将去，争些儿跌倒，却得壁

子碍住不倒。

那猴子死顶住在壁上。只见武大裸起衣裳，大踏步直抢入茶坊里来。那婆子见了是武大来，急待要拦当时，却被这小猴子死命顶住，那里肯放，婆子只叫得“武大来也！”那婆娘正在房里，做手脚不迭，先奔来顶住了门。这西门庆便钻入床底下躲去。武大抢到房里边，用手推那房门时，那里推得开，口里只叫得“做得好事！”

那妇人顶住着门，慌做一团，口里便说道：“闲常时只如鸟嘴卖弄杀好拳棒！急上场时便没些用！见个纸虎也吓一交！”

那妇人这几句话分明教西门庆来打武大，夺路了走。西门庆在床底下听了妇人这几句言语，提醒他这个念头，便钻出来，拔开门，叫声“不要打”。武大却待要揪他，被西门庆早飞起右脚，武大矮短，正踢中心窝里，扑地望後便倒了。

西门庆见踢倒了武大，打闹里一直走了。郓哥见不是话头，撇了王婆撒开。街坊邻舍都知道西门庆了得，谁敢来多管。王婆当时就地下扶起武大来，见他口里吐血，面皮腊查也似黄了，便叫那妇人出来，舀碗水来，救得苏醒，两个上下肩搀着，便从後门扶归楼上去，安排他床上睡了，当夜无话。

次日，西门庆打听得没事，依前自来和这妇人做一处，只指望武大自死。武大一病五日，不能够起。更兼要汤不见，要水不见；每日叫那妇人不应；又见他浓妆艳抹了出去，归来时便面颜红色，武大几遍气得发昏，又没人来睬着。

武大叫老婆来分付道：“你做的勾当，我亲手来捉着你奸，你到挑拨奸夫踢我心头，至今求生不生，求死不死，你们却自去快活！我死自不妨，和你们争不得了！我的兄弟武二，你须得知他性格；倘或早晚归来，他肯干休？你若肯可怜我，早早服侍我好了，他归来时，我都不提！你若不看觑我时，待他归来，却和你们说话！”

这妇人听了这话，也不回言，却颡过来，一五一十，都对王婆和西门庆说了。那西门庆听了这话，却似提在冰窟子里，说道：“苦也！我须知景阳冈上打虎的武都头他是清河县第一个好汉！我如今却和你眷恋日久，情孚意合，却不恁地理会！如今这等说时，正是怎地好？却是苦也！”

王婆冷笑道：“我倒不曾见你是个把舵的，我是趁船的，我倒不慌，你倒慌了手脚？”西门庆道：“我枉自做了男子汉，到这般去处却摆布不开！你有甚麽主见，遮藏我们则个！”王婆道：“你们却要长做夫妻，短做夫妻？”西门庆道：“乾娘，你且说如何是长做夫妻，短做夫妻？”王婆道：“若是短做夫妻，你们只就今日便分散，等武大将息好了起来，与他陪了话，武二归来，都没言语。待他再差使出去，却再来相约，这是短做夫妻。你们若要长做夫妻，每日同一处不担惊受怕，我却有一条妙计——只是难教你。”

西门庆道：“乾娘，周全了我们则个！只要长做夫妻！”王婆道：“这条计用着件东西，别人家里都没，天生天化大官人家里却有！”西门庆道：“便是要我的眼睛也剜来与你。却是甚麽东西？”

王婆道：“如今这捣子病得重，趁他狼狈里，便好下手。大官人家里取些砒霜来，却教大娘子自去赎一帖心疼的药来，把这砒霜下在里面，把这矮子结果了，一把火烧得乾乾淨净的，没了踪迹，便是武二回来，待敢怎地？自古道：‘嫂叔不通问’；‘初嫁从亲，再嫁由身’。阿叔如何管得！暗地里来往一年半载，等待夫孝满日，大官人娶了家去，这个不是长远夫妻，偕老同欢？——此计如何？”

西门庆道：“乾娘，只怕罪过？——罢！罢！罢！一不做，二不休！”王婆道：“可知好哩。这是斩草除根，萌芽不发；若是斩草不除根，春来萌芽再发！官人便去取些砒霜来，我自教娘子下手。——事了时，却要重重谢我。”西门庆道：“这个自然，不消你说。”便去真个包了一包砒霜来，把与王婆收了。

这婆子却看着那妇人道：“大娘子，我教你下药的法度，如今武大不对你说道，教你看活他？你便把些小意见贴恋他。他若问你讨药吃时，便把这砒霜调在心疼药里。待他一觉身动，你便把药灌将下去，却便走了起身。他若毒药转时，必然肠胃迸断，大叫一声，你却把被只一盖，都不要人听得。预先烧下一锅汤，煮着一条抹布。他若毒发时，必然七窍内流血，口唇上有牙齿咬的痕迹。他若放了命，便揭起被来，却将煮的抹布一揩，都没了血迹，便入在棺材里，扛出去烧了，有甚麽鸟事！”

那妇人道：“好却是好，只是奴手软了，临时安排不得尸首。”王

婆道：“这个容易。你只敲壁子，我自过来相帮你。”西门庆道：“你们用心整理，明日五更来讨回报。”

西门庆说罢，自去了。王婆把这砒霜用手捻为细末，把与那妇人将去藏了。那妇人却熬将归来。到楼上看武大时，一丝没两气，看看待死，那妇人坐在床边假哭。武大道：“你做甚麽来哭？”那妇人拭着眼泪，说道：“我的一时间不是了，吃那厮局骗了，谁想却踢了你这脚，我问得一处好药，我要去赎来医你，又怕你疑忌了，不敢去取。”武大道：“你救得我活，无事了，一笔都勾，并不记怀，武二家来亦不提起。快去赎药来救我则个！”

那妇人拿了些铜钱，迳来王婆家里坐地，却教王婆去赎了药来，把到楼上，教武大看了，说道：“这帖心疼药，太医教你半夜里吃。吃了倒头把一两床被发些汗，明日便起得来。”武大道：“却是好也！生受大嫂，今夜醒睡些个，半夜里调来我吃。”那妇人道：“你自放心睡，我自服侍你。”

看看天色黑了，那妇人在房里点上碗灯；下面先烧了一大锅汤，拿了一片抹布煮在汤里。听那更鼓时，却好正打三更。那妇人先把毒药倾在盏子里，却舀一碗白汤，把到楼上，叫声“大哥，药在那里？”武大道：“在我席子底下枕头边。你快调来与我吃。”

那妇人揭起席子，将那药抖在盏子里；把那药贴安了，将白汤冲在盏内；把头上银牌儿只一搅，调得匀了；左手扶起武大，右手把药便灌。武大呷了一口，说道：“大嫂，这药好难吃！”那妇人道：“只要他医治得病，管甚麽难吃。”武大再呷第二口时，被这婆娘就势只一灌，一盏药都灌下喉咙去了。那妇人便放倒武大，慌忙跳下床来。武大哎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大嫂，吃下这药去，肚里倒疼起来！苦呀！苦呀！倒当不得了！”

这妇人便去脚後扯过两床被来没头没脸只顾盖。武大叫道：“我也气闷！”那妇人道：“太医分付，教我与你发些汗，便好得快。”武大再要说时，这妇人怕他挣扎，便跳上床来骑在武大身上，把手紧紧地按住被角，那里肯放些松宽。那武大哎了两声，喘息了一回，肠胃迸断，呜呼哀哉，身体动不得了！

那妇人揭起被来，见了武大咬牙切齿，七窍流血，怕将起来，只

得跳下床来，敲那壁子。王婆听得，走过後门头咳嗽。那妇人便下楼来开了後门。王婆问道：“了也未？”那妇人道：“了便了了，只是我手脚软了，安排不得！”王婆道：“有甚麽难处，我帮你便了。”

那婆子便把衣袖卷起，舀了一桶汤，把抹布撒在里面，掇上楼来；卷过了被，先把武大嘴边唇上都抹了，却把七窍淤血痕迹拭净，便把衣裳盖在尸上。两个从楼上一步一掇扛将下来就楼下寻扇旧门停了；与他梳了头，戴上巾帻，穿了衣裳，取双鞋袜与他穿了；将片白绢盖了脸，拣床乾淨被盖在死尸身上，却上楼来收拾得乾淨了。王婆自转将归去了。那婆娘便号号地假哭起养家人来。

看官听说，原来但凡世上妇人哭有三样：有泪有声谓之哭，有泪无声谓之泣，无泪有声谓之号。

当下那妇人乾号了一歇，却早五更。天色未晓，西门庆奔来讨信。王婆说了备细。西门庆取银子把与王婆，教买棺材津送，就叫那妇人商议。

这婆娘过来和西门庆说道：“我的武大今日已死，我只靠着你做主！”西门庆道：“这个何须得你说。”王婆道：“只有一件事最要紧。地方上团头何九叔，他是个精细的人，只怕他看出破绽不肯殓。”西门庆道：“这个不妨。我自分付他便了。他不肯违我的言语。”王婆道：“大官人使用去分付他，不可迟误。”西门庆去了。

到天大明，王婆买了棺材，又买些香烛纸钱之类，归来与那妇人做羹饭，点起一盏随身灯，邻舍坊厢都来吊问。那妇人虚掩着粉脸假哭。众街坊问道：“大郎因甚病患便死了？”那婆娘答道：“因害心疼病症，一日日越重了，看看不能够好，不幸昨夜三更死了！”又哽哽咽咽假哭起来。

众邻舍明知道此人死得不明，不敢死问他，只自人情劝道：“死是死了，活的自要过，娘子省烦恼。”那妇人只得假意儿谢了。众人各自散了。

王婆取了棺材，去请团头何九叔。但是入殓的都买了，并家里一应物件也都买了，就叫两个和尚晚些伴灵。多样时，何九叔先拨几个火家来整顿。

且说何九叔到巳牌时分慢慢地走出来，到紫石街巷口，迎见西门

庆叫道：“九叔，何往？”何九叔答道：“小人只去前面验这卖炊饼武大郎尸首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借一步说话则个。”

何九叔跟着西门庆，来到转角一个小酒店里，坐下在阁儿内。西门庆道：“何九叔，请上坐。”何九叔道：“小人是何等之人，对官人一处坐地。”西门庆道：“九叔何故见外？且请坐。”

二人坐定，叫取瓶好酒来。小二一面铺下菜蔬果品按酒之类，即便筛酒。何九叔心中疑忌，想道：“这人从来不曾和我吃酒，今日这杯酒必有跷蹊。……”

两个吃了半个时辰，只见西门庆去袖子里摸出一锭十两银子放在桌上，说道：“九叔，休嫌轻微，明日别有酬谢。”何九叔叉手道：“小人无半点效力之处，如何敢受大官人见赐银两？——大官人便有使令小人处，也不敢受。”西门庆道：“九叔休要见外，请收过了却说。”何九叔道：“大官人但说不妨，小人依听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别无甚事，少刻他家也有些辛苦钱。只是如今验武大的尸首，凡百事周全，一床锦被遮盖则个，别无多言。”何九叔道：“是这些小事？有甚利害，如何敢受银两。”西门庆道：“九叔不收时便是推却。”那何九叔自来惧怕西门庆是个刁徒，把持官府的人，只得收了。

两个又吃了几杯，西门庆叫酒保来记了帐，明日铺里支钱。两个下楼，一同出了店门。西门庆道：“九叔记心，不可泄漏，改日别有报效。”分付罢，一直去了。

何九叔心中疑忌，肚里寻思道：“这件事却又作怪！我自去验武大郎尸首，他却怎地与我许多银子？……这件事必定有跷蹊！……”来到武大门前，只见那几个火家在门首伺候。何九叔问道：“这武大是甚病死了？”火家答道：“他家说害心疼病死了。”

何九叔揭起帘子入来。王婆接着道：“久等何叔多时了。”何九叔应道：“便是有些小事绊住了脚，来迟了一步。”只见武大老婆穿着些素淡衣裳从里面假哭出来。何九叔道：“娘子省烦恼。——可伤大郎归天去了！”那妇人虚掩着泪眼道：“说不可尽！不想拙夫心疼症候，几日儿便休了！撇得奴好苦！”

何九叔上上下下看了那婆娘的模样，口里自暗暗地道：“我从来只听的说武大娘子，不曾认得他，原来武大却讨着这个老婆。西门庆

这十两银子有些来历。”

何九叔看着武大尸首，揭起千秋幡，扯开白绢，用五轮八宝犯着两点神水眼，定睛看时，何九叔大叫一声，望後便倒，口里喷出血来，但见指甲青，唇口紫，面皮黄，眼无光。正是身如五鼓衔山月，命似三更油尽灯。毕竟何九叔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五回 偷骨殖何九送丧 供人头武二设祭

话说当时何九叔跌倒在地下，众火家扶住。王婆便道：“这是中了恶，快将水来！”喷了两口，何九叔渐渐地动转，有些苏醒。王婆道：“且扶九叔回家去却理会。”

两个火家又寻扇旧门，一迳抬何九叔到家里，大小接着，就在床上睡了。老婆哭道：“笑欣欣出去，却怎地这般归来，闲常曾不知中恶！”坐在床边啼哭。何九叔觑得火家都不在面前，踢那老婆道：“你不要烦恼，我自没事。却才去武大家入殓，到得他巷口，迎见县前开药铺的西门庆请我去吃了一席酒，把十两银子与我，说道：‘所殓的尸首，凡事遮盖则个。’我到武大家，见他的老婆是个不良的人，我心里有八九分疑忌；到那里揭起千秋幡看时，见武大面皮紫黑，七窍内津津出血，唇口上微露齿痕，定是中毒身死。我本待声张起来，却怕他没人作主，恶了西门庆，却不是去撩蜂剔蝎？待要胡卢提入了棺殓了，武大有个兄弟，便是前日景阳冈上打虎的武都头，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男子，倘或早晚归来，此事必然要发。”

老婆便道：“我也听得前日有人说道：‘後巷住的乔老儿子郓哥去紫石街帮武大捉奸，闹了茶坊。’正是这件事了。你却慢慢的访问他。如今这事有甚难处。只使火家自去殓了，就问他几时出丧。若是停丧在家，待武二归来出殡，这个便没甚麽皂丝麻线。若他便出去埋葬了也不妨。若是他便要出去烧化时，必有跷蹊。你到临时，只做去送丧，张人错眼，拿了两块骨头，和这十两银子收着，便是个老大证见。他若回来不问时，便罢。却不留了西门庆面皮，做一碗饭却不好？”

何九叔道：“家有贤妻，见得极明！”随即叫火家分付：“我中了

恶，去不得；你们便自去殓了。就问他几时出丧，快回报。得的钱帛，你们分了，都要停当。若与我钱帛，不可要。”

火家听了，自来武大家入殓。停丧安灵已罢，回报何九叔道：“他家大娘子说道：‘只三日便出殡，去城外烧化。’”火家各自分钱散了。何九叔对老婆道：“你说这话正是了；我至期只去偷骨殖便了。”

且说王婆一力撺掇那婆娘当夜伴灵。第二日，请四僧念些经文。第三日早，众火家自来扛抬棺材，也有几家邻舍街坊相送。那妇人带上孝，一路上假哭养家人。来到城外化人场上，便叫举火烧化。只见何九叔手里提着一陌纸钱来到场里。王婆和那妇人接见，道：“九叔，且喜得贵体没事了。”何九叔道：“小人前日买了大郎一扇笼子母炊饼，不曾还得钱，特地把这陌纸来烧与大郎。”王婆道：“九叔如此志诚！”

何九叔把纸钱烧了，就撺掇烧化棺材。王婆和那妇人谢道：“难得何九叔撺掇，回家一发相谢。”何九叔道：“小人到处只是出热。娘子和乾娘自稳便，斋堂里去相待众邻舍街坊。小人自替你照顾。”使转了这妇人和那婆子，把火夹去，拣两块骨头拿去撒骨池内只一浸，看那骨头酥黑。何九叔收藏了，也来斋堂里和哄了一回。棺木过了，杀火收拾骨殖撒在池子里。众邻舍各自分散。

那何九叔将骨头归到家中，把幅纸都写了年月日期，送丧的人名字，和这银子一处包了，做一个布袋儿盛着，放在房里。

再说那妇人归到家中，去□【字形左“木”右“鬲”】子前面设个灵牌，上写“亡夫武大郎之位”；灵床子前点一盏玻璃灯，里面贴些经幡钱垛金银锭采绘之属；每日却自和西门庆在楼上任意取乐，却不比先前在王婆房里只是偷鸡盗狗之欢，如今家中又没人碍眼，任意停眠整宿。这条街上远近人家无有一人不知此事；却都惧怕西门庆那厮是个刁徒泼皮，谁肯来多管。

尝言道：“乐极生悲，否极泰来。”光阴迅速，前後又早四十馀日。却说武松自从领了知县言语监送车仗到东京亲戚处投下了来书，交割了箱笼，街上闲了几日，讨了回书，领一行人取路回阳谷县来。前後往回恰好过了两个月。去时残冬天气，回来三月初头。於路上只觉神思不安，身心恍惚，赶回要见哥哥，且先去县里交纳了回书。知县见了大喜，看罢回书，已知金银宝物交得明白，赏了武松一锭大银，酒

食管待，不必用说。

武松回到下处房里，换了衣服鞋袜，戴上个新头巾，锁上了房门，一迳投紫石街来。两边众邻舍看见武松回了，都吃一惊。大家捏两把汗，暗暗的说道：“这番萧墙祸起了！这个太岁归来，怎肯干休！必然弄出事来！”

且说武松到门前揭起帘子，探身入来，见了灵床子，又写“亡夫武大郎之位”七个字，呆了；睁开双眼道：“莫不是我眼花了？”叫声“嫂嫂，武二归了。”

那西门庆正和这婆娘在楼上取乐，听得武松叫一声，惊的屁滚尿流，一直奔後门，从王婆家走了。那妇人应道：“叔叔少坐，奴便来也。”原来这婆娘自从药死了武大，那里肯带孝，每日只是浓妆艳抹和西门庆做一处取乐；听得武松叫声“武二归来了”，慌忙去面盆里洗落了脂粉，拔去了首饰钗环，蓬松挽了个□【字形以“角”替“髻”之“冉”】儿，脱去了红裙绣袄，旋穿上孝裙孝衫，方从楼上哽哽咽咽假哭下来。

武松道：“嫂嫂，且住。休哭。我哥哥几时死了？得甚麽症候？吃谁的药？”那妇人一头哭，一头说道：“你哥哥自从你转背一二十日，猛可的害急心疼起来；病了八九日，求神问卜，甚麽药不吃过，医治不得，死了！撇得我好苦！”

隔壁王婆听得，生怕决撒，即便走过来帮他支吾。武松又道：“我的哥哥从来不曾有这般病，如何心疼便死了？”王婆道：“都头，却怎地这般说；‘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暂时祸福。’谁保得长没事？”那妇人道：“亏杀了这个乾娘。我又是没脚蟹，不是这个乾娘，邻舍家谁肯来帮我！”武松道：“如今埋在那里？”妇人道：“我又独自一个，那里去寻坟地，没奈何，留了三日，把出去烧化了。”武松道：“哥哥死得几日了？”妇人道：“再两日，便是断七。”

武松沉吟了半晌，便出门去，迳投县里来，开了锁，去房里换了一身素白衣服，便叫土兵打了一条麻绦系在腰里；身边藏了把尖长柄短、背厚刀薄的解腕刀，取了些银两在身边；叫一个土兵锁上了房门，去县前买了些米面椒料等物，香烛冥纸。就晚到家敲门。那妇人开了门，武松叫土兵去安排羹饭。

武松就灵床子前点起灯烛，铺设酒肴。到两个更次，安排得端正，武松扑翻身便拜，道：“哥哥阴魂不远！你在世时软弱，今日死後，不见分明！你若是负屈衔冤，被人害了，托梦与我，兄弟替你做主报仇！”把酒浇奠了，烧化冥用纸钱，便放声大哭，哭得那两边邻舍无不凄惶。那妇人也在里面假哭。

武松哭罢，将羹饭酒肴和土兵吃了，讨两条席子叫土兵中门傍边睡。武松把条席子就灵床前睡。那妇人自上楼去下了楼门自睡。

约莫将近三更时候，武松翻来覆去睡不着；看那土兵时，□□【两字重叠；音“侯（阴平）”，字形左“鼻”右“句”，鼻息声】的却似死人一般挺着。武松爬将起来，看那灵床子前玻璃灯半明半灭；侧耳听那更鼓时，正打三更三点。武松叹了一口气，坐在席子上自言自语，口里说道：“我哥哥生时懦弱，死了却有甚分明！”

说犹未了，只见灵床子下卷起一阵冷气来，盘旋昏暗，灯都遮黑了，壁上纸钱乱飞。那阵冷气逼得武松毛发皆竖，定睛看时，只见个人从灵床底下钻将出来，叫声“兄弟！我死得好苦！”

武松听不仔细，却待向前来再看时，并没有冷气，亦不见人；自家便一交颠翻在席子上坐地，寻思是梦非梦，回头看那土兵时正睡着。武松想道：“哥哥这一死必然不明！……却才正要报我知道，又被我的神气冲散了他的魂魄！……”放在心里不题，等天明却又理会。

天色渐白了，土兵起来烧汤。武松洗漱了。那妇人也下楼来，看着武松道：“叔叔，夜来烦恼？”武松道：“嫂嫂，我哥哥端的甚麽病死了？”那妇人道：“叔叔，却怎地忘了？夜来已对叔叔说了，害心疼病死了。”武松道：“却赎谁的药吃？”那妇人道：“见有药帖在这里。”武松道：“却是谁买棺材？”那妇人道：“央及隔壁王乾娘去买。”武松道：“谁来扛抬出去？”那妇人道：“是本处团头何九叔。尽是他维持出去。”

武松道：“原来恁地。且去县里画卯却来。”便起身带了土兵，走到紫石街巷口，问土兵道：“你认得团头何九叔麽？”土兵道：“都头恁地忘了？前项他也曾来与都头作庆。他家只在狮子街巷内住。”武松道：“你引我去。”

土兵引武松到何九叔门前，武松道：“你自先去。”土兵去了。武

松却推开门来，叫声“何九叔在家麼？”

这何九叔却才起来，听得是武松归了，吓得手忙脚乱，头巾也戴不迭，急急取了银子和骨殖藏在身边，便出来迎接道：“都头几时回来？”武松道：“昨日方回。到这里有句闲话说则个，请那尊步同往。”何九叔道：“小人便去。都头，且请拜茶。”武松道：“不必，免赐。”两个一同出到巷口酒店里坐下，叫量酒人打两角酒来。何九叔起身道：“小人不曾与都头接风，何故反扰？”武松道：“且坐。”

何九叔心里已猜八九分。量酒人一面筛酒。武松更不开口，且只顾吃酒。何九叔见他不作声，倒捏两把汗，却把些话来撩他。武松也不开言，并不把话来提起。

酒已数杯，只见武松揭起衣裳，飏的掣出把尖刀来插在桌子上。量酒的惊得呆了，那里肯近前。看何九叔面色青黄，不敢吐气。武松捋起双袖，握着尖刀，指何九叔道：“小子粗疏，还晓得‘冤各有头，债各有主’！你休惊怕，只要实说！——对我——说知哥哥死的缘故，便不干涉你！我若伤了你，不是好汉！倘若有半句儿差，我这口刀立定教你身上添三四百个透明的窟窿！闲言不道，你只直说我哥哥死的尸首是怎地模样！”

武松说罢，一双手按住胳膊，两只眼睁得圆彪彪地，看着何九叔。何九叔便去袖子里取出一个袋儿，放在桌子上，道：“都头息怒。这个袋儿便是一个大证见。”

武松用手打开，看那袋儿里时，两块酥黑骨头，一锭十两银子；便问道：“怎地见得是老大证见？”何九叔道：“小人并然不知前後因地。忽於正月二十二日，在家，只见茶坊的王婆来呼唤小人验武大郎尸首。至日，行到紫石街巷口，迎见县前开生药铺的西门庆大郎，拦住邀小人同去酒店里吃了一瓶酒。西门庆取出这十两银子付与小人，分付道：‘所验的尸首，凡百事遮盖。’小人从来得知道那人是个刁徒，不容小人不接。吃了酒食，收了这银子，小人去到大郎家里，揭起千秋幡，只见七窍内有瘀血，唇口上有齿痕，系是生前中毒的尸首。小人本待声张起来，只是又没苦主；他的娘子已自道是害心疼病死了：因此，小人不肯声张，自咬破舌尖，只做中了恶，扶归家来了，只是火家自去验了尸首，不曾接受一文。第三日，听得扛出去烧化，小人

买了一陌纸去山头假做人情；使转了王婆并令嫂，暗拾了这两块骨头，包在家里。——这骨殖酥黑，系是毒药身死的证见。这张纸上写着年月日時并送丧人的姓名，便是小人口词了。都头详察。”武松道：“奸夫还是何人？”何九叔道：“却不知是谁。小人闲听得说来，有个卖梨儿的郓哥，那小厮曾和大郎去茶坊里捉奸。这条街上，谁人不知。都头要知备细，可问郓哥。”武松道：“是。既然有这个人时，一同去走一遭。”

武松收了刀，藏了骨头银子，算还酒钱，便同何九叔望郓哥家里来。却好走到他门前，只见那小猴子挽着个柳笼栲栳在手里，采米归来。何九叔叫道：“郓哥，你认得这位都头麼？”郓哥道：“解大虫来时，我便认得了！你两个寻我做甚麽？”

郓哥那小厮也瞧了八分，便说道：“只是一件：我的老爹六十岁没人养赡，我却难相伴你们吃官司耍。”武松道：“好兄弟。”——便去身边取五两来银子。——“你把去与老爹做盘缠，跟我来说话。”郓哥自心里想道：“这五两银子如何不盘缠得三五个月？便陪待他吃官司也不妨！”将银子和米把与老儿，便跟了二人出巷口一个饭店楼上来。

武松叫过卖造三分饭来，对郓哥道：“兄弟，你虽年纪幼小，倒有养家孝顺之心。却才与你这些银子，且做盘缠。我有用着你处，事务了毕时，我再与你十四五两银子做本钱。你可备细说与我：你恁地和我哥哥去茶坊里捉奸？”

郓哥道：“我说与你，你却不要气苦。我从今年正月十三日提得一篮儿雪梨要去寻西门庆大郎挂一钩子，一地里没寻他处。问人时，说道：‘他在紫石街王婆茶坊里，和卖炊饼的武大老婆做一处；如今刮上了他，每日只在那里。’我听得了这话，一迳奔去寻他，叵耐王婆老猪狗拦住，不放我入房里去。吃我把话来侵他底子，那猪狗便打我一顿栗暴，直叉我出来，将我梨儿都倾在街上。我气苦了，去寻你大郎，说与他备细，他便要去捉奸。我道：‘你不济事，西门庆那厮手脚了得！你若捉他不着，反吃他告了倒不好。我明日和你约在巷口取齐，你便少做些炊饼出来。我若张见西门庆入茶坊里去时，我先入去，你便寄了担儿等着。只看我丢出篮儿来，你便抢入来捉奸。’我

这日又提了一篮梨儿，迳去茶坊里，被我骂那老猪狗，那婆子便来打我，吃我先把篮儿撇出街上，一头顶住那老狗在壁上。武大郎却抢入去时，婆子要去拦截，却被我顶住了，只叫得‘武大来也！’原来倒吃他两个顶住了门。大郎只在房门外声张，却不提防西门庆那厮开了房门，奔出来，把大郎一脚踢倒了。我见那妇人随后便出来，扶大郎不动，我慌忙也自走了。过得五七日，说大郎死了。我却不知怎地死了。”

武松问道：“你这话是实了？你却不要说谎。”郓哥道：“便到官府，我也只是这般说！”武松道：“说得是，兄弟。”便讨饭来吃了，还了饭钱。

三个人下楼来。何九叔道：“小人告退。”武松道：“且随我来，正要你们与我证一证。”把两个一直带到县厅上。

知县见了，问道：“都头告甚麽？”武松告说：“小人亲兄武大被西门庆与嫂通奸，下毒药谋杀性命。这两个便是证见。要相公做主则个。”

知县先问了何九叔并郓哥口词，当日与县吏商议。原来县吏都是与西门庆有首尾的，官人自不必说；因此，官吏通同计较道：“这件事难以理问。”知县道：“武松，你也是个本县都头，不省得法度？自古道：‘捉奸见双，捉贼见赃，杀人见伤。’你那哥哥的尸首又没了，你又不曾捉得他奸；如今只凭这两个言语便问他杀人公事，莫非忒偏向麽？你不可造次。须要自己寻思，当行即行。”

武松怀里去取出两块酥黑骨头，十两银子，一张纸，告道：“覆告相公：这个须不是小人捏合出来的。”知县看了道：“你且起来，待我从长商议。可行时便与你拿问。”何九叔、郓哥都被武松留在房里。当日西门庆得知，却使心腹人来县里许官吏银两。

次日早晨，武松在厅上告禀，催逼知县拿人。谁想这官人贪图贿赂，回出骨髓并银子来，说道：“武松，你休听外人挑拨你和西门庆做对头；这件事不明白，难以对理。圣人云：‘经目之事，犹恐未真；背後之言，岂能全信？’不可一时造次。”狱吏便道：“都头，但凡人命之事，须要尸、伤、病、物、踪，——五件俱全，方可推问得。”

武松道：“既然相公不准所告，且却又理会。”收了银子和骨髓，

再付与何九叔收下了；下厅来到自己房内，叫土兵安排饭食与何九叔同郓哥吃，“留在房里相等一等，我去便来也。”又自带了三两个土兵，离了县衙，将了砚瓦笔墨，就买了三五张纸藏在身边，就叫两个土兵买了个猪首，一只鹅，一只鸡，一担酒，和些果品之类，安排在家里。约莫也是巳牌时候，带了个土兵来到家中。那妇人已知告状不准，放下心不怕他，大着胆看他怎的。

武松叫道：“嫂嫂，下来，有句话说。”那婆娘慢慢地行下楼来问道：“有甚麽话说？”武松道：“明日是亡兄断七；你前日恼了诸邻舍街坊，我今日特地来把杯酒，替嫂嫂相谢众邻。”那妇人大刺刺地说道：“谢他们怎地？”武松道：“礼不可缺。”唤土兵先去灵床子前，明晃晃的点起两枝蜡烛，焚起一炉香，列下一陌纸钱，把祭物去灵前摆了，堆盘满宴，铺下酒食果品之类，叫一个土兵後面烫酒，两个土兵门前安排桌凳，又有两个前後把门。

武松自分付定了，便叫：“嫂嫂，来待客。我去请来。”先请隔壁王婆。那婆子道：“不消生受，教都头作谢。”武松道：“多多相扰了乾娘，自有个道理。先备一杯菜酒，休得推故。”那婆子取了招儿，收拾了门户，从後门走过来。武松道：“嫂嫂坐主位，乾娘对席。”婆子已知道西门庆回话了，放心着吃酒。两个都心里道：“看他怎地！”

武松又请这边下邻开银铺的姚二郎姚文卿。二郎道：“小人忙些，不劳都头生受。”武松拖住便道：“一杯淡酒，又不长久，便请到家。”那姚二郎只得随顺到来，便教去王婆肩下坐了。又去对门请两家。一家是开纸马桶铺的赵四郎赵仲铭。四郎道：“小人买卖撇不得，不及陪奉。”武松道：“如何使得；众高邻都在那里了。”不由他不来，被武松扯到家里，道：“老人家爷父一般。”便请在嫂嫂肩下坐了。又请对门那卖冷酒店的胡正卿。那人原是吏官出身，便瞧道有些尴尬，那里肯来，被武松不管他，拖了过来，却请去赵四郎肩下坐了。

武松道：“王婆，你隔壁是谁？”王婆道：“他家是卖□□【音“古踪”，字形为“骨出”二字加“食”旁，一种面食】儿的。”张公却好正在屋里，见武松入来，吃了一惊道：“都头没甚话说？”武松道：“家间多扰了街坊，相请吃杯淡酒。”那老儿道：“哎呀！老子不曾有些礼数到都头家，却如何请老子吃酒？”武松道：“不成微敬，便请

到家。”老儿吃武松拖了过来，请去姚二郎肩下坐地。

说话的，为何先坐的不走了？原来都有土兵前後把着门，都是监禁的一般。

武松请到四家邻舍并王婆，和嫂嫂共是六人。武松掇条凳子，却坐在横头，便叫土兵把前後门关了。那後面土兵自来筛酒。武松唱个大喏，说道：“众高邻休怪小人粗卤，胡乱请些个。”众邻舍道：“小人们都不曾与都头洗泥接风，如今倒来反扰。”武松笑道：“不成意思，众高邻休得笑话则个。”土兵只顾筛酒。众人怀着鬼胎，正不知怎地。

看看酒至三杯，那胡正卿便要起身，说道：“小人忙些个。”武松叫道：“去不得；既来到此，便忙也坐一坐。”那胡正卿心头十五个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，暗暗地心思道：“既是好意请我们吃酒，如何却这般相待，不许人动身！”只得坐下。武松道：“再把酒来筛。”

土兵斟到第四杯酒，前後共吃了七杯酒过，众人却似吃了吕太后一千个筵席！只见武松喝叫土兵：“且收拾过了杯盘，少间再吃。”武松抹桌子。众邻舍却待起身。武松把两只手一拦，道：“正要说话。一千高邻在这里，中间那位高邻会写字？”姚二郎便道：“此位胡正卿极写得好的。”武松便唱个喏，道：“相烦则个。”便卷起双袖，去衣裳底下撳地只一掣，掣出那口尖刀来；右手四指笼着刀靶，大拇指按住掩心，两只圆彪彪怪眼睁起，道：“诸位高邻在此，小人‘冤各有头，债各有主，’只要众位做个证见！”

只见武松左手拿住嫂嫂，右手指定王婆。四家邻舍，惊得目瞪口呆，罔知所措，都面面相觑，不敢做声。武松道：“高邻休怪，不必吃惊。武松虽是个粗卤汉子，——便死也不怕！——还省得‘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，’并不伤犯众位，只烦高邻做个证见。若有一位先走的，武松翻过脸来休怪！教他先吃我五七刀了去，武二便偿他命也不妨！”众邻舍都目瞪口呆，再不敢动。

武松看着王婆，喝道：“兀的老猪狗听着！我的哥哥这个性命都在你身上！慢慢地却问你！”回过脸来，看着妇人，骂道：“你那淫妇听着！你把我的哥哥性命怎地谋害了？从实招来，我便饶你！”那妇人道：“叔叔，你好没道理！你哥哥自害心疼病死了，干我甚事！”

说犹未了，武松把刀脰察了插在桌子上，用左手揪住那妇人头髻，

右手劈胸提住；把桌子一脚踢倒了，隔桌子把这妇人轻轻地提将过来，一交放翻在灵床面前，两脚踏住；右手拔起刀来，指定王婆道：“老猪狗！你从实说！”那婆子要脱身脱不得，只得道：“不消都头发怒，老身自说便了。”

武松叫土兵取过纸墨笔砚，排好了桌子；把刀指着胡正卿道：“相烦你与我听一句写一句。”胡正卿胳膊答答抖着说：“小……小人……便……写……写。”讨了些砚水，磨起墨来。胡正卿拿着笔拂那纸，道：“王婆，你实说！”那婆子道：“又不干我事，教说甚麽？”武松道：“老猪狗！我都知了，你赖那个去！你不说时，我先剐了这个淫妇，後杀你这老狗！”提起刀来，望那妇人脸上便□两□【字形左“提手”右“闭”】。那妇人慌忙叫道：“叔叔！且饶我！你放我起来，我说便了！”

武松一提，提起那婆娘，跪在灵床子前，喝一声“淫妇快说！”那妇人惊得魂魄都没了，只得从实招说；将那日放帘子因打着西门庆起，并做衣裳入马通奸，一一地说；次後来怎生踢了武大，因何设计下药，王婆怎地教唆拨置，从头至尾，说了一遍。

武松叫他说一句，却叫胡正卿写一句。王婆道：“咬虫！你先招了，我如何赖得过！只苦了老身！”王婆也只得招认了。把这婆子口词也叫胡正卿写了。从头至尾都写在上面。叫他两个都点指画了字，就叫四家邻舍画了名，也画了字。叫土兵解解膊来，背接绑了这老狗，卷了口词，藏在怀里。叫土兵取碗酒来供养在灵床子前，拖过这妇人来跪在灵前，喝那老狗也跪在灵前，洒泪道：“哥哥灵魂不远！今日兄弟与你报仇雪恨！”叫土兵把纸钱点着。

那妇人见势不好，却待要叫，被武松脑揪倒来，两只脚踏住他两只胳膊，扯开胸脯衣裳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，口里衔着刀，双手去挖开胸脯，抠出心肝五脏，供养在灵前；胳膊一刀便割下那妇人头来，血流满地。四家邻舍眼都定了，只掩了脸，看他忒凶，又不敢劝，只得随顺他。

武松叫土兵去楼上取下一床被来把妇人头包了，揩了刀，插在鞘里；洗了手，唱个喏，道：“有劳高邻，甚是休怪。且请众位楼上少坐，待武二便来。”四家邻舍都面面相看，不敢不依他，只得都上楼

去坐了。武松分付土兵，也教押了王婆上楼去。关了楼门，着两个土兵在楼下看守。

武松包了妇人那颗头，一直奔西门庆生药铺前来，看着主管，唱个喏，问道：“大官人在麼？”主管道：“却才出去。”武松道：“借一步闲说一句。”那主管也有些认得武松，不敢不出来。武松一引引到侧首僻静巷内，蓦然翻过脸来道：“你要死却是要活？”主管慌道：“都头在上，小人又不曾伤犯了都……”武松道：“你要死，休说西门庆去向！你若要活，实对我说西门庆在那里！”主管道：“却才和……和一个相识……去……去狮子桥下大酒楼上吃……”武松听了，转身便走。那主管惊得半晌移脚不动，自去了。

且说武松迳奔到狮子桥下酒楼前，便问酒保道：“西门庆大郎和甚人吃酒？”酒保道：“和一个一般的财主在楼上街边阁儿里吃酒。”

武松一直撞到楼上，去阁子前张时，窗眼里见西门庆坐着主位，对面一个坐着客席，两个唱的粉头坐在两边。武松把那被包打开一抖，那颗人头血淋淋的滚出来。武松左手提了人头，右手拔出尖刀，挑开帘子，钻将入来，把那妇人头望西门庆脸上掼将来。西门庆认得是武松，吃了一惊，叫声“哎呀！”便跳起在凳子上去，一只脚踏上窗槛，要寻走路，见下面是街，跳不下去，心里正慌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；武松却用手略按一按，托地已跳在桌子上，把些盏儿碟儿都踢下来。两个唱的行院惊得走不动。那个财主官人慌了脚手，也倒了。西门庆见来得凶，便把手虚指一指，早飞起右脚来。武松只顾奔入去，见他脚起，略闪一闪，恰好那一脚正踢中武松右手，那口刀踢将起来，直落下街心里去了。

西门庆见踢去了刀，心里便不怕他，右手虚照一照，左手一拳，照着武松心窝里打来；却被武松略躲个过，就势里从胁下钻入来，左手带住头，连肩胛只一提，右手早□【音“昨”，字形左“提手”右“卒”，揪之意】住西门庆左脚，叫声“下去”，那西门庆，一者冤魂缠定，二乃天理难容，三来怎当武松神力，只见头在下，脚在上，倒撞落在街心里去了，跌得个“发昏章第十一”！街上两边人都吃了一惊。

武松伸手下凳子边提了淫妇的头，也钻出窗子外，涌身望下只一

跳，跳在当街上；先抢了那口刀在手里，看这西门庆已跌得半死，直挺挺在地下，只把眼来动。武松按住，只一刀，割下西门庆的头来；把两颗头相结在一处，提在手里；把着那口刀，一直奔回紫石街来；叫土兵开了门，将两颗人头供养在灵前；把那碗冷酒浇奠了，有洒泪道：“哥哥灵魂不远，早升天界！兄弟与你报仇，杀了奸夫和淫妇，今日就行烧化。”便叫土兵楼上请高邻下来，把那婆子押在前面。

武松拿着刀，提了两颗人头，再对四家邻舍道：“我又有一句话，对你们高邻说，须去不得！”那四家邻舍叉手拱立，尽道：“都头但说，我众人一听尊命。”武松说出这几句话来，有分教景阳冈好汉，屈做囚徒；阳谷县都头，变作行者。毕竟武松说出甚话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六回 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

话说当下武松对四家邻舍道：“小人因与哥哥报仇雪恨，犯罪正当其理，虽死而不怨；却才甚是惊吓得高邻。小人此一去，存亡未保，死活不知。我哥哥灵床子就今烧化了。家中但有些一应物件，望烦四位高邻与小人变卖些钱来，作随衙用度之资，听候使用。今去县里首告，休要管小人罪犯轻重，只替小人从实证一证。”随即取灵牌和纸钱烧化了；楼上有两个箱笼，取下来，打开看了，付与四邻收贮变卖；却押那婆子，提了两颗人头，迳投县里来。

此时哄动了一个阳谷县，街上看的人不计其数。知县听得人来报了，先自骇然，随即升厅。武松押那王婆在厅前跪下，行凶刀子和两颗人头放在阶下。武松跪在左边，婆子跪在中间，四家邻舍跪在右边。武松怀中取出胡正卿写的口词，从头至尾告说一遍。知县叫那令史先问了王婆口词，一般供说，四家邻舍指证明白；又唤过何九叔、郓哥，都取了明白供状，唤当该件作行人，委吏一员，把这一干人押到紫石街简验了妇人身尸，狮子桥下酒楼前简验了西门庆身尸，明白填写尸单格目，回到县里，呈堂立案。知县叫取长枷且把武松同这婆子枷了，收在监内；一干平人寄监在门房里。

且说县官念武松是个义气烈汉，又想他上京去了这一遭，一心要

周全他；又寻思他的好处，便唤该吏商议道：“念武松那厮是个有义的汉子，把这人们招状从新做过，改作‘武松因祭献亡兄武大，有嫂不容祭祀，因而相争，妇人将灵床推倒；救护亡兄神主，与嫂斗殴，一时杀死。次後西门庆因与本妇通奸，前来强护，因而斗殴；互相不伏，扭打至狮子桥边，以致斗杀身死。’”读款状与武松听了，写一道申解公文，将这一干人犯解本管东平府申请发落。

这阳谷县虽是个小县分，倒有仗义的人：有那上户之家都资助武松银两；也有送酒食钱米与武松的。武松到下处将行李寄顿土兵收了；将了十二三两银子与了郓哥的老爹。武松管下的土兵大半相送酒肉不迭。

当下县吏领了公文，抱着文卷并何九叔的银子、骨殖、招词、刀仗，带了一干人犯，上路望东平府来。众人到得府前，看的人哄动了衙门口。

且说府尹陈文昭听得报来，随即升厅。那陈府尹是个聪察的官，已知这件事了；便叫押过这一干人犯，就当厅先把阳谷县申文看了；又把各人供状招款看过，将这一干人一一审录一遍；把赃物并行凶刀仗封了，发与库子收领上库；将武松的长枷换了一面轻罪枷了，下在牢里；把这婆子换一面重囚枷钉了，禁在提事司监死囚牢里收了；唤过县吏领了回文，发落何九叔、郓哥、四家邻舍：“这六人且带回县去，宁家听候。本主西门庆妻子留在本府羁管听候。等朝廷明降，方始细断。”

那何九叔、郓哥、四家邻舍，县吏领了，自回本县去了。武松下在牢里，自有几个土兵送饭。

且说陈府尹哀怜武松是个仗义的烈汉，时常差人看觑他；因此节级牢子都不要他一文钱，倒把酒食与他吃。陈府尹把这招稿卷宗都改得轻了，申去省院详审议罪；却使心腹人赍了一封紧要密书星夜投京师来替他干办。那刑部官有和陈文昭好的，把这件事直禀过了省院官，议下罪犯：“据王婆生情造意，哄诱通奸，唆使本妇下药毒死亲夫；又令本妇赶逐武松不容祭祀亲兄，以致杀死人命，唆令男女故失人伦，拟合凌迟处死。据武松虽系报兄之仇，斗杀西门庆奸夫人命，亦则自首，难以释免，脊仗四十，刺配二千里外。奸夫淫妇虽该重罪，已死

勿论。其馀一千人犯释放宁家。文书到日，即便施行。”

东平府尹陈文昭看了来文，随即行移，拘到何九叔、郓哥并四家邻舍和西门庆妻小，一千人等都到厅前听断。牢中取出武松，读了朝廷明降，开了长枷，脊仗四十一——上下公人都看觑他，止有五七下着肉。——取一面七斤半铁叶团头护身枷，钉了，脸上免不得刺了两行“金印”，迭配孟州牢城。其馀一千众人，省谕发落，各放宁家。大牢里取出王婆，当厅听命。读了朝廷明降，写了犯由牌，画了伏状，便把这婆子推上木驴，四道长钉，三条绑索，东平府尹判了一个字：“剐！”上坐，下抬；破鼓响，碎锣鸣；犯由前引，混棍後催；两把尖刀举，一朵纸花摇；带去东平府市心里吃了一剐。

话里只说武松带上行枷，看剐了王婆，有那原旧的上邻姚二郎将变卖家私什物的银两交付与武松收受，作别自回去了，当厅押了文帖，着两个防送公人领了，解赴孟州交割。府尹发落已了。

只说武松与两个防送公人上路，有那原跟的士兵付与了行李，亦回本县去了。武松自和两个公人离了东平府，迤迤取路投孟州来。那两个公人知道武松是个好汉，一路只是小心伏侍他，不敢轻慢他些个。武松见他两个小心，也不和他计较；包裹里有的是金银，但过村坊铺店，便买酒买肉和他两个公人吃。

话休絮繁。武松自从三月初头杀了人，坐了两个月监房，如今来到孟州路上，正是六月前後，炎炎火日当天，烁石流金之际，只得赶早凉而行。约莫也行了二十馀日，来到一条大路，三个人已到岭上，却是巳牌时分。武松道：“你们且休坐了，赶下岭去，寻些酒肉吃。”两个公人道：“也说得是。”

三个人奔过岭来，只一望时，见远远地土坡下约有数间草房，傍着溪边柳树上挑出个酒帘儿。武松见了，指道：“那里不有个酒店！”

三个人奔下岭来，山冈边见个樵夫挑一担柴过去。武松叫道：“汉子，借问这里叫做甚么去处？”樵夫道：“这岭是孟州道。岭前面大树林边便是有名的十字坡。”

武松问了，自和两个公人一直奔到十字坡边看时，为头一株大树，四五个人抱不交，上面都是枯藤缠着。看看抹过大树边，早望见一个酒店，门前窗槛边坐着一个妇人：露出绿纱衫儿来，头上黄烘烘的插

着一头钗环，鬓边插着些野花。见武松同两个公人来到门前，那妇人便走起身来迎接，——下面系一条鲜红生绢裙，搽一脸胭脂铅粉，敞开胸脯，露出桃红纱主腰，上面一色金纽。——说道：“客官，歇脚了去。本家有好酒、好肉。要点心时，好大馒头！”

两个公人和武松入到里面，一副柏木桌凳座头上，两个公人倚了棍棒，解下那缠袋，上下肩坐了。武松先把脊背上包裹解下来放在桌子上，解了腰间搭膊，脱下布衫。两个公人道：“这里又没人看见，我们担些利害，且与你除了这枷，快活吃两碗酒。”便与武松揭了封皮，除下枷来，放在桌子底下，都脱了上半截衣裳，搭在一边窗槛上。

只见那妇人笑容可掬道：“客官，打多少酒？”武松道：“不要问多少，只顾烫来。肉便切三五斤来。一发算钱还你。”那妇人道：“也有好大馒头。”武松道：“也把三二十个来做点心。”那妇人嘻嘻地笑着入里面托出一大桶酒来，放下三只大碗，三双箸，切出两盘肉来，一连筛了四五巡酒，去灶上取一笼馒头来放在桌子上。两个公人拿起来便吃。武松取一个拍开看了，叫道：“酒家，这馒头是人肉的，是狗肉的？”那妇人嘻嘻笑道：“客官，休要取笑。清平世界，荡荡乾坤，那里有人肉的馒头，狗肉的滋味。我家馒头积祖是黄牛的。”武松道：“我从来走江湖上，多听得人说道：

大树十字坡，客人谁敢那里过？

肥的切做馒头馅，瘦的却把去填河！”

那妇人道：“客官，那得这话？这是你自捏出来的。”武松道：“我见这馒头馅内有几根毛——一像人小便处的毛一般，以此疑忌。”武松又问道：“娘子，你家丈夫却怎地不见？”那妇人道：“我的丈夫出外做客未回。”武松道：“恁地时，你独自一个须冷落？”那妇人笑着寻思道：“这贼配军却不是作死！倒来戏弄老娘，正是‘灯蛾扑火，惹焰烧身，’不是我来寻你。我且先对付那厮！”这妇人便道：“客官，休要取笑；再吃几碗了，去後面树下乘凉。要歇，便在我家安歇不妨。”

武松听了这话，自家肚里寻思道：“这妇人不怀好意了，你看我且先耍他！”武松又道：“大娘子，你家这酒好生淡薄，别有甚好酒，请我们吃几碗。”那妇人道：“有些十分香美的好酒，只是浑些。”武松道：“最好，越浑越好。”那妇人心里暗笑，便去里面托出一铤浑色

酒来。

武松看了道：“这个正是好生酒，只宜热吃最好。”那妇人道：“还是这位客官省得。我烫来你尝看。”妇人自笑道：“这个贼配军正是该死！倒要热吃！这药却是发作得快！那厮便是我手里行货！”烫得热了，把将过来筛作三碗，笑道：“客官，试尝这酒。”两个公人那里忍得饥渴，只顾拿起来吃了。

武松便道：“娘子，我从来吃不得寡酒，你再切些肉来与我过口。”张得那妇人转身入去，却把这酒泼在僻暗处，只虚把舌头来咂，道：“好酒！还是这个酒冲得人动！”

那妇人那曾去切肉；只虚转一遭，便出来拍手叫道：“倒也！倒也！”那两个公人只见天旋地转，噤了口，望後扑地便倒。武松也双眼紧闭，扑地仰倒在凳边。只听得笑道：“着了，由你奸似鬼，吃了老娘的洗脚水！”便叫：“小二，小三，快出来！”只听得飞奔出两个蠢汉来。听他先把两个公人先扛了进去，这妇人便来桌上提那包裹并公人的缠袋。想是捏一捏，约莫里面已是金银，只听得他大笑道：“今日得这三个行货倒有好两日馒头卖，又得这若干东西！”听得把包裹缠袋提入进去了，随听他出来看这两个汉子扛抬武松，那里扛得动，直挺挺在地下，却似有千百斤重的。只听得妇人喝道：“你这鸟男女只会吃饭吃酒，全没些用，直要老娘亲自动手！这个鸟大汉却也会戏弄老娘！这等肥胖，好做黄牛肉卖。那两个瘦蛮子只好做水牛肉卖。扛进去先开剥这厮用！”听他一头说，一头想是脱那绿纱衫儿，解了红绢裙子，赤膊着，便来把武松轻轻提将起来。

武松就势抱住那妇人，把两只手一拘拘将拢来，当胸前搂住；却把两只腿望那妇人下半截只一挟，压在妇人身上，只见他杀猪也似叫将起来。那两个汉子急待向前，被武松大喝一声，惊得呆了。

那妇人被按压在地上，只叫道：“好汉饶我！”那里敢挣扎。只见门前一人挑一担柴歇在门首。望见武松按倒那妇人在地上，那人大踏步跑将进来，叫道：“好汉息怒！且饶恕了，小人自有话说。”

武松跳将起来，把左脚踏住妇人，提着双拳，看那人时，头戴青纱凹面巾；身穿白布衫，下面腿□【字形左“角丝”右“并”】护膝，八搭麻鞋；腰系着缠袋；生得三拳骨叉脸儿，微有几根髭髯，年近三

十五六，看着武松，叉手不离方寸，说道：“愿闻好汉大名？”武松道：“我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！都头武松的便是！”那人道：“莫不是景阳冈打虎的武都头？”武松回道：“然也！”那人纳头便拜道：“闻名久矣，今日幸得拜识。”武松道：“你莫非是这妇人的丈夫？”那人道：“是小人的浑家。‘有眼不识泰山’；不知怎地触犯了都头？可看小人薄面，望乞恕罪！”武松慌忙放起妇人来，便问：“我看你夫妻两个也不是等闲的人，愿求姓名。”那人便叫妇人穿了衣裳，快近前来拜了武松。武松道：“却才冲撞，嫂嫂休怪。”那妇人便道：“有眼不识好人，一时不是，望伯伯恕罪。且请伯伯里面坐地。”

武松又问道：“你夫妻二位高姓大名？如何知我姓名？”那人道：“小人姓张，名青，原是此间光明寺种菜园子。为因一时争些小事，性起，把这光明寺僧行杀了，放把火烧做白地；后来也没对头，官司也不来问。小人只在此大树坡下剪径。忽一日，有个老儿挑担子过来，小人欺负他老，抢出去和他厮并，斗了二十馀合，被那老儿一匾担打翻。原来那老儿年纪小时专一剪径，因见小人手脚活便，带小人归去到城里，教了许多本事，又把这个女儿招赘小人做了女婿。城里怎地住得，只得依旧来此间盖些草屋，卖酒为生；实是只等客商过住，有那些入眼的，便把些蒙汗药与他吃了便死，将大块好肉切做黄牛肉卖，零碎小肉做馅子包馒头。小人每日也挑些去村里卖。如此度日。小人因好结识江湖上好汉，人都叫小人做菜园子张青。俺这浑家姓孙，全学得他父亲本事，人都唤他做母夜叉孙二娘。小人却才回来，听得浑家叫唤，谁想得遇都头！小人多曾分付浑家道：‘三等人不可坏他：第一是云游僧道，他不曾受用过分了，又是出家的人。……’则恁地，也争些儿坏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人：原是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帐前提辖，姓鲁，名达；为因三拳打死了一个镇关西，逃走上五台山落发为僧；因他脊梁上有花绣，江湖上都呼他做花和尚鲁智深；使一条浑铁禅杖，重六十来斤；也从这里经过。浑家见他生得肥胖，酒里下了些蒙汗药，扛入在作坊里。正要动手开剥，小人恰好归来，见他那条禅杖非俗，却慌忙把解药救起来，结拜为兄。打听他近日占了二龙山宝珠寺，和一个甚麽青面兽杨志霸在那方落草。小人几番收得他相招的书信，只是不能够去。……”

武松道：“这两个，我也在江湖上多闻他名。”张青道：“只可惜了一个头陀，长七八尺，一条大汉，也把来麻坏了！小人归得迟了些个，已把他卸下四足。如今只留得一个箍头的铁界尺，一领皂直裰，一张度牒在此。别的不打紧，有两件物最难得：一件是一百单八颗人顶骨做成的数珠，一件是两把雪花镔铁打成的戒刀。想这头陀也自杀人不少，直到如今，那刀要便半夜里啸响。小人只恨道不曾救得这个人，心里常常忆念他。‘第二是江湖上行院妓女之人，他们是冲州撞府，逢场作戏，陪了多少小心得来的钱物；若还结果了他，那厮们你我相传，去戏台上说得我等江湖上好汉不英雄。’又分付浑家：‘第三是各处犯罪流配的人，中间多有好汉在里头，切不可坏他。’不想浑家不依小人的言语，今日又冲撞了都头。幸喜小人归得早些。——却是如何起了这片心？”

母夜叉孙二娘道：“本是不肯下手；一者见伯伯包裹沉重，二乃怪伯伯说起风话，因此一时起意。”武松道：“我是斩头沥血的人，何肯戏弄良人。我见嫂嫂瞧得我包裹紧，先疑忌了，因此，特地说些风话，漏你下手。那碗酒，我已泼了，假做中毒。你果然来提我。一时拿住，甚是冲撞了，嫂嫂休怪。”

张青大笑起来，便请武松直到後面客席里坐定。武松道：“兄长，你且放出那两个公人则个。”张青便引武松到人肉作坊里；看时，见壁上绷着几张人皮，梁上吊着五七条人腿。见那两个公人，一颠一倒，挺着在剥人凳上。武松道：“大哥，你且救起他两个来。”张青道：“请问都头，今得何罪？配到何处去？”

武松把杀西门庆并嫂的缘由——说了一遍。张青夫妻两个欢喜不尽，便对武松说道：“小人有句话，未知都头如何？”武松道：“大哥，但说不妨。”

张青不慌不忙，对武松说出那几句话来，有分教武松大闹了孟州城，哄动了安平寨。直教打翻拽象拖牛汉，□【音“颠”，字形左“提手”右“颠”】倒擒龙捉虎人。毕竟张青对武松说出甚言语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七回 武松威震平安寨 施恩义夺快活林

话说当下张青对武松说道：“不是小人心歹；比及都头去牢城营里受苦，不若就这里把两个公人做翻，且只在小人家里过几时。若是都头肯去落草时，小人亲自送至二龙山宝珠寺与鲁智深相聚入夥。如何？”武松道：“最是兄长好心顾盼小弟。只是一件，武松平生只要打天下硬汉。这两个公人於我分上只是小心，一路上伏侍我来，我若害了他，天理也不容我。你若敬爱我时，便与我救起他两个来，不可害他。”张青道：“都头既然如此仗义，小人便救醒了。”

当下张青叫火家便从剥人凳上搀起两个公人来，孙二娘便去调一碗解药来。张青扯住耳朵灌将下去。没半个时辰，两个公人如梦中睡觉的一般，爬将起来，看了武松说道：“我们却如何醉在这里？这家恁麽好酒！我们又吃不多，便恁地醉了！记着他家，回来再问他买吃！”

武松笑将起来。张青、孙二娘也笑。两个公人正不知怎地。那两个火家自去宰杀鸡鹅，煮得熟了，整顿杯盘端坐。张青教摆在後面葡萄架下，放了桌凳坐头。张青便邀武松并两个公人到後园内。武松便让两个公人上面坐了，张青、武松在下面朝上坐了，孙二娘坐在横头，两个汉子轮番斟酒，来往搬摆盘馔。张青劝武松饮酒；至晚，取出那两口戒刀来，叫武松看了，果是镔铁打的，非一日之功。两个又说些江湖上好汉的勾当，却是杀人放火的事。

武松又说：“山东及时雨宋公明仗义疏财，如此豪杰，如今也为事逃在柴大官人庄上。”两个公人听得，惊得呆了，只是下拜。武松道：“难得你两个送我到这里了，终不成有害你之心。我等江湖上好汉们说话，你休要吃惊。我们并不肯害为善的人。你只顾吃酒，明日到孟州时，自有相谢。”当晚就张青家里歇了。

次日，武松要行，张青那里肯放，一连留住管待了三日。武松忽然感激张青夫妻两个。论年齿，张青却长武松九年，因此，张青便把武松结拜为弟。武松再辞了要行。张青又置酒送路，取出行李、包裹、缠袋，来交还了，又送十来两银子与武松，把二两碎银子赍发两个公人。武松就把这十两银子一发与了两个公人，再带上行枷，依旧贴了封皮。张青和孙二娘送出门前。武松忽然感激，只得洒泪别了，取

路投孟州来。

未及晌午，早来到城里。直至州衙，当厅投下了东平府文牒。州尹看了，收了武松，自押了回文与两个公人回去，不在话下。随即却把武松帖发本处牢城营来。

当日武松来到牢城营前，看见一座牌额，上书三个大字，写着道“平安寨”。公人带武松到单身房里，公人自去下文书，讨了收管，不必得说。

武松自到单身房里，早有十数个一般的囚徒来看武松，说道：“好汉，你新到这里，包裹里若有人情的书信并使用的银两，取在手头，少刻差拨到来，便可送与他，若吃杀威棒时，也打得轻。若没人情送与他时，端的狼狈。我和你是一般犯罪的人，特地报你知道。岂不闻‘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’？我们只怕你初来不省得，通你得知。”武松道：“感谢你们众位指教我。小人身边略有些东西。若是他好问我讨时，便送些与他；若是硬问我要时，一文也没！”众囚徒道：“好汉！休说这话！古人道：‘不怕官，只怕管；’‘在人矮檐下，怎敢不低头！’只是小心便好。”

话犹未了，只见一个道：“差拨官人来了！”众人都自散了。武松解了包裹坐在单身房里。只见那个人走将入来问道：“那个是新到囚徒？”武松道：“小人便是。”差拨道：“你也是安眉带眼的人，直须要我开口？说你是景阳冈打虎的好汉，阳谷县做都头，只道你晓事，如何这等不达时务！——你敢来我这里！猫儿也不吃你打了！”武松道：“你到来发话，指望老爷送人情与你？半文也没！我精拳头有一双相送！碎银有些，留了自买酒吃！看你怎地奈何我！没地里到把我发回阳谷县去不成！”

那差拨大怒去了。又有众囚徒走拢来说道：“好汉！你和他强了，少间苦也！他如今去，和管营相公说了，必然害你性命！”武松道：“不怕！随他怎么奈何我！文来文对！武来武对！”

正在那里说未了，只见三四个人来单身房里叫唤新到囚人武松。武松应道：“老爷在这里，又不走了，大呼小喝做甚么！”

那来的人把武松一带带到点视厅前。那管营相公正在厅上坐。五六个军汉押武松在当面。管营喝叫除了行枷，说道：“你那囚徒省得

太祖武德皇帝旧制：但凡初到配军，须打一百杀威棒。那兜拖的，背将起来！”武松道：“都不要你众人闹动；要打便打，也不要兜拖！我若是躲闪一棒的，不是打虎好汉！从先打过的都不算，从新再打起！我若叫一声便不是阳谷县为事的好男子！”——两边看的人都笑道：“这痴汉弄死！且看他如何熬！”——“要打便打毒些，不要人情棒儿，打我不快活！”两下众人都笑起来。

那军汉拿起棍来，吆呼一声，只见管营相公身边，立着一个人，六尺以上身材，二十四五年纪，白净面皮，三绺髭髯；额头上缚着白手帕，身上穿着一领青纱上盖，把一条白绢搭膊络着手。那人便去管营相公耳朵边略说了几句话。只见管营道：“新到囚徒武松，你路上途中曾害甚病来？”武松道：“我於路不曾害！酒也吃得！肉也吃得！饭也吃得！路也走得！”管营道：“这厮是途中得病到这里，我看他面皮才好，且寄下他这顿杀威棒。”两边行杖的军汉低低对武松道：“你快说病。这是相公将就你，你快只推曾害便了。”武松道：“不曾害！不曾害！打了倒乾淨！我不要留这一顿‘寄库棒’！寄下倒是钩肠债，几时得了！”两边看的人都笑。管营也笑道：“想你这汉子多管害热病了，不曾得汗，故出狂言。不要听他，且把去禁在单身房里。”

三四个军人引武松依前送在单身房里。众囚徒都来问道：“你莫不有甚好相识书信与管营麽？”武松道：“并不曾有。”众囚徒道：“若没时，寄下这顿棒，不是好意，晚间必然来结果你。”武松道：“还是怎地来结果我？”众囚徒道：“他到晚把两碗乾黄仓米饭来与你吃了，趁饱带你去土牢里，把索子捆翻，着藁荐卷了你，塞了你七窍，颠倒竖在壁边，不消半个更次便结果了你性命，这个唤做‘盆吊’。”武松道：“再有怎地安排我？”众人道：“再有一样，也是把你来捆了，却把一个布袋，盛一袋黄沙，将来压在你身上，也不消一个更次便是死的，这个唤‘土布袋’。”武松又问道：“还有甚麽法度害我？”众人道：“只是这两件怕人些，其余的也不打紧。”

众人说犹未了，只见一个军人托着一个盒子入来，问道：“那个是新配来的武都头？”武松答道：“我便是！有甚麽话说？”那人答道：“管营叫送点心在这里。”武松看时，一大碗酒，一盘肉，一盘子面，又是一大碗汁。武松寻思道：“敢是把这些点心与我吃了却来对

付我？……我且落得吃了，却再理会！”

武松把那瓠酒来一饮而尽；把肉和面都吃尽了。那人收拾家火回去了。武松坐在房里寻思，自己冷笑道：“看他怎地来对付我！”

看看天色晚来，只见头先那个人又顶一个盒子入来。武松问道：“你又来怎地？”那人道：“叫送晚饭在这里。”摆下几般菜蔬，又是一大瓠酒，一大盘煎肉，一碗鱼羹，一大碗饭。武松见了，暗暗自忖道：“吃了这顿饭食，必然来结果我。……且由他！便死也做个饱鬼！落得吃了，却再计较！”那人等武松吃了，收拾碗碟回去了。

不多时，那个人又和一个汉子两个来，一个提着浴桶，一个提一大桶汤，来看武松道：“请都头洗浴。”武松想道：“不要等我洗浴了来下手？……我也不怕他！且落得洗一洗！”

那两个汉子安排倾下汤，武松跳在浴桶里面洗了一回，随即送过浴裙手巾，教武松拭了，穿了衣裳。一个自把残汤倾了，提了浴桶去。一个便把藤簟纱帐将来挂起，铺了藤簟，放个凉枕，叫了安置，也回去了。

武松把门关上，拴了，自在里面思想道：“这个是甚麽意思？……随他便了！且看如何！”放倒头便自睡了。一夜无事。

天明起来，才开得房门，只见夜来那个人提着桶洗面水进来，教武松洗了面，又取漱口水漱了口；又带个篦头待诏来替武松篦了头，绾个髻子，裹了巾帨；又是一个人将个盒子入来，取出菜蔬下饭，一大碗肉汤，一大碗饭。武松想道：“由你走道儿！我且落得吃了！”

武松吃罢饭便是一盏茶，却才茶罢，只见送饭的那个人来请道：“这里不好安歇，请都头去那壁房里安歇，搬茶搬饭却便当。”武松道：“这番来了！我且跟他去看如何！……”一个便来收拾行李被卧；一个引着武松离了单身房里，来到前面一个去处，推开房门来，里面乾乾淨净的床帐，两边都是新安排的桌凳什物。武松来到房里看了存想道：“我只道送我入土牢里去，却如何来到这般去处？比单身房好生齐整！”

武松坐到日中，那个人又将一个提盒子入来，手里提着一注子酒。将到房中，打开看时，排下四般果子，一只熟鸡，又有许多蒸卷儿。那人便把熟鸡来撕了，将注子里好酒筛下请都头吃。武松心里忖道：

“毕竟是如何？……”到晚又是许多下饭；又请武松洗浴了乘凉、歇息。武松自思道：“众囚徒也是这般说，我也是这般想，却怎地这般请我？……”

到第三日，依前又是如此送饭送酒。武松那日早饭罢，行出寨里来闲走，只见一般的囚徒都在那里，担水的，劈柴的，做杂工的，却在晴日头里晒着。正是六月炎天，那里去躲这热。武松却背叉着手，问道：“你们却如何在这日头里做工？”众囚徒都笑起来，回说道：“好汉，你自不知，我们拨在这里做生活时便是人间天上了，如何敢指望嫌热坐地！还别有那没人情的，将去锁在大牢里，求生不得生，求死不得死，大铁链锁着，也要过哩！”

武松听罢，去天王堂前後转了一遭；见纸炉边一个青石墩，有个关眼，是缚竿脚的，好块大石。武松就石上坐了一会，便回房里来坐地了自存想，只见那个人又搬酒和肉来。

话休絮烦。武松自到那房里，住了数日，每日好酒好食搬来请武松吃，并不见害他的意。武松心里正委决不下。当日晌午，那人又搬将酒食来。武松忍耐不住，按定盒子，问那人道：“你是谁家伴当？怎地只顾将酒食来请我？”那人答道：“小人前日已禀都头说了，小人是管营相公家里体己人。”武松道：“我且问你，每日送的酒食正是谁教你将来请我？吃了怎地？”那人道：“是管营相公家里的小管营教送与都头吃。”武松道：“我是个囚徒，犯罪的人，又不曾有半点好处到管营相公处，他如何送东西与我吃？”那人道：“小人如何省得。小管营分付道，教小人且送半年三个月却说话。”武松道：“却又作怪！终不成将息得我肥胖了，却来结果我？——这个闷葫芦教我如何猜得破？这酒食不明，我如何吃得安稳？你只说与我，你那小管营是甚模样人，在那里曾和我相会，我便吃他的酒食。”那个人道：“便是前日都头初来时厅上立的那个白手帕包头、络着右手那人便是小管营。”武松道：“莫不是穿青纱上盖立在管营相公身边的那个人？”那人道：“正是。”武松道：“我待吃杀威棒时，敢是他说，救了我，是麼？”那人道：“正是。”武松道：“却又跷蹊！我自是清河县人氏，他自是孟州人，自来素不相识，如何这般看觑我？必有个缘故。我且问你，那小管营姓甚名谁？”那人道：“姓施，名恩。使得好拳棒。人都叫

他做金眼彪施恩。”

武松听了道：“想他必是个好男子。你且去请他出来，和我相见了，这酒食便可吃你的；你若不请他出来和我厮见时，我半点儿也不吃！”那人道：“小管营分付小人道：‘休要说知备细。’教小人待半年三个月方才说知相见。”武松道：“休要胡说！你只去请小管营出来和我相会了便罢。”那人害怕，那里肯去。武松焦躁起来，那人只得去里面说知。

多时，只见施恩从里面跑将出来看着武松便拜。武松慌忙答礼，说道：“小人是个治下的囚徒，自来未曾拜识尊颜，前日又蒙救了一顿大棒，今又蒙每日好酒好食相待，甚是不当。又没半点儿差遣。正是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。”施恩答道：“小弟久闻兄长大名，如雷灌耳；只恨云程阻隔，不能够相见。今日幸得兄长到此，正要拜识威颜，只恨无物款待，因此怀羞，不敢相见。”武松问道：“却才听得伴当所说，且教武松过半年三个月却有话说，正是小管营与小人说甚话？”施恩道：“村仆不省得事，脱口便对兄长说知道，却如何造次说得！”武松道：“管营恁地时却是秀才耍！倒教武松瘪破肚皮闷了，怎地过得？你且说正是要我怎地？”施恩道：“既是村仆说出了，小弟只得告诉：因为兄长是个大丈夫，真男子，有件事欲要相央，除是兄长便行得。只是兄长远路到此，气力有亏，未经完足，且请将息半年三五个月，待兄长气力完足，那时却待兄长说知备细。”

武松听了，呵呵大笑道：“管营听禀：我去年害了三个月疟疾，景阳冈上酒醉里打翻了一只大虫，也只三拳两脚便自打死了，何况今日！”施恩道：“而今且未可说。且等兄长再将养几时，待贵体完完备备，那时方敢告诉。”武松道：“只是道我没气力了？既是如此说时，我昨日看见天王堂前那块石墩约有多少斤重？”施恩道：“敢怕有三五百斤重。”武松道：“我且和你去看看，武松不知拔得动也不？”施恩道：“请吃罢酒了同去。”武松道：“且去了回来吃未迟。”

两个来到天王堂前，众囚徒见武松和小管营同来，都躬身唱喏。武松把石墩略摇一摇，大笑道：“小人真个娇惰了，那里拔得动！”施恩道：“三五百斤石头，如何轻视得他！”武松笑道：“小管营也信真个拿不起？你众人且躲开，看武松拿一拿。”

武松便把上半截衣裳脱下来拴在腰里；把那个石墩只一抱，轻轻地抱将起来；双手把石墩只一撇，扑地打下地里一尺来深。众囚徒见了，尽皆骇然。武松再把右手去地里一提，提将起来，望空只一掷，掷起去离地一丈来高；武松双手只一接，接来轻轻地放在原旧安处，回过身来，看着施恩并众囚徒，面上不红，心头不跳，口里不喘。施恩近前抱住武松便拜道：“兄长非凡人也！真天神！”众囚徒一齐都拜道：“真神人也。”

施恩便请武松到私宅堂上请坐了。武松道：“小管营今番须用说知有甚事使令我去。”施恩道：“且请少坐，待家尊出来相见了时，却得相烦告诉。”武松道：“你要教人干事，不要这等儿女相！恁地不是干事的人了！便是一刀一割的勾当，武松也替你去干！若是有些谄佞的，非为人也！”

那施恩叉手不离方寸，才说出这件事来。有分教武松显出那杀人的手段，重施这打虎的威风。正是：双拳起处云雷吼，飞脚来时风雨惊。毕竟施恩对武松说出甚事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八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蒋门神

话说当时施恩向前说道：“兄长请坐。待小弟备细告诉衷曲之事。”武松道：“小管营不要文文诌诌，只拣紧要的话直说来。”施恩道：“小弟自幼从江湖上师父学得些小枪棒在身，孟州一境起小弟一个诨名，叫做金眼彪。小弟此间东门外有一座市井，地名唤做快活林，但是山东、河北客商都来那里做买卖，有百十处大客店，三二十处赌坊、兑坊。往常时，小弟一者倚仗随身本事，二者捉着营里有八九十个弃命囚徒，去那里开着一个酒肉店，都分与众店家和赌钱兑坊里。但有过路妓女之人，到那里来时，先要来参见小弟，然後许他去趁食。那许多去处每朝每日都有闲钱，月终也有三二百两银子寻觅。如此赚钱。近来被这本营内张团练，新从东潞州来，带一个人到此。那厮姓蒋，名忠，有九尺来长身材；因此，江湖上起他一个诨名，叫做蒋门神。那厮不特长大，原来有一身好本事，使得好枪棒；拽拳飞脚，相扑为

最。自夸大言道：‘三年上泰岳争交，不曾有对；普天之下没我一般的了！’因此来夺小弟的道路。小弟不肯让他，吃那厮一顿拳脚打了，两个月起不得床。前日兄长来时，兀自包着头，兜着手，直到如今，疮痕未消。本待要起人去和他厮打，他却有张团练那一班儿正军，若是闹将起来，和营中先自折理。有这一点无穷之恨不能报得，久闻兄长是个大丈夫，怎地得兄长与小弟出得这口无穷之怨气，死而瞑目；只恐兄长远路辛苦，气未完，力未足，因此教养息半年三月，等贵体气完力足方请商议。不期村仆脱口先言说了，小弟当以实告。”

武松听罢，呵呵大笑；便问道：“那蒋门神还是几颗头，几条臂膊？”施恩道：“也只是一颗头，两条臂膊，如何有多！”武松笑道：“我只道他三头六臂，有哪吒的本事，我便怕他！原来只是一颗头，两条臂膊！既然没哪吒的模样，却如何怕他？”施恩道：“只是小弟力薄艺疏，便敌他不过。”武松道：“我却不是说嘴，凭着我胸中本事，平生只是打天下硬汉、不明道德的人！既是恁地说了，如今却在这里做甚麽？有酒时，拿了去路上吃。我如今便和你去。看我把这厮和大虫一般结果他！拳头重时打死了，我自偿命！”施恩道：“兄长少坐。待家尊出来相见了，当行即行，未敢造次。等明日先使人去那里探听一遭，若是本人在家时，後日便去；若是那厮不在家时，却再理会。空自去‘打草惊蛇’，倒吃他做了手脚，却是不好。”武松焦躁道：“小管营！你可知着他打了？原来不是男子汉做事！去便去！等甚麽今日明日！要去便走，怕他准备！”

正在那里劝不住，只见屏风背後转出老管营来叫道：“义士，老汉听你多时也。今日幸得相见义士一面，愚男如拨云见日一般。且请到後堂少叙片时。”

武松跟了到里面。老管营道：“义士，且请坐。”武松道：“小人是个囚徒，如何敢对相公坐地。”老管营道：“义士休如此说；愚男万幸，得遇足下，何故谦让？”

武松听罢，唱个无礼喏，相对便坐了。施恩却立在面前。武松道：“小管营如何却立地？”施恩道：“家尊在上相陪，兄长请自尊便。”武松道：“恁地时，小人却不自在。”老管营道：“既是义士如此，这里又无外人。”便叫施恩也坐了。

仆从搬出酒淆果品盘馔之类。老管营亲自与武松把盏，说道：“义士如此英雄，谁不钦敬。愚男原在快活林中做些买卖，非为贪财好利，实是壮观孟州，增添豪侠气象；不期今被蒋门神倚势豪强，公然夺了这个去处！非义士英雄，不能报仇雪恨。义士不弃愚男，满饮此杯，受愚男四拜，拜为兄长，以表恭敬之心。”武松答道：“小人有何才学，如何敢受小管营之礼。枉自折了武松的草料！”

当下饮过酒，施恩纳头便拜了四拜。武松连忙答礼，结为兄弟。当日武松欢喜饮酒。吃得大醉了，便叫人扶去房中安歇，不在话下。

次日，施恩父子商议道：“都头昨夜痛醉，必然中酒，今日如何敢叫他去；且推道使人探听来，其人不在家里，延挨一日，却再理会。”

当日施恩来见武松，说道：“今日且未可去；小弟已使人探知这厮不在家里。明日饭后却请兄长去。”武松道：“明日去时不打紧，今日又气我一日！”

早饭罢，吃了茶，施恩与武松去营前闲走了一遭；回到客房里，说些枪法，较量些拳棒。看看晌午，邀武松到家里，只具着数杯酒相待，下饭按酒，不记其数。

武松正要吃酒，见他把按酒添来相劝，心中不在意；吃了晌午饭，起身别了，回到客房里坐地。只见那两个仆人又来服侍武松洗浴。武松问道：“你家小管营今日如何只将肉食出来请我，却不多将些酒出来与我吃？是甚意故？”仆人答道：“不敢瞒都头说，今早老管营和小管营议论，今日本是要央都头去，怕都头夜来酒多，恐今日中酒，怕误了正事，因此不敢将酒出来。明日正要央都头去干正事。”武松道：“恁地时，道我醉了，误了你大事？”仆人道：“正是这般计较。”

当夜武松巴不得天明。早起来洗漱罢，头上裹了一顶万字头巾；身上穿了一领土色布衫，腰里系条红绢搭膊；下面腿□【字形左“角丝”右“并”】护膝八搭麻鞋；讨了一个小膏药贴了脸上“金印”。施恩早来请去家里吃早饭。

武松吃了茶饭罢，施恩便道：“後槽有马，备来骑去。”武松道：“我又不脚小，骑那马怎地？只要依我一件事。”施恩道：“哥哥但说不妨，小弟如何敢道不依。”武松道：“我和你出得城去，只要还我‘无三不过望’。”施恩道：“兄长，如何‘无三不过望’？小弟不省其意。”

武松笑道：“我说与你，你要打蒋门神时，出得城去，但遇着一个酒店便请我吃三碗酒，若无三碗时便不过望子去，这个唤做‘无三不过望’。”

施恩听了，想道：“这快活林离东门去有十四五里田地，算来卖酒的人家也有十二三家，若要每店吃三碗时，恰好有三十五六碗酒，才到得那里。——恐哥哥醉了，如何使得？”武松大笑，道：“你怕我醉了没本事？我却是没酒没本事！带一分酒便有一分本事！五分酒五分本事！我若吃了十分酒，这气力不知从何而来！若不是酒醉後了胆大，景阳冈上如何打得这只大虫？那时节，我须烂醉了好下手，又有力，又有势！”施恩道：“却不知哥哥是恁地。家下有的是好酒，只恐哥哥醉了失事，因此，夜来不敢将酒出来请哥哥深饮。既是哥哥酒後愈有本事时，恁地先教两个仆人自将了家里好酒，果品肴馔，去前路等候，却和哥哥慢慢地饮将去。”武松道：“恁麽却才中我意；去打蒋门神，教我也有些胆量。没酒时，如何使得手段出来！还你今朝打倒那厮，教众人大笑一场！”

施恩当时打点了，教两个仆人先挑食箩酒担，拿了些铜钱去了。老管营又暗暗地选拣了一二十条壮健大汉慢慢的随後來接应，都分付下了。

且说施恩和武松两个离了平安寨，出得孟州东门外来，行过得三五百步，只见官道傍边，早望见一座酒肆望子挑出在檐前，那两个挑食担的仆人已先在那里等候。施恩邀武松到里面坐下，仆人已先安下肴馔，将酒来筛。武松道：“不要小盏儿吃。大碗筛来。只斟三碗。”

仆人排下大碗，将酒便斟。武松也不谦让，连吃了三碗便起身。仆人慌忙收拾了器皿，奔前去了。武松笑道：“却才去肚里发一发！我们去休！”

两个便离了这座酒肆，出得店来。此时正是七月间天气，炎暑未消，金风乍起。两个解开衣襟，又行不得一里多路，来到一处，不村不郭，却早又望见一个酒旗儿，高挑出在树林里。来到林木丛中看时，却是一座卖村醪小酒店，施恩立住了脚，问道：“此间是个村醪酒店，也算一望麽？”武松道：“是酒望。须饮三碗。若是无三，不过去便了。”

两个入来坐下，仆人排了酒碗果品，武松连吃了三碗，便起身走。仆人急急收了家火什物，赶前去了。两个出得店门来，又行不到一二里，路上又见个酒店。武松入来，又吃了三碗便走。

话休絮繁。武松、施恩两个一处走着，但遇酒店便入去吃三碗。约莫也吃过十来处酒肆，施恩看武松时，不十分醉。

武松问施恩道：“此去快活林还有多少路？”施恩道：“没多了，只在前面。远远地望见那个林子便是。”武松道：“既是到了，你且在别处等我，我自去寻他。”施恩道：“这话最好。小弟自有安身去处。望兄长在意，切不可轻敌。”武松道：“这个却不妨，你只要叫仆人送我，前面再有酒店时，我还要吃。”施恩叫仆人仍旧送武松，施恩自去了。

武松又行不到三四里路，再吃过十来碗酒。此时已有午牌时分，天色正热，却有些微风。武松酒却涌上来，把布衫摊开；虽然带着五七分酒，却装做十分醉的，前颠后偃，东倒西歪，来到林子前，仆人用手指道：“只前头丁字路口便是蒋门神酒店。”武松道：“既是到了，你自去躲得远着。等我打倒了，你们却来。”

武松抢过林子背後，见一个金刚来大汉，披着一领白布衫，撒开一把交椅，拿着蝇拂子，坐在绿槐树下乘凉。武松假醉佯颠，斜着眼看了一看，心中自忖道：“这个大汉一定是蒋门神了。”直抢过去。又行不到三五十步，早见丁字路口一个大酒店，檐前立着望竿，上面挂着一个酒望子，写着四个大字，道：“河阳风月”。转过来看时，门前一带绿油栏杆，插着两把销金旗；每把上五个金字，写道：“醉里乾坤大，壶中日月长”。一壁厢肉案、砧头、操刀的家生；一壁厢蒸作馒头烧柴的厨灶；去里面一字儿摆着三只大酒缸，半截埋在地里，缸里面各有大半缸酒；正中间装列着柜身子；里面坐着一个年纪小的妇人，正是蒋门神初来孟州新娶的妾，原是西瓦子里唱说诸般宫调的顶老。

武松看了，瞅着醉眼，迳奔入酒店里来，便去柜身相对一付座头上坐了；把双手按着桌子上，不转眼看那妇人。那妇人瞧见，回转头看了别处。武松看那店里时，也有五七个当撑的酒保。武松却敲着桌子，叫道：“卖酒的主人家在那里？”一个当头酒保来看着武松道：

“客人，要打多少酒？”武松道：“打两角酒。先把些来尝看。”那酒保去柜上叫那妇人舀两角酒下来，倾放桶里，烫一碗过来，道：“客人，尝酒。”

武松拿起来闻一闻，摇着头道：“不好！不好！换将来！”酒保见他醉了，将来柜上，道：“娘子，胡乱换些与他。”那妇人接来，倾了那酒，又舀些上等酒下来。酒保将去，又烫一碗过来。武松提起来咂一咂，道：“这酒也不好！快换来便饶你！”酒保忍气吞声，拿了酒去柜边，道：“娘子，胡乱再换些好的与他，休和他一般见识。这客人醉了，只要寻闹相似，便换些上好的与他罢。”那妇人又舀了一等上色的好酒来与酒保。酒保把桶儿放在面前，又烫一碗过来。

武松吃了道：“这酒略有些意思。”问道：“过卖，你那主人家姓甚麽？”酒保答道：“姓蒋。”武松道：“却如何不姓李？”那妇人听了道：“这厮那里吃醉了，来这里讨野火麽！”酒保道：“眼见得是个外乡蛮子，不省得了，在那里放屁！”武松问道：“你说甚麽？”酒保道：“我们自说话，客人，你休管，自吃酒。”武松道：“过卖：叫你柜上那妇人下来相伴我吃酒。”酒保喝道：“休胡说！这是主人家娘子！”武松道：“便是主人家娘子，待怎地？相伴我吃酒也不打紧！”那妇人大怒，便骂道：“杀才！该死的贼！”推开柜身子，却待奔出来。

武松早把土色布衫脱下，上半截揣在怀里，便把那桶酒只一泼，泼在地上，抢入柜身子里，却好接着那妇人；武松手硬，那里挣扎得，被武松一手接住腰胯，一手把冠儿捏作粉碎，揪住云髻，隔柜身子提将出来望浑酒缸里只一丢。听得扑哧的一声响，可怜这妇人正被直丢在大酒缸里。

武松托地从柜身前踏将出来。有几个当撑的酒保，手脚活些个的，都抢来奔武松。武松手到，轻轻地只一提，提一个过来，两手揪住，也望大酒缸里只一丢，□【音“充”，字形左“提手”右“春”，冲、撞之意】在里面；又一个酒保奔来，提着头只一掠，也丢在酒缸里；再有两个来的酒保，一拳，一脚，都被武松打倒了。先头三个人在三只酒缸里那里挣扎得起；後面两个人在酒地上爬不动。这几个火家捣子打得屁滚尿流，乖的走了一个。武松道：“那厮必然去报蒋门神来。我就接将去。大路上打倒他好看，教众人笑一笑。”

武松大踏步赶将出来。那个捣子迳奔去报了蒋门神。蒋门神见说，吃了一惊，踢翻了交椅，丢去蝇拂子，便钻将来。武松却好迎着，正在大阔路上撞见。蒋门神虽然长大，近因酒色所迷，淘虚了身子，先自吃了那一惊；奔将来，那步不曾停住；怎地及得武松虎一般似健的人，又有心来算他！蒋门神见了武松，心里先欺他醉，只顾赶将入来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；武松先把两个拳头去蒋门神脸上虚影一影，忽地转身便走。蒋门神大怒，抢将来，被武松一飞脚踢起，踢中蒋门神小腹上，双手按了，便蹲下去。武松一踹，踹将过来，那只右脚早踢起，直飞在蒋门神额角上，踢着正中，望後便倒。武松追入一步，踏住胸脯，提起这醋钵儿大小拳头，望蒋门神头上便打。原来说过的打蒋门神扑手，先把拳头虚影一影便转身，却先飞起左脚；踢中了便转过身来，再飞起右脚；这一扑有名，唤做“玉环步，鸳鸯脚”。——这是武松平生的真才实学，非同小可！打得蒋门神在地下叫饶。

武松喝道：“若要我饶你性命，只要依我三件事！”蒋门神在地下，叫道：“好汉饶我！休说三件，便是三百件，我也依得！”武松指定蒋门神，说出那三件事来，有分教改头换面来寻主，剪发齐眉去杀人。毕竟武松说出那三件事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九回 施恩三入死囚牢 武松大闹飞云浦

话说当时武松踏住蒋门神在地下，道：“若要我饶你性命，只依我三件事，便罢！”蒋门神便道：“好汉但说。蒋忠都依。”武松道：“第一件，要你便离了快活林，将一应家火什物随即交还原主金眼彪施恩。谁教你强夺他的？”蒋门神慌忙应道：“依得！依得！”武松道：“第二件，我如今饶了你起来，你便去央请快活林为头为脑的英雄豪杰都来与施恩陪话。”蒋门神道：“小人也依得！”武松道：“第三件，你从今日交割还了，便要你离了这快活林，连夜回乡去，不许你在孟州住；在这里不回去时，我见一遍打你一遍，我见十遍打十遍！轻则打你半死，重则结果了你命！你依得麼？”蒋门神听了，要挣扎性命，连声应道：“依得！依得！蒋忠都依！”

武松就地下提起蒋门神来看时，早已脸青嘴肿，脖子歪在半边，额角头流出鲜血来。武松指着蒋门神，说道：“休言你这厮鸟蠢汉！景阳冈上那只大虫，也只三拳两脚，我兀自打死了！量你这个直得甚的！快交割还他！但迟了些个，再是一顿，便一发结果了你这厮！”蒋门神此时方才知是武松，只得喏喏连声告饶。正说之间，只见施恩早到，带领着三二十个悍勇军健，都来相帮；却见武松赢了蒋门神，不胜之喜，团团拥定武松。武松指着蒋门神，道：“本主已自在这里了，你一面便搬，一面快去请人来陪话！”蒋门神答道：“好汉，且请去店里坐地。”

武松带一行人都到店里看时，满地都是酒浆，入脚不得；那两个鸟男女正在缸里扶墙摸壁挣扎；那妇人方才从缸里爬得出来，头脸都吃磕破了，下半截淋淋漓漓都拖着酒浆；那几个火家酒保走得不见影了！

武松与众人入到店里坐下，喝道：“你等快收拾起身！”一面安排车子，收拾行李，先送那妇人去了；一面寻不着伤的酒保，去镇上请十数个为头的豪杰，都来店里替蒋门神与施恩陪话。尽把好酒开了，有的是按酒，都摆列了面，请众人坐地。武松叫施恩在蒋门神上首坐定。各人面前放只大碗，叫把酒只顾筛来。

酒至数碗，武松开话道：“众位高邻都在这里：我武松自从阳谷县杀了人配在这里，便听得人说道：‘快活林这座酒店原是小施管营造的屋宇等项买卖，被这蒋门神倚势豪强，公然夺了，白白地占了他的衣饭。’你众人休猜道是我的主人，我和他并无干涉。我从来只要打天下这等不明道德的人！我若路见不平，真乃拔刀相助，我便死也不怕！今日我本待把蒋家这厮一顿拳脚打死，就除了一害；我看你众高邻面上，权寄下这厮一条性命。我今晚便要他投外府去。若不离了此间，我再撞见时，景阳冈上大虫便是模样！”

众人才知道他是景阳冈上打虎的武都头，都起身替蒋门神陪话，道：“好汉息怒。教他便搬了去，奉还本主。”

那蒋门神吃他一吓，那里敢再做声。施恩便点了家火什物，交割了店肆。蒋门神羞惭满面，相谢了众人，自唤了一辆车儿，就装了行李，起身去了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武松邀众高邻直吃得尽醉方休。至晚，众人散了，武松一觉直睡到次日辰牌方醒。

却说施老管营听得儿子施恩重霸快活林酒店，自骑了马直来酒店里相谢武松，连日在店内饮酒作贺。快活林一境之人都知武松了得，那一个不来拜见武松。自此，重整店面，开张酒肆。老管营自回平安寨理事。

施恩使人打听蒋门神带了老小不知去向，这里只顾自做买卖，且不去理他，就留武松在店里居住。自此，施恩的买卖比往常加增三五分利息，各店里并各赌坊兑坊加利倍送闲钱来与施恩。施恩得武松争了这口气，把武松似爷娘一般敬重。施恩自从重霸得孟州道快活林，不在话下。

荏苒光阴，早过了一月之上。炎威渐退，玉露生凉；金风去暑，已及新秋。有话即长，无话即短。当日施恩在和武松在店里闲坐说话，论些拳棒枪法。只见店门前，两三个军汉，牵着一匹马，来店里寻问主人，道：“那个是打虎的武都头？”

施恩却认得是孟州守御兵马都监张蒙方衙内亲随人。施恩便向前问道：“你们寻武都头则甚？”那军汉说道：“奉都监相公钧旨，闻知武都头是个好男子，特地差我们将马来取他。相公有钧贴在此。”

施恩看了，寻思道：“这张都监是我父亲的上司官，属他调遣。今者，武松又是配来的囚徒，亦属他管下，只得教他去。”施恩便对武松道：“兄长，这几位郎中是张都监相公处差来取你。他既着人牵马来，哥哥心下如何？”

武松是个刚直的人，不知委曲，便道：“他既是取我，只得走一遭，看他有甚话说。”随即换了衣裳巾帻，带了个小伴当，上了马，一同众人投孟州城里来。到得张都监宅前，下了马，跟着那军汉直到厅前参见张都监。那张蒙方在厅上，见了武松来，大喜道：“教进前来相见。”

武松到厅下，拜了张都监，叉手立在侧边。张都监便对武松道：“我闻知你是个大丈夫，男子汉，英雄无敌，敢与人同死同生。我帐前现缺恁地一个人，不知你肯与我做亲随梯已人麼？”武松跪下，称谢道：“小人是个牢城营内囚徒；若蒙恩相抬举，小人当以执鞭随镫，

服侍恩相。”

张都监大喜，便叫取果盒酒出来。张都监亲自赐了酒，叫武松吃得大醉，就前厅廊下收拾一间耳房与武松安歇。次日，又差人去施恩处取了行李来，只在张都监家宿歇。早晚都监相公不住地唤武松进後堂与酒与食，放他穿房入户，把做亲人一般看待；又叫裁缝与武松彻里彻外做秋衣。武松见了，也自欢喜，心里寻思道：“难得这个都监相公一力要抬举我！自从到这里住了，寸步不离，又没工夫去快活林与施恩说话。……虽是他频频使人来相看我，多管是不能够入宅里来？……”

武松自从在张都监宅里，相公见爱，但是人有些公事来央浼他的，武松对都监相公说了，无有不依。外人俱送些金银、财帛、段匹……等件。武松买个柳藤箱子，把这送的东西都锁在里面，不在话下。

时光迅速，却早又是八月中秋。张都监向後堂深处鸳鸯楼下安排筵宴，庆赏中秋，叫唤武松到里面饮酒，武松见夫人宅眷都在席上，吃了一杯便待转身出来。张都监唤住武松，问道：“你那里去？”武松答道：“恩相在上：夫人宅眷在此饮宴，小人理合回避。”张都监大笑道：“差了；我敬你是个义士，特地请将你来一处饮酒，如自家一般，何故却要回避？”便教坐了。武松道：“小人是个囚徒，如何敢与恩相坐地。”张都监道：“义士，你如何见外？此间又无外人，便坐不妨。”

武松三回五次谦让告辞。张都监那里肯放，定要武松一处坐地。武松只得唱个无礼喏，远远地斜着身坐下。张都监着丫环养娘相劝，一杯两盏。

看看饮过五七杯酒，张都监叫抬上果桌饮酒，又进了一两套食；次说些闲话，问了些枪法。张都监道：“大丈夫饮酒，何用小杯！”叫：“取大银赏锺斟酒与义士吃。”连珠箭劝了武松几锺。

看看月明光彩照入东窗。武松吃得半醉，却都忘了礼数，只顾痛饮。张都监叫唤一个心爱的养娘，叫做玉兰，出来唱曲。张都监指着玉兰道：“这里别无外人，只有我心腹之人武都头在此。你可唱个中秋对月时景的曲儿，教我们听则个。”玉兰执着象板，向前各道个万福，顿开喉咙，唱一只东坡学士“中秋水调歌”。唱道是：

明月几时有！把酒问青天：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

只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？

高卷珠帘，低绮户，照无眠，不应有恨，何事常向别时圆？人有悲欢离

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！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！

这玉兰唱罢，放下象板，又各道了一个万福，立在一边。张都监又道：“玉兰，你可把一巡酒。”这玉兰应了，便拿了一副劝盘，丫环斟酒，先递了相公，次劝了夫人，第三个便劝武松饮酒。张都监叫斟满着。武松那里敢抬头，起身远远地接过酒来，唱了相公夫人两个大喏，拿起酒来一饮而尽，便还了盏子。

张都监指着玉兰对武松道：“此女颇有些聪明，不惟善知音律，亦且极能□【字形左“金”右“咸”】指。如你不嫌低微，数日之间，择了良时，将来与你做个妻室。”武松起身再拜，道：“量小人何者之人，怎敢望恩相宅眷为妻。枉自折武松的草料！”张都监笑道：“我既出了此言，必要与你。你休推故阻我，必不负约。”当时一连又饮了十数杯酒。约莫酒涌上来，恐怕失了礼节，便起身拜谢了相公夫人，出到前厅廊下房门前，开了门，觉道酒食在腹，未能便睡，去房里脱了衣裳，除了巾帨，拿条哨棒来，庭心里，月明下，使几回棒，打了几个轮头；仰面看天时，约莫三更时分。

武松进到房里，却待脱衣去睡，只听得後堂里一片声叫起有贼来。武松听得道：“都监相公如此爱我，他後堂内里有贼，我如何不去救护？”武松献勤，提了一条哨棒，迳抢入後堂里来。只见那个唱的玉兰慌慌张张走出来指道：“一个贼奔入後花园里去了！”

武松听得这话，提着哨棒，大踏步，直赶入花园里去寻时，一周遭不见；复翻身却奔出来，不提防黑影里撇出一条板凳，把武松一交绊翻，走出七八个军汉，叫一声“捉贼”，就地下，把武松一条麻索绑了。武松急叫道：“是我！”那众军汉那里容他分说。只见堂里灯烛荧煌，张都监坐在厅上，一片声叫道：“拿将来！”

众军汉把武松一步一棍打到厅前，武松叫道：“我不是贼，是武松！”张都监看了大怒，变了面皮，喝骂道：“你这个贼配军，本是贼

眉贼眼贼心贼肝的人！我倒抬举你一力成人，不曾亏负了你半点儿！却才教你一处吃酒，同席坐地，我指望要抬举与你个官，你如何却做这等的勾当？”武松大叫道：“相公，非干我事！我来捉贼，如何倒把我捉了做贼？武松是个顶天立地的好汉，不做这般的事！”张都监喝道：“你这厮休赖！且把他押去他房里，搜看有无赃物！”

众军汉把武松押着，迳到他房里，打开他那柳藤箱子看时，上面都是些衣服，下面却是些银酒器皿，约有一二百两赃物。武松见了，也自目瞪口呆，只叫得屈。众军汉把箱子抬出厅前，张都监看了，大骂道：“贼配军！如此无礼！赃物正在你箱子里搜出来，如何赖得过！常言道：‘众生好度人难度！’原来你这厮外貌像人，倒有这等禽心兽肝！既然赃证明白，没话说了！”——连夜便把赃物封了，且叫送去机密房里监收。——“天明却和这厮说话！”

武松大叫冤屈，那里肯容他分说。众军汉扛了赃物，将武松送到机密房里收管了。张都监连夜使人去对知府说了，押司孔目，上下都使用了钱。

次日天明，知府方才坐厅，左右缉捕观察把武松押至当厅，赃物都扛在厅上。张都监家心腹人赍着张都监被盗的文书呈上知府看了。那知府喝令左右把武松一索捆翻。牢子节级将一束问事狱具放在面前。武松却待开口分说，知府喝道：“这厮原是远流配军，如何不做贼！一定是一时见财起意！既是赃证明白，休听这厮胡说，只顾与我加力打！”那牢子狱卒拿起批头竹片，雨点的打下来。

武松情知不是话头，只得屈招做“本月十五日一时见本官衙内许多银酒器皿，因而起意，至夜乘势窃取入己。”与了招状。知府道：“这厮正是见财起意，不必说了！且取枷来钉了监下！”牢子将过长枷，把武松枷了，押下死囚牢里监禁了。

武松下到大牢里，寻思道：“叵耐张都监那厮安排这般圈套坑陷我！我若能够挣得性命出去时，却又理会！”牢子狱卒把武松押在大牢里，将他一双脚昼夜匣着；又把木□【字形以“木”旁替“钮”之“金”旁】钉住双手，那里容他些松宽。

话里却说施恩已有人报知此事，慌忙入城来和父亲商议。老管营道：“眼见得是张团练替蒋门神报仇，买嘱张都监，却设出这条计策

陷害武松。必然是他着人去上下都使了钱，受了人情贿赂，众人以此不由他分说。必然要害他性命。我如今寻思起来，他须不该死罪。只是买求两院押牢节级便好，可以存他性命。在外却又别作商议。”施恩道：“见今当牢节级姓康的，和孩儿最过得好。只得去求浼他如何？”老管营道：“他是为你吃官司，你不去救他，更待何时？”施恩将了一二百两银子，迳投康节级，却在牢未回。施恩教他家着人去牢里说知。

不多时，康节级归来，与施恩相见。施恩把上件事一一告诉了一遍。康节级答道：“不瞒兄长说，此一件事皆是张都监和张团练两个同姓结义做兄弟，见今蒋门神躲在张团练家里，却央张团练买嘱这张都监，商量设出这条计来。一应上下之人都是蒋门神用贿赂。我们都接了他钱。厅上知府一力与他作主，定要结果武松性命；只要当案一个叶孔目不肯，因此不敢害他。这人忠直仗义，不肯要害平人，以此，武松还不吃亏。今听施兄所说了，牢中之事尽是我自维持；如今便去宽他，今後不教他吃半点儿苦。你却快央人去，只嘱叶孔目，要求他早断出去，便可救得他性命。”

施恩取一百两银子与康节级，康节级那里肯受。再三推辞，方才收了。施恩相别出门来，迳回营里，又寻一个和叶孔目知契的人，送一百两银子与他，只求早早紧急决断。那叶孔目已知武松是个好汉，亦自有心周全他，已把那文案做得活着；只被这知府受了张都监贿赂，嘱他不要从轻；勘来武松窃取人财，又不得死罪，因此互相延挨，只要牢里谋他性命；今来又得了这一百两银子。亦知是屈陷武松，却把这文案都改得轻了，尽出豁了武松，只待限满决断。

次日，施恩安排了许多酒馔，甚是齐备，来央康节级引领，直进大牢里看视武松，见面送饭。此时武松已自得康节级看觑，将这刑禁都放宽了。施恩又取三二十两银子分□【音“标（去）”，字形左“单人”右“表”，散发之意】与众小牢子，取酒食叫武松吃了。施恩附耳低言道：“这场官司明明是都监替蒋门神报仇，陷害哥哥。你且宽心，不要忧念。我已央人和叶孔目说通了，甚有周全你的好意。且待限满断决你出去，却再理会。”此时武松得宽松了，已有越狱之心；听得施恩说罢，却放了那片心。施恩在牢里安慰了武松，归到营中。

过了两日，施恩再备些酒食钱财，又央康节级引领入牢里与武松说话；相见了，将酒食管待；又分□【字形左“单人”右“表”】了些零碎银子与众人做酒钱；回归家来，又央浼人上下去使用，催趲打点文书。

过得数日，施恩再备了酒肉，做了几件衣裳，再央康节级维持，相引将来牢里请众人吃酒，买求看觑武松；叫他更换了些衣服，吃了酒食。出入情熟，一连数日，施恩来了大牢里三次。却不提防被张团练家心腹人见了，回去报知。

那张团练便去对张都监说了其事。张都监却再使人送金帛来与知府，就说与此事。那知府是个赃官，接受了贿赂，便差人常常下牢里来闹看，但见闲人便拿问。

施恩得知了，那里敢再去看觑。武松却自得康节级和众牢子自照管他。施恩自此早晚只去得康节级家里讨信，得知长短，都不在话下。

看看前後将及两月，有这当案叶孔目一力主张，知府处早晚说开就里，那知府方才知张都监接受了蒋门神若干银子，通同张团练，设计排陷武松；自心里想道：“你倒赚了银两，教我与你害人！”因此，心都懒了，不来管看。捱到六十日限满，牢中取出武松，当厅开了枷。当案叶孔目读了招状，定拟下罪名，脊杖二十，刺配恩州牢城；原盗赃物给还本主。张都监只得着家人当官领了赃物。当厅把武松断了二十脊杖，刺了“金印”，取一面七巾半铁叶盘头枷钉了，押一纸公文，差两个健壮公人防送武松，限了时日要起身。

那两个公人领了牒文，押解了武松出孟州衙门便行。原来武松吃断棒之时，却得老管营使钱通了，叶孔目又看觑他，知府亦知他被陷害，不十分来打重，因此断得棒轻。武松忍着那口气，带上行枷，出得城来，两个公人监在後面。约行得一里多路，只见官道傍边酒店里钻出施恩来，看着武松道：“小弟在此专等。”

武松看施恩时，又包着头，络着手。武松问道：“我好几时不见你，如何又做恁地模样？”施恩答道：“实不相瞒哥哥说：小弟自从牢里三番相见之後，知府得知了，不时差人下来牢里点闹；那张都监又差人在牢门口左近两边巡着看；因此小弟不能够再进大牢里看望兄长，只到康节级家里讨信。半月之前，小弟正在快活林中店里，只见

蒋门神那厮又领着一夥军汉到来厮打。小弟被他痛打一顿，也要小弟央浼人陪话，却被他仍复夺了店面，依旧交还了许多家火什物。小弟在家将息未起，今日听得哥哥断配恩州，特有两件绵衣送与哥哥路上穿着，煮得两只熟鹅在此，请哥哥吃了两块去。”

施恩便邀两个公人，请他入酒肆。那两个公人那里肯进酒店里去，便发言发语道：“武松这厮，他是个贼汉！不争我们吃你的酒食，明日官府上须惹口舌。你若怕打，快走开去！”

施恩见不是话头，便取十来两银子送与他两个公人。那厮两个那里肯接，恼忿忿地只要催促武松上路。施恩讨两碗酒叫武松吃了，把一个包裹拴在武松腰里，把这两只熟鹅挂在武松行枷上。施恩附耳低言道：“包裹里有两件绵衣，一帕子散碎银子，路上好做盘缠；也有两双八搭麻鞋在里面。——只是要路上仔细提防，这两个贼男女不怀好意！”武松点头道：“不须分付，我已省得了。再着两个来也不惧他！你自回去将息。且请放心，我自有措置。”施恩拜辞了武松，哭着去了，不在话下。

武松和两个公人上路，行不到数里之上，两个公人悄悄地商议道：“不见那两个来？”武松听了，自暗暗地寻思，冷笑道：“没你娘鸟兴！那厮到来扑复老爷！”

武松右手却吃钉住在行枷上，左手却散着。武松就枷上取下那熟鹅来只顾自吃，也不睬那两个公人；又行了四五里路，再把这只熟鹅除来右手扯着，把左手撕来只顾自吃；行不过五里路，把这两只熟鹅都吃尽了。

约算离城也有八九里多路，只见前面路边先有两个人提着朴刀，各跨口腰刀，在那里等候，见了公人监押武松到来，便帮着做一路走。武松又见这两个公人与那两个提朴刀的挤眉弄眼，打些暗号。武松早睃见，自瞧了八分尴尬；只安在肚里，却且只做不见。又走不数里多路，只见前面来到一处，济济荡荡鱼浦，四面都是野港阔河。五个人行至浦边一条阔板桥，一座牌楼上，上有牌额，写着道“飞云浦”三字。

武松见了，假意问道：“这里地名唤做甚麽去处？”两个公人应道：“你又不眼瞎，须见桥边牌额上写道‘飞云浦’！”武松站住道：

“我要净手则个。”

那两个提朴刀的走近一步，却被武松叫声“下去！”一飞脚早踢中，翻筋斗踢下水去了。这一个急待转身，武松右脚早起，扑通地也踢下水里去。那两个公人慌了，望桥下便走。武松喝一声“那里去！”把枷只一扭，折作两半个，赶将下桥来。那两个先自惊倒了一个。武松奔上前去，望那一个走的後心上只一拳打翻，就水边捞起朴刀来，赶上去，搠上几朴刀，死在地下；却转身回来，把那个惊倒的也搠几刀。

这两个踢下水去的才挣得起，正待要走，武松追着，又砍倒一个；赶入一步，劈头揪住一个，喝道：“你这厮实说，我便饶你性命！”那人道：“小人两个是蒋门神徒弟。今被师父和张团练定计，使小人两个来相助防送公人，一处来害好汉。”武松道：“你师父蒋门神今在何处？”那人道：“小人临来时，和张团练都在张都监家里後堂鸳鸯楼上吃酒，专等小人回报。”武松道：“原来恁地！却饶你不得！”手起刀落，也把这人杀了；解下他腰刀来，拣好的带了一把；将两个尸首都擗在浦里；又怕那两个不死，提起朴刀，每人身上又搠了几刀，立在桥上看了一回，思量道：“虽然杀了这四个贼男女，不杀得张都监、张团练、蒋门神，如何出得这口恨气！”提着朴刀踌躇了半晌，一个念头，竟奔回孟州城里来。不因这番，有分教武松杀几个贪夫，出一口怨气。定教画堂深处尸横地，红烛光中血满楼。毕竟武松再回孟州城来，怎地结束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回 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武行者夜走蜈蚣岭

话说张都监听信这张团练说诱嘱托，替蒋门神报仇，要害武松性命，谁想四个人倒都被武松搠杀在飞云浦了。当时武松立於桥上寻思了半晌，踌躇起来，怨恨冲天：“不杀得张都监，如何出得这口恨气！”便去死尸身边解下腰刀，选好的取把来跨了，拣条好朴刀提着，再迳回孟州城里来。进得城中，早是黄昏时候，武松迳去张都监後花园墙外。却是一个马院。武松就在马院边伏着。听得那後槽却在衙里，

未曾出来。

正看之间，只见呀地角门开，後槽提着个灯笼出来，里面便关了角门。武松却躲在黑影里，听那更鼓时，早打一更四点。那後槽上了草料，挂起灯笼，铺开被卧，脱了衣裳，上床便睡。武松却来门边挨那门响。後槽喝道：“老爷方才睡，你要偷我衣裳也早些哩！”

武松把朴刀倚在门边，却掣出腰刀在手里，又呀呀地推门。那後槽那里忍得住，便从床上赤条条地跳将出来，拿了搅草棍，拔了门，却待开门，被武松就势推开去，抢入来，把这後槽劈头揪住。却待要叫，灯影下，见明晃晃地一把刀在手里，先自惊得八分软了，口里只叫得一声“饶命！”

武松道：“你认得我麼？”後槽听得声音方才知是武松；叫道：“哥哥，不干我事，你饶了我罢！”武松道：“你只实说，张都监如今在那里？”後槽道：“今日和张团练、蒋门神——他三个——吃了一日酒，如今兀自在鸳鸯楼上吃哩。”武松道：“这话是实麼？”後槽道：“小人说谎就害疔疮！”

武松道：“恁地却饶你不得！”手起一刀，把这後槽杀了。一脚踢开尸首，把刀插入鞘里。就灯影下去腰里解下施恩送来的绵衣，将出来，脱了身上旧衣裳，把那两件新衣穿了，拴缚得紧缚，把腰刀和鞘跨在腰里，却把後槽一床单被包了散碎银两入在缠袋里，却把来挂在门边，却将一扇门立在墙边，先去吹灭了灯火，却闪将出来，拿了朴刀，从门上一步步爬上墙来。

此时却有些月光明亮。武松从墙头上一跳却跳在墙里，便先来开了角门，掇过了门扇，复翻身入来，虚掩上角门，门都提过了。武松却望灯明处来看时，正是厨房里。只见两个丫环正在那汤罐边埋怨，说道：“服侍了一日，兀自不肯去睡，只是要茶吃！那两个客人也不识羞耻！□【音“床”，字形左“口”右“童”，大吃大喝之意】得这等醉了，也兀自不肯下楼去歇息，只说个不了！”

那两个女使正口里喃喃呐呐地怨怅，武松却倚了朴刀，掣出腰里那口带血刀来，把门一推，呀地推开门，抢入来，先把一个女使□【音“抓”，字形以“坐”替“髻”之“吉”】角儿揪住，一刀杀了。那一个却待要走，两只脚一似钉住了的，再要叫时，口里又似哑了的，端

的是惊得呆了。——休道是两个丫环，便是说话的见了也惊得口里半舌不展！武松手起一刀，也杀了，却把这两个尸首拖放灶前，灭了厨下灯火，趁着那窗外月光一步步挨入堂里来。

武松原在衙里出入的人，已都认得路数，迤逦到鸳鸯楼扶梯边来，捏脚捏手摸上楼来。此时亲随的人都伏事得厌烦，远远地躲去了。只听得那张都监、张团练、蒋门神三个说话。

武松在扶梯口听。只听得蒋门神口里称赞不了，只说：“亏了相公与小人报了冤仇！再当重重的报答恩相！”这张都监道：“不是看我兄弟张团练面上，谁肯干这等的事！你虽费用了些钱财，却也安排得那厮好！这早晚多是在那里下手，那厮敢是死了。只教在飞云浦结果他。待那四人明早回来，便见分晓。”张团练道：“这四个对付他一个有甚麽不了！——再有几个性命也没了！”蒋门神道：“小人也分付徒弟来，只教就那里下手结果了快来回报。”

武松听了，心头那把无名业火高三千丈，冲破了青天；右手持刀，左手揸开五指，抢入楼中。只见三五枝灯烛荧煌，一两处月光射入，楼上甚是明朗；面前酒器皆不曾收。蒋门神坐在交椅上，见是武松吃了一惊，把这心肝五脏都提在九霄云外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蒋门神急要挣扎时，武松早落一刀，劈脸剁着，和那交椅都砍翻了。武松便转身回过刀来。那张都监方才伸得脚动，被武松当时一刀，齐耳根连脖子砍着，扑地倒在楼板上。两个都在挣命。

这张团练终是个武官出身，虽然酒醉，还有些气力；见剁翻了两个，料道走不迭，便提起一把交椅轮将来。武松早接个住，就势只一推。休说张团练酒後，便清醒时也近不得武松神力！扑地望後便倒了。武松赶入去，一刀先割下头来。

蒋门神有力，挣得起来，武松左脚早起，翻筋斗踢一脚，按住也割了头；转身来，把张都监也割了头。见桌子上有酒有肉，武松拿起酒锺子一饮而尽；连吃了三四锺，便去死尸身上割下一片衣襟来，蘸着血，去白粉壁上大写八字道：“杀人者，打虎武松也！”把桌子上器皿踏扁了，揣几件在怀里。却待下楼，只听得楼下夫人声音叫道：“楼上官人们都醉了，快着两个上去搀扶。”

说犹未了，早有两个人上楼来。武松却闪在胡梯边看时，却是两个自家亲随人，——便是前日拿捉武松的。武松在黑处让他过去，却拦住去路。两个入进楼中，见三个尸首横在血泊里，惊得面面厮觑，做声不得，——正如：“分开八片阳顶骨，倾下半桶冰雪水。”——急待回身。武松随在背後，手起刀落，早剁翻了一个。那一个便跪下讨饶。武松道：“却饶你不得！”揪住也是一刀。杀得血溅画楼，尸横灯影！

武松道：“一不做，二不休！杀了一百个也只一死！”提了刀，下楼来。夫人问道：“楼上怎地大惊小怪？”武松抢到房前。夫人见条大汉入来，兀自问道：“是谁？”武松的刀早飞起，劈面门剁着，倒在房前声唤。武松按住，将去割头，刀切不入。武松心疑，就月光下看那刀时，已自都砍缺了。武松道：“可知割不下头来！”便抽身去厨房下拿取朴刀，丢了缺刀，翻身再入楼下来。只见灯明下前番那个唱曲儿的养娘玉兰引着两个小的，把灯照见夫人被杀在地下，方才叫得一声“苦也！”武松握着朴刀向玉兰心窝里搠着。两个小的亦被武松搠死。一朴刀一个结果了，走出中堂，把门拴了前门，又入来，寻着两三个妇女，也都搠死了在地下。

武松道：“我方才心满意足！走了罢休！”撇了刀鞘，提了朴刀，出到角门外，来马院里除下缠袋来；把怀里踏扁的银酒器都装在里面，拴在腰里；拽开脚步，倒提朴刀便走。到城边，寻思道：“若等门开，须吃拿了。不如连夜越城走。”便从城边踏上城来。这孟州城是个小去处，那土城喜不甚高。就女墙边望下，先把朴刀虚按一按，刀尖在上，棒梢向下，托地只一跳，把棒一拄，立在濠堑边。月明之下看水时，只有一二尺深。

此时正是十月半天气，各处水泉皆涸。武松就濠堑边脱了鞋袜，解下腿□【字形左“角丝”右“并”】护膝，抓扎起衣服，从这城濠里走过对岸；却想起施恩送来的包裹里有双八搭麻鞋，取出来穿在脚上；听城里更点时，已打四更三点。

武松道：“这口鸟气，今日方才出得松□【字形左“月”右“桑”】！‘梁园虽好，不是久恋之家’，只可撒开。”提了朴刀，投东小路便走。走了一五更，天色朦朦胧胧，尚未明亮。

武松一夜辛苦，身体困倦；棒疮发了又疼，那里熬得过。望见一座树林里，一个小小古庙，武松奔入里面，把朴刀倚了，解下包裹来做了枕头，扑翻身便睡。却待合眼，只见庙外边探入两把挠钩把武松搭住。两个人便抢入来将武松按定，一条绳绑了。那四个男女道：“这鸟汉子却肥！好送与大哥去！”

武松那里挣扎得脱，被这四个人夺了包裹朴刀，却似牵羊的一般，脚不点地，拖到村里来。

这四个男女於路上自言自说道：“看！这汉子一身血迹，却是那里来？莫不做贼着了手来？”武松只不做声，由他们自说。行不到三五里路，早到一所草屋内，把武松推将进去，侧首一个小门里面还点着碗灯。四个男女将武松剥了衣裳，绑在亭柱上。

武松看时，见灶边梁上挂着两条人腿。武松自肚里寻思道：“却撞在横死神手里，死得没了分晓！早知如此时，不若去孟州府里首告了，便吃一刀一剐，却也留得一个清名於世！”那四个男女提着那包裹，口里叫道：“大哥！大嫂！快起来！我们张得一头好行货在这里了！”只听得前面应道：“我来也！你们不要动手，我自来开剥。”

没一盏茶时，只见两个人入屋后来。武松看时，前面一个妇人，背後一个大汉。两个定睛看了武松，那妇人便道：“这个不是叔叔？”那大汉道：“果然是我兄弟！”

武松看时，那大汉不是别人，却正是菜园子张青，这妇人便是母夜叉孙二娘。这四个男女吃了一惊，便把索子解了，将衣服与武松穿了，头巾已自扯碎，且拿个毡笠子与他戴上。原来这张青十字坡店面作坊却有几处，所以武松不认得。

张青即便请出前面客席里。叙礼罢，张青大惊，连忙问道：“贤弟如何恁地模样？”武松答道：“一言难尽！自从与你相别之後，到得牢城营里，得蒙施管营儿子，唤做金眼彪施恩，一见如故，每日好酒好肉管顾我。为是他有一座酒肉店在城东快活林内，甚是趁钱，却被一个张团练带来的蒋门神那厮，倚势豪强，公然白白地夺了。施恩如此告诉。我却路见不平，醉打了蒋门神，复夺了快活林，施恩以此敬重我。後被张团练买嘱张都监，定了计谋，取我做亲随，设智陷害，替蒋门神报仇：八月十五日夜，只推有贼，赚我到里面，却把银酒器

血预先放在我箱笼内，拿我解送孟州府里，强扭做贼，打招了监在牢里。却得施恩上下使钱透了，不曾受害。又得当案叶孔目仗义疏财，不肯陷害平人；又得当牢一个康节级与施恩最好。两个一力维持，待限满脊杖，转配恩州。昨夜出得城来，叵耐张都监设计，教蒋门神使两个徒弟和防送公人相助，就路上要结果我。到得飞云浦僻静去处，正欲要动手，先被我两脚把两个徒弟踢下水里去。赶上这两个鸟公人，也是一朴刀一个搠死了，都撇在水里。思量这口气怎地出得？因此再回孟州城里去。一更四点，进去马院里，先杀一个养马的後槽；爬入墙内去，就厨房里杀了两个丫环；直上鸳鸯楼，把张都监、张团练、蒋门神三个都杀了；又砍了两个亲随；下楼来又把他老婆儿女养娘都戳死了。四更三点跳城出来，走了一五更路，一时困倦，棒疮发了又疼，因行不得，投一小庙里权歇一歇，却被这四个绑缚将来。”

那四个捣子便拜在地下道：“我们四个都是张大哥的火家。因为连日博钱输了，去林子里寻些买卖，却见哥哥从小路上来，身上淋淋漓漓都是血迹，却在土地庙里歇，我四个不知是甚人。早是张大哥这几时分付道，‘只要捉活的。’因此，我们只拿挠钩套索出去。不分付时，也坏了大哥性命。正是‘有眼不识泰山’！一时误犯着哥哥，恕罪则个！”

张青夫妇两个笑道：“我们因有挂心，这几时只要他们拿活的行货。他这四个如何省的我心里事。若是我这兄弟不困乏时，不说你这四个男女，更有四十个也近他不得！”

那四个捣子只顾磕头。武松唤起他来说道：“既然他们没钱去赌，我赏你些。”便把包裹打开，取十两碎银，把与四人将去分。那四个捣子拜谢武松。张青看了，也取三二两银子赏与他们，四个自去分了。

张青道：“贤弟不知我心。从你去後，我只怕你有些失支脱节，或早或晚回来，因此上分付这几个男女，但凡拿得行货，只要活的。那厮们慢仗些的趁活捉了，敌他不过的必致杀害，以此不教他们将刀仗出去，只与他挠钩套索。方才听得说，我便心疑，连忙分付等我自来看，谁想果是贤弟！”

孙二娘道：“只听得叔叔打了蒋门神，又是醉了赢他，那一个来往人不吃惊！有在快活林做买卖的客商常说到这里，却不知向後的事。

叔叔困倦，且请去客房里将息，却再理会。”

张青引武松去客房里睡了。两口儿自去厨下安排些佳肴美馔管待武松。不移时，整治齐备，专等武松起来相叙。

却说孟州城里张都监衙内也有躲得过的，直到五更才敢出来。众人叫起里面亲随，外面当直的军牢，都来看视。声张起来，街坊邻舍谁敢出来。捱到天明时分，却来孟州府里告状。

知府听说罢，大惊，火速差人下来简点了杀死人数，行凶人出没去处，填画了图像、格目，回府里禀复知府，道：“先从马院里入来，就杀了养马的後槽一人，有脱下旧衣二件。次到厨房里，灶下杀死两个丫环，厨门边遗下行凶缺刀一把。楼上杀死张都监一员并亲随二人。外有请到客官张团练与蒋门神二人。白粉壁上，衣襟蘸血大写八字道：‘杀人者，打虎武松也！’楼下搠死夫人一口。在外搠死玉兰一口，奶娘二口，儿女三口。——共计杀死男女一十五名，掳掠去金银酒器六件。”

知府看罢，便差人把住孟州四门，点起军兵并缉捕人员，城中坊厢里正，逐一排门搜捉凶人武松。

次日，飞云浦地保里正人等告称：“杀死四人在浦内，见有杀人血痕在飞云浦桥下，尸首皆在水中。”知府接了状子，当差本县县尉下来。一面着人打捞起四个尸首，都简验了。两个是本府公人，两个自有苦主，各备棺木盛殓了尸首，尽来告状，催促捉拿凶首偿命。城里闭门三日，家至户到，逐一挨察。五家一连，十家一保，那里不去搜寻。

知府押了文书，委官下该管地面，各乡、各保、各都、各村，尽要排家搜捉，缉捕凶首。写了武松乡贯、年甲、貌相、模样，画影图形，出三千贯信赏钱。如有人得知武松下落，赴州告报，随文给赏；如有人藏匿犯人在家宿食者，事发到官，与犯人同罪。遍行邻近州府一同缉捕。

且说武松在张青家里将息了三五日，打听得事务箴刺一般紧急，纷纷攘攘，有做公人出城来各乡村缉捕。张青知得，只得对武松说道：“二哥，不是我怕事不留你久住，如今官司搜捕得紧急，排门挨户，只恐明日有些疏失，必须怨恨我夫妻两个。我却寻个好安身去处与你，

——在先也曾对你说来，——只不知你心中肯去也不？”

武松道：“我这几日也曾寻思，想这事必然要发，如何在此安身得牢？止有一个哥哥，又被嫂嫂不仁害了。甫能来到这里，又被人如此陷害。祖家亲戚都没了！今日若得哥哥有这好去处叫武松去，我如何不肯去。——只不知是那里地面？”

张青道：“是青州管下一座二龙山宝珠寺。我哥哥鲁智深和甚麽青面好汉杨志在那里打家劫舍，霸着一方落草。青州官军捕盗，不敢正眼觑他。贤弟，只除那里去安身，方才免得；若投别处去，终久要吃拿了。他那里常常有书来取我入夥；我只为恋土难移，不曾去得。我写一封书备细说二哥的本事。於我面上，如何不着你入夥。”

武松道：“大哥，也说的是。我也有心，恨时辰未到，缘法不能凑巧。今日既是杀了人，事发了，没潜身处，此为罪妙。大哥，你便写书与我去，只今日便行。”

张青随即取幅纸，备细写了一封书，把与武松，安排酒食送路。只见母夜叉孙二娘指着张青道：“你如何便只这等叫叔叔去？前面定吃人捉了！”武松道：“嫂嫂，你且说我怎地去不得？如何便吃人捉了？”孙二娘道：“阿叔，如今官司遍处都有了文书，出三千贯信赏钱，画影图形，明写乡贯年甲，到处张挂。阿叔脸上见今明明地两行金印，走到前路，须赖不过。”张青道：“脸上贴了两个膏药便了。”孙二娘笑道：“天下只有你乖！你说这痴话！这个如何瞒得过做公的？我却有个道理，只怕叔叔依不得。”武松道：“我既要逃灾避难，如何依不得。”孙二娘大笑道：“我说出来，叔叔却不要嗔怪。”武松道：“嫂嫂说的定依。”

孙二娘道：“二年前，有个头陀打从这里过，吃我放翻了，把来做了几日馒头馅。却留得他一个铁界箍，一身衣服，一领皂布直裰，一条□【字形左“衣”右“集”】色短穗绦，一本度牒，一串一百单八颗人顶骨数珠，一个沙鱼皮鞘子插着两把雪花镔铁打成的戒刀。这刀时常半夜里鸣啸得响，叔叔前番也曾看见。今既要逃难，只除非把头发剪了做个行者，须遮得额上金印。又且得这本度牒做护身符；年甲貌相，又和叔叔相等；却不是前世前缘？叔叔便应了他的名字，前路去谁敢来盘问？这件事，好麽？”

张青拍手道：“二娘说得是！我倒忘了这一着！——二哥，你心里如何？”武松道：“这个也使得，只恐我不像出家人模样。”张青道：“我且与你扮一扮看。”

孙二娘去房中取出包裹来打开，将出许多衣裳，教武松里外穿了。武松自看道：“却一似我身上做的！”着了皂直裰，系了绦，把毡笠儿除下来，解开头发，摺叠起来，将界箍儿箍起，挂着数珠。张青孙二娘看了，两个喝采道：“却不是前生注定！”

武松讨面镜子照了，自哈哈大笑起来。张青道：“二哥，为何大笑？”武松道：“我照了自也好笑，不知何故做了行者。大哥，便与我剪了头发。”张青拿起剪刀替武松把前后头发都剪了。

武松见事务看看紧急，便收拾包裹，要行。张青又道：“二哥，你听我说。好像我要便宜，你把那张都监家里的酒器留下在这里，我换些零碎银两与你路上去做盘缠，万无一失。”武松道：“大哥见得分明。”尽把出来与了张青，换了一包散碎金银，都拴在缠袋内，系在腰里。

武松饱吃了一顿酒饭，拜辞了张青夫妻二人，腰里跨了这两口戒刀，当晚都收拾了。孙二娘取出这本度牒，就与他缝个锦袋盛了，教武松挂在贴肉胸前。

武松临行，张青又分付道：“二哥，於路小心在意，凡事不可托大。酒要少吃，休要与人争闹，也做些出家人行径。诸事不可躁性，省得被人看破了。如到了二龙山便可写封回信寄来。我夫妻两个在这里也不是长久之计，敢怕随后收拾家私，也来山上入夥。二哥，保重！保重！千万拜上鲁杨二头领！”武松辞了出门。插起双袖，摇摆着便行。张青夫妻看了，喝采道：“果然好个行者！”

当晚武行者离了大树十字坡便落路走。此时是十月间天气，日正短，转眼便晚了。约行不到五十里，早望见一座高岭。武行者趁着月明，一步步上岭来，料道只是初更天色。武行者立在岭头上看时，见月从东边上来，照得岭上草木光辉。

正看之间，只听得前面林子里有人笑声。武行者道：“又来作怪！这般一条静荡荡高岭，有甚麽人笑语！”走过林子那边去打一看，只见松树林中，傍山一座坟庵，约有十数间草屋，推开着两扇小窗，一

个先生搂着一个妇人在那窗前看月戏笑。

武行者看了，“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”“这是山间林下，出家人却做这等勾当！”便去腰里掣出那两口烂银也似戒刀来，在月光下看了，道：“刀却是好，到我手里不曾发市，且把这个鸟先生试刀！”手腕上悬了一把，再将这把插放鞘内，把两只直裰袖结起在背上，竟来到庵前敲门。那先生听得，便把後窗关上。武行者拿起块石头，便去打门。只见呀地侧首门开，走出一个道童来！喝道：“你是甚人！如何敢半夜三更，大惊小怪，敲门打户做甚麽！”武行者睁圆怪眼，大喝一声：“先把这鸟道童祭刀！”

说犹未了，手起处，铮地一声响，道童的头落在一边，倒在地上。只见庵里那个先生大叫道：“谁敢杀我道童！”托地跳将出来。那先生手轮着两口宝剑，竟奔武行者。武松大笑道：“我的本事不要箱儿里去取！正是挠着我的痒处！”便去鞘里再拔出那口戒刀，轮起双戒刀来迎那先生。两个就月明之下，一来一往，一去一回，四道寒光旋成一圈冷气。两个斗到十数合，只听得山岭傍边一声响亮，两个里倒了一个。但见寒光影里人头落，杀气丛中血雨喷。毕竟两个里厮杀倒了一个的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一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宋江

当时两个斗了十数合，那先生被武行者卖个破绽，让那先生两口剑砍将入来；被武行者转过身来，看得亲切，只一戒刀，那先生的头滚落在一边，尸首倒在石上。武行者大叫：“庵里婆娘出来！我不杀你，只问你个缘故！”只见庵里走出那个妇人来，倒地便拜。武行者道：“你休拜我；你且说这里叫甚麽去处，那先生却是你的甚麽人？”

那妇人哭着道：“奴是这岭下张太公家女儿。这庵是奴家祖上坟庵。这先生不知是那里人，来我家里投宿，言说善晓阴阳，能识风水。我家爹娘不合留他在庄上，因请他来这坟上观看地理，被他说诱，又留他住了几日，那厮一日见了奴家，便不肯去了；住了两三个月，把奴家爹娘哥嫂都害了性命，却把奴家强骗在此坟庵里住。这个道童

也是别处掳掠来的。这岭唤做蜈蚣岭。这先生见这条岭好风水，以此他便自号飞天蜈蚣王道人。”

武行者道：“你还有亲眷么？”那妇人道：“亲戚自有几家，都是庄农之人，谁敢和他争论！”武行者道：“这厮有些财帛么？”妇人道：“他也积蓄得一两百两金银。”武行者道：“有时，你快去收拾。我便要放火烧庵了！”那妇人问道：“师父，你要酒肉吃么？”武行者道：“有时将来请我。”那妇人道：“请师父进庵里去吃。”武行者道：“怕别有人暗算我么？”那妇人道：“奴有几颗头，敢赚得师父！”

武行者随那妇人入到庵里，见小窗边桌子上摆着酒肉。武行者讨大晚吃了一回。那妇人收拾得金银财帛已了，武行者便就里面放起火来。那妇人捧着一包金银献与武行者，武行者道：“我不要你的，你自将去养身。快走！快走！”那妇人拜谢了自下岭去。

武行者把那两个尸首都擗在火里烧了，插了戒刀，连夜自过岭来，迤迤取路望着青州地面来。又行了十数日，但遇村坊道店，市镇乡城，果然都有榜文张挂在彼处捕获武松。到处虽有榜文，武松已自做了行者，於路却没人盘诘他。

时遇十一月间，天色好生严寒。当日武行者一路上买酒肉吃，只是敌不过寒威。上得一条土冈，早望见前面有一座高山，生得十分险峻。武行者下土冈子来，走得三五里路，早见一个酒店，门前一道清溪，屋後都是颠石乱山。看那酒店时，却是个村落小酒肆。

武行者过得那土冈子来，迳奔入那村酒店里坐下，便叫道：“店主人家，先打两角酒来，肉便买些来吃。”店主人应道：“实不瞒师父说：酒却有些茅柴白酒，肉却多卖没了。”武行者道：“且把酒来挡寒。”

店主人便去打两角酒，大碗价筛来教武行者吃；将一碟熟菜与他过口。片时间，吃尽了两角酒，又叫再打两角酒来。店主人又打了两角酒，大碗筛来。武行者只顾吃。原来过冈子时，先有三五分酒了；一发吃过这四角酒，又被朔风一吹，酒却涌上。

武松却大呼小叫道：“主人家，你真个没东西卖，你便自家吃的肉食也回些与我吃了，一发还你银子！”店主人笑道：“也不曾见这个出家人，酒和肉只顾要吃，却那里去取？——师父，你也只好罢休！”武行者道：“我又不白吃你的！如何不卖与我？”店主人道：“我和你

说过只有这些白酒。那得别的東西賣！”

正在店里论口，只見外面走入一条大汉，引着三四个人入进店里。主人笑容可掬，迎接道：“二郎，請坐。”那汉道：“我分付你的，安排也未？”店主人答道：“鸡与肉都已煮熟了，只等二郎来。”那汉道：“我那青花瓮酒在那里？”店主人道：“在这里。”

那汉引了众人，便向武行者对席上头坐了，那同来的三四人却坐在肩下。店主人却捧出一樽青花瓮酒来，开了泥头，倾在一个大白盆里。武行者偷眼看时，却是一瓮灶下的好酒，风吹过一阵阵香味来。武行者不住闻得香味，喉咙痒将起来，恨不得钻过来抢吃。只見店主人又去厨下把盘子托出一对熟鸡、一大盘精肉来放在那汉面前，便摆了菜蔬，用杓子舀酒去烫。

武行者看自己面前只是一碟儿熟菜，不由的不气；正是“眼饱肚中饥”，酒又发作，恨不得一拳打碎了那桌子，大叫道：“主人家！你来！你这厮好欺负客人！”店主人连忙来问道：“师父，休要焦躁。要酒便好说。”武行者睁着双眼喝道：“你这厮好不晓道理！这青花瓮酒和鸡肉之类如何不卖与我？我也一般还你银子！”店主人道：“青花瓮酒和鸡肉都是那二郎家里自将来的，只借我店里坐地吃酒。”

武行者心中要吃，那里听他分说，一片声喝道：“放屁！放屁！”店主人道：“也不曾见你这个出家人恁地蛮法！”武行者喝道：“怎地是老爷蛮法？我白吃你的！”那店主人道：“我到不曾见出家人自称‘老爷’！”

武行者听了，跳起身来，叉开五指，望店主人脸上只一掌，把那店主人打个踉跄，直撞过那边去。那对席的大汉见了，大怒；看那店主人时，打得半边脸都肿了，半日挣扎不起。那大汉跳起身来，指定武松道：“你这个鸟头陀好不依本分，却怎地便动手动脚！却不道是‘出家人勿起嗔心’！”武行者道：“我自打他，干你甚事！”那大汉怒道：“我好意劝你，你这鸟头陀敢把言语伤我！”

武行者听得大怒，便把桌子推开，走出来，喝道：“你那厮说谁！”那大汉笑道：“你这鸟头陀要和我厮打，正是来太岁头上动土！”便点手叫道：“你这贼行者！出来！和你说话！”武行者喝道：“你道我怕你，不敢打你！”一抢抢到门边。那大汉便闪出门外去。武行者赶到

门外。那大汉见武松长壮，那里敢轻敌，便做个门户等着他。武行者抢入去，接住那汉手，那大汉却待用力跌武松，怎禁得他千百斤神力，就手一扯，扯入怀中，只一拨，拨将去，恰似放翻小孩子的一般，那里做得半分手脚。那三四个村汉看了，手颤脚麻，那里敢上前来。

武行者踏住那大汉，提起拳头来只打实落处，打了二三十拳，就地下提起来，望门外溪里只一丢。那三四个村汉叫声苦，不知高低，都下水去，把那大汉救上溪来，自搀扶着投南去了。这店主人吃了这一掌，打得麻了，动弹不得，自入屋後躲避去了。武行者道：“好呀！你们都去了，老爷吃酒了！”把个碗去白盆内舀那酒来只顾吃。桌子上那对鸡，一盘子肉，都未曾吃动。武行者且不用箸，双手扯来任意吃，没半个时辰，把这酒肉和鸡都吃个八分。

武行者醉饱了，把直裰袖结在背上，便出店门，沿溪而走。却被那北风卷将起来，武行者捉脚不住，一路上抢将来，离那酒店走不得四五里路，傍边土墙里走出一只黄狗，看着武松叫。武行者看时，一只大黄狗赶着吠。武行者大醉，正要寻事，恨那狗赶着他只管吠，便将左手鞘里掣一口戒刀来，大踏步赶。那黄狗绕着溪岸叫。

武行者一刀砍将去，却砍个空，使得力猛，头重脚轻，翻筋斗倒撞下溪里去，却起不来。黄狗便立定了叫。冬月天道，虽只有一二尺深浅的水，却寒冷得当不得，爬将起来，淋淋的一身水。却见那口戒刀浸在溪里，亮得耀人。便再蹲下去捞那刀时，扑地又落下去，再起不来，只在那溪水里滚。

岸上侧首墙边转出一夥人来。当先一个大汉，头戴毡笠子，身穿鹅黄□【音“住”，字形以“角丝”旁替“贮”之“贝”旁】丝衲袄，手里拿着一条哨棒，背後十数个人跟着，都拿木钯白棍。众人看见狗吠，指道：“这溪里的贼行者便是打了小哥哥的！如今小哥哥寻不见，大哥哥却又引了二三十个庄客自奔酒店里捉他去了，他却来到这里！”

说犹未了，只见远远地那个吃打的汉子换了一身衣服，手里提着一把朴刀，背後引着三二十个庄客，都拖枪拽棒，跟着那个大汉，吹风唢呐，来寻武松；赶到墙边，见了，指着武松，对那穿鹅黄袄子的大汉道：“这个贼头陀正是打兄弟的！”那个大汉道：“且捉这厮去庄里细细拷打！”

那汉喝声“下手！”三四十人一发上。可怜武松醉了，挣扎不得，急要爬起来，被众人一齐下手，横拖倒拽。捉上溪来，转过侧首墙边，一所大庄院，两下都是高墙粉壁，垂柳乔松，围绕着墙院。众人把武松推抢入去，剥了衣裳，夺了戒刀、包裹，揪过来绑在大柳树上，叫：“取一束藤条来细细的打那厮！”

却才打得三五下，只见庄里走出一个人来问道：“你兄弟两个又打甚麽人？”只见这两个大汉叉手道：“师父听禀：兄弟今日和邻庄三四个相识去前面小路店里吃三杯酒，叵耐这个贼行者到来寻闹，把兄弟痛打了一顿，又将来撻在水里，头脸都磕破了，险些冻死，却得相识救了回来。归家换了衣服，带了人再去寻他，那厮把我酒肉都吃了，却大醉，倒在门前溪里，因此，捉拿在这里细细的拷打。看起这贼头陀来也不是出家人，——脸上见刺着两个‘金印’，这贼却把头发披下来遮了。——必是个避罪在逃的囚徒。问出那厮根原，解送官司理论！”

这个吃打伤的大汉道：“问他做甚麽！这秃贼打得我一身伤损，不着一两个月将息不起，不如把这秃贼一顿打死了，一把火烧了他，才与我消得这口恨气！”说罢，拿起藤条，恰待又打。只见出来的那人说道：“贤弟，且休打，待我看他一看。这人也像是一个好汉。”

此时武行者心中略有些醒了，理会得，只把眼来闭了，由他打，只不做声。那个先去背上看了杖疮便道：“作怪！这模样想是决断不多时的疤痕。”转过面前，便将手把武松头发揪起来定睛看了，叫道：“这个不是我兄弟武二郎？”武行者方才闪开双眼，看了那人道：“你不是我哥哥？”那人喝道：“快与我解下来！这是我的兄弟！”

那穿鹅黄袄子的并吃打的尽皆吃惊；连忙问道：“这个行者如何却是师父的兄弟？”那人便道：“他便是我时常和你们说的那景阳冈上打虎的武松。我也不知他如今怎地做了行者。”

那弟兄两个听了，慌忙解下武松来，便讨几件乾衣服与他穿了，便扶入草堂里来。武松便要下拜。那个人惊喜相半，扶住武松，道：“兄弟酒还未醒，且坐一坐说话。”

武松见了那人，欢喜上来，酒早醒了五分，讨些汤水洗漱了，吃些醒酒之物，便来拜了那人，相叙旧话。

那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郓城县人氏，姓宋，名江，表字公明。武行者道：“只想哥哥在柴大官人庄上。却如何来在这里？兄弟莫不是和哥哥梦中相会麼？”宋江道：“我自从和你在柴大官人庄上分别之後，我却在那里住得半年。不知家中如何，恐父亲烦恼，先发付兄弟宋清归去。後却接得家中书说道：‘官司一事全得朱、雷二都头气力，已自家中无事，只要缉捕正身；因此，已动了个海捕文书各处追获。’这事已自慢了。却有这里孔太公屡次使人去庄上问信，後见宋清回家，说道宋江在柴大官人庄上，因此特地使人直来柴大官人庄上取我在这里。此间便是白虎山。这庄便是孔太公庄上。恰才和兄弟相打的便是孔太公小儿子；因他性急，好与人厮闹，到处叫他做独火星孔亮。这个穿鹅黄袄子的便是孔太公大儿子，人都叫他做毛头星孔明。因他两个好习枪棒，却是我点拨他些个，以此叫我做师父。我在此间住半年了。我如今正欲要上清风寨走一遭。这两日方欲起身。我在柴大官人庄上时，只听得人传说兄弟在景阳冈上打了大虫；又听知你在阳谷县做了都头；又闻斗杀了西门庆。向後不知你配到何处去。兄弟如何做了行者？”

武松答道：“小弟自从柴大官人庄上别了哥哥，去到得景阳冈上打了大虫，送去阳谷县，知县就抬举我做了都头。後因嫂嫂不仁，与西门庆通奸，药死了我先兄武大，被武松把两个都杀了，自首告到本县，转申东平府。後得陈府尹一力救济，断配孟州。”至十字坡，怎生遇见张青、孙二娘；到孟州；怎地会施恩，怎地打了蒋门神，如何杀了张都监一十五口，又逃在张青家，母夜叉孙二娘教我做了头陀行者的缘故；过蜈蚣岭，试刀杀了王道人；至村店吃酒，醉打了孔兄：把自家的事从头备细告诉了宋江一遍。

孔明孔亮两个听了大惊，扑翻身便拜。武松慌忙答礼道：“却才甚是冲撞，休怪，休怪。”孔明、孔亮道：“我弟兄两个‘有眼不识泰山’！万望恕罪！”武行者道：“既然二位相觑武松时，却是与我烘焙度牒书信并行李衣服；不可失落了那两口戒刀，这串数珠。”孔明道：“这个不须足下挂心。小弟已自着人收拾去了，整顿端正拜还。”武行者拜谢了。宋江请出孔太公，都相见了。孔太公置酒设席管待，不在话下。

当晚宋江邀武松同榻，叙说一年有馀的事，宋江心内喜悦。武松次日天明起来，都洗漱罢，出到中堂，相会吃饭。孔目自在那里相陪。孔亮捱着疼痛，也来管待。孔太公便叫杀羊宰猪，安排筵宴。是日，村中有几家街坊亲戚都来谒拜。又有几个门下人，亦来拜见。宋江见了大喜。

当日筵宴散了，宋江问武松道：“二哥今欲往何处安身？”武松道：“昨夜已对哥哥说了，菜园子张青写书与我，着兄弟投二龙山宝珠寺花和尚鲁智深那里入夥，他也随后便上山来。”宋江道：“也好。我不瞒你说，我家近日有书来，说道清风寨知寨小李广花荣，他知道我杀了阎婆惜，每每寄书来与我，千万教我去寨里住几时。此间又离清风寨不远，我这两日这待要起身去，因见天气阴晴不定，未曾起程。早晚要去那里走一遭，不若和你同往，如何？”武松道：“哥哥怕不是好情分，带携兄弟投那里去住几时；只是武松做下的罪犯至重，遇赦不宥，因此发心，只是投二龙山落草避难。亦且我又做了头陀，难以和哥哥同往，路上被人设疑，倘或有些决撒了，须连累了哥哥。——便是哥哥与兄弟同死同生，也须累及了花知寨不好。只是由兄弟投二龙山去了罢。天可怜见，异日不死，受了招安，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。”宋江道：“兄弟既有此心归顺朝廷，皇天必佑。若如此行，不敢苦劝，你只相陪我住几日了去。”

自此，两个在孔太公庄上。一住过了十日之上，宋江与武松要行，孔太公父子那里肯放，又留了三五日，宋江坚执要行，孔太公只得安排筵席送行。管待一日了，次日，将出新做的一套行者衣服，皂布直裰，并带来的度牒书信戒箍数珠戒刀金银之类交还武松；又各送银五十两，权为路费。宋江推却不受，孔太公父子只顾将来拴缚在包裹里。

宋江整顿了衣服器械，武松依前穿了行者的衣裳，带上铁戒箍，挂了人顶骨数珠，跨了两口戒刀，收拾了包裹，拴在腰里。宋江提了朴刀，悬口腰刀，带上毡笠子，辞别了孔太公。孔明、孔亮叫庄客背了行李，弟兄二人直送了二十馀里路，拜辞了宋江、武行者两个。宋江自把包裹背了，说道：“不须庄客远送我，我自和武兄弟去。”孔明、孔亮相别，自和庄客归家，不在话下。

只说宋江和武松两个在路上行着，於路说些闲话，走到晚，歇了

一宵，次日早起，打夥又行。两个吃罢饭，又走了四五十里，却来到一市镇上，地名唤做瑞龙镇，却是个三岔路口。宋江借问那里人道：“小人们欲投二龙山、清风镇上，不知从那条路去？”那镇上人答道：“这两处不是一条路去了：这里要投二龙山去，只是投西落路；若要投清风镇去，须用投东落路，过了清风山便是。”

宋江听了备细，便道：“兄弟我和你今日分手，就这里吃三杯相别。”武行者道：“我送哥哥一程了却回来。”宋江道：“不须如此；自古道：‘送君千里，终有一别。’兄弟，你只顾自己前程万里，早早的到了彼处。入夥之後，少戒酒性。如得朝廷招安，你便可擢掇鲁智深投降了，日後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，久後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，也不枉了为人一世。我自百无一能，虽有忠心，不能得进步。兄弟，你如此英雄，决定做得大事业，可以记心。听愚兄之言，图个日後相见。”

武行者听了，酒店上歇了数杯，还了酒钱。二人出得店来，行到市镇梢头，三岔路口，武行者下了四拜。宋江洒泪，不忍分别；又分付武松道：“兄弟，休忘了我的言语：少戒酒性。保重！保重！”武行者自投西去了。

看官牢记话头：武行者自来二龙山投鲁智深、杨志入夥了，不在话下。

第三十二回 宋江夜看小鳌山 花荣大闹清风寨

话说这清风山离青州不远，只隔得百里来路。这清风寨却在青州三岔路口，地名清风镇。因为这三岔路上通三处恶山，因此，特设这清风寨在这清风镇上。那里也有三五千人家，却离这清风山只有一站多路。当日三位头领自上山去了。只说宋公明独自一个，背着些包里，迤迤来到清风镇上，便借问花知寨住处。那镇上人答道：“这清风寨衙门在镇市中间。南边有个小寨，是文官刘知寨住宅；北边那个小寨正是武官花知寨住宅。”宋江听罢，谢了那人，便投北寨来。到得门首，见有几个把门军汉，问了姓名，入去通报。只见寨里走出那个少

年的军官来，拖住宋江，喝叫军汉接了包里、朴刀、腰刀，扶到正厅上，便请宋江当中凉 上坐了，纳头便拜四拜，起身道：“自从别了兄长之后，屈指又早五六年矣，常常念想。听得兄长杀了一个泼猱花，官司行文书各处追捕。小弟闻得，如坐针毡，连连写了十数封书，去贵庄问信，不知曾到也不？今日天赐，幸得哥哥到此，相见一面，大慰平生。”说罢又拜。宋江扶住道：“贤弟，休只顾讲礼。请坐了，听在下告诉。”花荣斜坐看。宋江把杀阎婆惜一事和投奔柴大官人并孔太公庄上遇见武松、清风山上被捉遇燕顺等事，细细地都说了一遍。花荣听罢，答道：“兄长如此多难，今日幸得仁兄到此。且住数年，却又理会。”宋江道：“若非兄弟宋清寄书来孔太公庄上时，在下也特地要来贤弟这里走一遭。”花荣便请宋江去后堂里坐，唤出浑家崔氏来拜伯伯。拜罢，花荣又叫妹子出来拜了哥哥。便请宋江更换衣裳鞋袜，香汤沐浴，在后堂安排筵席洗尘。当日筵宴上，宋江把救了刘知寨恭人的事，备细对花荣说了一遍。花荣听罢，皱了双眉，说道：“兄长，没来由救那妇人做甚么？正好教灭这厮的口。”宋江道：“却又作怪！我听得说是清风寨知寨的恭人，因此把做贤弟同僚面上，特地不顾王矮虎相怪，一力要救他下山。你却如何恁的说？”花荣道：“兄长不知：不是小弟说口，这清风寨是青州紧要去处，若还是小弟独自在这里守把时，远近强人怎敢把青州扰得粉碎。近日除将这个穷酸饿醋来做个正知寨：这厮又是文官，又不识字；自从到任，只把乡间些少上户诈骗；朝廷法度，无所不坏。小弟是个武官副知寨，每每被这厮呕气，恨不得杀了这滥污贼禽兽。兄长却如何救了这厮的妇人？打紧这婆娘极不贤，只是调拨他丈夫行不仁的事，残害良民，贪图贿赂。正好叫那贱人受些玷辱。兄长错救了这等不才的人。”宋江听，便劝道：“贤弟差矣！自古道：‘冤讎可解不可结’。他和你是同僚官，虽有些过失，你可隐恶而扬善。贤弟，休如此浅见。”花荣道：“兄长见得极明。来日公廨内见刘知寨时，与他说过救了他老小之事。”宋江道：“贤弟若如此，也显你的好处。”花荣夫妻几口儿，朝暮臻臻至至，献酒供食，伏侍宋江。当晚安排 帐在后堂轩下，请宋江安歇。次日，又备酒食筵宴款待。话休絮烦。宋江自到花荣寨里，了四五日酒。花荣手下有几个体己人，一日换一个，拨些碎银子在他身边，每日教相

陪宋江去清风镇街上观看市井喧哗；村落宫观寺院，闲走乐情。自那日为始，这体己人相陪着闲走，邀宋江去市井上闲玩。那清风镇上也有几座小勾栏并茶坊酒肆，自不必说得。当日宋江与这体己人在小勾栏里闲看了一回，又去近村寺院道家宫观游赏一回，请去市镇上酒肆中饮酒。临起身时，那体己人取银两还酒钱。宋江那里肯要他还钱，却自取碎银还了。宋江归来又不对花荣说。那个同去的人欢喜，又落得银子，又得身闲。自此，每日拨一个相陪，和宋江去闲走。每日又只是宋江使钱。自从到寨里，无一个不敬爱他的。宋江在花荣寨里住了将及一月有余，看看腊尽春回，又早元宵节近。且说这清风寨镇上居民商量放灯一事，准备庆赏元宵，科敛钱物，去土地大王庙前扎缚起一座小鳌山，上面结彩悬花，张挂五七百碗花灯。土地大王庙内，逞赛诸般社火。家家门前扎起灯棚，赛悬灯火。市镇上，诸行百艺都有。虽然比不得京师，只此也是人间天上。当下宋江在寨里和花荣饮酒，正值元宵。是日，晴明得好。花荣到巳牌前后，上马去公解内点起数百个军士，教晚间去市镇上弹压；又点差许多军汉，分头去四下里守把栅门。未牌时分，回寨来邀宋江点心。宋江对花荣说道：“听闻此间市镇上今晚点放花灯，我欲去看看。”花荣答道：“小弟本欲陪侍兄长，奈缘我职役在身，不能殷闲步同往。今夜兄长自与家间二三人去看灯，早早的便回；小弟在家专待家宴三杯，以庆佳节。”宋江道：“最好。”却早天色向晚，东边推出那轮明月。宋江和花荣家亲随体己人两三个跟随着缓步徐行。到这清风镇上看灯时，只见家家门前搭起灯棚，悬挂花灯：灯上画着许多故事，也有剪彩飞白牡丹花灯并芙蓉、荷花，异样灯火。四五个人手挽着，来到大王庙前，在鳌山前看了一回，迤迳投南走。不过五七百步，只见前面灯烛荧煌，一夥人围住在一个大墙院。门首热闹。锣声响处，众人喝采。宋江看时，却是一夥舞“鲍老”的。宋江矮矬，人背后看不见。那相陪的体己人却认得社火队里，便教分开众人，请宋江看。那跳“鲍老”的，身躯扭得村村势势的。宋江看了。呵呵大笑。只见这墙院里面却是刘知寨夫妻两口儿和几个婆娘在里面看。听得宋江笑声，那刘知寨的老婆于灯下却认得宋江，便指与丈夫道：“兀！那个笑的黑矮汉子，便是前日清风山抢掳下我的贼头。”刘知寨听了，一惊，便唤亲随六七八人，叫

捉那个笑的黑矮汉子，宋江听得，回身便走。走不过十余家，众军汉赶上，把宋江捉住，到寨里，用四条麻索绑了，押至厅前。那三个体己人见捉了宋江，自跑回来报与花荣知道。且说刘知寨坐在厅上，叫解过那来。众人把宋江簇拥在厅前跪下。刘知寨喝道：“你这厮是清风山打劫强贼，如何敢擅自来看灯！今被擒获，有何理说？”宋江告道：“小人自是郓城县客人张三，与花知寨是故友，来此间多日了，从不曾在清风山打劫。”刘知寨老婆却从屏风背后转将出来，喝道：“你这厮兀自赖哩！你记得教我叫你做‘大王’时？”宋江告道：“恭人差矣。那时小人不对恭人说来：‘小人自是郓城县客人，亦被掳掠在此间，不能彀下山去？’”刘知寨道：“你既是客人被掳劫在那里，今日如何能彀下山来，却到我这里看灯？”那妇人便说道：“你这厮在山上时，大刺刺的坐在中间交椅上，繇我叫大王，那里睬人！”宋江道：“恭人全不记我一力救你下山，如何今日倒把我强扭做贼？”那妇人听了，大怒，指着宋江骂道：“这等赖皮赖骨，不打如何肯招！”刘知寨道：“说得是。”喝叫：“取过批头来打那。”一连打了两料。打得宋江皮开肉绽，鲜血迸流。叫：“把铁锁锁了。明日合个囚车，把做‘郓城虎’张三解上州里去。”却说相陪宋江的体己人慌忙奔回来报知花荣。花荣听罢，大惊，连忙写书一封，差两个能干亲随人去刘知寨处取。亲随人了书，急忙到刘知寨门前。把门军士入去报覆：“花知寨差人在门前下书。”刘高叫唤至当厅。那亲随人将书呈上。刘高拆开封皮，读道：花荣拜上僚兄相公座前：所有薄亲刘丈，近日从济州来，因看灯火，误犯尊威，万乞情恕放免，自当造谢。草字不恭，烦乞察不宣。刘高看了，大怒，把书扯的粉碎，大骂道：“花荣这厮无礼！你是朝廷命官，如何却与强贼通同，也来瞒我。这贼已招是郓城县张三，你却如何写济州刘丈！俺须不是你侮弄的；你写他姓刘，是和我同姓，恁的我便放了他！”喝令左右把下书人推将出去。那亲随人被赶出寨门，急急归来，禀覆花荣知道，花荣听了，只叫得：“苦了哥哥！快备我的马来。”花荣披挂，拴束了弓箭，绰上马，带了三五十名军汉，都拖拽棒，直奔至刘高寨里来。把门军汉见了，那里敢拦当；见花荣头势不好，尽皆惊，都四散走了。花荣抢到厅前，下了马，手中拿着。那三五十人都摆在厅前。花荣口里叫道：“请刘知寨

说话。”刘高听得，惊得魂飞魄散；惧怕花荣是个武官，那里敢出来相见。花荣见刘高不出来，立了一回。喝叫左右去两边耳房里搜人。那三五十军汉一齐去搜时，早从廊下耳房里寻见宋江，被麻索高吊起在梁上，又使铁索锁着，两腿打得肉绽。几个军汉，便把绳索割断、铁锁打开，救出宋江。花荣便叫军士先送回家里去。花荣上了马，绰在手，口里发话道：“刘知寨！你便是个正知寨，待怎的，奈何了花荣！谁家没个亲眷！你却甚么意思？我的一个表兄，直拿在家里，强扭做贼，好欺负人！明日和你说话。”花荣带了众人，自回到寨里来看视宋江。却说刘知寨见花荣救了人去，急忙点起一二百人，也叫来花荣寨夺人。那一二百人内，新有两个教头。为首的教头虽然得了些刀，终不及花荣武艺；不敢不从刘高，只得引了众人奔花荣寨里来。把门军士入去报知花荣。此时天色未甚明亮，那二百来人拥在门首，谁敢先入去，都惧怕花荣了得。看看天大明了，却见两扇大门不关，只见花知寨在正厅上坐着，左手拿着弓，右手挽着箭。众人都拥在门前。花荣竖起弓，大喝道：“你这军士们！不知‘冤各有头，债各有主’。刘高差你来，休要替他出色。你那两个新参教头还未见花知寨的武艺。今日先教你众人看花知寨弓箭，然后你那们，要替刘高出色，不怕的入来。看我先射大门上左边门神的骨朵头。”搭上箭，拽满弓，只一箭，喝声：“着！”正射中门神骨朵头。二百人都一惊。花荣又取第二枝箭，大叫道：“你们众人再看：我第二枝箭要射右边门神的这头盔上朱缨！”飏的又一箭，不偏不斜，正中缨头上。那两枝箭却射定在两扇门上。花荣再取第三枝箭，喝道：“你众人看我第三枝箭，要射你那队里，穿白的教头心窝！”那人叫声，“哎呀！”便转身先走。众人发声啊，一齐都走了。花荣且教闭上寨门，却来后堂看觑宋江。花荣道：“小弟惜了大哥，受此之苦。”宋江答道：“我却不妨。只恐刘高那不肯和你干休。我们也要计较个长便。”花荣道：“小弟舍着弃了这道官诰，和那理会。”宋江道：“不想那妇人将恩作怨，教丈夫打我这一顿。我本待自说出真名姓来，却又怕阎婆惜事发；因此只说郓城客人张三。叵耐刘高无礼，要把我做郓城虎张三解上州去，合个囚车盛我。要做清风山贼首时，顷刻便是一刀一剮！不得贤弟自来力救，便有铜唇铁舌，也和他分辩不得。”花荣道：“小弟寻思，只想他是读

书人，须念同姓之亲，因此写了刘丈；不想他直恁没些人情。如今既已救了来家，且却又理会。”宋江道：“贤弟差矣：既然仗你豪势，救了人来，凡事要三思。自古道：‘饭防噎，行路防跌。’他被你公然夺了人来，急使人来抢，又被你一吓，尽都散了；我想他如何肯干罢。必然要和你动文书。今晚我先走上清风山去躲避，你明日却好和他白赖，终久只是文武不和相殴的官司。我若再被他拿出去时，你便和他分说不过。”花荣道：“小弟只是一勇之夫，却无兄长的高明远见。只恐兄长伤重了走不动？”宋江道：“不妨。事急难以担阁，我自捱到山下便了。”当日敷贴了膏药，了些酒肉，把包里都寄在花荣处。黄昏时分，便使两个军汉送出栅外去了。宋江自连夜捱去。不在话下。再说刘知寨见军士一个个都散回寨里来说道：“花知寨十分英勇了得，谁敢去近前，当他弓箭！”两个教头道：“着他一箭时，射个透明窟窿，却是都去不得。”刘高那终是个文官，有些算计。当下寻思起来：“想他这一夺去，必然连夜放他上清风山去了，明日却来和我白赖；便争竞到上司，也只是文武不和 殴之事。我却如何奈何得他？我今夜差二三十军汉去五里路头等候。倘若天幸捉着时，将来悄悄的关在家里，却暗地使人连夜去州里报知军官下来取，就和花荣一发，都害了他性命。那时我独自霸着这清风寨，省得受那们的气！”当晚点了二十余人，各执棒，就夜去了。约莫有二更时候，去的军汉背剪绑得宋江到来。刘知寨见了大喜道：“不出吾之所料！且与我囚在后院里，休教一个人得知！”连夜便写了一封申状，差两个心腹之人星夜来青州府飞报。次日，花荣只道宋江上清风山去了，坐视在家，心里只道：“我且看他怎的！”竟不来睬着。刘高也只做不知。两下都不说着。且说这青州府知府正值升厅公座。那知府覆姓慕容，双名彦达，是今上徽宗天子慕容贵妃之兄；倚托妹子的势，要在青州横行，残害良民，欺罔僚友，无所不为。正欲回衙早饭，只见左右公人接上刘知寨申状，飞报贼情公事。知府接来看了刘高的文书，了一惊，便道：“花荣是个功臣之子，如何结连清风山强贼？这罪犯非小，未审虚实？”便教唤那本州兵马都监来到厅上，分付他去。原来那个都监，姓黄，名信。为他本身武艺高强，威镇青州，因此称他为“镇三山”。那青州地面所管下有三座恶山：第一便是清风山，第二便是二龙山，第三便是桃

花山。这三处都是强人草寇出没的去处。黄信却自夸要捉尽三山人马，因此唤做“镇三山”。这兵马都监黄信上厅来领了知府的言语，出来点起五十个壮健军汉，披挂了衣甲，马上擎着那口丧门剑，连夜便下清风寨来，迺到刘高寨前下马。刘知寨出来接着，请到后堂，叙礼罢，一面安排酒食管待，一面犒赏军士；后面取出宋江来，教黄信看了。黄信道：“这个不必问了。连夜合个囚车，把这厮盛在里面！”头上抹了红绢，插一个纸旗，上写着：“清风山贼首郢城虎张三”。宋江那里敢分辩，只得由他们安排。黄信再问刘高道：“你得张三时，花荣知也不知？”刘高道：“小官夜来二更了他，悄悄的藏在家里，花荣只道去了，安坐在家。”黄信道：“既是恁的，却容易。明早安排一付羊酒去大寨里公厅上摆着，却教四下里埋伏下三五十人预备着。我却自去花荣家请得他来，只说道：‘慕容知府听得你文武不和，因此特差我来置酒劝谕。’赚到公厅，只看我掷盏为号，就下手拿住了，一同解上州里去。此计如何？”刘高喝采道：“还是相公高见，此计却似‘中捉’，手到来。”当夜定了计策。次日天晓，先去大寨左右两边帐幕里，预先埋伏了军士，厅上虚设着酒食筵宴。早饭前后，黄信上了马，只带三两个从人，来到花荣寨前。军人入去传报。花荣问道：“来做甚么？”军汉答道：“只听得教报道‘黄都监特来相探’。”花荣听罢，便出来迎接。黄信下马，花荣请至厅上叙礼罢，便问道：“都监相公，有何公干到此？”黄信道：“下官蒙知府呼唤，发落道：为是你清风寨内文武官僚不和，未知为甚缘由。知府诚恐二位因私雠而惜公事，特差黄某到羊酒，前来与你二位讲和。已安排在大寨公厅上，便请足下上马同往。”花荣笑道：“花荣如何敢欺罔刘高？他又是个正知寨。只是他累累要寻花荣的过失。不想惊动知府，有劳都监下临草寨，花荣将何以报！”黄信附耳，低言道：“知府只为足下一人。倘有些刀兵动时，他是文官，做得何用？你只依着我行。”花荣道：“深谢都监过爱。”黄信便邀花荣同出门首上马。花荣道：“且请都监少叙三杯了去。”黄信道：“待说开了，畅饮何妨？”花荣只得叫备马。当时两个并马而行，直来到大寨下了马。黄信携着花荣的手，同上公厅来。只见刘高已自先在公厅上。三个人都相见了。黄信叫取酒来。从人已自先把花荣的马牵将出去，闭了寨门。花荣不知是计，只想黄信是一

般武官，必无歹意。黄信擎一盏酒来，先劝刘高道：“知府为因听得你文武二官同僚不和，好生忧心；今日特委黄信到来与你二公陪话。烦望只以报答朝廷为重，再后有事，和同商议。”刘高答道：“量刘高不才，颇识些理法；直教知府恩相如此挂心。我二人也无甚言争执，此是外人妄传。”黄信大笑道：“妙哉！”刘高饮过酒，黄信又斟第二杯酒来劝花荣道：“虽然是刘知寨如此说了，想必是闲人妄传，故是如此。且请饮一杯。”花荣接过酒了。刘高拿副台盏，斟一盏酒回劝黄信道：“动劳都监相公降临敝地，满饮此杯。”黄信接过酒来，拿在手里，把眼四下一看，有十数个军汉，簇上厅来。黄信把酒盏望地下一掷，只听得后堂一声喊起，两边帐幕里走出三五十个壮健军汉，一发上，把花荣拿倒在厅前。黄信喝道：“绑了！”花荣一片声道：“我得何罪？”黄信大笑，喝道：“你兀自敢叫哩！你结连清风山强贼，一同背反朝廷，当得何罪？我念你往日面皮，不去惊动，你家老小！”花荣叫道：“也须有个证见。”黄信道：“还你一个证见！教你看真赃真贼，我不屈你。——左右！与我推将来！”无移时，一辆囚车，一个纸旗儿，一条红抹额，从外面推将入来。花荣看时，却是宋江；目瞪口呆，面面觑，做声不得。黄信喝道：“这须不干我事，见有告人刘高在此。”花荣道：“不妨，不妨！这是我的亲眷。他自是郓城县人。你要强扭他做贼，到上司自有分辩处！”黄信道：“你既然如此说时，我只解你上州里，你自去分辩。”便叫刘知寨点起一百寨兵防送。花荣便对黄信说道：“都监赚我来，虽然捉了我，便到朝廷，和他还有分辩。可看我和都监一般武职官面，休去我衣服，容我坐在囚车里。”黄信道：“这一件容易，便依着你。就叫刘知寨一同去州里折辩明白，休要枉害人性命。”当时黄信与刘高都上了马，监押着两辆囚车，并带三五十军士，一百寨兵，簇拥着车子，取路奔青州府来。有分教：火堆里，送数百间屋宇人家；刀斧丛中，杀一二千残生性命。正是：生事事生君怨，害人人害汝休嗔。毕竟宋江怎地脱身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三回 镇三山大闹青州道 霹雳火夜走瓦砾场

话说那黄信上马，手中横着，这口丧门剑；刘知寨也骑着马，身上披挂些戎衣，手中拿一把叉；那一百四五十军汉寨兵，各执着缨、棍棒，腰下都带短刀、利剑；两下鼓，一声锣，解宋江和花荣望青州来。众人都离了清风寨。行不过三四十里路头，前面见一座大林子。正来到那山嘴边前头，寨兵指道：“林子里有人窥望。”都立住了脚。黄信在马上问道：“为甚不行？”军汉答道：“前面林子里有人窥看。”黄信喝道：“休睬他，只顾走！”看看渐近林子前，只听得当当的二三十面大锣一齐响起来。那寨兵人等都慌了手脚，只待要走。黄信喝道：“且住！都与我摆开。”叫道：“刘知寨，你压着囚车。”刘高在马上死应不得，只口里念道：“救苦救难天尊！哎呀呀，十万卷经！三十坛醮！救一救！”惊得脸如成精的冬瓜，青一回，黄一回。这黄信是个武官，终有些胆量，便拍马向前看时，只见林子四边，齐齐的分过三五百个小喽罗来，一个个身长力壮，都是面恶眼凶，头里红巾，身穿衲袄，腰悬利剑，手执长，早把一行人围住。林子中跳出三个好汉来，一个穿青，一个穿绿，一个穿红，都戴着一顶销金万字头巾，各跨一口腰刀，又使一把朴刀，当住去路。中间是锦毛虎燕顺，上首是矮脚虎王英，下首是白面郎君郑天寿。三个好汉大喝道：“来往的到此当住脚，留下三千两买路黄金，任从过去！”黄信在马上大喝道：“你那们不得无礼！镇三山在此！”三个好汉睁着眼，大喝道：“你便是‘镇万山’，也要三千两买路黄金。没时，不放你过去。”黄信说道：“我是上司取公事的都监，有甚么买路钱与你！”那三个好汉笑道：“莫说你是上司一个都监，便是赵官家驾过，也要三千贯买路钱，若是没有，且把公事人当在这里，待你取钱来赎。”黄信大怒，骂道：“强贼怎敢如此无礼！”喝叫左右擂鼓鸣锣。黄信拍马舞剑，直奔燕顺。三个好汉，一齐挺起朴刀来战黄信。黄信见三个好汉都来并他，奋力在马上打了十合，怎地当得他三个住。亦且刘高已自抖着，向前不得，见了这般头势，只待要走。黄信怕他三个拿了，坏了名声，只得一骑马，扑喇喇跑回旧路。三个头领挺着朴刀赶将来。黄信那里顾得众人，独自飞马奔回清风镇去了。众军见黄信回马时，已自发声喊，撇了囚车，都四散走了。只剩得刘高，见头势不好，慌忙勒转马头，连打三鞭。那马正待跑时，被那小喽罗拽起绊马索，早把刘高的马掀

翻，倒撞下来。众小喽罗一发向前，拿了刘高，抢了囚车，打开车辆。花荣已把自己的囚车掀开了，便跳出来，将这缚索都挣断了；却打破那个囚车，救出宋江来。自有那几个小喽罗，已自反翦了刘高，又向前去抢得他骑的马，亦有三匹驾车的马。却剥了刘高的衣服，与宋江穿了，把马先送上出去。这三个好汉，一同花荣并小喽罗，把刘高赤条条的绑了，押回山寨来。原来这三位好汉为因不知宋江消息，差几个能干的小喽罗下山，直来清风镇上探听，闻人说道：“都监黄信，擲盞为号，拿了花知寨并宋江，陷车囚了，解投青州来。”因此报与三个好汉得知，带了人马，大宽转兜出大路来，预先截住去路；小路里亦差人伺候。因此救了两个，拿得刘高，都回山寨里来。当晚上得山时，已是二更时分，都到聚义厅上相会。请宋江、花荣当中坐定，三个好汉对席相陪，一面且备酒食管待。燕顺分付：“叫孩儿们各自都去酒。”花荣在厅上称谢三个好汉，说道：“花荣与哥哥，皆得三个壮士救了性命，报了冤讎，此恩难报。只是花荣还有妻小妹子在清风寨中，必然被黄信擒捉，却是怎生救得？”燕顺道：“知寨放心：料应黄信，不敢便拿恭人；若拿时，也须这条路里经过。我明日弟兄三个，下山去取恭人和令妹还知寨。”便差小喽罗下山，先去探听。花荣谢道：“深感壮士大恩！”宋江便道：“且与我拿过刘高那来。”燕顺便道：“把他绑在将军柱上，剖腹取心，与哥哥庆喜。”花荣道：“我亲自下手割这厮！”宋江骂道：“你这厮，我与你往日无冤，近日无讎，你如何听信那不贤的妇人害我？今日擒来，有何理说？”花荣道：“哥哥问他则甚！”把刀去刘高心窝里只一剜，那颗心献在宋江面前。小喽罗自把尸首拖在一边。宋江道：“今日虽杀了这厮滥污匹夫，只有那个淫妇不曾杀得，出那口怨气。”王矮虎便道：“哥哥放心，我明日自下山去拿那妇人，今番还我受用。”众皆大笑。当夜饮酒罢，各自歇息。次日起来，商议打清风寨一事。燕顺道：“昨日孩儿们，走得辛苦了，今日歇他一日，明日早下山去也未迟。”宋江道：“也见得是。正要将息人强马壮，不在促忙。”不说山寨整点军马起程。且说都监黄信一骑马奔回清风镇上大寨内，便点寨兵人马，紧守四边栅门。黄信写了申状，叫两个教军头目，飞马报与慕容知府。知府听得飞报军情，紧急公务，连夜升厅；看了黄信申状：“反了花荣，结连清风山

强盗，时刻清风寨不保。事在告急，早遣良将，保守地方。”知府看了大惊，便差人去请青州指挥司总管本州兵马秦统制，急来商议军情重事。那人原是山后开州人氏；姓秦，讳个明字；因他性格急躁，声若雷霆，以此人都呼他做“霹雳火”秦明；祖是军官出身；使一条狼牙棒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那人听得知府请唤，迳到府里来见知府。各施礼罢。那慕容知府将出那黄信的飞报申状来，教秦统制看了。秦明大怒道：“红头子敢如此无礼！不须公祖忧心，不才便起军马，不拿了这贼，誓不再见公祖。”慕容知府道：“将军若是迟慢，恐这们去打清风寨。”秦明答道：“此事如何敢迟误！只今连夜便点起人马，来日早行。”知府大喜，忙叫安排酒肉干粮，先去城外等候赏军。秦明见说反了花荣，怒忿从地上马，奔到指挥司里，便点起一百马军，四百步军，先叫出城去取齐，摆布了起身。却说慕容知府先在城外寺院里蒸了馒头，摆下大碗，烫下酒，每一个人三碗酒，两个馒头，一斤熟肉。方备办得了，却望见军马出城，引军红旗上，大书：“兵马总管秦统制。”慕容知府望见秦明全副披挂了出城来，果是英雄无比。秦明在马上见慕容知府在城外赏军，慌忙叫军汉接了军器，下马来和知府相见。施礼罢，知府把了盏，将些言语嘱付总管道：“善觑方便，早奏凯歌。”赏军已罢，放起信炮，秦明辞了知府，飞身上马，摆开队伍，催趲军兵，大刀斧，迳奔清风寨来。——原来这清风镇。却在青州东南上，从正南取清风山较近，可早到山北小路。却说清风山寨里这小喽罗们探知备细，报上山来。山寨里众好汉正待要打清风寨去，只听的报道：“秦明引兵马到来！”都面面相觑，俱各骇然。花荣便道：“你众位都不要慌。自古‘兵临告急，必须死敌’。教小喽罗饱了酒饭，只依着我行。先须力敌，后用智取。……如此，如此，好么？”宋江道：“好计！正是如此行。”当日宋江、花荣先定了计策，便叫小喽罗各自去准备。花荣自选了一骑好马，一副衣甲，弓箭、铁、都收拾了等候。再说秦明领兵来到清风山下，离山十里下了寨栅，次日五更造饭，军士罢，放起一个信炮，再奔清风山来。拣空去处，摆开人马，发起擂鼓。只听得山上锣声震天响，飞下一彪人马出来。秦明勒住马，横着狼牙棒，睁着眼看时，却见众小喽罗簇拥着小李广花荣下山来。到得山坡前，一声锣响，列成阵势。花荣在马上着铁，朝秦明

声个喏。秦明大喝道：“花荣！你祖代是将门之子，朝廷命官。教你做个知寨，掌握一境地方，食禄于国，有何亏你处，却去结连贼寇，反背朝廷。我今特来捉你！会事的下马受缚，免得腥手污脚。”花荣陪着笑道：“总管听禀：量花荣如何肯反背朝廷？实被刘高这厮，无中生有，官报私讎，逼迫得花荣有家难奔，有国难投，权且躲避在此。望总管详察救解。”秦明道：“你兀自不下马受缚，更待何时！□地花言巧语，煽惑军心！”喝叫左右两边擂鼓。秦明轮动狼牙棒，直奔花荣。花荣大笑道：“秦明，你这原来不识好人饶让。我念你是个上司官，你道俺真个怕你！”便纵马挺，来战秦明。两个交手，到四五十合，不分胜败。花荣连了许多合，卖个破绽，拨回马，望山下小路便走。秦明大怒，赶将来。花荣把去了事环上带住，把马勒个定，左手拈起弓，右手拔箭；拽满弓，扭过身躯，望秦明盔顶上，只一箭，正中盔上，射落斗来大那颗红缨，却似报个信与他。秦明了一惊，不敢向前追赶，霍地拨回马，恰要赶杀，众小喽罗一哄地都上山去了。花荣自从别路，也转上山寨去了。秦明见他都走散，心中越怒道：“叵耐这草寇无礼！”喝叫鸣锣擂鼓，取路上山。众军齐声呐喊，步军先上山来。转过三两个山头，只见上面擂木、炮石、灰瓶、金汁，从险峻处打将下来，向前的退后不迭，早打倒三五十个，只得再退下山来。秦明怒极，带领军马绕下山来，寻路上山。寻到午牌时分，只见西山边锣响，树林丛中闪出一对红旗军来。秦明引了人马赶将去时，锣也不响，红旗都不见了。秦明看那路时，又没正路，都只是几条砍柴的小路；却把乱树折木。交叉当了路口，又不能上去得。正待差军汉开路，只见军汉来报道：“东山边锣响，一阵红旗军出来。”秦明引了人马，飞也似奔过东山边来看时，锣也不鸣，红旗也不见了。秦明纵马去四下里寻路时，都是乱树折木，塞断了砍柴的路径。只见探事的又来报道：“西边山上锣又响，红旗军又出来了。”秦明拍马再奔来西山边看时，又不见一个人，红旗也没了。秦明怒坏，恨不得把牙齿都咬碎了。正在西山边气忿忿的，又听得东山边锣声震地价响。急带了人马，又赶过来东山边看时，又不见有一个贼汉，红旗都不见了。秦明怒挺胸脯，又要赶军汉上山寻路，只听得西山边又发起喊来。秦明怒气冲天，大驱兵马投西山边来，山上山下看时，并不见一个人，秦明

喝叫军汉两边寻路上山。数内有一个军人禀说道：“这里都不是正路；只除非东南上有一条大路，可以上去。若只是在这里寻路上去时，惟恐有失。”秦明听了，便道：“既有那条大路时，连夜赶将去。”便驱一行军马，奔东南角上来。看看天色晚了，又走得人困马乏；巴得到那山下时，正欲下寨造饭，只见山上火把乱起，锣声乱鸣。秦明转怒，引领四五十马军，跑上山来。只见山上树林内，乱箭射将下来，又射伤了些军士。秦明只得回马下山，且教军士只顾造饭。恰举得火着，只见山上有八九十把火光呼风□哨下来。秦明急待引军赶时，火把一齐都灭了。当夜虽有月光，亦被阴云笼罩，不甚明朗。秦明怒不可当，便叫军士点起火把，烧那树木。只听得山嘴上鼓笛之声吹向。秦明纵马上来看时，见山顶上点着十余个火把，照见花荣陪着宋江在上面饮酒。秦明看了，心中没出气处，勒住马在山下大骂。花荣笑答道：“秦统制，你不必焦躁。且回去将息着，我明日和你并个你死我活的输赢便罢。”秦明怒喊道：“反贼！你便下来，我如今和你并个三百合，却再作理会。”花荣笑道：“秦总管，你今日劳困了，我便赢得你，也不为强。你且回去，明日却来。”秦明越怒，只管在山下骂。本待寻路上山，却又怕花荣的弓箭，因此只在山坡下骂。正叫骂之间，只听得本部下军马，发起喊来。秦明急回到山下看时，只见这边山上，火炮、火箭，一发烧将下来；背后二三十个小喽罗做一群，把弓弩在黑影里射人；众军马发喊，一齐都拥过那边山侧深坑里去躲。此时已有三更时分，众军马正躲得弓箭时，只叫得苦：上溜头滚下水来，一行人马却都在溪里，各自挣扎性命。爬得上岸的，尽被小喽罗挠搭住，活捉上山去了；爬不上岸的，尽淹死在溪里。且说秦明此时怒得脑门都粉碎了，却见一条小路在侧边。秦明把马一拨，抢上山来；行不到三五十步，和人连马，□下陷坑里去。两边埋伏下五十个挠手，把秦明搭将起来，剥了浑身衣甲、头盔、军器，拿条绳索绑了，把马也救起来，都解上清风山来。原来这般圈套，都是花荣和宋江的计策：先使小喽罗，或在东，或在西，引诱得秦明人困马乏，策立不定；预先又把这土布袋填住两溪的水，等候夜深，却把人马逼赶溪里去，上面却放下水来，那急流的水，都结果了军马。——你这秦明带出的五百人马：一大半淹在水中，都送了性命；生擒活捉有一百五七十人。夺了七八

十匹好马，不曾逃得一个回去。次后陷马坑里活捉了秦明。当下一行小喽罗，捉秦明到山寨里，早是天明时候。五位好汉坐在聚义厅上。小喽罗缚绑秦明，解在厅前，花荣见了，连忙跳离交椅，接下厅来，亲自解了绳索，扶上厅来，纳头拜在地下。秦明慌忙答礼，便道：“我是被擒之人，由你们碎而死，何故却来拜我？”花荣跪下道：“小喽罗不识尊卑，误有冒渎，切乞恕罪！”随取锦段衣服与秦明穿了。秦明问花荣道：“这位为头的好汉却是甚人？”花荣道：“这位是花荣的哥哥，郓城县宋押司，宋江的便是。这三位是山寨之主：燕顺、王英、郑天寿。”秦明道：“这三位我自晓得：这宋押司莫不是唤做山东及时雨宋公明么？”宋江答道：“小人便是。”秦明连忙下拜道：“闻名久矣，不想今日得会义士！”宋江慌忙答礼不迭。秦明见宋江腿脚不便，问道：“兄长如何贵足不便？”宋江却把自离郓城县起头，直至刘知寨拷打的故事，从头对秦明说了一遍。秦明只把头来摇道：“若听一面之词，误了多少缘故。容秦明回州去，对慕容知府说知此事。”燕顺相留，且住数日；随即便叫杀羊宰马，安排筵席饮宴。拿上山的军汉都藏在山后房里，也与他酒食管待。秦明了数杯，起身道：“众位壮士，既是你们的好情分，不杀秦明，还了我盔甲、马匹、军器回州去。”燕顺道：“总管差矣！你既是引了青州五百兵马都没了，如何回得州去？慕容知府如何不见你罪责？不如权在荒山草寨住几时。——本不堪歇马，权就此间落草，论秤分金银，整套穿衣服，不强似受那大头巾的气？”秦明听罢，便下厅道：“秦明生是大宋人，死为大宋鬼。朝廷教我做到兵马总管，兼受统制使官职，又不曾亏了秦明，我如何肯做强人，背反朝廷！你们众位要杀时，便杀了我。”花荣赶下厅来拖住道：“兄长息怒，听小弟一言。我也是朝廷命官之子，无可奈何，被逼得如此。总管既是不肯落草，如何相逼得你随顺。只请少坐，席终了时，小弟讨衣甲、头盔、鞍马、军器，还兄长去。”秦明那里肯坐。花荣又劝道：“总管夜来劳神费力了一日一夜，人也尚自当不得，那匹马如何不喂得他饱了去。”秦明听了，肚内寻思：“也说得是。”再上厅来，坐了饮酒。那五位好汉轮番把盏，陪话劝酒。秦明一则软困，二为众好汉劝不过，开怀得醉了，扶入帐房睡了。这里众人自去行事。不在话下。且说秦明一觉直睡到，次日辰牌方醒；跳

将起来，洗漱罢，便要下山。众好汉都来相留道：“总管，且早饭动身，送下山去。”秦明急性的人，便要下山。众人慌忙安排些酒食管待了，取出头盔、衣甲，与秦明披挂，牵过那匹马来，并狼牙棒，先叫人在山下伺候。五位好汉都送秦明下山来，相别了，交还马匹、军器。秦明上了马，拿着狼牙棒，趁天色大明，离了清风山，取路飞奔青州来。到得十里路头，恰好已牌前后，远远地望见猱尘乱起，并无一个人来往。秦明见了，心中自有八分疑忌；到得城外看时，原来旧有数百人家，却都被火烧做白地一片；瓦砾场上，横七竖八，烧死的男子、妇人，不记其数。秦明看了大惊。打那匹马在瓦砾场上跑到城边，大叫开门时，只见城边吊桥高拽起了，都摆列着军士、旌旗、擂木、炮石。秦明勒着马，大叫：“城上放下吊桥，度我入城。”城上早有人，看见是秦明，便擂起鼓来，呐着喊。秦明叫道：“我是秦总管，如何不放我入城？”只见慕容知府立在城上女墙边大喝道：“反贼！你如何不识羞耻！昨夜引人马来打城子，把许多好百姓杀了，又把许多房屋烧了，今日兀自又来赚哄城门。朝廷须不曾亏负了你，你这厮倒如何行此不仁！已自差人奏闻朝廷去了。早晚拿住你时，把你这厮碎尸万段。”秦明大叫道：“公祖差矣！秦明因折了人马，又被这们捉了上山去，方得脱；昨夜何曾来打城子？”知府喝道：“我如何不认得你这厮的马匹、衣甲、军器、头盔！城上众人明明地见你指拨红头子杀人放火，你如何赖得过！便做你输了被擒，如何五百军人没一个逃得回来报信？你如今指望赚开城门取老小？你的妻子，今早已都杀了！你若不信，与你头看。”军士把将秦明妻子首级挑起在上，教秦明看。秦明是个性急的人，看了浑家首级，气破胸脯，分说不得，只叫得苦屈。城上弩箭如雨点般射将下来。秦明只得回避。看见遍野火，尚兀自未灭。秦明回马在瓦砾场上，恨不得寻个死处。肚里寻思了半晌，纵马再回旧路。行不得十来里。只见林子里转出一夥人马来。当先五匹马上，五个好汉，不是别人：宋江、花荣、燕顺、王英、郑天寿。随从一百百小喽罗。宋江在马上欠身道：“总管何不回青州？独自一骑，投何处去？”秦明见问，怒气道：“不知是那个天不盖，地不载，该剐的贼，装做我去打了城子，坏了百姓人家房屋，杀害良民，倒结果了我一家老小，闪得我如今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！我若寻见那

人时，直打碎这条狼牙棒便罢！”宋江便道：“总管息怒。小人有个见识，这里难说，且请到山寨里告禀。总管可以便往。”秦明只得随顺，再回清风山来。于路无话，早到山亭前下马。众人一齐都进山寨内。小喽罗已安排酒果希馐在聚义厅上。五个好汉，邀请秦明上厅，都让他中间坐定。五个好汉齐齐跪下。秦明连忙答礼，也跪在地。宋江开话道：“总管休怪。昨日因留总管在山，坚意不肯，却是宋江定出这条计来，叫小卒似总管模样的，却穿了总管的衣甲头盔，骑着那马，横着狼牙棒，直奔青州城下，点拨红头子杀人；燕顺、王矮虎，带领五十余人助战；只做总管去家中取老小。因此杀人放火，先绝了总管归路的念头。今日众人特地请罪。”秦明见说了，怒气攒心；欲待要和宋江等并，却又自肚里寻思：一则是上界星辰合契；二乃被他们软困，以礼待之；三则又怕他们不过。因此，只得纳了这口气。便说道：“你们弟兄虽是好意要留秦明，只是害得我忒毒些个，断送了我妻小一家人口！”宋江答道：“不恁地时，兄长如何肯死心塌地？若是没了嫂嫂夫人，宋江恰知得花知寨有一令妹，甚是贤慧。宋江情愿主婚，陪备财礼，与总管为室，如何？”秦明见众人如此相敬相爱，方放心归顺。众让宋江在居中坐了，秦明、花荣及三位好汉依次而坐，大吹大擂饮酒，商议打清风寨一事。秦明道：“这事容易，不须众弟兄费心。黄信那人亦是治下；二者是秦明教他的武艺；三乃和我过的最好。明日我先去叫开栅门，一席话，说他入夥投降，就取了花知寨宝眷，拿了刘高的泼妇，与仁兄报雠雪恨，作进见之礼，如何？”宋江大喜道：“若得总管如此慨然相许，却是多幸，多幸！”当日筵席散了，各自歇息。次日早起来，了早饭，都各各披挂了。秦明上马，先下山来，拿了狼牙棒，飞奔清风镇来。却说黄信自到清风镇上，发放镇上军民，点地寨兵，晓夜提防，牢守栅门，又不敢出战；累累使人探听，不见青州调兵策应。当日只听得报道：“栅外有秦统制独自一骑马到来，叫‘开栅门’。”黄信听了，便上马飞奔门边看时，果是一人一骑，又无伴当。黄信便叫开栅门，放下吊桥，迎接秦总管入来，直到大寨公厅前下马。请上厅来，叙礼罢，黄信便问道：“总管缘何单骑到此？”秦明当下先说了损折军马等情，后说：“山东及时雨宋公明，继财仗义，结识天下好汉，谁不钦敬他？如今见在清风山上；

我今次也在山寨入了夥。你又无老小，何不听我言语，也去山寨入夥，免受那文官的气？”黄信答道：“既然恩官在彼，黄信安敢不从？只是不曾听得说有宋公明在山上；今次却说及时雨宋公明，自何而来？”秦明笑道：“便是你前日解去的郓城虎张三便是。他怕说出真名姓，惹起自己的官司，以此只认说是张三。”黄信听了，跌脚道：“若是小弟得知是宋公明时，路上也自放了他。一时见不到处，只听了刘高一面之词，险不坏了他性命。”秦明和黄信两个，正在公廨内商量起身，只见寨兵报道：“有两路军马，鸣锣擂鼓，杀奔镇上来。”秦明、黄信听得，都上了马，前来迎敌。军马到得栅门边望时，只见：尘土蔽日，杀气遮天；两路军兵投镇上，四条好汉下山来。毕竟秦明、黄信怎地迎敌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四回 石将军村店寄书 小李广梁山射雁

当下秦明和黄信两个到栅门外看时，望见两路来的军马，却好都到：一路是宋江、花荣；一路是燕顺、王矮虎；各带一百五十余人。黄信便叫寨兵放下吊桥，大开寨门，接两路人马都到镇上。宋江早传下号令：休要害一个百姓，休伤一个寨兵；叫先打入南寨，把刘高一家老小，尽都杀了。王矮虎自先夺了那个妇人。小喽罗尽把应有家私——金银财物宝货之资——都装上车子；再有马匹牛羊，尽数牵了。花荣自到家中，将应有财物等项装载上车，搬取妻小、妹子。内有清风镇上人数，都发还了。众多好汉收拾已了，一行人马离了清风镇，都回到山寨里来。车辆人马都到山寨。郑天寿迎接向聚义厅上相会。黄信与众好汉讲礼罢，坐于花荣肩下。宋江叫把花荣老小安顿一所歇处；将刘高财物分赏与众小喽罗。王矮虎拿得那妇人，将去藏在自己房内。燕顺便问道：“刘高的妻今在何处？”王矮虎答道：“今番须与小弟做个押寨夫人。”燕顺道：“与却与你；且唤他出来，我有一句话说。”宋江便道：“我正要问他。”王矮虎便唤到厅前。那婆娘哭着告饶。宋江喝道：“你这泼妇！我好意救你下山，念你是个命官的恭人，你如何反将冤报？今日擒来，有何理说？”燕顺跳起身来，便道：“这

等淫妇，问他则甚！”拔出腰刀，一刀挥为两段。王矮虎见砍了这妇人，心中大怒，夺过一把朴刀，便要 and 燕顺交并。宋江等起身来劝住。宋江便道：“燕顺杀了这妇人也是。兄弟，你看我这等一力救了他下山，教他夫妻团圆完聚，尚兀自转过脸来，叫丈夫害我。贤弟，你留在身边，久后有损无益。宋江日后别娶一个好的，教贤弟满意。”燕顺道：“兄弟便是这等寻思，不杀他，久后必被他害了。”王矮虎被众人劝了，默默无言。燕顺喝叫小喽罗打扫过尸首血迹，且排筵席庆贺。次日，宋江和黄信主婚，燕顺、王矮虎、郑天寿做媒说合，要花荣把妹子与秦明。一应礼物都是宋江和燕顺出备。了三五日筵席。自成亲之后，又过了五七日，小喽罗探得事情，上山来报道：“青州慕容知府申将文书去中书省，奏说反了花荣、秦明、黄信，要起大军来征。”众人听罢，商量道：“此间小寨不是久恋之地；倘或大军到来，四面围住，如何迎敌？”宋江道：“小可有一计，不知中得诸位心否？”众好汉都道：“愿闻良策。”宋江道：“自这南方有个去处，地名唤做梁山泊，方圆八百余里，中间宛子城、蓼儿。晁天王聚集着三五千军马，把住着水泊，官兵捕盗，不敢正眼觑他。我等何不收拾起人马，去那里入夥？”秦明道：“既然有这个去处却是十分好。只是没人引进，他如何肯便纳我们？”宋江大笑，却把这打劫“生辰纲”金银一事，直说到刘唐寄书，将金子谢我，因此上杀了阎婆惜，逃去在江湖上。秦明听了大喜道：“恁地，兄长正是他那里大恩人。事不宜迟，何以收拾起快去。”只就当日商量定了，便打并起十数辆车子，把老小并金银、财物、衣服、行李等件，都装在车子上，共有三二百匹好马。小喽罗们有不愿去的，发他些银两，任从他下山去投别主；有愿去的，编入队里，就和秦明带来的军汉，通有三五百人。宋江教分作三起下山，只做去收捕，梁山泊的官军。山上都收拾得停当，装上车子，放起火来，把山寨烧作光地。分为三队下山：宋江便与花荣引着四五十人，三五十骑马，簇拥着五七辆车子，老小队仗先行；秦明、黄信引领八九十匹马和这应用车子，作第二起；后面便是燕顺、王矮虎、郑天寿三个，引着四五十匹马，一二百人。离了清风山，取路投梁山泊来。于路中见了这许多军马，旗号上又明明写着“收捕草寇官军”，因此无人敢来阻挡。在路行五七日，离得青州远了。且说宋江、

花荣两个骑马在前头，背后车辆载着老小，与后面人马，只隔着二十来里远近。前面到一个去处。地名唤对影山，两边两座高山，一般形势，中间却是一条大驿路。两个在马上正行之间，只听得前山里锣鸣鼓响。花荣便道：“前面必有强人！”把带住，取弓箭来，整顿得端正，再插放飞鱼袋内；一面叫骑马的军士催趲后面两起军马上来，且把车辆人马扎住了。宋江和花荣两个，引了二十余骑军马向前探路。至前面半里多路，早见一簇人马，约有一百余人，尽是红衣红甲，拥有一个笔红少年壮士，横戟立马在山坡前，大叫道：“今日我和你比试，分个胜败，见个输赢！”只见对过山冈子背后，早拥出一队人马来，也有百十余人，都是白衣白甲，也拥着一个穿白少年壮士，手中也使一枝方天画戟。这边都是素白旗号，那壁都是绛红旗号。只见两边红白旗摇，震地花腔鼓擂，那两个壮士，更不打话，各人挺手中戟，纵坐下马。两个就中间阔路上礮到三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花荣与宋江两个在马上看了喝采。花荣一步步趲马向前看时，只看那两个壮士礮到间深里，这两枝戟上，一枝是金钱豹子尾，一枝是金钱五色，却搅做一团，上面绒□结住了，那里分拆得开？花荣在马上看了，便把马带住，左手去飞鱼袋内取弓，右手向走兽壶中拔箭；搭上箭，拽满弓，觑着豹尾绒□较亲处，飏的一箭，恰好正把绒□射断。只见两枝画戟分开做两下。那二百余人一齐喝声采。那两个壮士便不，都纵马跑来，直到宋江、花荣马前，就马上欠身声喏：都道，“愿求神箭将军大名。”花荣在马上答道：“我这个义兄，乃是郓城县押司山东及时雨宋公明。我便是清风镇知寨小李广花荣。”那两壮士听罢，扎住了戟，便下马，推金山，倒玉柱，都拜道：“闻名久矣！”宋江、花荣慌忙下马，扶起那两位壮士道：“且请问二位壮士，高姓大名？”那个穿红的说道：“小人姓吕，名方，祖贯潭州人氏。平昔爱学吕布为人，因此习学这枝方天画戟。人都唤小人做‘小温侯’吕方。因贩生药到山东，消折了本钱，不能彀还乡，权且占住这对影山，打家劫舍。近日走这个壮士来，要夺吕方的山寨；和他各分一山，他又不肯，因此每日下山杀。不想原来缘法注定，今日得遇尊颜。”宋江又问这穿白的壮士高姓。那人答道：“小人姓郭，名盛，祖贯四川嘉陵人氏。因贩水银货卖，黄河里遭风翻了船，回乡不得。原在嘉陵学得本处兵马

张提辖的方天戟；向后使得精熟，人都称小人做‘赛仁贵’郭盛。江湖上听得说，对影山有个使戟的占住了山头，打家劫舍；因此一迳来来比并戟法。连连战了十数日，不分胜败。不期今日得遇二公，天与之幸。”宋江把上件事都告诉了，便道：“既幸相遇，就与二位劝和，如何？”两个壮士大喜，都依允了。后队人马已都到齐，一个个都引着相见了。吕方先请上山，杀牛宰马筵会。次日，却是郭盛置酒设席筵宴。宋江就说他两个撞寿入夥，凑队上梁山泊去投奔晁盖聚义。欢天喜地，都依允了，便将两山人马点起，收拾了财物，待要起身，宋江便道：“且住，非是如此去。假如我这里有三五百人马投梁山泊去，他那里亦有探细的人在四下里探听；倘或只道我们真是来收捕他，不是耍处。等我和燕顺先去报知了，你们随后却来。还作三起而行。”花荣、秦明道：“兄长高见。正是如此计较，陆续进程。兄长先行半日，我等催督人马，随后起身来。”且不说对影山人马陆续登程。只说宋江和燕顺各骑了马，带领随行十数人，先投梁山泊来。在路上行了两日，当日行到晌午时分，正走之间，只见官道傍边一个大酒店。宋江看了道：“孩儿们走得困乏，都叫买些酒了过去。”当时宋江和燕顺下了马，入酒店里来；叫孩儿们松了马肚带，都入酒店里坐。宋江和燕顺先入店里来看时，只有三副大座头，小座头不多几副。只见一副大座头上，先有一个在那里占了。宋江看那人时，里一顶猪嘴头巾，脑后两个太原府金不换扭丝铜环；上穿一领皂衫，腰系一条白搭膊；下面腿护膝，八搭麻鞋；桌子边倚着短棒；横头上放着个衣包；生得八尺来长，淡黄骨查脸，一双鲜眼，没根髭髯。宋江便叫酒保过来说道：“我的伴当多，我两个借你里面坐一坐。你叫那个客人，移换那副大座头与我伴当们，坐地些酒。”酒保应道：“小人理会得。”宋江与燕顺里面坐了。先叫酒保打酒来：“大碗先与伴当一人三碗。有肉便买些来与他众人，却来我这里斟酒。”酒保又见伴当们都立满在炉边，酒保却去看着那个公人模样的客人道：“有劳上下，那借这副大座头与里面两个官人的伴当坐一坐。”那汉嗔怪呼他做“上下”，便焦躁道：“也有个先来后到！甚么官人的伴当要换座头！老爷不换！”燕顺听了，对宋江道：“你看他无礼么？”宋江道：“由他便了，你也和他一般见识。”却把燕顺按住了。只见那汉转头，看了宋江、燕顺冷

笑。酒保又陪小心道：“上下，周全小人的买卖，换一换有何妨？”那汉大怒，拍着桌子道：“你这鸟男女好不识人！欺负老爷独自一个！要换座头。便是赵官家，老爷也鸟不换。高做声，大□子拳不认得你！”酒保道：“小人又不曾说甚么。”那汉喝道：“量你这厮，敢说甚么！”燕顺听了，那里忍耐得住？便说道：“兀那汉子，你也鸟强！不换便罢，没可得鸟吓他。”那汉便跳起来，绰了短棒在手里，便应道：“我自骂他，要你多管！老爷天下只让得两个人，其余的都把来做脚底下的泥。”燕顺焦躁，便提起板凳，却待要打将去。宋江因见那人出语不俗，横身在里面劝解：“且都不要闹。我且请问你，你天下只让得，那两个人？”那汉道：“我说与你，惊得你呆了！”宋江道：“愿闻那两个好汉大名。”那汉道：“一个是沧州横海郡柴世宗的子孙，唤做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。”宋江暗暗地点头；又问：“那一个是谁？”那汉道：“这一个又奢遮！是郓城县押司山东及时雨呼保义宋公明。”宋江看了燕顺暗笑，燕顺早把板凳放下了。“老爷只除了这两个，便是大宋皇帝也不怕他。”宋江道：“你且住。我问你：你既说起这两个人，我却都认得。你在那里与他两个会？”那汉道：“你既认得，我不说谎。三年前在柴大官人庄上住了四个月有余，只不曾见得宋公明。”宋江道：“你便要认黑三郎么？”那汉道：“我如今正要去寻他。”宋江问道：“谁教你寻他？”那汉道：“他的亲兄弟铁扇子宋清，教我寄家书去寻他。”宋江听了大喜，向前拖住道：“‘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’。只我便是黑三郎宋江。”那汉相了一面，便拜道：“天幸使令小弟，得遇哥哥！争些儿错过，空去孔太公那里走一遭。”宋江便把那汉，拖入里面，问道：“家中近日没甚事？”那汉道：“哥哥听禀：小人姓石名勇。原是大名府人氏。日常只靠放赌为生。本乡起小人一个异名，唤做‘石将军’。为因赌博上，一拳打死了个人，逃走在柴大官人庄上。多听得往来江湖上人说哥哥大名，因此特去郓城县投奔哥哥。却又听得说道，为事出外；因见四郎，听得小人说起柴大官人来，却说哥哥在白虎山孔太公庄上。因小弟要拜识哥哥，四郎特写这封家书，与小人寄来孔太公庄上，‘如寻见哥时，可叫兄长作急回来’。”宋江见说，心中疑惑，便问道：“你到我庄上住了几日？曾见我父亲么？”石勇道：“小人在彼只住得一夜便来了，不曾得见

太公。”宋江把上梁山泊一节，都对石勇说了。石勇道：“小人自离了柴大官人庄上，江湖上只闻得哥哥大名，继财仗义，济困扶危。如今哥哥既去那里入夥，是必携带。”宋江道：“这不必你说，何争你一个人？且来和燕顺见。”叫酒保且来这里斟酒。三杯酒罢，石勇便去包里内，取出家书，慌忙递与宋江。宋江接来看时，封皮逆封着，又没“平安”二字。宋江心内越是疑惑，连忙扯开封皮，从头读至一半，后面写道：……父亲于今年正月初头，因病身故，见今做丧在家，专等哥哥来家迁葬。千万千万！一切不可误！弟清泣血奉书。宋江读罢，叫声苦，不知高低；自把胸脯捶将起来，自骂道：“不孝逆子，做下非为！老父身亡，不能尽人子之道，畜生何异！”自把头去壁上磕撞，大哭起来。燕顺、石勇抱住。宋江哭得昏迷，半晌方苏醒。燕顺、石勇两个劝道：“哥哥，且省烦恼。”宋江便分付燕顺道：“不是我寡情薄意，其实只有这个老父记挂。今已殁了，只是星夜赶归去。教兄弟们自上山则个。”燕顺劝道：“哥哥，太公既已殁了，便到家时，也不得见了。‘天下无不死的父母’，且请宽心，引我们弟兄去了，那时小弟却陪侍哥哥归去奔丧，未为晚了。自古道：‘蛇无头而不行。’若无仁兄去时，他那里如何肯收留我们？”宋江道：“若等我送你们上山去时，误了我多少日期，却是使不得。我只写封备细书札，都说在内，就带了石勇，一发入夥，等他们一处上山。我如今不知便罢，既是天教我知了，正是度日如年，烧眉之急。我马也不要，从人也不带一个，连夜自赶回家。”燕顺、石勇那里留得住。宋江问酒保借笔砚，对了一幅纸，一头哭着，一面写书；再三叮咛在上面，写了，封皮不粘，交与燕顺收了；脱石勇的八搭麻穿上，取了些银两藏放在身边，跨了一口腰刀，就拿了石勇的短棒，酒食都不肯沾唇，便出门要走。燕顺道：“哥哥，也等秦总管，花知寨都来相见一面了去也未迟。”宋江道：“我不等了。我的书去，并无阻滞。石家贤弟，自说备细，可为我上覆众兄弟们，可怜见宋江奔丧之急，休怪则个。”宋江恨不得一步跨到家中，飞也似独自一个去了。且说燕顺同石勇，只就那店里了些酒食点心，还了酒钱，却教石勇骑了宋江的马，带了从人，只离酒店三五里路，寻个大客店，歇了等候。次日辰牌时分，全夥都到。燕顺、石勇接着，备细说宋江哥哥奔丧去了。众人都埋怨燕顺道：“你如何

不留他一留！”石勇分说道：“他闻得父亲死了，恨不得自也寻死，如何肯停脚？巴不得飞到家里。写了一封备细书札在此，教我们只顾去，他那里看了书，并无阻滞。”花荣与秦明看了书，与众人商议道：“事在途中，进退两难：回又不得，散了又不成。只顾且去。还把书来封了，都到山上看；那里不容，却别作道理。”九个好汉，并作一夥，带了三五百人马，渐近梁山泊来，寻大路上山。一行人马正在芦苇中过，只见水面上锣鼓振响。众人看时，漫山遍野都是杂彩旗。水泊中棹出两只快船来：当先一只船上，摆着三五十个小喽罗，船头上中间坐着一个头领，乃是豹子头林冲；背后那只哨船上，也是三五十个小喽罗，船头上也坐着一个头领，乃是赤发鬼刘唐。前面林冲在船上喝问道：“汝等是甚么人？那里的官军？敢来收捕我们！教你人人皆死，个个不留。你也须知俺梁山泊的大名。”花荣、秦明等都下马立岸边，答应道：“我等众人非是官军；有山东及时雨宋公明哥哥书札在此，特来相投大寨入夥。”林冲听了道：“既有宋公明兄长的书札，且请过前面，到朱贵酒店里，先请书来看了，却来相请会。”船上把青旗只一招，芦苇里棹出一只小船，内有三个渔人，一个看船，两个上岸来说道：“你们众位将军都跟我来。”水面上那两只哨船，一只船上，把白旗招动。铜锣响处，两只哨船一齐去了。一行众人看了，都惊呆了，说道：“端的此处官军，谁敢侵傍！我等山寨如何及得！”众人跟着两个渔人，从大宽转，直到旱地忽律朱贵酒店里。朱贵见说了，迎接众人，都相见了，便叫放翻两头黄牛，散了分例酒食；讨书札看了，先向水亭上放一枝响箭，射过对岸，芦苇中早摇过一只快船来。朱贵便唤小喽罗分付罢，叫把书先上山去报知；一面店里杀宰猪羊，管待九个好汉。把军马屯住，在四散歇了。第二日，辰牌时分，只见军师吴学究自来朱贵酒店里迎接众人。一个个都相见了。叙礼罢，动问备细，早有二三十只大白棹船来接。吴用、朱贵邀请九位好汉下船，老小车辆人马行李，亦各自都搬在各船上，前望金沙滩来。上得岸，松树径里，众多好汉随着晁头领，全副鼓乐来接。晁盖为头，与九个好汉相见了，迎上关来，各自乘马坐轿，直到聚义厅上；一对对讲礼罢。左边一带交椅上却是晁盖、吴用、公孙胜、林冲、刘唐、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、杜迁、宋万、朱贵、白胜（那时白日鼠白胜，数月之前，

已从济州大牢里越狱，逃走到山上入夥，皆是吴学究使人去用度，救他脱身)；右边一带交椅上却是花荣、秦明、黄信、燕顺、王英、郑天寿、吕方、郭盛、石勇；列两行坐下。中间焚起一炉香来，各设了誓。当日大吹大擂，杀牛宰马筵宴。一面叫新到火伴，厅下参拜了，自和小头目管待筵席。收拾了后山房舍，教搬老小家眷都安顿了。秦明、花荣在席上称赞宋公明许多好处，清风山报冤相杀一事，众头领听了大喜。后说吕方、郭盛两个比试戟法、花荣一箭射断绒□，分开画戟。晁盖听罢，意思不信，口里含糊应道：“直如此射得亲切？改日却看比箭。”当日酒至半酣，食供数品，众头领都道：“且去山前闲一回，再来赴席。”当下众头领，相谦相让，下阶闲步乐情，观看山景。行至寨前第三关上，只听得空中数行宾鸿嘹。花荣寻思道：“晁盖却意思，不信我射断绒□。何不今日就此施逞些手段，教他们众人看，日后敬伏我？”把眼一观，随行人伴数内却有带弓箭的。花荣便问他讨过一张弓来，在手看时，却是一张泥金鹊画细弓，正中花荣意；急取过一枝好箭，便对晁盖道：“恰兄长见说花荣射断绒□，众头领似有不信之意。远远的有一行雁来，花荣未敢夸口，这枝箭要射雁行内第三只雁的头上。射不中时，众头领休笑。”花荣搭上箭，拽满弓，觑得亲切，望空中只一箭射去，果然正中雁行内第三只，直坠落山坡下，急叫军士取来看时，那枝箭正穿在雁头上。晁盖和众头领看了，尽皆骇然，都称花荣做“神臂将军”。吴学究称赞道：“休言将军比李广，便是养由基也不及神手！真乃是山寨有幸！”自此，梁山泊无一个不钦敬花荣。众头领再回厅上会，到晚各自歇息。次日，山寨中再备筵席，议定坐次。本是秦明及花荣，因为花荣是秦明大舅，众人推让花荣在林銖肩下，坐了第五位，秦明第六位，刘唐坐第七位，黄信坐第八位，三阮之下，便是燕顺、王矮虎、吕方、郭盛、郑天寿、石勇、杜迁、宋万、朱贵、白胜：一行共是二十一个头领坐定。庆贺筵宴已毕。山寨中添造大船屋宇，车辆什物；打造刀军器，铠甲头盔；整顿旌旗袍袄，弓弩箭矢，准备抵敌官军。不在话下。却说宋江自离了村店，连夜赶归。当日申牌时候，奔到本乡村口张社长酒店里暂歇一歇。那张社长却和宋江家来往得好。张社长见了宋江容颜不乐，眼泪暗流。张社长动问道：“押司有年半来不到家中，今日且喜归来，

如何尊颜有些烦恼，心中为甚不乐？且喜官事已遇赦了，必是减罪了。”宋江答道：“老叔自说得是。家中官事且靠后。只有一个生身老父，歿了，如何不烦恼？”张社长大笑道：“押司真个也是作耍？令尊太公却在我这里酒了回去，只有半个时辰来去，如何却说这话？”宋江道：“老叔休要取笑小侄。”便取出家书教张社长看了，“兄弟宋清明明写道：父亲于今年正月初头歿了，专等我归来奔丧。”张社长看罢，说道：“呸！那得这般事！只午时前后，和东村王太公在我这里酒了去，我如何肯说谎！”宋江听了；心中疑影，没做道理处：寻思了半晌，只等天晚，别了社长，便奔归家；入得庄门，看时，没些动静。庄客见了宋江，都来参拜。宋江便问道：“我父亲和四郎有么？”庄客道：“太公每日望得押司眼穿。今得归来，却是欢喜。方和东村里王社长在村口张社长店里酒了回来，睡在里面房内。”宋江听了大惊，撇了短棒，迳入草堂上来。只见宋清迎着哥哥便拜。宋江见他果然不戴孝，心中十分大怒，便指着宋清骂道：“你这忤逆畜生，是何道理！父亲见今在堂，如何却写书来戏弄我？教我两三遍自寻死处，一哭一个昏迷。你做这等不孝之子！”宋清却待分说，只见屏风背后，转出宋太公来，叫道：“我儿不要焦躁。这个不干你兄弟之事，是我每日思量见你一面，因此教四郎只写道我歿了，你便归来得快。我又听得人说，白虎山地面多有强人，又怕你一时被人撺掇，落草去了，做个不忠不孝的人；为此，急急寄书去唤你归家。又得柴大官人那里来的石勇，寄书去与你。这件事尽都是我主意，不干四郎之事。你休埋怨他。我却在张社长店里回来，睡在房里，听得是你归来了。”宋江听罢，纳头便拜太公，忧喜相伴。宋江又问父亲道：“不知近日官司如何？已经赦宥，必然减罪。适间张社长也这般说了。”宋太公道：“你兄弟宋清未回之时，多得朱仝、雷横的气力。向后只动了一个海捕文书，再也不曾来勾扰。我如今为何唤你归来？近闻朝廷册立皇太子，已降下一道赦书，应有民间犯了大罪尽减一等科断，俱已行开各处施行。便是发露到官，也只该个徒流之罪，不到得害了性命。且由他，却又别作道理。”宋江又问道：“朱、雷二都头曾来庄上么？”宋清说道：“我前日听得说来，这两个都差出去了：朱仝差往东京去，雷横不知差到那里去了。如今县里却是新添两个姓赵的勾摄公事。”

宋太公道：“我儿远路风尘，且去房里将息几时。”合家欢喜。不在话下。天色看着将晚，玉兔东生。约有一更时分，庄上人都睡了，只听得前后门发喊起来。看时，四下里都是火把，团团围住宋家庄，一片声叫道：“不要走了宋江！”太公听了，连声叫苦。不因此起，有分教：大江岸上，聚集好汉英雄；闹市丛中，来显忠肝义胆。毕竟宋公明在庄上怎地脱身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五回 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

话说当时宋太公掇个梯子上墙来看时，只见火把丛中约有一百余人。当头两个便是郓城县新参的都头。却是弟兄两个：一个叫做赵能，一个叫做赵得。两个便叫道：“宋太公！你若是晓事的，便把儿子宋江送出来，我们自将就他；若是不教他出官时，和你这老子一发捉了去！”宋太公道：“宋江几时回来？”赵能道：“你便休胡说！有人在村口见他从小社长家店里了酒来。亦有人跟到这里。你如何赖得过？”宋江在梯子边说道：“父亲和他论甚口？孩儿便挺身出官也不妨：县里府上都有相识；况已经赦宥的事了，必当减罪。求告这们做甚么？赵家那是个刁徒；如今暴得做个都，知道甚么义理？他又和孩儿没人情，空自求他。”宋太公哭道：“是我苦了孩儿！”宋江道：“父亲休烦恼。官司见了，倒是有幸。明日孩儿躲在江湖上，撞了一班儿杀人放火的弟兄们，打在网里，如何能覩见父亲面？便断配在他州外府，也须有程限，日后归来，也得早晚伏侍父亲终身。”宋太公道：“既是孩儿恁的说时，我自来上下使用，买个好去处。”宋江便上梯来叫道：“你们且不要闹。我的罪犯今已赦宥，定是不死。且请二位都头进敝庄少叙三杯，明日一同见官。”赵能道：“你休使见识赚我入来！”宋江道：“我如何连累父亲兄弟？你们只顾进家里来。”宋江便下梯子来，开了庄门，请两个都头到庄里堂上坐下；连夜杀鸡宰鹅，置酒相待。那一百士兵人等，都与酒食管待，送些钱物之类；取二十两花银，把来送与两位都头做“好看钱。”当夜两个都头就在庄上歇了。次早五更，同到县前；等待天明，解到县里来时，知县出升堂只见都头赵能，赵

得，押解宋江出官。知县时文彬见了大喜，责令宋江供状。当下宋江笔供招：“不合于前年秋间典贍到阎婆惜为妾。为因不良，一时恃酒，争论毆，致被误杀身死，一向避罪在逃。今蒙缉捕到官，取前情，所供甘罪无词。”知县看罢，且叫收禁牢里监候。满县人见说拿得宋江，谁不爱惜他。都替他去知县处告说讨饶，备说宋江平日的好处。知县自心里也有八分开豁他，当时依准了供状，免上长枷手，只散禁在牢里。宋太公自来买了告下使用钱帛。那时阎婆已自身故了半年，没了苦主；这张三又没了粉头，不来做甚冤家。县里叠成文案，待六十日限满，结解上济州听断。本州府尹看了申解情由，赦前恩宥之事，已成减罪，把宋江脊杖了十，刺配江州牢城。本州官吏亦有认得宋江的，更兼他又有钱帛使用，名唤做断杖刺配，又无苦主执证，众人维持下来。都不甚深重，当厅带上行枷，押了一道牒文差两个防送公人，无非是张千，李万。当下两个公人领了公文，监押宋江到州衙前。宋江的父亲宋太公同兄弟宋清都在那里等候；置酒管待两个公人，发了些银两。教宋江换了衣服，打拴了包里，穿了麻鞋。宋太公唤宋江到僻静处，叮嘱道：“我知江州是个好地面，一鱼米之乡，一特地使钱买将那里去。你可宽心守耐。我自使四郎来望你。盘缠，有使人常常寄来。你如今此去正从梁山泊过；倘或他们下山来劫你入夥，切不可依随他，教人骂做不忠不孝。一此一节牢记于心。孩儿，路上慢慢地去、天可怜见，早得回来，父子团圆，兄弟完聚！”宋江泪拜辞了父亲。兄弟宋清送一程路。宋江临别时，嘱付兄弟道：“我此去不要你们忧心；只有父亲年纪高大，我又累被官司缠扰，背井离乡而去，兄，你早晚只在家侍奉，休要为我到江州来，弃掷父亲，无人看顾。我自江湖上相识多，见的那一个不相助，盘缠自有对付处。天若见怜，有一日归来也。”宋清泪拜辞了，自回家中去侍奉父亲宋太公，不在话下。只说宋江和两公人上路。那张千，李万，已得了宋江银两，又因他是好汉，因此于路上只是伏侍宋江。三个人上路行了一日，到晚投客店安歇了，打火做些饭，又买些酒肉请两个公人。宋江对他说道：“实不瞒你两个说：我们今日此去正从梁山泊边过。山寨上有几个好汉闻我的名字，怕他下山来夺我，枉惊了你们。我和你两个明日早起些，只拣小路上过去，宁可多走几里不妨。”两个公人道：“押司，你

不说，俺们如何得知。我等自认得小路过去，定不得撞着他们。”当夜计议定了，次日，起个五更来打火。两个公人和宋江离了客店。只从小路里走。约莫也走了三十里路，只见前面山坡背后转出一夥人来。宋江看了，只叫得苦。来的王是别人，为头的好汉正是赤发鬼刘唐，将领着三五十人，便来杀那两个公人。这张千，李万，做一堆儿跪在地下。宋江叫道：“兄弟！你要杀谁？”刘唐道：“哥哥，不杀了这两个男女，等甚么！”宋江道：“不要你污了手，把刀来我杀便了。”两个人只叫得苦。刘唐把刀递与宋江。宋江接过，问刘唐道：“你杀公人何意？”刘唐说道：“奉山上哥哥将令，特使人打听得哥哥官司，直要来郓城县劫牢，却知哥哥不曾在牢里，不曾受苦。今番打听得断配江州，只怕路上错了路头，教大小头领分付去四路等候，迎接哥哥，便请上山。这两个公人不杀了如何？”宋江道：“这个不是你们兄弟抬举宋江，倒要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。若是如此来挟我只是逼宋江性命，我自不如死了！”把刀望喉下自刎。刘唐慌忙攀住膊，道：“哥哥！且慢慢地商量！”就手里夺了刀。宋江道：“你弟兄们若是可怜见宋江时，容我去江州牢城听候限满回来，那时却待与你们相会。”刘唐道：“哥哥这话，小弟不敢主张。前面大路上有军师吴学究同花知寨在那里专等迎迓哥，容小弟着小校请来商议。”宋江道：“我只是这句话，由你们怎地商量。”小喽罗去报，不多时，只见吴用，花荣，两骑在前，后面数十骑马跟着，飞到面前。下马叙礼罢，花荣便道：“如何不与兄长开了枷？”宋江道：“贤弟，是甚么话？此是国家法度，如何敢擅动！”吴学究笑道：“我知兄长的意了。这个容易，只不留兄长在山寨便了。晁头领多时不曾得与仁兄相会，今次也正要和兄长说几句心腹的话。略请到山寨少叙片时，便送登程。”宋江听了道：“只有先生便知道宋江的意。扶起两个公人来。宋江道：“要他两个放心；宁可我死，不可害他。”两个公人道：“全靠押司救命！”一行人都离了大路，来到芦苇岸边，已有船只在彼。当时载过山前大路却把山轿教人抬了，直断金亭上歇了，叫小喽罗四下里去请众头领来聚会。迎接上山，到聚义厅上相见。晁盖谢道：“自从郓城救了性命，兄弟们到此，无日不想大恩。前者又蒙引荐诸位豪杰上山，光辉草寨，思报无门！”宋江答道：“小哥自从别后，杀死淫妇逃在江湖上，去了年半。

本欲上山相探兄长面，偶然村占里遇得石勇，捎寄家书，只说父亲弃世，不想却是父亲恐怕宋江随众孚汙入夥去了，因此写书来唤我回家。虽然明官司，多得上下之人看觑，不曾重伤。今配江州，亦是好处。适蒙呼唤，不敢不至。今来既见了尊颜，奈我限期相逼，不敢久住，只此告辞。”晁盖道：“直如此忙！且请少坐。”两个中间坐了。宋江便叫两个公人只在交椅后坐，与他寸步不离。晁盖叫许多头领都来参拜了宋江，分两行坐下，小头目一面斟酒。先是晁把盏了；向后军师吴学究，公孙胜，起至白胜把盏下来。酒至数巡，宋江起身相谢道：“足见兄弟们相爱之情！宋江是个犯罪囚人，不敢久停，就此告辞。”晁盖道：“仁兄直如此见怪？虽然仁兄不肯要坏两个公人，多与些些金银，发付他回去，只说在梁山泊抢掳了去，不到得治罪于他。宋江道：兄这话休题！这等不是抬举宋江，明明的是苦我。家中上有老父在堂，宋江不曾孝敬得一日，如何敢违了他的教训，负累了他？前者一时乘兴与众位来相投，天幸使令石勇在村店里撞见在下，指引回家。父亲说出这个缘故，情愿教小可明了官司；及断配出来，又频频嘱咐；临行之时，又千叮万嘱，教我休为快乐，苦害家中，免累老父惶惶惊恐；因此，父亲明明训教宋江。小可不争随顺弓，便是上逆天理，下违父教，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，虽生何益？如不肯放宋江下山，情愿只就众位手里乞死！”说罢，泪如雨下，便拜倒在地。晁盖，吴用，公孙胜，一齐扶起。众人道：“既是哥哥坚意要往江州，今日且请宽心住一日，明日早送下山。三回五次，留得宋江，就山寨里了一日酒。教去了，也不肯除，只和两个公人同起同坐。当晚住了一夜，次日早起来，坚心要行。吴学究道：“兄长听禀：吴用有个至爱相识，见在江州充做两院押牢节级，姓戴名宗。本处人称为戴院长。为他有道术，一日能行八百里，人都唤他做神行太保。此人十分仗义疏财。夜来小生修下一封书在此与兄长去，到彼时可和本人做个相识。但有甚事，可教众兄弟知道。”众头领挽留不住，安排宴送行；取出一盘金银送与宋江；又将二十两银子送与两个公人；就宋江挑了包里，都送下山来。一个个都作别弓。吴学究和花荣直送过渡，到大路二十里外，众头领回上山去。只说宋江自和两防送公人取路投江州来。那个公人见了山寨里许多人马，众头领一个个都拜宋江，又得他那里若干银两，

一路上只是小心伏侍宋江。三个人在路约行了半月之上早来到一个去处，望见前面一座高岭。两个公人说道：“好了！过得这条揭阳岭便是浔阳江。到江州却是水路，相去不远。”宋江道：“天色暄，趁早走过岭去，寻个宿头。”公人道：“押司说得是。”三个人赶着，奔过岭来。行了半日，巴过岭头，早看见岭脚边一个酒店，背靠颠崖，门临怪树，前后都是草房，去那树阴之下挑出一个酒旆儿来。宋江见了，心中欢喜，便与公人道：“我们肚里正饥渴哩，原来这岭上有个酒店，我们且买碗酒再走。”三个人入酒店来，两个公人把行李歇了，将水火棍靠在壁上。宋江让他两个公人上首坐定。宋江下首坐了。半个时辰，不见一个人出来。宋江叫道：“怎地不见有主人家？”只听得里面应道：“来也！来也！”侧首屋下走出一个大汉来赤色须，红丝虎眼；头上一顶破巾，身穿一领布背心，露着两臂，下面围一条布手巾；看着宋江三个人，唱个喏，道：“客人打多少酒？”宋江道：“我们走得肚饥，你这里有甚么肉卖？”那人道：“只有熟牛肉和浑白酒。”宋江道：“最好；你先切三斤熟牛肉来，打一角酒来。”那人道：“客人，休怪说。我这里岭上卖酒，只是先交了钱，方酒。”宋江道：“倒是先还了钱酒，我也喜欢。等我先取银子与你。”宋江便去打开包里，取出些碎银子。那人立在侧边，偷眼着，见他包里沉重，有些油戈，心内自有八分欢喜；接了宋江的银子，便去里面舀一桶酒，切一盘牛肉出来，放下三只大碗，三只筋，一面筛酒。三个人一头，一面口里说道：“如今江湖上歹人多，有万千好汉着了道儿的：酒肉里下了蒙汗药，麻翻了，劫了财物，人肉把来做馒头子，我只是不信。那里有这话？”那卖酒的人笑道：“你三个说，不要我这酒和肉！里面都有了麻药！”宋江笑逆：“这个大哥瞧见我们说着麻药，便来取笑。”两个公人道：“大哥，热一碗也好。”那人道：“你们要热，我便将去烫来。”那人烫热了，将来筛做三碗。正是饥渴之中，酒肉到口，如何不？三人各了一碗下去。只见两个公人瞪了双眼，口角边流下涎水来，你揪我扯，望便倒。宋江跳起来道：“你两个怎地得一碗便恁醉了？”向前来扶，不觉自家头晕眼花，扑地倒了。光着眼，都面面觑；麻木了，动弹不得。酒店里那人道：“惭愧！好几日没买卖！今日天送这三硕行货来与我！”先把宋江倒拖了，入去山边人肉作房里，放在剥人凳

上；又来把这两个公人也拖了入去，那人再来，却包里行李都提在后屋内，打开看时，都是金银。那人自道：“我开了许多年酒店，不见着这等一个囚徒！量这等一个罪人，怎地有许多财物，却不是从天降下赐与我的！”那人看罢包里却再包了且去门前望几个火家归来开剥。立在门前看了一回，不见一个男女归来。只见岭下这边三个人奔上岭来。那人却认得慌忙迎接道：“大哥那里去来？”那三个内一个大汉应道：“我们特地上岭来接一个人，料道是来的程途日期了。我每日出来，只在岭下等候，不见到，正不知在那里耽搁了。那人道：“大哥，却是等谁？”那大汉道：“等个奢遮的好男子”。那人问道：“甚么奢遮的好男子？”那大汉答道：“你敢也闻他的大名？便是济州郓城县宋押司宋江。”那人道：“莫不是江湖上的山东及时雨宋公明？”那大汉道：“正是此人。”那人又问道：“他却因甚打这里过？”那大汉道：“我本不知。近日有个相识从济州来，说道：“郓城县宋江，不知为甚事发在济州府断配江州牢城。我料想他必从这里过来，别处又无路。他在郓城县时，我尚且要去和他会；今次正从这里经过，如何不结识他？因此，在岭下连日等候；接了他四五日，并不见有一个囚徒过来。我今日同这两个兄弟信步踱上山岭，来你这里买碗酒，就望你一望。近日你店里买卖如何？”那人道：“不瞒大哥说，这几个月里好生没买卖。今日谢天地，捉得三个行货，又有些东西。”那大汉慌忙问道：“三个甚样人？”那人道：“两个公人和一个罪人。”那汉失惊道：“这囚徒莫非是黑肥胖的人？”那人应道：“真个不十分长大，面貌紫棠色。”那大汉连忙问道：“不曾动手么？”那人答道：“方拖进作房去，等火家未回，不曾开剥。”那大汉道：“等我认他一认！”当下四个人进山边人肉作房里，只见剥人凳上挺着宋江和两个公人，颠倒头放在地下。那大汉看见宋江，却不认得；相他脸上“金印，”又不分晓；没可寻思处，猛想起道：“且取公人的包里来，我看他公文便知”那人道：“说得是。”便去房里取过公人的包里打开，见了一锭大银，又若干散碎银两。解开文书袋来，看了差批，众人只叫得“惭愧。”那大汉便道：“天使令我今日上岭来！早是不曾动！争些儿误了我哥哥性命！”那大汉便叫那人：“快讨解药来，先救起我哥哥。”那人也慌了，连忙调了解药，便和那大汉去作房里，先开了枷，扶将起

来，把这解药灌将下去。四个人将宋江扛出前面客位里，那大汉扶住着，渐渐醒来，光着眼，看了众人立在面前，又不认得。只见那大汉教两个兄弟扶住了宋江，纳头便拜。宋江问道：“是谁？我不是梦中么？只见卖酒的那人也拜。宋江道：“这里正是那里？不敢动问两位高姓？”那大汉道：“小弟姓李，名俊。祖贯州人氏。专在扬子江中撑船梢公为生，能识水性。人都呼小弟做混江龙李俊便是、这个卖酒的是此间揭阳岭人，只靠做私商道路，人尽呼他做催命判官李立。这两个兄弟是此间浔江边人，专贩私盐来这里货卖，却是投奔李俊家穴身。大江中伏得水，驾得船。是弟兄两个：个唤做出洞蛟童威，一个叫做翻江童猛这两个也拜了宋江四拜。宋江问道：“却麻翻了宋江，如何却知我姓名？”李俊道：“兄弟有个相识，近日做买卖从济州回来，说起哥哥大名，为发在江州牢城。李俊往常思念，只要去贵县拜识哥哥，只为缘分浅薄，不能彀去。今闻仁兄来江州，必从这里经过。小弟连连在岭下等接仁兄五七日了，不见来。今日无心，天幸使令李俊同两个弟兄上岭来，就买杯酒，遇见李立说将起来；因此，小弟大惊，慌忙去作房里看了，却又不认得哥哥；猛可思量起来，取讨公文看了，知道是哥哥。不敢问仁兄，闻知在郢城县做押司，不知为何事配来江州？”宋江把这杀了阎婆惜直至石勇村店寄书，回家事发，今次配来江州，备细说了一遍。钊人称叹不已。李立道：“哥哥，何不只在此间住了，休上江州牢城去受苦？”宋江答道：“梁山泊苦死相留，我尚兀自不肯住，恐怕连累家中老父，此间如何住得！”李俊道：“哥哥义士，必不肯胡行。你救起那两个公人来。”李立连忙叫了火家，已都归来了，便把公人扛出前面客位里来，把解药灌将下去，救得两个公人起来，面面觑，道：“我们想是行路辛苦，恁地容易得醉！”众人听了都笑。当晚李立置酒管待众人，在家里过了一夜；次日，又安排酒食管待，送出包里遇了宋江并两个公人。当时相别了。宋江目和李俊，童威，童猛，并两个公人下岭来，迳到李俊家歇下。置备酒食，相待，结拜宋江为兄，留在家里过了数日。宋江要行李俊留不住，取些银两两个公人。宋江再带了行枷，收拾了包里行李，辞别李俊，童威，童猛，离了揭阳岭下，取路望江州来。三个人行了半日，早是未牌时分。行到一僻去处，只见人烟辏集，井喧哗。正来到镇上，共

见那里一夥人围住着看。宋江分开人丛，挨入去看时，却原来是一个使棒卖膏药的宋江和两个公人立住了脚，看他使了一回棒。那教头放下了手中棒，又使了一回拳。宋江喝采道：“好棒拳脚！”那却拿起一个盘子来，口里开口道：“小人远方来的人，投贵地特来就事。虽无惊人的本事，全靠恩官作成，远处夸称，近方卖弄。如要筋骨药，当下取赎；如不用膏药，可烦赐些银两铜钱发，休教空过了。”那教头把盘子掠了一遭，没一个出钱与他。那汉又道：“看官，高抬贵手”。又掠了一遭，众人都白着眼看，又没一个出钱赏他。宋江见他惶死，掠了两遭，没人出钱，便叫公人取出五两银子来。宋江叫道：“教头，我是个犯罪的人，没甚与你；这五两白银权表薄意，休嫌轻微。”那汉子得了这五两白银，托在手里，便收科道：“恁地一个有名的揭阳镇上，没一倨晓事的好汉抬举咱家！难得这位恩官，本身见自为事在官，又是过往此间，颠倒发五两白银！正是‘当年却笑郑元和：只向青楼买笑歌！惯使不论家豪富，风流不在着衣多。’这五两银子强似别的十两！自家拜揖。愿求恩官高姓大名，使小人天下传扬。”宋江答道：“教师，量这些东西值得几多！不顺玫谢。正说之间，只见人丛里一条大汉分开人众，抢近前来，大喝道：“兀那！是甚么鸟汉！那里来的囚徒，敢来灭俺揭阳镇上威风！”喏着双拳来打宋江。不因此起相争，有分教：“浔阳江上，聚数筹搅海苍龙；梁山泊中，添一个爬山猛虎。毕竟那汉为甚要打宋江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六回 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船火儿夜闹浔阳江

话说当下宋江不合将五两银子发了那个教师。只见这揭阳镇上众人丛中，钻过这条大汉，睁着眼，喝道：“这厮那里学到这些鸟棒，来俺这揭阳镇上逞强！我已吩咐了众人休睬他，你这厮如何卖弄有钱，把银子赏他，灭俺揭阳镇上的威风！”宋江应道：“我自赏他银两，却干你甚事？”那大汉揪住宋江，喝道：“你这贼配军！敢回我话！”宋江道：“做甚么不敢回你话！”那大汉提起双拳，劈脸打来。宋江躲个过。大汉又赶入一步来，宋江却待要和他放对，只见那个使棒的教头，

从人背后赶将来，一只手揪这那大汉头巾，一只手提住腰胯，望那大汉肋骨上只一兜，踉跄一交，颠翻在地。那大汉却待挣扎起来，又被这教头只一脚踢翻了。两个公人劝住教头。那大汉从地上爬将起来，看了宋江和教头，说道：“使得使不得，教你两个不要慌！”一直往南去了。宋江且请问：“教头高姓，何处人氏？”教头答道：“小人祖贯河南洛阳人氏，姓薛，名永。祖父是老种经略相公帐前军官，为因恶了同僚，不得升用，子孙靠使棒卖药度日。江湖上但呼小人病大虫薛永。不敢拜问，恩官高姓大名？”宋江道：“小可姓宋，名江。祖贯郓城县人氏。”薛永道：“莫非山东及时雨宋公明么？”宋江道：“小可便是。”薛永听罢，便拜。宋江连忙扶住，道：“少叙三杯，如何？”薛永道：“好。正要拜识尊颜，却为门得遇兄长。”慌忙收拾起棒和药囊，同宋江便往邻近酒肆内去酒。只见酒家说道：“酒肉自有，只是不敢卖与你们。”宋江问道：“缘何不卖与我们？”酒家道：“却和你们打的大汉已使人分付了；若是卖与你们时，把我这店子都打得粉碎。我这里却是不敢恶他。这人是此间揭阳镇上一霸，谁敢不听他说。”宋江道：“既然恁地，我们去休；那必然要来寻闹。”薛永道：“小人也去店里算了房钱还他；一两日间也来江州相会。兄长先行。”宋江又居一二十两银子与了薛永，辞别了自去。宋江只得自和两个公人也离了酒店，又自去一处酒。那店家说道：“小郎已自都分付了，我们如何敢卖与你们！你枉走！白自费力！不济事！”宋江和两个公人都做声不得；却被他那里不肯相容。宋江问时，都道：“他已着小郎连连分付去了，不许安着你们三个。”当下宋江见王是话头，三个便拽开脚步，望大路上走。看见一轮红日低坠，天色昏暗，宋江和两个公人心里越慌。三个商量道：“没来由看使棒，恶了这！如今闪得前不巴村，后不着店，却是投那里去宿是好？”只见远远地小路，望见隔林深处射出灯光来。宋江见了道：“兀，那里灯光明处必有人家。遮莫怎地陪个小心，借宿一夜，明日早行。”公人看了道：“这灯光处又不在正路上。”宋江道：“没奈何！虽然不在正路上，明日多行三二里，却打甚么要紧？”三个人当时落路来。行不到二里多路，林子背后闪出一座大庄院来。宋江和两个公人来到庄院前敲门。庄客听得，出来开门，道：“你是甚人，黄昏夜半来敲门打户？”宋江陪着小心，答

道：“小人是个罪犯配送江州的人。今日错过了宿头，无处安歇，欲求贵庄借宿一宵，来早依例拜纳房金。”庄客道：“既是恁地，你且在这里少待，等我入去报知庄主太公，可容即歇。”庄客入去通报了，复翻身出来，说道：“太公相请。”宋江和两个公人到里面茸棠去参见了庄主太公。太公付教庄客，领到门房里安歇，就与他们些晚饭。庄客听了，引去门首草房下，点起一碗灯，教三人歇定了；取三分饭食羹汤蔬，教他三个了。庄客收了碗碟，自入里面去。两个公人道：“押司，这里又无外人，一发除了行枷，快乐睡一夜。明日早行。”宋江道：“说得是。”当时去了行枷，和两个公人去房外净手，看见星光满天，又见打麦场边屋后是一条村僻小路，宋江看在眼里。三个净了手，入进房里，关上门去睡。宋江和两个公人说道：“也难得这个庄主太公留俺们歇这一夜。”正说间，听得里面有人点火把来打麦场上一到处照看。宋江在门缝里张时，见是太公引着三倨庄客，把火把到处照看。宋江对公人道：“这太公和我父亲一般：件件定要自来照管，这早晚也王肯去睡，琐琐地亲自点看。”正说间，只听得外面有人叫开庄门。庄客连忙来开了门，放入五七个人来。为头的手里拿着朴刀，背后的都拿着稻叉棍棒。火把光下，宋江张看时，那个提朴刀的正是在揭阳镇上要我们的那汉。宋江又听得那太公问道：“小郎，你那里去来？和甚人打，日晚了拖拽棒？”那大汉道：“阿爹不知。哥哥在家里么？”太公道：“你哥哥得醉了，去睡在后面亭子上。”那汉道：“我自去叫他起来。我和他赶人。”太公道：“你又和谁合口？叫起哥哥来时，他却不肯干休。你且对我说这缘故。”那汉道：“阿爹，你不知，今日镇上一个使棒卖药的汉子，叵耐那不先来见我弟兄两个，便去镇上撒科卖药，教使棒；被我都分付了镇上的人分文不要与他赏钱。不知那里走一个囚徒来，那做好汉出尖，把五两银子赏他，灭俺揭阳镇上威风！我正要打那，却恨那卖药的脑揪翻我，打了一顿，又踢了我一脚，至今腰里还疼。我已教人四下里分付了酒店客店：不许着这们酒安歇。先教那三个今夜没存身处。随后我叫了赌房里一夥人，赶将去客店里，拿得那卖药的来尽气力打了一顿；如今把来吊在都头家里，明日送去江边，困做一块抛在江里，出那口鸟气！却只赶这两个公人押的囚徒不着。前面又没客店，竟不知投那里去宿了，我如今叫起哥

哥来分头赶去捉拿这厮！”太公道：“我儿，休恁地短命相！他自有银子赏那卖药的，却干你甚事？你去打他做甚么？可知道着他打了也不曾伤重。快依我口便罢，休教哥哥得知。你人打了，他肯干罢？又是去害人性命！你依我说，且去房里睡了。半夜三更，莫去敲门打户，激恼村坊，你也积些阴德。”那汉不顾太公说，着朴刀，迳入庄内去了。太公随后也赶入去。宋江听罢，对公人说道：“这般不巧的事！怎生是好！却又撞在他家投宿！我们只宜走了好。倘或这厮得知，必然他害了性命。便是太公不说，庄客如何敢瞒？”两个公人都道：“说得是。事不宜迟，及早快走！”宋江道：“我们休从门前出去，掇开屋后一堵子出去罢。”两个公人挑了包里，宋江自提了行枷，便从房里挖开屋后一堵壁子。三个人便趁星光之下望林木深处小路上只顾走。正是“慌不择路。”走了一个更次，望见前满目芦花，一派大江，滔滔滚滚，正来到浔阳江边。只听得背后喊叫，火把乱明，吹风忽哨赶将来。宋江只叫得苦，道：“上苍救一救则个！”三人躲在芦苇中，望后面时，那火把渐近。三人心里越慌，脚高步低，在芦苇里撞。前面一看，“不到天尽头，早到地尽处，”一带大江拦截，侧边又是一条阔港。宋江仰天叹道：“早知如此的苦，权且住在梁山泊也罢！谁想直断送在这里！”宋江正在危急之际，只见芦苇中悄悄地忽然摇出一只船来。宋江见了便叫：“梢公！且把船来救我们三个！俺与你几两银子！”那梢公在船上问道：“你三个是甚么人，却走在这里来？”宋江道：“背后有强人打劫我们，一味地撞在这里。你快把船来渡我们！我多与你些银两！”那梢公早把船放得拢来。三个连忙跳上船去。一个公人便把包里我下舱里；一个公人便将水火棍拓开了船。那梢公一头搭上橹，一面听着包里落舱有些好响声，心中暗喜；把橹一摇，那只小船早荡在江心里。岸上那夥赶来的人早赶到滩头，有十余个火把，为头两个大汉各挺着一条朴刀约从有二十余人，各执棒。口里叫道：“你那梢公快摇船拢来”宋江和两个公人做一块儿伏在船舱里，说道：“梢公！却是不要拢船！我们自多谢你些银子！”那梢公点头，只不应岸上的人，把船望上水咿咿哑哑的摇将去。那岸上这夥人大喝道：“你那梢公不摇拢船来，教你都死！”那梢公冷笑几声，也不应。岸上那夥人又叫道：“你是那梢公，直恁大胆不摇拢来？那梢公冷笑应

道：“老爷叫做张梢公！你不要咬我鸟！”岸上火把丛中那个长汉说道：“原来是张大哥！你见我弟兄两个么？”那梢公应道：“我又不瞎，做甚么不见你！”那长汉道：“你既见我时，且摇拢来和你说话。”那梢公道：“有话明朝来说，趁船的要去的紧。”那长汉道：“我弟兄两个正要捉这趁船的三个人！”那梢公道：“趁船的三个都是我家亲眷，衣食父母。请他归去碗‘板刀面’了来！”那长汉道：“你且摇拢来，和你商量。”那梢公道：“我的衣饭，倒拢来把与你，倒乐意。”那长汉道：“张大哥！不是这般说！我弟兄只要捉这囚徒！你且拢来！”那梢公一头摇橹，一面说道：“我自好几日接得这个主顾，却是不摇拢来，倒你接了去！你两个只休怪，改日相见！”宋江呆了，不听得话里藏机，在船舱里悄悄的和两个公人说：“也难得这个梢公！救了我们三个性命，又与他分说！不要忘了他恩德！却不是幸得这只船来渡了我们！”却说那梢公摇开船去，离得江岸远了。三个人在舱里望岸上时，火把也自去芦苇中明亮。宋江道：“惭愧！正是好人相逢，恶人远离，且得脱了这场灾难！”只见那梢公摇着橹，口里唱起湖州歌来；唱道：老爷生长在江边，不爱交游只爱钱。昨夜华光来趁我，临行夺下金砖！宋江和两个公人听了这首歌，都酥软了。宋江又想道：“他是要。”三个正在里议论未了，只见那梢公放下橹，说道：“你这个撮鸟！两个公人平日最会诈害做私商的心，今日却撞在老爷手里！你三个却是要‘板刀面，’却是要‘馄饨？’”宋江道：“家长，休要取笑。怎地唤做‘板刀面？’怎地是‘馄饨？’”那梢公睁着眼，道：“老爷和你耍甚鸟！若还要‘板刀面’时，俺有一把泼风也似快刀在这板底下。我不消三刀五刀，我只一刀一个，都剁你三个人下水去！你若要‘馄饨’时，你三个快脱了衣裳，都赤条条地跳下江里自死！”宋江听罢，扯定两个公人，说道：“却是苦也！正是：‘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！’”那梢公喝道：“你三倨好好商量，快回我话！”宋江答道：“梢公不知，我们也是没奈何，犯下了罪迭配甘州的人。你如何可怜见，饶了我三个！”那梢公喝道：“你说甚么闲话！饶你三个？我半个也不饶你！一老爷唤作有名的狗脸张爷爷！来也不认得爷，也去不认得娘！你便都闭了鸟嘴，快下水里去！”宋江又求告道：“我们都把包里内金银财帛衣服等项，尽数与你。只饶了我三人性！”那梢公便去板底下摸出那

把明晃晃板刀来，大喝道：“你三个要怎地！”宋江仰天叹道：“为因我不敬天地，不孝父母，犯下罪责，连累了你两个！”那两个公人也扯着宋江，道：“押司！罢！罢！我们三个一处死休！”那梢公又喝道：“你三个孚好快脱了衣裳，跳下江去！跳便跳！不跳时，老爷便剃下水里去！”宋江和那两个公人抱做一块，望着江里。只见江面上咿咿哑哑橹声响。梢公回头看时，一只快船，飞也似从上水头急溜下来船上有三个人：一条大汉手里横着托叉，立在船头上；梢头两个后生摇着两把快橹。星光之下，早到面前。那船头上横叉的大汉便喝道：“前面是甚梢公，敢在当行事？船里货物，见者有分！”这船公回头看了，慌忙应道：“原来却是李大哥！我只道是谁来！大哥，又去做买卖？只是不曾带挈兄弟。”大汉道：“张家兄弟，你在这里又弄这一手！船里甚么行货？有些油水么？”梢公答道：“教你得知好笑：我这几日没道路又赌输了，没一文；正在沙滩上闷，坐岸上一夥人赶着。三头行货来我船里，却是两个鸟公人，解一个黑矮囚徒，正不知是那里。他说道，迭配江州来的，却又项上不带行枷。赶来的岸上一夥人却是镇上穆家哥儿两个，定要讨他。我见有些油水，我不还他。”船上那大汉道：“咄！莫不是我哥哥宋公明？”宋江听得声音熟，便舱里叫道：“船上好汉是谁？救宋江则个！”那大汉失惊道：“真个是我哥哥！早不做出来！”宋江钻出船上来看时，星光明亮，那船头上立的大汉正是混江龙李俊；背后船梢上两个摇橹的：一个是出洞蛟童威，一个翻江蜃童猛。这李俊听得是宋公明，便跳过船来，口里叫道：“哥哥惊恐？若是小来得迟了些个，误了仁兄性命！今日天使李俊在家坐立不安，棹船出来江里赶些私盐，不想又遇着哥哥在此受难！”那梢公呆了半晌，做声不得，方问道：“李大哥，这黑汉便是山东及时雨宋公明么？”李俊道：“可知是哩！”那梢公便拜道：“我那爷！你何不门通个大名，省得着我做出歹事来，争些儿伤了仁兄！”宋江问李俊道：“这个孚汉是谁？请问高姓？”李俊道：“哥哥不知。这个好汉却是小弟结义的兄弟，姓张，是小孤山下人氏，单名淇字，绰号船火儿，专在此浔阳江做这件稳善的道路。”宋江和两个公人都笑起来。当只船并着摇奔滩边来，缆了船，舱里扶宋江并两个公人上岸。李俊又与张横说：“兄弟，我尝和你说：天下义士，只除非山东及时雨郢城宋

押司。今日你可仔细认着。”张横开火石，点起灯来，照着宋江，扑翻身又在沙滩上拜，道：“哥哥恕兄弟罪过！”张横拜罢，问道：“义士哥哥为何事配来此间？”李俊把宋江犯罪的事说了，今来迭配州。张横听了，说道：“好教哥哥得知，小弟一母所生的亲弟兄两个：长的便是小弟；我有个兄弟，却又了得：浑身雪练也似一身白肉，没得钿五十里水面，水底下伏得七日七夜，水里行一似一根白条，更兼一身好武艺，因此，人起他一个异名，唤做浪里白条张顺。当初我弟兄两个只在扬子江边做一件依本分的道路。……”宋江道：“愿闻则个。”张横道：“我弟兄两个，但赌输了时，我便先驾一只船，渡在江边静处做私渡。有那一等客人，贫省贯百钱的，又要快，便来下我船。等船里都坐满了，却教兄弟张顺，也扮做单身客人背着一个大包，也来趁船。我把船摇到半江里，歇了橹，抛了锚，插一把板刀，却讨船钱。本合五百足钱一个人，我便定要他三贯。却先问兄弟讨起，教他假意不肯还我。我便把他来起手，一手揪住他头，一手提定腰胯，扑通地擗下江里，排头儿定要三贯。一个个都惊得呆了，把出来不迭。都得足了，却送他到僻静处上岸。我那兄弟自从水底下走过对岸，等没了人，却与兄弟分钱去赌。那时我两个只靠这道路过日。”宋江道：“可知江边多有主顾来寻你私渡。”李俊等都笑起来，张横又道：“如今我弟兄两个都改了业；我便只在这浔阳江里做私商；兄弟张顺，他却如今自在江州做卖鱼牙子。如今哥哥去时，小弟寄一封书去，一只是不识字，写不得。”李俊道：“我们去村里央个门馆先生来写。留下童威，童猛看船。三个人跟了李俊，张横，提了灯，投村里来。走不过半里路，看见火把还在岸上明亮。张棋说道：“他弟兄两个还未归去！”李俊道：“你说兀谁弟兄两个？”张横道：“便是镇上那穆家哥儿两个。”李俊道：“一发叫他两个来拜了哥哥。”宋江连忙说道：“使不得！他两个赶着要捉我！”李俊道：“仁兄放心。他兄弟不知是哥哥。他亦是我们一路人。”李俊用手一招，忽哨了一声，只见火把人伴都飞奔将来。看见李俊，张横都恭奉着宋江做一处说话，那弟兄二人大惊道：“二位大哥如何与这三人熟？”李俊大笑道：“你道他是兀谁？”那二人道：“便是不认得。只见他在镇上出银两赏那使棒的，灭俺镇上威风，正待要捉他！”李俊道：“他便是我日常和你们说的山东及时

雨郢城宋押司公明哥哥！你两个还不快拜！”那弟兄两个撇了朴刀，扑翻身便拜，道：“闻名久矣！不期今日方得相会！却甚是冒渎，犯伤了哥哥，望乞怜悯恕罪！”宋江扶起二人，道：“壮士，愿求大名？”李俊便道：“这弟兄两个富户是此间人。姓穆，名弘，绰号没遮拦。兄弟穆春，唤做小遮拦。是揭阳镇上一霸。我这里有‘三霸，’哥哥不知，一发说与哥哥知道。揭阳岭上岭下便是小弟和李立一霸；揭阳镇上是他弟兄两个一霸；浔阳江边做私商的却是张横，张顺两个一霸；以此谓之‘三霸。’”宋江答道：“我们如何省得！既然都是自家弟兄情分，望乞放还了薛永！”穆弘笑道：“便是使棒的那？哥哥放心。”一随即便教兄弟穆春——“去取来还哥哥。我们且请仁兄到敝庄伏礼请罪。”李俊说道：“最好，最好；便到你庄上去。”穆弘叫庄客着两个去看了船只，就请童威，童猛一同都到庄上去相会；一面又着人去庄上报知，置办酒筵，杀羊宰猪，整理筵宴。一行众人等了童威，童猛，一同取路投庄上来。却好五更天气，都到庄里，请出穆太公来相见了，就草堂上分宾主坐下。宋江与穆太公对。说话未久，天色明朗，穆春已取到病大虫薛永进来，一处相会了。穆弘安排筵席，管待宋江等众位饮宴。至晚，都留在庄上歇宿。次日，宋江要行，穆弘那里肯放，把众人都留庄上，陪侍宋江去镇上闲，观看揭阳市村景致。又住了三日，宋江怕违了限次，坚意要行。穆弘并众人苦留不住，当日做个送路筵席。次日早起来，宋江作别穆太公并众位好汉；临行，分付薛永：“且在穆弘处住几时，却来江州，再得相会。”穆弘道：“哥哥但请放心，我这里自看顾他。”取出一盘金银送与宋江，又发两个公人些银两。临动身，张横在穆弘庄上央人修了一封家书，央宋江付与张顺。当时宋江收放包里内了。一行人都送到浔阳江边。穆弘叫只船来，取过先头行李下船。众人都在江边，安排行枷，取酒送上船饯行。当下众人泪而别。李俊，张横，穆弘，穆春，薛永，童威，童猛，一行人各自回家，不在话下。只说宋江自和两个公人下船，投江州来。这梢公非比前番，使着一帆风篷，早送到江州上岸。宋江方带上行枷，两个公人取出文书，挑了行李，直至江州府前来，正值府尹升厅。原来那江州知府，姓蔡，双名得章，是当朝祭太师蔡京的第九个儿子；因此，江州人叫他做蔡九知府。那人为官贪滥，作事骄奢。为这江州是

钱粮浩大的去处，抑且人广物盈，因此，太师特地教他来做知府。当时两个公人当厅下了公文，押宋江投厅下，蔡九知府看见宋江一表非俗，便问道：“你为何枷上没了本州的封皮？”两个公人告道：“于路上春雨淋漓，却被水坏了。知府道：“快写个帖来，便送下城外牢城营里去。本府自差公人押解下去。”这两个公人就送宋江到牢城营内交割。当时江州府公人了文帖，监押宋江并同公人出州衙前，来酒店里买酒。宋江取三两来银子与了江州府公人，当讨了收管，将宋江押送单身房里听候。那公人先去对管营差拨处替宋江说了方便，交割讨了收管，自回江州府去了。这两个公人，也交还了宋江包里，行李，千酬万谢相辞了入城来。两个自说道：“我们虽是了惊恐，却赚得许多银两。”自到州衙府里伺候，讨了回文，两个取路往济州去了。话里只说宋江又是央浼人请差拨到单身房里，送了十两银子与他；管营处又自加倍送十两并人事；营里管事的人并使唤的军健人等都送些银两与他们买茶；因此，无一个不欢喜宋江。少刻，引到点视厅前，除了行枷，参见管营。为得了贿赂，在厅上说道：“这个新配到犯人宋江听着：先朝太祖武德皇帝圣旨事例，但凡新入流配的心顺先打一百杀威棒。左右！与我捉去背起！”宋江告道：“小人于路感冒风寒时症，至未曾痊可。”管营道：“这汉端的像有病的；不见他面黄饥瘦，有些病症？且与他权寄下这顿棒。此人既是县吏身，着他本营抄事房做个抄事。”就时立了文案，便教发去抄事。宋江谢了，去单身房取了行李，到抄事房安顿了。众囚徒见宋江有面目，都买酒来庆贺。次日，宋江置备酒食与众人回礼；不时间又请差拨牌头递杯，管营处常送礼物与他。宋江身边有的是金银财帛，单把来结识他们；住了半月之间，满营里没一个不欢喜他。自古道：“世情看冷，人面逐高低！”宋江一日与差拨在抄事房酒，那差拨说与宋江道：“贤兄，我前日和你说的那个节级常例人情，如何多日不使人送去与他？今已一句之上了。他明日下来时，须不好看。”宋江道：“这个不妨。那人要钱不与他；若是差拨哥哥，但要时，只顾问宋江取不妨。那节级要时，一文也没！等他下来，宋江自有话说。”差拨道：“押司，那人好生利害，更兼手脚了得！倘或有些言语高低，了他些羞辱，却道我不与你通知。宋江道：“兄长由他。但请放心，小可自有措置。敢是送些与他，也不见

得；他有个不敢要我的，也不见得。”正恁的说未了，只见牌头来报道：“节级下在这里了。正在厅上大发作，骂道：‘新到配军如何不送常例钱与我’”差拨道：“我说是么？那人自来，连我们都怪。”宋江笑道：“差拨哥哥休罪，不及陪侍，改日再得作杯。小可且去和他说话。”差拨也起身道：“我们不要见他。”宋江别了差拨，离了抄事房，自来点视厅上，见这节级。不是宋江来和这人见，有分教：江州宋江来与这个节级怎么相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七回 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展浪里白条

话说当时宋江别了差拨，出抄事房来，到点视厅上看时，见那节级掇条凳子坐在厅前，高声唱道：“那个是新配到囚徒？”牌头指着宋江道：“这个便是。”那节级便骂道：“你这黑矮杀才，倚仗谁的势，要不送常例钱来与我？”宋江道：“‘人情人情，在人情愿。’你如何逼取人财？好小哉相！”两边看的人听了，倒捏两把汗。那人大怒，喝骂：“贼配军！安敢如此无礼，颠倒说我小哉！那兜驮的，与我背起来！且打这厮一百讯棍！”两边营里众人都是和宋江好的；见说要打他一哄都走了，只剩得那节级和宋江。那人见众人都散了，肚里越怒，拿起讯棒，便奔来打宋江。宋江说道：“节级你要打我，我得何罪？”那人大喝道：“你这贼配军，是我手里行货！轻咳嗽便是罪过！”宋江道：“便寻我失，也不到得该死。”那人怒道：“你说不该死！我要结果你也不难，只似打杀一个苍蝇！”宋江冷笑道：“我因不送得常例钱便该死时，结识梁山泊吴学究却该怎地？”那人听了这话，慌忙丢了手中讯棍，便问道：“你说甚么？”宋江道：“我自说那结识军师吴学究的，你问我怎地？那人慌了手脚，拖住宋江问道：“你正是谁？那里得这话来？”宋江笑道：“小可便是山东郓城县宋江。”那人听了，大惊，连忙作揖，说道：“原来兄长正是及时雨宋公明！”宋江道：“何足挂齿。”那人便道：“兄长，此间不是说话处，未敢下拜。同往城里叙怀，请兄长便行。”宋江道：“孚，节级少待，容宋江锁了房门便来，”宋江慌忙到房里取了吴用的书，自带了银两，出来锁上房门，分付牌

头看管，便和那人离了牢城营里，奔入江州城里来，去一个临街酒肆中楼上坐下。那人问道：“兄道：兄长何处见吴学究来？”宋江怀中取出书来，递与那人。那人拆开封皮，从头读了藏在袖内，起身望着宋江便拜。宋江慌忙答礼，道：“适间言语冲撞，休怪。”那人道：“小弟只听得说：‘有个姓宋的发下牢城营里来。’往常时，但是发来的配军，常例送银五两。今番已经十数日，不见送来。今日是个闲暇日头，因此下来取讨。不想却是仁兄。恰在营内，甚是言语冒渎了哥哥，万望恕罪！”宋江道：“差拨亦会常对小可说起大名。宋江有心要拜识尊颜，却不知足下住处，又无因入城，特地只等尊兄下来，要与足下相会一面，以此耽误日久。不是为这五两银子不拾得送来；只想尊兄必是自来，故意延挨。今日幸得相见，以慰平生之愿。”说话的，那人是谁？便是吴学究所荐的江州两院押牢节级戴院长戴宗。那时，故宋时，金陵一路节级都称呼做“家长；”湖南一路节级都称呼做“院长。”原来这戴院长有一等惊人的道术；但出路时，书飞报紧急军情事，把两个甲马拴在两只腿上，作起“神行法”来，一日能行五百里；把四个甲马拴在腿上，便一日能行八百里：因此，人都称做神行太保戴宗。当下戴院长与宋公明说罢了来情去意。戴宗，宋江，俱各大喜。两个坐在阁子里，叫那卖酒的过来，安排酒果肴馔菜蔬来，就酒楼上两个饮。宋江诉说一路上遇见许多好汉，众人相会的事务。戴宗也倾心吐胆，把和这吴学究相交来往的事告诉了一遍。两个正说到心腹相爱之处，饮得两三杯酒，只听楼下喧闹起来。过卖连忙走入阁子来对戴宗说道：“这个人只除非是院长说得他下。没奈何，烦院长去解拆则个。”戴宗问道：“在楼下作闹的是谁？”过卖道：“便是时常同院长走的那个唤做铁牛李大哥，在底下寻主人家借钱。”戴宗笑道：“又是言在下面无礼。我只道是甚么人。一兄长少坐，我去叫了这厮上来。”戴宗便起身下去；不多时，引着一个黑凛凛大汉上楼来。宋江看见，了一惊，便问道：“院长，这大哥是小弟身边牢里一个小牢子，姓，李名逵。祖贯是沂州，沂水县，百丈村人氏。本身一个异名，唤做黑旋风李逵。他乡中都叫他做李铁牛。因为打死了人，逃走出来，虽遇赦宥，流落在此江州，不曾还乡。为他酒性不好，人多惧他。能使两把板斧，又会拳棍。见今在此牢里勾当。”李逵毛着宋江问戴宗道：“哥哥，这

黑汉子是谁？”戴宗对宋江笑道：“押司，你看这恁么粗卤！全不识些体面！”李逵道：“我问大哥，怎地是粗卤？”戴宗道：“兄弟，你便请问‘这位官人是谁’便好。你倒却说‘这黑汉子是谁，’这不是粗卤却是甚么？我且与你说知：“这位仁兄便是闲常你要去投奔他的义士哥哥。”李逵道：“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宋江？”戴宗喝道：“咄！你这厮敢如此犯上！直言叫唤，全不识些高低！兀自不快下拜，等几时！”李逵道：“若真个是宋公明，我便下拜；若是闲人，我却拜甚鸟！节级哥哥，不要赚我拜了，你却笑我！”宋江便道：“我正是山东黑宋江。”李逵拍手叫道：“我那爷！你何不早说些个，也教铁牛欢喜！”扑翻身躯便拜。宋江连忙答礼，说道：“壮士大哥请坐。”戴宗道：“兄弟，你便来我身边坐了酒。”李逵道：“不耐烦小盏，换个大碗来筛！”宋江便问道：“却大哥为何在楼下发怒？”李逵道：“我有一锭大银，解了十两小银使用了，却问这主人家那借十两银子去赎那大银出来便还他，自要些使用。叵耐这鸟主人不肯借与我！却待要和那放对，打得他家粉碎，却被大哥叫了我上来。”宋江道：“共用十两银子去取？再要利钱么？”李逵道：“利钱已有在这里了，只要十两本钱去讨。”宋江听罢，便去身道取出一个十两银子，把与李逵，说道：“大哥，你将去赎来用度。戴宗要阻当时，宋江已把出来了。李逵接得银子，便道：“却是好也！两立哥哥只在这里等我一等。赎了银子，便来送；就和宋哥哥去城外碗酒。”宋江道：“且坐一坐，几碗了去。”李逵道：“我去了便来。”推开子，下楼去了。戴宗道：“兄长休借这银与他便好。却小弟正欲阻，兄长已把在他手里了。”宋江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戴宗道：“这厮虽是耿直，只是贪酒好赌。他却几时有一锭大银解了！兄长他赚漏了这个银去他慌忙出门，必是去赌。若还赢得时，便有得送来还哥哥；若是输了时，那讨这十两银来还兄长？戴宗面上须不好看。”宋江笑道：“尊兄何必见外。些须银子，何足挂齿。由他去赌输了罢。我看这人倒是个忠心直汉子。”戴宗道：“这厮本事自有，只是心粗胆大不好。在江州牢里，但醉了时，却不奈何罪人，只要打一般强的牢子。我也被他连累得苦。专一路见不平，好好强汉，以此江州满城人都怕他。”宋江道：“俺们再饮两杯，却去城外闲一遭。”戴宗道：“小弟也正忘了和兄长去看江景则个。”宋江道：“小可也要看江

州的景致。如此最好。”且不说两个再饮酒。只说李逵得了这个银子，寻思道：“难得！宋江哥哥又不曾和我深交，便借我十两银子。果然仗义疏财，名不虚传！如今来到这里，却恨我这几日赌输了，没一文做好汉他。如今得他这十两银子，且将去赌一赌。倘或赢得几贯钱来，请他一请，也好看。……”当时李逵快跑出城外小张乙赌房里来，便去场上，将这十两银子撒在地下，叫道：“把头钱过来我博！”那小张乙得知李逵从来赌直，便道：“大哥且歇。这一博下来便是你博。”李逵道：“我要先赌这一博！”小张乙道：“你便傍猜也好。”李逵道：“我不傍猜！只要博这一博！五两银子做一注！”有一般赌的却待一博，被李逵劈手夺过头钱来，便叫道：“我博兀谁？”小张乙道：“便博我五两银子。”李逵叫声“快！”地博一个“叉。”小张乙便拿了银子过来。李逵叫道“我的银子是十两！”小张乙道：“你再博我五两；‘快，’便还还了你这锭银子。李逵叫声“快！”的又博个“叉。”李逵道：“我这银子是别人的！”小张乙道：“遮莫是谁的也不济事了！你既输了，却说甚么？”李逵道：“没奈何，且借我一借，明日便送来还你。”小张乙道：“说甚么闲话！自古‘赌钱场上无父子！’你明明地输了，如何倒来革争？”李逵把布衫拽起在前面，口里喝道：“你们还我也不还？”小张乙道：“李大哥，你闲常最赌得直，今日如何恁么没出豁？”李逵也不答应他，便就地下掳了银子；又抢别人赌的十来两银子，都搂在布衫兜里，睁起双眼，就道：“老爷闲常赌直，今日权且不直一遍！”小张乙急待向前夺时，被李逵一指一交。十二三个赌博的一齐上，要夺那银子，被李逵指东打西，指南打北。李逵把这夥人打得没地躲处，便出到门前。把门的问道：“大哥，那里去？”被李逵提在一边，一脚踢开了门，便走。那夥人随后赶将出来，都只在门前叫道：“李大哥！你恁地没道理，都抢了我们众人的银子去！”只在门前叫喊，没一个敢近前来讨。李逵正走之时，听得背后一人赶上来，扳住肩臂，喝道：“你这厮如何如何却抢掳别人财物？”李逵口里应道：“干你鸟事！”回过脸来看时，却是戴宗，背后立着宋江。李逵见了，惶恐满面，便道：“哥哥休怪！铁牛闲常只是赌直；今日不想输了哥哥银子，又没得些钱来相请哥哥，喉急了，时下做出这些不直来。”宋江听了，大笑道：“贤弟，但要银子使用，只顾来问我讨。

今日既明明地输与他了，快把来还他。”李逵只得从布衫兜里取出来，都递在宋江手里。宋江便叫过小张乙前来。都付与他。小张乙接过来，说道：“二位官人在上，小人只拿了自己的。这十两原银虽是李大哥两博输与小人，如今小人情愿不要他的，省得记了冤讎。”宋江道：“你只顾将去，不要记怀。”小张乙那里肯。宋江便道：“他不曾打伤了你们么？”小张乙道：“讨头的，拾钱的，和那把间的，都被他打倒在里面。”宋江道：“既是恁的，就与他众人做将息钱。兄弟自不敢来了，我自着他去。”小张乙收了银子，拜谢了回去。宋江道：“我们和李大哥三杯去。”戴宗道：“前面靠江有那琵琶亭酒馆，是唐朝白乐天古迹。我们去亭上酌三杯，就观江景则个。”宋江道：“可于城中买些肴馔之物将去。”戴宗道：“不用；如含那亭上有人在里面卖酒。”宋江道：“恁地时，却好。”当时三人便望琵琶亭上来。到得亭子上看时，一边靠着浔阳江，一边是店主人家房屋。琵琶亭上有十来副座头。戴宗便拣一副干净座头，让宋江坐了头位，戴宗坐在对席，肩下便是李逵。三个坐定，便叫酒保铺下菜蔬果品海鲜按酒之类。酒保取过两樽“玉春”酒，此是江州有名的色好酒，开了泥头。李逵便道：“酒把大碗来筛，不耐烦小盏价！”戴宗喝道：“兄弟好村！你不畏做声，只顾酒便了！”宋江分付酒保道：“我两个面前放两只盏子。这位大哥面前放个大碗。”酒保应了下去，取只碗来放在李逵面前；一面筛酒，一面下肴馔。李逵笑道：“真个好个宋哥哥！人说不差了！便知做兄弟的性格。结拜得这位哥哥也不枉了！”酒保斟酒，连筛了五七遍。宋江因见了这两人，心中欢喜，了几杯，忽然心里想要鱼辣汤，便问戴宗道：“这里有好鲜鱼么？”戴宗笑道：“兄长，你不见满江都是渔船？此间正是鱼米之乡，如何没有鲜鱼。”宋江道：“得些辣鱼汤醒酒最好。”戴宗便唤酒保，教造三分加辣点红白鱼汤来。顷刻造了汤来。宋江看见，道：“美食不如美器。虽是个酒肆之中，端的好整齐器皿！”拿起筋来，相劝戴宗，李逵，自也了些鱼，呷几口汤汁。李逵并不使筋，便把手去碗里捞起鱼来，和骨头都嚼了。宋江一头忍笑不住，呷了两口汁，便放下筋不了。戴宗道：“兄长，一定这鱼腌了，不中仁兄。”宋江道：“便是不才酒后只爱口鲜鱼汤，这个鱼真是不甚好。”戴宗应道：“便是小弟也不得；是腌的，不中。”李逵嚼了自碗里鱼便

道：“两位哥哥都不，我替你们了。”便伸手去宋江碗里捞将过来了，又去戴宗碗里也捞过来了，滴滴点点，淋一桌子汁水。宋江见李逵把三碗鱼汤和骨头都嚼了，便叫酒保来，分付道：“我这大哥想肚。你可去大块肉切二斤来与他，少刻一发算钱还你。”酒保道：“小人这只卖羊肉，却没牛肉。要肥羊尽有。”李逵听了，便把鱼汁劈脸泼将去，淋那酒保一身。戴宗喝道：“你又做甚么！”李逵应道：“叵耐这厮无礼，欺负我只牛肉，不卖羊肉与我！”酒保道：“小人问一声，也不多话。”宋江道：“你去只顾切来，我自还钱。酒保忍气吞声，去切了三斤羊肉，做一盘将来放桌子上。李逵见了，也不便问，大把价来顾；捻指间，把这三斤羊肉都了。宋江看了道：“壮哉！真好汉也！李逵道：“这宋大哥便知我的鸟意！肉不强似鱼？”戴宗叫酒保来问道：“却鱼汤，家生甚是整齐，鱼却腌了不中；别有甚好鲜鱼时，另造些辣汤来，与我这位官人醒酒。”酒保笑道：“不敢瞒院长说，这鱼端的是昨晚的。今日的活鱼还在船内，等鱼牙主人不来，未曾敢卖动，因此未有好鲜鱼。”李逵跳起来道：“我自去讨两尾活鱼来与哥哥！”戴宗道：“你休去！只央酒保去拿回几尾来便了。”李逵道：“船上打鱼的不敢不与我。直得甚么！”戴宗拦当不住，李逵一直去了。戴宗对宋江说道：“兄长休怪。小弟引这人来相会，全没些个体面，羞辱杀人！”宋江道：“他生性是恁的，如何教他改得？我倒敬他真实不假。”两个自在琵琶亭上笑语说话取乐。却说李逵走到江边看时，见那渔船一字排着，约有八九十只，都缆系在绿杨树下；船上渔人，有斜枕着船梢睡的，有在船头上结网的，也有在水里洗浴的。此时正是五月半天气，一轮红日将及沉西，不见主人来开舱卖鱼。李逵走到船边，喝一声道：“你们船上活鱼，把两尾来与我！”那渔人应道：“我们等不见渔牙主人来，不敢开舱。你看那行贩都在岸上坐地。”李逵道：“等甚么鸟主人！先把两尾鱼来与我！”那渔人又答道：“纸也未曾烧，如何敢开舱！那里先拿鱼与你？”李逵见他众人不肯拿鱼，便跳上一只船去。渔人那里拦当得住李逵不省得船上的事，只顾便把竹箴来拔。渔人在岸上，只叫得“罢了！”李逵伸手去板底下一绞摸时，那里有一个鱼在里面。原批那大江里鱼船，船尾开半截大孔放江水出入，养着活鱼；却把竹箴箴拦住，以此船舱里活水往来，养放活鱼：因此，江

州有好鲜鱼。这李逵不省得，倒先把竹笆箴提起了，将那一舱活鱼都走了。李逵又跳过那边船上去拔那竹箴。那七八十渔人都奔上船，把竹篙来打李逵。李逵大怒，焦躁起来，便脱下布衫，里面单系着一条基子布手巾儿；见那乱竹篙打来，两只手一架，早抢了五六条在手里，一似扭葱，般都扭断了。渔人看见，尽一惊，却都去解了缆，把船撑开去了。李逵忿怒，赤条条地，拿了截折竹篙，上岸来赶打，行贩都乱纷纷地挑了担走。正热闹里，只见一个人从小路里走出来。众人看，叫道：“主人来了！这黑大汉在此抢鱼，都赶散了渔船！”那人道：“甚么黑大汉，敢如此无礼？”众人把手指道：“搅乱老爷的道路！”李逵看那人时，六尺五六身材，三十二三年纪，三柳掩口黑髯；头上里顶青纱万字巾，掩映着穿心红一点须儿，上穿一领白布衫，腰系一条绢搭膊，下面青白裯脚多耳麻鞋，手里提条行秤。那人正来卖鱼，见了李逵在那里横七竖八打人便把秤递与行贩接了，赶上前来，大喝道：“你这厮要打谁？”李逵不回话，轮过竹篙，却望那人便打。那人抢入去，早夺了竹篙。李逵便一把揪住那人头发。那人便奔他下三面，要跌李逵，怎敌得李逵的牛般气力，直抢将开去，不能彀拢身。那人便望肋下擢得几拳。李逵那里着在意里。那人又飞起脚来踢，被李逵直把头按将下去，提起铁般大小拳头，去那人脊梁上擂鼓也似打。那人怎生挣扎。李逵正打哩，一个人在衲后劈腰抱住，一个人便来帮住手，喝道：“使不得！使不得！”待李逵回头看时，却是宋江，戴宗。李逵便放了手。那人略得脱身，一道烟走了。戴宗埋怨李逵说：“我教你休来讨鱼，又在这里和人打！倘或一拳打死了人，你不去偿命坐牢？”李逵应道：“你怕我连累你？我自死了一个，我自去承当！”宋江便道：“兄弟，休要论口，拿了布衫，且去酒。”李逵向那柳树根头拾起布衫，搭在肥膊上，跟了宋江，戴宗便走，行不得十数步，只听得背后有人叫骂道：“黑杀才！今番要和你见个输赢！”李逵回转头来看时，便是那人脱得赤条条地，匾扎起一条水棍儿，露出一身雪练也似白肉；头上除了巾帻，显出那个穿心一点红俏须儿来；在江边，独自一个把竹篙撑着一只渔船，赶将来，口里大骂道：“千刀万剐的黑杀才！老爷怕你的不算好汉！走的不是汉子！”李逵听了大怒，吼了一声，撇了布衫，抢转身来。那人便把船略拢来凑在岸边，一手把竹

篙点定了船，口里大骂着。李逵也骂道：“好汉便上岸来！”那人把竹篙去李逵腿上便搠；撩拨得李逵火起，托地跳在船上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；那人只要诱得李逵上船，便把竹篙望岸边一点，只脚一蹬，那只渔船，箭也似投江心里去了。李逵虽然也识得水，苦不甚高，当时慌了手脚。那人更不叫骂，撇了竹篙，叫声“你来！今番和你定要见个输赢！”便把李逵搭膊拿住，口里说道：“且不和你打，先教你些水！”两只脚把船只一晃，船底朝天，英雄落水两个好汉扑通地都翻筋斗撞下江里去。宋江，戴宗，急赶至岸边，那只船已翻在江里。两个只在岸上叫苦。江岸边早拥上三五百人在柳阴底下看；都道：“这黑大汉今番却着道儿！便挣扎得性命，也了一肚皮水！”宋江，戴宗，在岸边看时，只见江面开处，那人把李逵提将起来，又淹将下去；两个正在江心里面，清波碧浪中间；一个显浑身黑肉，一个露遍体霜肤；两个打做一团，绞做一块。江岸上那三五百人没一个不喝采。当时宋江戴宗，看见李逵被那人在水里揪住，浸得眼白，又提起来，又纳下去，老大亏，便叫戴宗央人去救。戴宗问众人道：“这白大汉是谁？”有认得的说道：“这个好汉便是本处卖鱼主人，唤做张顺。”宋江听得，猛省道：“莫不是绰号浪里白条的张顺？”众人道：“正是，正是”宋江对戴宗说道：“我有他哥哥张棋的家书在营里。”戴宗听了，便向岸边高叫道：“张二哥不要动手！有你令兄张横家书在此！这黑大汉是俺们兄弟，你且饶了他，上岸来说话！”张顺在江心里，见是戴宗叫他，却时常认得，便放了李逵，赴剡岸边，爬上岸来，看着戴宗，唱个喏，道：“院长，休怪小人无礼。”戴宗道：“足下可看我面，且去救了我这兄弟上来，却教你相会一个人。”张顺再跳下水里，赴将开去。李逵正在江里探头探脑，假挣扎赴水。张顺早赴到分际，带住了李逵一只手，自把两条腿踏着水浪，如行平地；那水不过他肚皮，淹着脐下；摆了一只手，直托李逵上岸来。江边的人个个喝采。宋江看得呆了半晌。张顺，李逵，都到岸上。李逵喘做一团，口里只吐白水。戴宗道：“且都请你们到琵琶亭上说话。”张顺讨了布衫穿着，李逵也穿了布衫。四个人再到琵琶亭上来。戴宗便对张顺道：“二哥，你认得我么？”张顺道：“小人自识得院长，只是无缘不曾拜会。”戴宗指着李逵问张顺道：“足下日常曾认得他么？今日倒冲撞了你。”张顺道：

“小人如何不认得李大哥，只是不曾交手。”李逵道：“你也淹得我馐了！”张顺道：“你也打得我好了！”戴宗道：“你两个今番做个至交的弟兄。常言道：‘王打不成相识。’”李逵道：“你路上休撞着我！”张顺道：“我只在水里等你便了！”四人都笑起来。大家唱个无礼喏。戴宗指着宋江对张顺道：“二哥，你曾认得这位兄长么？”张顺看了道：“小人却不认得。这里亦不曾见。”李逵跳起身来道：“这哥哥便是黑宋江！”张顺道：“莫非是山东及时雨郓城宋押司？”戴宗道：“正是公明哥哥。”张顺纳头便拜道：“久闻大名，不想今日得会！多听的江湖上来往的人说兄长清德，扶危济困，使义疏财。”宋江答道：“量小可何足道哉。前日来时，揭阳岭下混江龙李俊家里住了几日；后在浔阳江，因穆弘相会，得遇令兄张横，修了一封家书，寄来与足下，放在营内，不曾带得来。今日便和戴院长并李大哥来这里琵琶亭二杯，就观江景。宋江偶然酒后量些鲜鱼汤醒酒，怎当得他定要来讨鱼。我两个阻他不住，只听得江边发喊热闹；叫酒保看时，说道是黑大汉和人打。我两个急急走来劝解，不想却与妞士相会。今日宋江朝得遇三位豪杰，岂非天幸！且请同坐，再酌三杯。”再唤酒保重整杯盘，再备肴馔。张顺道：“既然哥哥要好鲜鱼，兄弟去取几尾来，”宋江道：“最好。”李逵道：“我和你去讨。”戴宗喝道：“来了！你还得水不快活？”张顺笑将起来，绐了李逵手，说道：“我今番和你去讨鱼，看别人怎地。”两个下琵琶亭来。到得江边，张顺略哨一声，只见江上渔船都撑拢来到岸边，张顺问道：“那个船里有金色鲤鱼？”只见这个应道：“我船上来！”那个应道：“我船里有！”一霎时，却凑拢十数尾金色鲤鱼来。张顺选了四尾大的，折柳条穿了，先教李逵将来亭上整理。张顺自点了行贩，分付了小牙子把秤卖鱼；张顺却自来琵琶亭上陪侍宋江。宋江谢道：“何须许多？但赐一尾馐了。”张顺答道：“些小微物，何足挂齿。兄长食不时，将回行馆做下饭。”两个序齿坐了。李逵道自家年长，坐了第三位。张顺坐第四位。再叫酒保讨两樽“玉春”上色酒来，并些海鲜晏酒果品之类。张顺分付酒保把一尾鱼做辣汤；用酒蒸一尾，叫酒保切。四人饮酒中间，各叙胸中之事。正说得入耳，只见一个女娘，年方二八，穿一身纱衣，来到跟前，深深的道了四个万福，顿开喉音便唱。李逵正待要卖弄胸中许多豪杰事务，却

被他唱起来一搅，三个且都听唱，打断了他的话头。李逵怒从心起，跳起身来，把两个指头去那女娘额上一点。那女娘大叫一声，蓦然倒地。众人近前看时，只见那女娘桃腮似土，檀口无言。那酒店主人一发向前拦住四人，要去经官告理。正是：怜香惜玉无情绪，煮鹤焚琴惹是非。毕竟宋江等四人在酒店里怎地脱身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八回 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

话说当下李逵把指头捺倒了那女娘，酒店主人拦住说道：“四位官人，如何是好！”主人心慌便叫酒保过卖都向前来救他，就地下把水喷。看看苏醒，扶将起来看时，额角上抹脱了一片油皮，因此那女子晕昏倒了。救得醒来，千好万好。他的爹娘听得说是黑旋风。先自惊得呆了半晌，那里敢说一言。看那女子，已自说得话了。娘母取个手帕，自与他包了头，收拾了钗环。宋江问道：“你姓甚么？那里人家？”那老妇人道：“不瞒官人说，老身夫妻两口儿姓宋，原是京师人。只有这个女儿，小字玉莲。他爹自教得他几个曲儿，胡乱叫他来琵琶亭上卖唱养口。为他性急，不看头势，不管官人说话；只顾便唱，今日这个哥哥失手伤了女儿些个，终不成经官动词，连累官人？”宋江见他说得本分，便道：“你着甚人跟我到营里，我与你二十两银子将息女儿。日后嫁个良人，免在这里卖唱。”那夫妻两口便拜谢道：“怎敢只望许多。”宋江道：“我说一句是一句，并不会说慌。你便叫老儿自跟我去讨与他。”那夫妻两儿拜谢道：“深感官人救济！”戴宗怨李逵道：“你这厮要便与人合口，又教哥哥坏了许多银子！”李逵道：“只指头略擦得一擦，他自倒了。不曾见这般鸟女子，恁地娇嫩！你便在我脸上打一百拳也不妨。”宋江等众人都笑起来。张顺便叫酒保去说：“这席酒钱，我自还他。”酒保听得道：“不妨，不妨。只顾去。”宋江那里肯，便道：“兄弟，我劝二位来酒，倒要你还钱。”张顺苦死要还，说道：“难得哥哥会面。仁兄在山东时，小弟弟儿两个也兀自要求投奔哥哥。今日天幸得识尊颜，权表薄意，非足为礼。”戴宗劝道：“宋兄长，既然是张二哥相敬之心，只得曲允。”宋江道：“既然

兄弟还了，改日却另置杯复礼。”张顺大喜，就将了两尾鲤鱼，和戴宗，李逵，带了这个宋老儿，都送宋江离了琵琶亭，来到营里。五个人都进抄事房里坐下。宋江先取两锭小银一二十两一与了宋老儿。那老儿拜谢了去不在话下。天色已晚，张顺送了鱼，宋江取出张横书付与张顺，相别去了。宋江又取出五十两一锭付与李逵，道：“兄弟，你将去使用。”戴宗也自作别，和李逵赶入城去了。只说宋江把一尾鱼送与管营，留一尾自。宋江因见鱼鲜，贪爱爽口，多了些，至夜四更，肚里绞肠刮肚价疼，天明时，一连泻了二十来遭，昏晕倒了，睡在房中。宋江为人最好，营里众中人都来煮粥烧汤，看觑服待他。次日，张顺因见宋江爱鱼，又将得好金色大鲤鱼两尾送来，就谢宋江寄书之义；却见宋江破腹泻倒在床，众囚徒都在房里看视。张顺见了，要请医人调治。宋江道：“自贪口腹，了些鲜鱼，坏了肚腹，你只与我赎一贴止泻六和汤来，便好了。”叫张顺把这两尾鱼，一尾送与王管营，一尾送与赵差拨。张顺送了鱼，就赎了一贴六和汤药来与宋江了，自回去，不在话下。营内自有众人煎药伏待。次日，戴宗备了酒肉，李逵也跟了，迳来抄事房看望宋江。只见宋江暴病可，不得酒肉。两个自在房面前了，直至日晚，相别去了，亦不在话下。只说宋江自在营中将息了五七日，觉得身体没事，病症已痊，思量要入城中去寻戴宗。又过了一日，不见他一个来。次日早膳罢，辰牌前后，揣了些银子，锁了房门，离了营里，信步出街来，迳走入城，去州衙前左边寻问戴院长家。有人说道：“他又无老小，只在城隍庙间壁观音里歇。”宋江听了，直寻访到那里，已自锁了门出去了。却又来寻问黑旋风李逵时，多人说道：“他是个没头神，又无家室，只在牢里安身；没地里的巡检，东边歇两日，西边歪几时：正不知他那里是住处。”宋江又寻问卖鱼牙子张顺时，亦有人说道：“他自在城外村里住。便是卖鱼时，也只在城外江边。只除非讨赊钱入城来。”宋江听罢，只得出城来，直要问到那里，独自一个，闷闷不已，信步再出城外来，看见那一派江景非常，观之不足。正行到一座酒楼前过，仰面看时，旁边竖着一根望竿，悬挂着一个青布酒帘子，上写道：“浔阳江正库。”雕檐外一面牌额，上有苏东坡大书“浔阳楼”三字。宋江看了，便道：“我在郢城县时，只听得说江州好座浔阳楼，原来却在这里。我虽独

自一个在此，不可错过。何不且上楼去，自己看玩一遭？”宋江来到楼前，看时，只见门边朱江华表柱上两面白粉牌，各有五个大字，写道：“世间无比；酒天下有名楼。”宋江便上楼来，去靠江占一座阁子里坐了；栏举目，喝采不已。酒保上楼来问道：“官人，还是要待客，只是自消遣？”宋江道：“要待两位客人，未见来。你且先取一尊好酒，果品肉食，只顾卖来，一鱼便不要。”酒保听了，便下楼去。少时，一托盘托上楼来，一樽蓝桥风月美酒，摆下菜蔬时新果品按酒；列几盘肥羊，嫩，酿鹅，精肉，尽使朱红盘碟。宋江看了，心中暗喜，自夸道：“这般整齐肴馔，齐楚器皿，端的是好个江州！我虽是犯罪远流到此，却也看了真山真水。我那里虽有几座名山名迹，却无此等景致。”独自一个，一杯两盏，倚栏畅饮，不觉沈醉；猛然蓦上心来，思想道：“我生在山东，长在郓城，学吏出身，结识了多少江湖好汉；虽留得一个虚名，目今三旬之上，名又不成，利又不就，倒被文了双颊，配来在这里！我家乡中老父和兄弟如何得相见！”不觉酒涌上来，潜然泪下，临风触目，感恨伤怀。忽然做了一首西江月词，便唤酒保，索借笔砚来，起身观玩，见白粉壁上多有先人题咏。宋江寻思道：“何不就书于此？倘若他日身荣，再来经过，重一番，以记岁月，想今日之苦。”乘着酒兴，磨得墨浓，蘸得笔饱，去那白粉壁上便写道：自幼曾攻经史，长成亦有权谋。恰如猛虎卧荒邱，潜伏爪牙忍受。不幸刺文双颊，那堪配在江州！他年若得报雠，血染浔阳江口！宋江写罢，自看了大喜大笑；一面又饮了数杯酒，不觉欢喜，自狂荡起来，手舞足蹈，又起笔来，去那西江月后再写下四句诗，道是：心在山东身在吴，飘蓬江海漫嗟吁。他时若遂凌云，敢来黄巢不丈夫！宋江写罢诗，又去后面大书五字道：“郓城宋江作。”写罢，掷笔在桌上，又自歌了一回，再饮数杯酒，不觉沈醉，力不胜酒；便唤酒保计算了，取些银子算还，多的都赏了酒保，拂袖下楼来，踉踉跄跄，取路回营里来。开了房门，便倒在床上，一觉直睡到五更。酒醒时全然不记得昨日在浔阳江楼上题诗一节。当日害酒，自在房里睡卧，不在话下。且说这江州对岸另有个孩子，唤做无为军，却是个野去处。因有个闲住通判，姓黄，双名文炳。这这人虽读经书，却是阿谀谄佞之徒，心地褊窄，只要嫉贤能，一胜如己者害之，不如己者弄之。一专在乡里害人。闻

知这蔡九知府是当朝蔡太师儿子，每每来浸润他，；时常过江来请访知府，指望他引出职，再欲做官。也是宋江命运合当受苦，撞了这个对头！当日这黄文炳在私家闲坐，无可消遣，带了两个仆人，买了些时礼物，自家一只快船，渡过江来，迳去府里探问蔡九知府，恰退撞着府里公宴，不敢进去；却再回船，正好那只船，仆人已缆在浔阳楼上凭栏消遣，观见壁上题咏甚多，也有做得好的，亦有歪谈乱道的。黄文炳看了冷笑，正看到宋江题西月词并所吟四句诗，大惊道：“这个不反诗！谁写在此！”后面却书道“郢城宋江作”五个大字。黄文炳再读道：“‘自幼曾攻经史，长成亦有权谋。’”冷笑道：“这人自负不浅！”又读道：“‘恰如猛虎卧荒邱，潜伏爪牙忍受！’”侧着头道：“那也是个不依本分的人！”又读：“‘不幸刺文双颊，那堪配在江州！’”又笑道：“也不是个高尚其志的人，看来只个军。”又读道：“‘他年若得报雠，血染浔阳江口！’”摇头道：“这报雠兀谁，却要在此间生事？量你是个配军，做得甚用！”又读诗道：“‘心在山东身在吴，飘蓬江海漫嗟吁。’”一点头道：“这两句兀自可恕。”又读道：“‘他时若遂凌云志，敢笑黄巢不丈夫！’”伸着舌，摇着头，道：“这厮无礼！他却要赛过黄巢，不谋反待怎地！”再读了“郢城宋江作”，想道：“我也曾闻这个名字，那人多管是个小吏。”便唤酒保来问道：“这两篇诗词端的是何人题下在此？”酒保道：“夜来一个人独自了一瓶酒，写在这里。”黄文炳道：“约莫甚么样人？”酒保道：“面颊上有两行金印，多管是牢城营里人。生得黑矮肥胖。”黄文炳道：“是了。”就借笔砚，取幅纸来，抄了藏在身边，分付酒保，休要刮去了。黄文炳下楼，自去船中歇了一夜。次日，饭后，仆人挑了盒使，一迳又到府前，正值知府退堂在衙内，使人入去报复。多样时，蔡九佑府遣人出来，邀请在后堂。蔡九佑府却出来与黄文炳叙罢寒温。已毕，送了礼物，分宾坐下、黄文炳禀说道：“文炳夜来渡江，到府拜望，闻知公宴，不敢擅入。今日重复拜见恩相。”蔡九知府道：“通判乃是心腹之交，迳入来同坐，何妨？下官有失迎迓。”左右执事人献茶。茶罢，黄文炳道：“相公在上，不敢拜问。不佑近日尊府太师恩相曾使人来否？”知府道：“前日有书来。”黄文炳道：“不敢动问，京师近日有何新闻？”知府道：“家尊写来书上分付道：‘近日太史院司千监奏道：夜观天象，

罡星照临吴楚，敢有作耗之人。随事体察除。’更兼街市小儿谣言四句道：‘耗国因家木，刀兵点水工；纵横三十六，播乱在山东。’因此，嘱咐下官，紧守地方”黄文炳寻思了半晌，笑道：“恩相，事非偶然也！”黄文炳袖中取出所抄之诗，呈与知府，道：“不想却在此处！”蔡九知府看了，道：“这是个反诗！通判那里得来？”黄文炳道：“小生夜来不敢进府，回至江边，无可消遣，却去浔阳楼上避热闲玩，观看闲人吟咏，只见白粉壁上题下这篇。佑府道：‘却是何寺样人写下？’”黄文炳回道：“相公，上面良题着姓名，道是‘郢城宋江作。’”知府道：“这宋江却是甚么人？”黄文炳道：“他分明写着‘于幸刺文双颊，那堪配在江州，’眼见得只是个配军，一牢城营犯罪的囚徒。”知府道：“量这个配军做得甚么！”黄文炳道：“相公！不可小觑了他！恰相公所言尊府恩相家书说小儿谣言，正应在本人身上。”知府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黄文炳：“耗国因家木，’耗散国家钱粮的人必是‘家’头着个‘木’字，明明是个‘宋’字。第二句，‘刀兵点水工，’兴起刀兵之人，‘水’边着个‘工’字，明是个‘江’字。这个人姓宋，名江，又作下反诗，明是天数，万民有福！”知府又问道：“何谓‘纵横三十六，播乱在山东？’”黄文炳答道：“或是六六之年，或六六之数。‘播乱在山东，’今郢城县正是山东地方。这四句谣言已都应了。”佑府又道：“不知此间有这个人么？”黄文炳又回道：“因夜来问那酒保时，说道这人是前日写下了去。这个不难；只取牢城营文册一查，便见有无。”佑府道：“通判高见极明。”便唤从人于库内取过牢城营里文册簿来看。当时从人于库内取至文册。蔡九知府亲自简看，见后面果有五月间新配到囚徒一名，郢城县宋江。黄文炳看了，道：“正是应谣言的人，非同小可！如是迟缓，诚恐走透了消息；可急差人捕获，下在牢里，却作商议。”佑府道：“言之极当。”随即升厅，叫唤两院押牢节级过来。厅下戴宗声喏知府道：“你与我带了做公的，快下牢城营里捉浔阳楼吟反诗的犯人郢城县宋江来，不可时刻违误！”戴宗听罢，了一惊，心里只叫得“苦，苦；”随即出府来，点了众节级牢子，都教“各去家里取了各人器械，来我下处间壁城隍庙里取齐。”戴宗分付了、众自归家去。戴宗却自作起“神行法，”先来到牢城营里，迳入抄事房，推开门，看时，宋江正在房里。见戴宗入来，慌忙迎接，

便道：“我前日入城来，那里不寻遍；因贤弟不在，独自无聊，自寸浔阳楼上饮了一瓶酒。这两日迷迷不好，正在这里害酒。”戴宗道：“哥哥！你前日却写下甚言语在楼上？”宋江道：“醉后狂言，谁个记得。”戴宗道：“却知府唤我当厅发落，叫多带从人捉浔阳楼上题反诗的犯人郓城宋江正身赴官。兄弟了一惊，先去稳住众做公的在城隍庙等候；如今我特先报你知。哥哥！却是怎地好？如何解救？”宋江听罢，搔首不知痒处，只叫得苦，“我今番必是死也！”戴宗道：“我教仁兄一着解手，未知如何？如今小弟不敢耽搁，回去便和人来捉你。你可披乱头发，把尿尿泼在地上，就倒在里面，诈作疯魔。我和众人来时，你便口里胡言乱语，只做失心疯，我便好自去替你回复知府。”宋江道：“感谢贤弟指教，万望维持则个！”戴宗慌忙别了宋江，回到城里，迳来城隍庙，唤了众做公的，一直奔入牢城营里来，假意喝问：“那个是新配来的宋江？”牌头引众人到抄事房里。只见宋江披散头发，倒在尿尿坑里滚，见了戴宗和做公的人来，便说道：“你们是甚么鸟人！”戴宗假意大喝一声：“捉拿这厮！”宋江白着眼，却乱打将来；口里乱道：“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！吏人教我领十万天兵来杀你江州人。阎罗大王做先锋！五道将军做合后！与我一颗金印，重八百余斤，杀你这般鸟！”众做公的道：“原来是个失心疯的汉子！我们拿他去何用？”戴宗道：“说得是。我们且去回话。要拿时，再来。”众人跟了戴宗，回到州衙里。蔡九知府在厅上专等回话。戴宗和众做公的在厅下回复知府道：“原来这宋江是个失心疯的人，尿尿秽污全不顾，口里胡言乱语，浑身臭粪不可当；因此不敢拿来。”蔡九知府正待要问缘故时，黄文炳耳在屏风背后转将出来，对知府道：“休信这话。本人做的诗词，写的笔迹，不是有疯症的人。其中有诈，好歹只顾拿来。一便走不动，扛也扛将来。”蔡九知府道：“通判说得是。”便发落戴宗：“你们不拣恁地，只与我拿得来。”戴宗领了钧旨，只叫得苦；再将带了众人下牢城营里来，对宋江道：“仁兄，事不谐矣！兄长只得去走一遭。”便把一个大竹箩扛了宋江，直抬到江州府里当厅歇下。知府道：“拿过这厮来！”众做公的把宋江押在阶下。宋江那里肯跪，睁着眼，见了蔡九知府，道：“你是甚么鸟，敢来问我！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！丈人教我引十万天兵来杀你江州人。阎罗大王做

先锋！五道将军做合后！有一颗印，重八百余斤！你也快躲了！不寺我教你们都死！”蔡九知府看了，没做理会处。黄文炳对知府道：“且唤本营差拨并牌头来，问这人来时有疯，近日却疯。若是来时疯，便是真症候；若是近日疯，必是诈疯。”知府道：“言之极当。”便差人唤到管营差拨。问他两个时，那里敢隐瞒，只得直说道：“这人来时不见有疯病，敢只是近日举发此症。”知府听了大怒，唤过牢子狱卒，把宋江捆翻，一连打上五十下；打得宋江一佛出心，二佛涅槃，皮开肉绽，鲜血淋漓。戴宗看了，只叫得苦，又没做道理救他处。宋江初时也胡言乱语；次后拷打不过，只得招道：“自不合一时酒后误写反诗，别无主意。”蔡九知府明取了招状，将一面二十五斤死囚枷枷了，推放大牢里收禁。宋江打得两腿走不动，当厅钉了，直押赴死囚牢里来。却得戴宗一力维持，分付了众小牢子，都教好觑此人。戴宗自安排饭食供给宋江；不在话下再说蔡九知府退厅，邀请黄文炳到后堂，再谢道：“若非通判高明远见，下官险些儿被这厮瞒过了。”黄文炳又道：“相公在上，此事也不宜迟；只好急急修一封书，便差人星夜上京师，报与尊府恩相佑道，显得相公干了这件国家大事。就一发禀道：若要活的，便着一辆陷车解上京；如不要活的，死防路途走失，就于本处斩首号令，以除大害。便是今上得，佑必。”蔡九佑府道：“通判所言有理；下官即日也要使人回家，书上就荐通判之功，使家尊面奏天子，早早升授富贵城池，去享荣华。”黄文炳称谢道：“小生终身皆依托门下，自当衔环衔鞍之报。”黄文炳就撺掇蔡九知府写了家书，印上图书。黄文炳问道：“相公，差那个心腹人去？”知府道：“本州自有个两院节级，唤做戴宗，会使‘神行法’，一日能行八百里路最好。”蔡九知府就后堂置酒管待了黄文炳。次日，相辞知府，自回无为军去了。且说蔡九知府安排两封信笼，打点了金珠宝贝玩好之物，上面都贴了封皮；次日早晨，唤过戴宗到后堂，嘱付道：“我有这般礼物，一封家书，要送上东京太师府里去，庆贺我父亲六月十五日生辰。日期将近，只有你能干去得。你休辞辛苦，可与我星夜去走一遭。讨了回书便转来、我自重重的赏你。你的程途都在我心上。我已料着你神行的日期，专等你回报。切不可沿途耽搁，有误事情。”戴宗听了，不敢不依，只得领了家书信笼，便拜辞了知府，挑回下处安顿了；

却来牢里对宋江说道：“哥哥放心。知府差我上京师去，只旬日之间便回。就太师府里使些见识，解教哥哥的事。每日饭食，我自分付在李逵身上，委着他安排送来，不教有缺。仁兄且宽心守耐几日。”宋江道：“望烦贤弟救宋江一命则个！”戴宗唤过李逵当面分付道：“你哥哥误题了反诗，在这里官司，未知如何。我如今又差往东京去，早晚便回。哥哥饭食，朝暮全靠着你看觑他则个。”李逵应道：“吟了反诗打甚么鸟紧！万千谋反的倒做了大官！你自放心东京去，牢里谁敢奈何他！好便好！不好，我使老大斧头砍他娘！”戴宗临行，又嘱咐道：“兄弟小心，不要贪酒，失误了哥哥饮食。休得出去撞醉了，饿着哥哥。”李逵道：“哥哥你自放心去。若是这等疑忌时，兄弟从今日就断了酒，待你回来却开！早晚只在牢里服侍宋江哥哥，有何不可！”戴宗听了，大哥道：“兄弟，若得如此发心，坚意守看哥哥，更好。”当日作别自去了。李逵真个不酒，早晚只在牢里服侍宋江，寸步不离。不说李逵自看觑宋江。且说戴宗回到下处，换了腿膝护，八搭麻鞋，穿杏黄衫，整了搭膊，腰里插了宣牌，换了巾帻，便袋里藏了书信盘，挑上两个信笼，出到城外，！身边出四个甲马，取数陌金纸烧送了，过了一宿。次日早起来，了酒食，离了客店，又拴上四个甲马，挑起信笼，放开脚步便行。端的是耳边风雨之声，脚不点地。路上略些素饭素点心又走。看看日暮，戴宗早歇了，又投客店宿歇一夜。次日，起个五更，赶早凉行；拴上甲马，挑上信笼又走。约行过了三二百里，已是巳牌时分，不见一个干净酒店。此时正是六月初旬天气，蒸得汗雨淋，满身蒸，又怕中了暑，气。正饥渴之际，早望见前面树林首一座傍水临湖酒肆。戴宗捻指间走到跟前，看时，干干净净，有二十副座头，尽是红油桌凳，一带都是槛窗。戴宗挑着信笼，入到里面，拣一副稳便座头，歇下信笼，解下腰里膊，脱下杏黄衫，喷口水，晒在窗栏上。戴宗坐下。只见个酒保来问道：“酒便不要多，与我做口饭来。”酒保又道：“我这里卖酒饭；又有馒头，粉汤。”戴宗道：“我却不荤腥。有甚素汤下饭？”酒保道：“加料麻辣豆腐，如何？”戴宗道：“最好，最好。”酒保去不多时，一碗豆腐，放两碟菜蔬，连筛三大碗酒来。戴宗正饥，又渴，一下把酒和豆腐都了。却待讨饭，只见天旋地转，头晕眼花，就边便倒。酒保叫道：“倒了！”只见店里走出

一个人来。便是梁山泊旱地忽律朱贵，说道：“且把信笼将入去，先搜那身边有甚东西。”使有两个火家去他身上搜看。只见便袋里搜出一个纸包，包着一封书，取过来递与朱头领。朱贵拆开，却是一封家书；见封皮上面写道：“平安家信，百拜奉上父亲大人膝下。男蔡德章谨封。”朱贵使拆开，从头看去，见上面写道：“见今拿得应谣言题反诗山东宋江，监收在牢一节，听候施行。 ”朱贵看罢，惊得呆了，半做声不得。火家正把戴宗扛起来，背入杀人作房里去开剥，只见头边溜下搭膊，上挂着朱红绿漆宣牌。朱贵拿起来看时，上面雕着银字，道是：“江州两院押牢节级戴宗。”朱贵看了，道：“且不要动手！我常听得军师说，这江州有个神行太保戴宗，是他至爱相识，莫非正是此人？如何倒送书去害宋江？言一段书却又天幸撞在我手里！”叫；“火家，且与我把解药救醒他来，问个虚实缘由。”当时火家把水调了解药，扶起来灌将下去。须臾之间，只见戴宗舒眉展眼，便起来。却见朱贵拆开家书在手里，戴宗便喝道：“你是甚人？好大胆，却把蒙汗药麻翻了我！如今又把太师府书信擅开，拆了封皮，却该甚罪？”朱贵笑道：“这封鸟书，打甚么要紧急！休说拆开了太师府书札，俺这里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！”戴宗听了大惊，便问道：“好汉，你却是谁？愿求大名。”朱贵答道：“俺是梁山泊好汉旱地忽律朱贵。”戴宗道：“既是梁山泊头领时，定然认得吴学究先生？”朱贵道：“吴学究是俺大寨里军师，执掌兵权。足下如何认得他？”戴宗道：“他和小可至爱相识。”朱贵道：“兄长莫非是军师常说的江州神行太保戴院长么？”戴宗道：“小可便是。”朱贵又问道：“前者，宋公明断配江州，经过山寨，吴军师曾寄一封书与足下，如今却缘何倒去害宋三郎性命？”戴宗道：“宋公明和我又是至爱兄弟。他如今为吟了反诗，救他不得。我如今正要往京师寻门路救他。如何肯害他性命！”朱贵道：“你不信，请看蔡九知府的来信。”戴宗看了，自一惊；却把吴学究初寄的书与宋公相会的话，并宋江在浔阳楼醉后误题反诗一事，备细说了一遍。朱贵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戴院长亲到山寨里与众头领商议良策，可救宋公明性命。”朱贵慌忙叫备分例酒食，管待了戴宗；便向水亭上，觑着对港，放了一枝号箭。响箭到处，早有小喽罗摇过船来。朱贵便同戴宗带了信笼下船，到金沙滩上岸，引

至大寨。吴用见报，连忙下关迎接；见了戴宗，叙礼道：“间别久矣！今日甚风吹得到此？且请到大寨里来。”与众头领相见了。朱贵说起戴宗来的缘故，“如今宋公明见监在彼。”晁盖听得，慌忙请戴院长坐地，备问宋三郎官司为甚么事起。戴宗却把宋江吟反诗的事一一说了。晁盖听了大惊，便要起请众头领，点了人马，下山去打江州，救取宋三郎上山。吴用谏道：“哥哥，不可造次。江州离此间路远，军马去时，诚恐因而惹祸。‘打草惊蛇，’倒宋公明性命。此一件事，不可力敌，只可智取。吴用不才，略施小计，只在戴院长身上，定要救宋三郎性命。”晁盖道：“愿闻军师妙计，”吴学究道：“如今蔡九知府却差院长送书上东京去，讨太师回报，只这封书上，将计就计，写一封假回书，教院长回去。书上只说教‘把犯人宋江切不可施行；便须密切差的当人员，解赴东京问了详细，定行处决示众，断绝重谣。’等他解来此间经过，我这里自差人下山夺了。此计如何？”晁盖道：“倘若不从这里过时，却不误了大事？”公孙胜便道：“这个何难！我们自着人去远近探听，遮莫从那里过，务要等着，好歹夺了。一只怕不能彀他解来。”晁盖道：“好却是好，只是没人会写蔡京笔迹。”吴学究道：“吴用已思量心里了。如今天下盛行四家字体。一是苏东坡，黄鲁直，米元章，蔡京四家字体。苏，黄，，米蔡，宋朝四绝。小生曾和济州城里一个秀才相识。那人姓萧，名让；因他会写诸家字体，人都唤他做圣手书生；又会使，弄棒，舞刀，轮刀。吴用知他写得蔡京笔迹。不若央及戴院长就到他家，赚道泰安州岳庙里要写道碑文，先送五十两银于在此，作安家之资，便要他来。随后却使人赚了他老小上山，就教本人入夥，如何？”晁盖道：“书有他写便好了，也须要使个图书印记。”吴学究又道：“小生再有个相识，亦思量在肚里了。这人也是中原一绝，见在济州城里居住。本身姓金，双名大坚，开得好石碑文，剔得好图书玉石印记，亦会棒打。因为他雕得好玉石，人都称他做玉臂匠。也把五十两银去，就赚他来写碑文。到半路上，却也如此行便了。这两个人山寨里亦有用他处。”晁盖道：“妙哉！”当日且安排筵宴，管待戴宗，就晚歇了。次日，早饭罢，烦请戴院长打扮做太保模样，将了一二百两银子，拴上甲马便下山；把船渡过金沙滩上岸，拽开脚步，奔到济州来。没两个时辰，早到城里，寻问圣手

书生萧让住处。有人指道：“只在州衙东首文庙前居住。”戴宗径到门首，咳嗽一声，问道：“萧先生有么？”只见一个秀才从里面来，见了戴宗，却不认得，便问道：“太保何处？有甚见教？”戴宗施礼罢，说道：“小可是泰安州岳庙里打供太保；今为本庙重修五岳楼，本州上户要刻道碑文，特地教小可白银五十两作安家之资，请秀才便移尊步同到庙里作文则个。选定了日期，不可迟滞。”萧让道：“小生只会作文及书丹，别无甚用，如要立碑，还用刻字匠作。”戴宗道：“小可再有五十两白银，就要请玉臂匠金大坚刻石。检定了好日。万指引，寻了同行。”萧让得了五十两银子，便和戴宗同来寻请金大坚。正行过文庙，只见萧让把手指道：“前面那个来的便是玉臂匠金大坚。”当下萧让唤住金大坚，教与戴宗相见，具说泰安州岳庙里重修五岳楼，众上户要立道碑文碣石之事，”这太保特地各五十两银子，来请我和你两个去。”金大坚五十两银子，作安家之资；又说道：“阴阳人已拣定了日期，请二位今日便烦动身。”萧让道：“天气暄热，今日便动身，也行不多路，前面赶不上宿头。只是来日起个五更。挨旦出去。”金大坚：“正是如此说。”两个都约定了来早起身，各自归家收拾动身。萧让留戴宗在家宿歇，次日五更，金大坚持了包里行头，来和萧，戴宗三人同行。离了济州城里，行不过十里多路，戴宗道：“三位先生慢来，不敢催逼；小可先去报知众上户来接二位。”拽开步数，争先去了，这两个背着了包里，自慢慢而行。看看走到未牌时候，约莫也走过了七八十里路，只见前面一声忽哨响，山城坡下跳出一夥好汉，约有四五十人。当头一个好汉正是那清风山王矮虎，大喝一声道：“你两个是甚么人？那里去？一孩儿但！拿这厮！取心来酒！”萧让告道：“小人两个是上泰安州刻石锡文的；又没一分财赋，止有几件衣服。”王矮虎喝道：“俺不要你财赋衣，只要你两个聪明人的心肝做下！”萧让和金大坚焦躁，何仗各人胸中本事，便棒，迳奔王矮虎。王矮虎也挺朴刀来。三人各使手中器械，约战了五七合，不矮虎转身便走。两个却待去赶，听得山上锣声又响。左边走出云里金刚宋万，右边走出摸着干杜迁，背后却是白面郎君郑天寿，各带三十余人，一发上，把萧让，金大坚横拖倒拽，捉投林子里来。四寿好汉道：“你两个放心。我们奉着晁天王的将令，特来请你二位上山入夥。”萧让道：“山寨里

要我们何用？我两个手无缚之力，只好饭。”杜迁道：“吴军师一来与你相识，二乃和你两个武艺本事，特使戴宗来宅上相请。”萧让，金大坚，都面面相觑，做声不得。当时都到旱地忽律朱贵酒店内，相待了分例酒食，连夜唤船，便送上山来。到得大寨，晁盖，吴用，并头领众人都相见了，一面安排筵席相待；且说修蔡京回书一事，“因请二位上山入夥，共聚大义。”两个听了，都扯住吴学究：“我们在此趋侍不妨，只恨各家都有老小在彼，明日官司知道，必然坏了！”吴用道：“二位贤弟不必忧心。天明时便有分晓。”当夜只顾酒歇了。次日天明。只见小喽罗报道：“都到了！”吴学究道：“请二位贤弟亲自去接宝眷。”萧让，金大坚听得，半信半不信。两个下至半山，只见数乘轿子，抬着两家老小上山来。两个惊得呆了，问其备细。老小说道：“你昨日出门之后，只见这一行人将着轿子来说：“家长只在城外客店里中了暑风，快叫取老小来看救。”出得城时，不容我们下轿，直抬到这里。”两家都一般说。萧让听了，与金大坚两个闭口无言；只得死心塌地，再回山寨入夥。安顿了两家老小。吴学究却请出来与萧让商议写蔡京字体回书去救宋公明。金大坚便道：“从来雕得蔡京的诸样图书名讳字号。”当时两个动手完成，忙排了回书，备个筵席，快送戴宗起程，分付了备细书意。戴宗辞了众头领下山来时，小喽罗忙把船只渡过金沙汊，送至朱贵酒店里，连忙取四个甲马，拴在腿上，作别朱贵，开脚步，登程去了。且说吴用送了戴宗过渡，自同众头领再回大寨筵席。正饭酒间，只是吴学究叫声苦，不知高低。众头领问道：“军师何故叫苦？”吴用便道：“你众人不知，是我这封书倒送了戴宗和宋公明性命也！”众头领大惊，连忙问道：“军师书上却是怎地差错？”吴学究道：“是我一时只顾甚前，不顾其后。书中有个老大脱卯！”萧让便道：“小生写得字体和蔡太师字体一般，语句又不曾差了，请问军师，不知那一处脱卯？”金大坚又道：“小生雕的图书亦无纤毫差错，怎地见得有脱卯处？”吴学究叠两个指头，说出这个差错脱卯处，有分教众好汉：大闹江州城，鼎沸白龙庙。直教：弓弩丛中逃命，刀林里救英雄。毕竟军师吴学究说出怎生脱卯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九回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

话说当时晁盖并众人听了，请问军师道：“这封书如何有脱卯处？”吴用说道：“早间戴院长将去的回书，是我一时不仔细，见不到处！使的那个图书不是玉筋篆文“翰林蔡京”四字？只是这个图书便是教戴宗官司！”金大坚便道：“小弟每每见蔡太师书缄并他的文章都是这样图书。今次雕得无纤毫差错，如何有破绽？”吴学究道：“你众位不知。如今江州蔡九知府是蔡太师儿子，如何父写书与儿子却使个讳字图书？因此差了。是我见不到处！此人到江州必被盘诘。问出实情，却是利害！”晁盖道：“快使人去赶唤他回来别写，如何？”吴学究道：“如何赶得上。他作起‘神行法’来，这早晚已走过五百里了！只是事不宜迟，我们只得恁地，可救他两个。”晁盖道：“怎生去救？用何良策？”吴学究便向前与晁盖耳边说道：“这般这般。……如此如此。……主将便可暗传下号令与众人知道，只是如此动身，休要误了日期。”众多好汉得了将令，各各拴束行头，连夜下山，望江州来，不在话下。且说戴宗扣着日期。回到江州，当厅下了回书，蔡九知府见了戴宗如期回来，好生欢喜；先取酒来赏了三锺，亲自接了回书，便道：“你曾见我太师么？”戴宗禀道：“小人只住得一夜，便回来，不曾见得恩相。”知府拆开封皮，看见前面说：“信笼内许多物件，都收了。……”中间说：妖人宋江，今上自要他看，可令牢固陷车，盛载密切，差的当人员连夜解上京师。沿途休教失走……”书尾说：“黄文炳早晚奏过天子，必然自有除授。”蔡九知府看了，喜不自胜，叫取一锭二十五两花银赏了戴宗；一面分付教造陷军，商量差人解发起身。戴宗谢了，自回下处，买了些酒肉，来牢里看觑宋江，不在话下。且说蔡九知府催并合成陷车，过得一二日，正要起程，只见门子来报道：“无为军黄通判特来相探。”蔡九知府叫请至后堂相见。又送些礼物，时新酒果。知府谢道：“累承厚意，何以得当。”黄文炳道：“村野微物，何足挂齿。”知府道：“恭喜早晚必有荣除之庆！”黄文炳道：“相公何以知之？”知府道：“昨日下午人已回。妖人宋江，教解京师。通判只在早晚奏过今上，升擢高任。

家尊回书备说此事。”黄文炳道：“既是恁地，深感恩相主荐。那个人下书，真乃神行人也！”知府道：“通判如不信时，就教观看家书，显得下官不谬。”黄文炳道：“小生只恐家书，不敢擅看；如若相托，求借一观。”知府便道：“通判乃心腹之交，看有何妨。”便令从人取过家书递与黄文炳看。黄文炳接书在手，从头尾读了一遍，卷过来看了封皮，只见图书新鲜。黄文炳摇头道：“这封书不是真的。”知府道：“通判错矣；此是家尊亲手笔迹，真正字体，如何不是真的？”黄文炳道：“相公容覆：往常家书来时，曾有这个图书么？”知府道：“往常来的家书却不曾有这个图书，只是随手写的。今番一定是图书匣在手边，就便印了这个图书在封皮上。”黄文炳道：“相公休怪小生多言。这封书被人瞒过了相公！方今天下盛行苏，黄，米，蔡，四家字体，谁不习学得些？只是这个图书是令尊恩相做翰林学士时使出来，法帖文字上，多有人曾见。如今升专太师丞相，如何肯把林图书使出来？更兼亦是父寄书与子，须不当用讳字图书。令尊太师恩相是个识穷天下高明远见的人，安肯造次错用？相公不信小生之言，可细细盘问下书人，曾见府里谁来。若说不对，便是假书。休怪小生多说，因蒙错爱至厚，方敢僭言。”蔡九知府听了说道：“这事不难；此人自来不曾到东京，一问便显虚实。”知府留住黄文炳在屏风背后坐地，随即升厅，叫唤戴宗，有委用的事。当下做公的领了钧旨，四散去寻。且说戴宗自回到江州，先去牢里见了宋江，附耳低言，将前事说了，宋江心中暗喜，次日又有人请去酌杯。戴宗正在酒肆中酒，只见做公的四下来寻。当时把戴宗唤到厅上。蔡九知府问道：“前日有劳你走了一遭，真个办事，未曾重赏你。”戴宗答道：“小人是承恩相差使的人，如何敢怠慢。”知府道：“我正连日事忙，未曾问得你个仔细。你前日与我去京师，那座门入去？”戴宗道：“小人到东京时，那日天色已晚，不知唤做甚么门。”知府又道：“我家府里门前，谁接着你？留你在那里歇？戴宗道：“小人到府前，寻见一个门子，接书入去。少刻，门子出来，交收了信笼，着小人自去寻客店里歇了。次日早五更去府门前伺候时，只见那门子回书出来。小人怕误了日期，那里敢再问备细，慌忙一迳来了。”知府再问道：“你见我府里那个门子却是多少年纪？或是黑瘦也白净肥胖？长大也是矮小？有须的也是无须的？”戴

宗道：“小人到府里时，天色黑了；次早回时，又是五更时候，天色昏暗，不十分看得仔细，只觉不恁么长，中等身材。敢是有些髭须。”知府大怒，喝一声“拿下厅去！”傍边走过十数个狱卒牢子。将戴宗拖翻在当面。戴宗告道：“小人无罪！”知府喝道：“你这厮该死！我府里老门子王公，已死了数年，如今只是个小王看门，如何却道他年纪大，有髭须！况兼门子王不能入府堂里去，但有各处来的书信缄帖，必须经由府堂里张干办，方去见李都管，然后递知里面，收礼物！便要回书，也须得伺候三日！我这两笼东西，如何没个心腹的人出来问你个常便备细，就胡乱收了？我昨日一时间仓卒，被你这厮瞒过了！你如今好好招说，这封书那里得来！”戴宗道：“小人一时心慌，要赶程途，因此不曾看得分晓。”蔡九知府喝道：“胡说！这贼骨头，不打如何肯招！左右！与我加力打这厮！”狱卒牢子情知不好，觑不得面皮，把戴宗困翻，打得皮开肉绽，鲜血迸流。戴宗捱不过拷打，只得招道：“端的这封书是假的！”知府道：“你这厮怎地得这封假书来？”戴宗告道：“小人路经梁山泊过，走出那一夥强人来，把小人劫了，绑缚上山，要剖腹剖心。去小人身上搜出书信看了，把信笼都夺了，却饶了小人。情知回乡不得，只要山中乞死。他那里却写这封书，与小人回来脱身。一时怕见罪责，小人瞒了恩相。”知府道：“是硬是了，中间还有些胡说！眼见得你和梁山泊贼人通同造意，谋了我信笼物件，却如何说这话！再打那！”戴宗由他拷讯，只不肯招和梁山泊通情。蔡九知府再把戴宗拷讯了一回，语言前后相同，说道：“不必问了！取具大枷枷了，下在牢里！”却退厅来称谢黄文炳道：“若非通判高见，下官险些儿误了大事！”黄文炳又道：“眼见得这人也结梁山泊，通同造意，谋叛为党，若不早除，必为后患。”知府道：“便把这两个问成了招状，立了文案，押去市曹斩首，然后写表申奏。”黄文炳道：“相公高见极明。似此，一者，朝廷见喜，知道相公干这件大功；二者，免得梁山泊草寇来劫牢？”知府道：“通判高见甚远，下官自当动文书，亲自保举通判。”当日管待了黄文炳，送出府门，自回无为军去了。次日，蔡九知府升厅，便唤当案孔自来分付道：“快教叠了文案，把这宋江，戴宗的供状招款黏连了；一面写了犯由牌，教来日押赴市曹斩首施行！自古‘谋逆之人，决不待时。’斩了宋江，戴宗，免致

后患。”当案却是黄孔目，本人与戴宗颇好，却无缘便救他，只替他叫得苦；当日禀道：“明日是个国家忌日，后日又是七月十五日，--中元之节--皆不可行刑；大后日亦是国家景命；直至五日后，方可施行。”原来黄孔目也别无良策，只图与戴宗少延残喘，亦是平日之心。蔡九知府听罢，依准黄孔目之言，直待第六日早晨，先差人去十字路口打扫了法场。饭后点起士兵和刀仗刽子，约有五百余人，都在大牢门前伺候，已牌时候，狱官禀了知府，亲自来做监斩官。黄孔目只得把犯由牌呈堂，当厅判了两个“斩”字，便将片芦席贴起来。江州府众多节级牢子虽然和戴宗，宋江过得好，却没做道理救得他，众人只替他两个叫苦。当时打扮已了，就牢里把宋江，戴宗两个扼扎起；又将胶水刷了头发，绾个鹅梨角儿，各插上一朵红绫子纸花；驱至青面圣者神案前，各与了一碗长休饭，永别酒。罢，辞了神案，漏转身来，搭了利子。六七十个狱卒早把宋江在前，戴宗在后，推拥出牢门前来。宋江和戴宗两个面面相觑，各做声不得。宋江只把脚来跌，戴宗低了头只叹气。江州府看的人真乃压肩叠背，何止一二千人。押到市曹十字路口，团团棒围住，把宋江面南背北，将戴宗面北背南，两个纳坐下，只等午时三刻监斩官到来开刀。众人仰面看那犯申牌，上写道：“江州府犯人一名宋江，故吟反诗，忘造妖言，结连梁山泊强寇，通同造反，律斩。犯人一名戴宗，与宋江暗递私书，勾结梁山泊强寇，通同谋反，律斩。监斩官，江州府知府蔡某。那知府勒住马，只等报来。只见法场东边，一夥弄蛇的丐者，强要挨入法场里看，众士兵赶打不退。正相闹间，只见法场西边，一夥使棒卖药。也强挨将入来。士兵喝道：“你那夥人好不晓事！这是那里，强挨入来要看！”那夥使棒的说道：“你倒鸟村！我们冲州撞府，那里不曾去！到处看出人！便是京师天子杀人，也放人看，你这小去处，砍得两个人，闹动了世界，我们便挨出来看一看，打甚么鸟紧！”正和士兵闹将起来。监斩官喝道：“且赶退去，休放过来！”闹犹未了，只见法场南边，一夥挑担的脚夫又要挨将入来。士兵喝道：“这里出入，你挑那里去！”那夥人说道：“我们挑东西送知府相公去的，你们如何敢阻当我！”士兵道：“便是相公衙里人，也只得去别处过一过！”那夥人就歇了担子，都掣了匾担，立在人丛里看。只见法场北边，一夥客商推两辆车子过来，定

要挨入法场上来。士兵喝道：“你那夥人那里去！”客人应道：“我们要赶路程，可放我们过去。”士兵道：“这里出人，如何肯放你！你要赶路程，从别路过去！”那夥客人笑道：“你倒说得好！俺们便是京师来的人，不认得你这里鸟路，只是从这大路走。”士兵那里肯放。那夥客人齐齐地挨定不动。--四下里吵闹不住。这蔡九知府也禁治不得。又见这夥客人都盘在车子上，立定了看。没多时，法场中间，人分开处，一个报，报道一声“午时三刻。”监斩官便道：“斩讫报来！”两势下刀棒刽子便去开枷；行刑之人执定法刀在手。说时迟一个个要见分明，那时快，闹攘攘一起发作，只见夥客人在车子上听得“斩”字，数内便向怀中取出一面小锣儿，一个客人立在车子上，当当地敲得两三声，四下里一齐动手，却见十字路口茶坊楼上一个虎形黑大汉，脱得赤条条的，两只手握两把板斧，大吼一声，却似半天起个霹雳，从半空中跳将下来，手起斧落，早砍翻了两个行刑的刽子，便望监斩官马前砍将来。众士兵急待把去搠时，那里拦得住。众人且簇拥蔡九知府逃命去了。只见东边那夥弄蛇的丐者，身边都掣出尖刀，看着士兵便杀；西边那夥使棒的大发喊声，只顾乱杀将来，一派杀倒士兵狱卒；南边那夥挑担的脚夫轮起匾担，横七竖八，都打翻了士兵和那着的人；北边都夥客人都跳下车来，推过车子，拦住了人。两个客商钻将入来，一个背了宋江，一个背了戴宗。其余的人，也有取出弓箭来射的，也有取出石子来打的，也有取出标来标的，原来扮客商的这夥便是晁盖，花荣，黄信，吕方，郭盛；那夥扮使棒的便是燕顺，刘唐，杜迁，宋万；扮挑担的便是朱贵，王矮虎，郑天寿，石勇；那夥扮丐者的便是阮小二，阮小五，阮小七，白胜。这一行梁山泊共是十七个头领到来，带领小喽罗一百余人，四下里杀将起来。只见那人丛里那个黑大汉，轮两把板斧，一味地砍将来。晁盖等却不认得，只见他第一个出力，杀人最多。晁盖猛省起来，“戴宗曾说一个黑旋风李逵和宋三郎最好，是个莽撞之人。”晁盖便叫道：“前面那好汉莫不是黑旋风？”那汉那里肯应，火杂杂地抡着大斧只顾砍人。晁盖便叫背宋江，戴宗的两个小喽罗，只顾跟着那黑大汉走。当下去十字街口，不问军官百姓，杀得横遍地，血流成渠。推倒颠翻的，不计其数。众头领撇了车辆担仗，一行人跟了黑大汉，直杀出来。背后花荣，黄信，吕方，郭盛，四张

弓箭，飞蝗般望后射来。那江州军民百姓谁敢近前。这黑大汉直杀到江边来，身上血溅满身，自在江边杀人。晁盖便挺朴刀，叫道：“不干百姓事，休只管伤人！”那汉那里来听叫唤，一斧一个，排头儿砍将去。约莫离城沿江上也走了五七里路，前面望见尽是滔滔一派一大江，却无了旱路。晁盖看见，只叫得苦。那黑大汉方叫道：“不要慌！且把哥哥背来庙里！”众人都到来看时，靠江边一所大庙。两扇门紧紧地闭着。黑大汉两斧砍开，便抢入来。晁盖众人看时，两边都是老桧苍松，林木遮映；前面牌额上，四个金书大字，写道：“白龙神庙。”小喽罗把宋江，戴宗背到庙里歇下，宋江方敢开眼，见了晁盖等众人，哭道：“哥哥！莫不是万中相会？”晁盖便劝道：“恩兄不肯在山，致有今日之苦。这个出力杀人的黑大汉是谁？”宋江道：“这个便是叫做黑旋风李逵；他几番就要大牢里放了我，却是我怕走不脱，不肯依他。”晁盖道：“却是难得这个人！出力最多，又不怕刀斧箭矢！”花荣便叫：“且将衣服与俺二位兄长穿了。”正相聚间，只见李逵提着双斧，从廊下走出来。宋江便叫位道：“兄弟，那里去？”李逵应道：“寻那庙祝，一发杀了！叵耐那见神见鬼，白日把鸟庙门关上！我指望拿来灸祭门，却寻那不见！”宋江道：“你且来，先我和哥哥头领相见。”李逵听了，丢了双斧，望着晁盖跪了一跪，说道：“大哥，休怪铁牛粗卤。”与众人都相见了，却认得朱贵是同乡人，两个大家欢喜。花荣便道：“哥哥，你教众人只顾得着大哥走，如今来到这里，前面又是大江拦截住，断头路了！却又没有一只船接应，倘或城中官军赶杀出来，却怎生迎敌，将何接济？”李逵便道：“不要慌！我与你们再杀入城去，和那个鸟蔡九知府，一发都砍了快活！”戴宗此时方苏醒，便叫道：“兄弟！使不得莽性！城里有五七十千军马，若杀入去，必有有失！”阮小七便道：“远望隔江那里有数只船在岸边，我兄弟三个赴水过去夺那几双船过来载众人，如何？”晁盖道：“此计是最上着。”当时阮家三弟兄都脱剥了衣服，各人插把尖刀，便钻入水里去。约莫赴开得半里之际，只见江面上溜头流下三只棹船，吹风忽哨飞也似摇将来。众人看时，那船上各有十数个人，都手里拿着军器，众人却慌将起来。宋江听得说了，便道：“我命里这般合苦也！”奔出庙前看时，只见当头那只船上坐着一黑大汉，倒提一把明晃晃五股叉，头

上挽个穿心红一点髯儿，下面拽起条白绢水，口里吹着忽哨。宋江看时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张顺。宋江连忙便招手，叫道：“兄弟救我！”张顺等见是宋江，大叫道：“好了！”飞也似摇到岸边。三阮看见，退赴过来。一行众人都上岸来到庙前。宋江看见张顺自引十数个壮汉在那只船头上；张横引着穆弘，穆春，薛永，带十数个庄客，在一只船上；第三只船上，李俊引着李立，童威，童猛，也带十数个卖盐火家，都各执棒上岸来。张顺见了宋江，喜从天降，器拜道：“自从哥哥官司，兄弟坐立不安，又无路可救！近日又听得拿了戴院长，李大哥又不见面，我只得去寻了我哥哥，引到穆太公庄上，叫了许多相识；今日我们正要杀入江州，要劫牢救哥哥，不想仁兄已有好汉们救出，来到这里。不敢拜问这夥豪杰，莫非是梁山泊义士晁天王么？”宋江指着上首立的道：“这个便是晁盖哥哥。你等众位都来庙里叙礼则个。”张顺等九人，晁盖等十七人，宋江，戴宗，李逵，共是二十九人，都入白龙庙聚会。--这个唤做“白龙庙小聚会。”当下二十九筹好汉各各讲礼已罢，只见喽罗慌慌忙忙入庙来报道：“江州城里，鸣锣擂鼓，整顿军马出城来追赶。远远望见旗蔽日，刀剑如麻，前面都是带甲马军，后面尽是擎兵将；大刀阔斧，杀奔白龙庙路上来！”李逵听了，大叫一声“杀将去！”提了双斧，便出庙门。晁盖叫道：“一不做，二不休！众好汉相助着晁某，直杀尽江州军马，方回梁山泊去！”众英雄齐声应道：“愿依尊命！”一百四五十人一齐呐喊，杀奔江州岸上来。有分教：血染波红，如山积。直教：跳浪苍龙喷毒火，爬山猛虎吼天风。毕竟晁盖等众好汉怎地脱身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回 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

话说江州城外白龙庙中梁山泊好汉劫了法场，救得宋江，戴宗，正是晁盖，花荣，黄信，吕方，郭盛，刘唐，燕顺，杜迁，宋万，朱贵，王矮虎，郑天寿，石勇，阮小二，阮小五，阮小七，白胜：共计一十七人，领带着八九十个悍勇壮健小喽罗。浔阳江上来接应的好汉，张顺，张横，李俊，李立，穆弘，穆春，童威，薛永，九筹好汉，也

带四十余人，都是江面上做私商的火家，撑驾三只大船，前来接应；城里黑旋风李逵引众人杀至浔阳江边：两路救应。--通共有一百四五十人，都在白龙庙里聚义。只听得小喽罗报道：“江州城里军兵，擂鼓摇旗，鸣锣发喊，追赶到来。”那黑旋风李逵听得，大吼了一声，提两把板斧，先出庙门。众好汉呐声喊，都手中军器，齐出庙来迎敌。刘唐，朱贵，先把宋江，戴宗，护送上船。李俊同张顺，三阮，整顿都使长，背后步军簇拥，摇旗呐喊，杀奔前来。这里李逵当先轮着板斧，赤条条地飞奔砍将入去；背后便是花荣；黄信，吕方，郭盛四将拥护。花荣见前面的军马都扎住了，只怕李逵着伤，偷手取弓箭出来，搭上箭，拽满弓，望着为头领的一个马军，飏地一箭，只见翻筋斗射下马去。那一夥马军了一惊，各自奔命，拨转马头便走，倒把步军先冲倒一半。这里众多好汉们一齐冲究将去，杀得那官军横野烂，血染江红，直杀到江州城下。城上策应官军早把擂木扎、炮石将下来。官军慌忙入城，关上城门，好几日不敢出来。众多好汉拖转黑旋风，回到白龙庙前下船。晁盖整点众人完备，都叫分头下船，开江便走。却值顺风，拽起风帆，三只大船载了许多人马头领，却投穆太公庄上来。一帆顺风，早到岸边埠头。一行众人都上岸来。穆弘邀请众好汉到庄内堂上，穆太公出来迎接。宋江等众人都相见了。太公道：“众头领连夜劳神，且请客房中安歇，将息实体。”各人且去房里暂歇将养，整理衣服器械。当日穆弘叫庄客宰了一头黄牛，杀了十数个猪羊，鸡鹅鱼鸭，珍肴异馔，排下筵席，管待众头领。饮酒中间，说起许多情节。晁盖道：“若非是二哥众位把船相救，我等皆被陷于纆！”穆太公道：“你等如何却打从那条路上来？”李逵道：“我自只拣人多处杀将去。他们自跟我来。我又不曾叫他。”众人听了都大笑。宋江起身与众人道：“小人宋江，若无众好汉相救时，和戴阮长皆死于非命。今日之恩，深于沧海，如何报答得众位！只恨黄文炳那，搜根剔齿，几番唆毒要害我们，这冤讎如何不报！怎地后请众位好汉，再作个天大人情，去打了无为军，杀得黄文炳那，也与宋江消了这口无穷之恨，那时回去，如何？”晁盖道：“我们众人偷营劫寨，只可使一遍，如何再行得？似此奸贼已有堤备，不若且回山寨去，聚起大队人马，一发和学究，公孙二先生并林冲，秦明，都来报讎，也未为晚。”宋江

道：“若是回山去了，再不能彀得来：一者山遥路远；二乃江州必然申开明文，各处谨守，不要痴想。只是趁这个机会，便好下手不要等他做了准备。”花荣道：“哥哥见得是。虽然如此，只是无人识得路径，不知他地理如何。先得个人去那里城中探听虚实，也要看无为军出没的路径去处，就要认黄文炳那贼的住处了，然后方好下手。”薛永便起身说道：“小弟多在江湖上行，此处无军最熟。我去探听一遭，如何？”宋江道：“若得贤弟去走一遭，最好。”薛永当日别了众人，自去了。只说宋江自和众头领在穆弘庄上商议要打无为军一事，整顿军器刀，安排弓弩箭矢，打点大小船只等项，堤备已了。只见薛永去了两日，带将一个人回到庄上来拜见宋江。宋江便问道：“兄弟，这位壮士是谁？”薛永答道：“这人姓侯，名健，祖居洪都人氏；做得第一手裁缝，端的是飞针走线；更兼惯习棒，曾拜薛永为师。人见他黑瘦轻捷，因此唤他做“通臂猿。”见在这无为军城里黄文炳家做生活。小弟因见了，就请在此。”宋江大喜，便教同坐商议。那人也是一座地煞星之数，自然义气相投。宋江便问江州消息，无为军路径如何。薛永说道：“如今蔡九知府计点官军百姓，被杀死有五百余人，带伤中箭者不计其数，见今差人星夜申奏朝廷去了。城门日中后便关，出入的好生盘问得紧。原来哥哥被害一事倒不干蔡九知府事，都是黄文炳那三回五次点拨知府教害二位。如今见劫了法场，场中甚慌，晓夜阳备。小弟又去无为军打听，正撞见这个兄弟出来饭；因是得知备细。”宋江道：“侯兄何以知之？”侯健道：“小人自幼只爱习学棒，多得薛师父指教，因此不敢忘恩。近日黄通判特取小人来他家做衣服。因出来遇见师父，提起仁兄大名，说起此一节事来。小人要结识仁兄，特来报知备细。这黄文炳有个嫡亲哥哥，唤做黄文烨，与这文炳是一母所生二子。这黄文烨平生只是行善事，修桥补路，塑佛斋僧，扶危济困，救拔贫苦，那无为军城中都叫他做“黄面佛。”这黄文炳虽是罢闲通判，心里只要害人，惯行歹事，无为军都叫他做“黄蜂刺。”他兄弟两个分开做两院住，只在一条巷内出入。靠着门里便是他家。黄文炳贴着城住，黄文烨近着大街。小人在那里做生活，却听得黄通判回家来说：“这件事，蔡知府已被瞒过了，却是我点拨他，教知府先斩了然后奏去。”黄文烨听得说时，只在背后骂，说道：“又做这等短

命促掏的事！于你无干，何故定要害他？倘或有天理之时，报应只在目前，却不是反招其祸？”这两日听得得劫了法场，好生惊。昨夜去江州探望蔡九知府，与他计较，尚兀自未回来。”宋江道：“黄文炳家多少人口？有几个房头？”侯健道：“男子妇人通有四五十口。”宋江道：“天教我报讎，特使这个人来！虽是如此，全靠众兄弟维持。”众人齐声应道：“当以死向前！正要驱除这等赃滥奸恶之人，与哥哥报讎雪恨！”宋江又道：“只恨黄文炳那贼一个，却与无为军百姓无干。他兄既然仁德，亦不可害他，休教天下人骂我等不仁。众弟兄去时，不可分毫侵害百姓。今去那里，我有一计，只望众人扶助。”众头领齐声道：“专听哥哥指教。”宋江道：“有烦穆太公对付八九十个叉袋，又要百十束芦柴，用着五只大船，两只小船；央及张顺，李俊，驾两只小船；五只大船上用着张横，三阮，童威，和识水的人护船：此计方可。”穆弘道：“此间芦苇，油柴，布袋都有，我庄上的人都会使水驾船。便请哥哥行事。”宋江道：“却用侯家兄弟引着薛永并白胜先去无为军城中藏了；来日三更二点为期，只听门外放起带铃鹁鸽，便教白胜上城策应，先插一条白绢号带，近黄炳家，便是上城去处。”再又教石勇，杜迁，扮做丐者，去城门边左近埋伏，只看火为号，便要下手杀把门军士。李俊，张顺，只在江面上往来巡绰，等候策应。宋江分拨已定。薛永，白胜，侯健，先自去了。随后再是石勇，杜迁，扮做丐者。身边各藏了短刀暗器，也去了。这里自一面扛抬沙土布袋和芦苇油柴上船装载。众好汉至期，各各拴束了，身上都准备了器械；船舱里埋伏军汉。众头领分拨下船：晁盖，宋江，花荣，在童威船上；燕顺，王矮虎，郑天寿，在张横船上；戴宗，刘唐，黄信，在阮小二船上；吕方，郭盛，李立，在阮小五船上；穆弘，穆春，李逵，在阮小七船上。只留下朱贵，宋万，在穆太公庄上看理江州城里消息；先使童猛棹一只打鱼快船前去探路。小喽罗并军健都伏在舱里。火家庄客水手撑驾船只，当夜密地望无为军来。此时正是七月尽天气，夜凉风静，月白江清；水影山光，上下一碧。约莫初更前后，大小船只都到无为江岸边，拣那有芦苇深处一字儿缆定了船只。只见那童猛回船来报道：城里并无些动静。”宋江便叫手下众人把这沙土布袋和芦苇干柴都搬上岸，望城边来。听那更鼓时正打二更。宋江叫小喽罗各各

了沙土布袋并芦柴就城边堆垛了。众好汉各挺手中军器，只留张横，三阮，两童，守船接应；其余头领都奔城边来。望城上时，约离北门有半里之路，宋江便叫放起带铃鹁鸽。只见城上一条竹竿，缚着白号带，风飘起来。宋江见了，便叫军士就这城边堆起沙土布袋，分付军汉一面挑，担芦苇油柴上城。只见白胜已在那里接应等候，把手指与众汉道：“只那条巷便是黄文炳住处。”宋江问白胜道：“薛永，侯健在那里？”白胜道：“他两个潜入黄文炳家里去了，只等哥哥到来。”宋江又问道：“你曾见石勇，杜迁么？”白胜道：“他两个在城门边左右伺候。”宋江听罢，引了众好汉下城来，迳到黄文炳门前，只见侯健闪在房檐下。宋江唤来，附耳低言道：“你去将菜园门开了，放他军士把芦苇油柴堆放里面；可教薛永寻把火来点着，却去敲黄文炳门道：“间壁大官人家失火！有箱笼什物搬来寄顿！”敲得门开，我自有摆布。”宋江教众好汉分几个把住两头。侯健先去开了菜园门，军汉把芦柴搬来堆在里面。侯健就讨了火种，递与薛永，将来点着。侯健便闪出来，却去敲门，叫道：“间壁大官人家失火！有箱笼搬来寄顿，快开门则个！”里面听得，便起来看时，望见隔壁火起，连忙开门出来。晁盖、宋江等呐声喊杀将入去。众好汉亦各动手，见一个杀一个，见两个杀一双；把黄文炳一门内外大小四五十口尽皆杀了，不留一人。只不见了文炳一个。众好汉把他从前酷害良民积攒下许多家私金银收拾俱尽，大哨一声，众多好汉都扛了箱笼家财，却奔城上来。且说石勇，杜迁见火起，各掣出尖刀，便杀把门的军人，却见前街邻舍，拿了水桶梯子，都奔来救火。石勇，杜迁大喝道：“你那百姓休得向前！我们是梁山泊好汉数千在此，来杀黄文炳一门良贱，与宋江、戴宗报仇！不干你百姓事！你们快回家躲避了，休得出来管闲事！”众邻舍有不信的，立住了脚看。只见黑旋风李逵轮起两把板斧，着地卷将来，众邻舍方呐声喊，抬了梯子，水桶，一哄都走了。这边后巷也有几个守门军汉，带了些人，了麻搭火钩，都奔来救火。早被花荣张起弓，当头一箭，射翻了一个，李逵大喝道：“要死的便来救火！”那夥军汉一齐都退去了。只见薛永拿着火把，便就黄文炳家里，前后点着，乱杂杂火起。当时李逵砍断铁锁，大开城门。一半人从城上出去，一半人从城门下出去。只见三阮，张，童，都来接应，合做一处，扛抬

财物上船。无为军已知江州被梁山泊好汉劫了法场，杀死无数的人，如何敢出来追赶，只得回避了。这宋江一行众好汉只恨拿不着黄文炳，都上了船，摇开了，自投穆弘庄上来，不在话下。却说江州城里望见无为军火起，蒸天价红，满城中讲动；只得报知本府。这黄文炳正在府里议事，听得报说了，慌忙来禀知府道：“敝乡失火，急却回家看觑！”蔡九知府听得，忙叫开城门，差一只官船相送。黄文炳谢了知府，随即出来，带了从人，慌速下船，摇开江面，望无为军来。看见火势猛烈，映得江面上都红，梢公说道：“这火只是北门里火。”黄文炳见说了，心里越慌。看看摇到江心里，只见一只小船从江面上摇过去了。少时，又是一只小船摇将过来，却不迳过，望着官船直撞将来。从人喝道：“甚么船！敢如此直撞来！”只见那小船上一条大汉跳起来，手里拿着挠钩，口里应道：“去江州报失火的船！”黄文炳便钻出来，问道：“那里失火？”那大汉道：“北门黄通判家被梁山泊好汉杀了一家人口，劫了家私，如今正烧着哩！”黄文炳失口叫声苦，不知高低。那汉听了，一挠钩搭住了船，便跳过来。黄文炳是个乖觉的人，早瞧了八分，便奔船梢后走，望江里踊身便跳。只见当面前又一只船，水底下早钻过一个人，把黄文炳劈腰抱住，拦头揪起，扯上船来。船上那个大汉早来接应，便把麻索绑上。那摇官船的梢公只顾下拜。李俊说道：“我不杀你们，只要捉黄文炳这厮！你们自回去，说与蔡九知府那贼驴知道：俺梁山泊好汉们权寄他那颗驴头，早晚便要来取！”梢公战抖抖的道：“小人去说！”李俊，张顺，拿了黄文炳过自己的小船上，放那官船去了。两个好汉掉了两只快船，迳奔穆弘庄上。早摇到岸边。望见一行头领都在岸上等候，搬运箱笼上岸。见说拿得黄文炳，宋江不胜之喜。众好汉一齐心中大喜，说：“正要此人见！”李俊，张顺，早把黄文炳带上岸。众人看了，监押着，离了江岸，到穆太公庄上来。朱贵，宋万，接着众人，入到庄里草厅上坐下。宋江把黄文炳剥了衣服，绑在柳树上，请众头领团团坐定。宋江叫取一酒来与众人把盏。上自晁盖，下至白胜，共是三十位好汉，都把遍了。宋江大骂：“黄文炳！你这厮！我与你往日无冤，近日无讎，你如何只要害我，三回五次，教唆蔡九知府杀我两个！你既读圣贤之书，如何要做这等毒害的事！我又不与你有杀父之讎，你如何定要谋我！你哥哥黄

文炳与你这厮一母所生，他怎恁般修善！久闻你那城中都称他做黄面佛，我昨夜分毫不曾侵犯他。你这厮在乡中只是害人，交结权势，浸润官长，欺压良善，我知道无为军人民都叫你‘黄蜂刺！’我今日且替你拔了这个‘刺！’”黄文炳告道：“小人已知过失，只求早死！”晁盖喝道：“你那贼驴！怕你死！你这厮！早知今日，悔不当初！”宋江便问道：“那个兄弟替我下手？”只见黑旋风李逵跳起身来，说道：“我与哥哥动手割这厮！我看他肥胖了，倒好烧！”晁盖道：“说得是。”教：“取把尖刀来，就讨盆炭火来，细细地割这厮，烧来下酒与我贤弟消这怨气！”李逵拿起尖刀，看着黄文炳，笑道：“你这厮在蔡九知府后堂且会说黄道黑，拨置害人，无中生有，掇揷他！今日你要快死，老爷却要你慢死！”便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。拣好的，就当面炭火上炙来下酒。割一块，炙一块。无片时，割了黄文炳，李逵方把刀割开胸膛，取出心肝，把来与众好汉看醒酒汤。众多好汉看割了黄文炳，都来草堂上与宋江贺喜。只见宋江先跪在地上。众头领慌忙都跪下，齐道：“哥哥有甚么，但说不妨。兄弟们敢不听？”宋江便道：“小可不才，自小学吏，初世为人，便要结识天下好汉。奈缘力薄才疏，不能接待，以遂平生之愿。自从刺配江州，多感晁头领并众豪杰苦苦相留，宋江因守父亲严训，不曾肯住。正是天赐机会！于路直至得豪杰。不想小可不才，一时间酒后狂，险累了戴院长性命。感谢众位豪杰不避凶险，来虎穴龙潭，力救残生；又蒙协助报了冤讎。如此犯下大罪，闹了两座州城，必然申奏去了。今日不繇宋江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投托哥哥去。未知众位意下若何？如是相从者，只今收拾便行；如不愿去的，一听尊命。只恐事发反遭...”说言未绝，李逵先跳起来，便叫道：“都去！都去！但有不去的，我一鸟斧，砍做两截便罢！”宋江道：“你这般卤说话！全在各弟兄们心肯意肯，方可同去。”众人议论道：“如今杀死了许多官军人马，闹了两处州郡，他如何不申奏朝廷？必然起军马来擒获。今若不随哥哥去，同死同生，却投那里去？”宋江大喜，谢了众人。当日先叫朱贵和宋万先回山寨里去报知，次后分作五起进程：头一起便是晁盖、宋江、花荣、戴宗、李逵；第二起便是刘唐、杜迁、石勇、薛永、侯健；第三起便是李俊、李立、吕方、郭盛、童威、童猛；第四起便是黄信、张顺、张横、阮家三兄；弟第五

起便是穆弘、穆春、燕顺、王矮虎、郑天寿、白胜。五起二十八个头领，带了一千人等，将这所得黄文炳家财，各各分开，装载上车。穆弘带了穆太公并家小人等，将应有家财金宝，装载车上。庄客数内有不愿去的，都发他些银两，自投别主去工，有愿去的，一同便往。前四起陆续去了，已自行动。穆弘收拾庄内已了，放起十数个火把，烧了庄院，撇下了田地，自投梁山泊来。且不说五起人马登程。节次进发，只隔二十里而行。先说第一起、晁盖、宋江、花荣、戴宗、李逵等五骑马，带着车仗人伴，在路行了三日，前面来到一个去处，地名唤做黄门山。宋江在马上与晁盖道：“这座山生得形势怪恶，莫不有大夥在内？可着人催趲后面人马上来，一同过去。”说犹未了，只见前面山嘴上锣鸣鼓响。宋江道：“我说么！且不要走动，等后面人马到来，好和他杀。”花荣便拈弓搭箭在手，晁盖、戴宗，各执朴刀，李逵拿着双斧拥护着宋江，一齐趲马向，前只见山坡边闪出三五旦个小喽罗，当先簇拥出四筹好汉，各挺军器在手，高声喝道：“你等大闹了江州，劫掠了无为军，杀害了许多官军百姓，待回梁山泊去？我四个等候你多时！会事的只留下宋江，都饶了你们性命！”宋江听得，便挺身出去，跪在地下，说道：“小可宋江被人陷害，冤屈无伸，今得四方豪杰，救了性命。小可不知在何处触犯了四位英雄，万望高抬贵手，饶恕残生！”那四筹好汉见了宋江跪在前面，都慌忙滚鞍下马，撇下军器，飞奔前来，拜倒在地下，说道：“俺弟兄四个只闻山东及时雨宋公明大名，想杀也不彀个见面！俺听知哥哥在江州为事官司，我弟兄商议定了，正要来劫牢，只是不得个实信。前日使小喽罗直到江州来打听，回来说道：“已有多少好汉闹了江州，劫了法场，救出往揭阳镇去了。后又烧了无为军，劫掠黄通判家。”料想哥哥必从这里来，节次使人路中来探望。犹恐未真，故反作此一番结问。冲撞哥哥，万勿见罪。今日幸见仁兄！小寨里略备薄酒粗食，权当接风；请众好汉同到敝寨，盘桓片时。”宋江大喜，扶起四位好汉，逐一请问大名。为头的那人，姓欧，名鹏，祖贯是黄州人氏；守把大江军，户因恶了本官，逃走在江湖上绿林中，熬出这个名字，唤做“摩云金”，第二个好汉，姓蒋，名敬，祖贯是湖南潭州人氏；原是落科举子出身，科举不第，弃文就武，颇有谋略，精通书算，积万累千，牙纤毫不差；

亦能刺使棒，布阵排兵；因此人都唤他做“神算子”。第三个好汉，姓马，名麟，祖贯是金陵建康人氏；原是小番子闲汉出身；吹得双铁笛，使得好大滚刀，百十人近他不得；因此人都唤做“铁笛仙”。第四个好汉，姓陶，名宗旺，祖贯是光州人氏；庄家田户出身；能使一把铁锹；有的是气力；亦能使轮刀；因此人都唤做是“九尾龟”。怎见得四个好汉英雄？....这四筹好汉接住宋江，小喽罗早捧过果盒，一大酒，两大盘肉，托来把盏。先递晁盖宋江，次递花荣戴宗李逵。与众人都相见了，一面递酒。没两个时辰，第三起头领又到了，一个个尽都相见。把盏已遍，邀请众位上山。两个十位头领，先来到黄门山寨内。那四筹好汉便叫椎牛宰马管待；却教小喽罗陆续下山接请后面那三起十八位头领上山来筵宴。未及半日，三起好汉已都来到了，尽在聚义厅上筵席相会。宋江饮酒中间，在席上闲话道：“今次宋江投奔了哥哥晁天王上梁山泊去一同聚义。未知四位好汉肯弃了此处同往梁山泊大寨相聚否？”四个好汉齐答道：“若蒙二立义士不弃贫贱，情愿执鞭随镫。”宋江、晁盖，大喜，便说道：“既是四位肯从大义，便请收拾起程。”众多头领俱各欢喜，在山寨住了一日，过了一夜。次日，宋江、晁盖，仍旧做头一起，下山进发先去。次后依例而行，只隔着二十里远近。四筹好汉收拾起财帛金银等项，带领了小喽罗三五人，便烧后毁了寨栅，随作第六起登程。宋江又合得这四个好汉，心中甚喜；于路在马上对晁盖说道：“小弟来江湖上走了这几遭，虽是受了些惊恐，却也结识得许多好汉。今日同哥哥上山去，这回只得死心塌地与哥哥同死同生。”一路上说着闲话，不觉早来到朱贵酒店里了。且说那个守山寨的头领吴用、公孙胜、林冲、秦明和两个新来的萧让、金大坚已得朱贵、宋万先回报知，每日差小头目棹船出来酒店里迎接。一起起都到金沙滩上岸。擂鼓吹笛，众好汉们都乘马轿，迎上寨来。到得关下，军师吴学究等六人把了接风酒，都到聚义厅上，焚起一炉好香。晁盖便请宋江为山寨之主，坐第一把交椅。宋江那里肯，便道：“哥哥差矣。感蒙众位不避刀斧，救拔宋江性命。哥哥原是山寨之主，如何却让不才？若要坚执，如此相让，宋江情愿就死。”晁盖道：“贤弟，如何这般说？当初若不是贤弟担那血海般干系救得我等七人性命上山，如何有今日之众？你正该山寨之恩主；你不坐，

谁坐？”宋江道：“仁兄，论年齿，兄长也大十岁。宋江若坐了，岂不自羞？”再三推晁盖坐了第一位。宋江坐了第二位。吴学究坐了第三位。公孙胜坐了第四位。宋江道：“休分功劳高下；梁山泊一行旧头领去左边主位上坐，新到头头去右边客位上坐。待日后出力多寡，那时另行定夺。”众人齐道：“此这极当。”左边一带：林冲，刘唐，阮小二，阮小五，阮小七，杜迁，宋万，朱贵，白胜；右边一带：(论年甲次序，互相推让。)花荣，秦明，黄信，戴宗，李逵，李俊，穆弘，张横，张顺，燕顺，吕方，郭盛，萧让，王矮虎，薛永，金大坚，穆春，李立，欧鹏，蒋敬，童威，童猛，马麟，石勇，侯健，郑天寿，陶宗旺，--共是四十位头领坐下。大吹大擂，且庆喜筵席。宋江说起江州蔡九知府捏造谣言一事，与众头领：“叵耐黄文炳那，事又不干他自己，却在知府面前将那京师童谣解说道：“‘耗国因家木，’耗散国家钱粮的人必是家头着个‘木’字，不是个‘宋’字？‘刀兵点水工，’兴动刀兵之人必是三点水着个‘工’字，不是个‘江’字？这个正坐宋江身上。那后两句道：“‘纵横三十六，播乱在山东，’合主宋江造反在山东。以此拿了小可。不期戴院长又传了假书，以此黄文炳那撺掇知府，只要先斩后奏。若非众好汉救了，焉得到此！”李逵跳将起来道：“好！哥哥正应着天上的言语！虽然了他些苦，黄文炳那贼也我割得快活！放着我们许多军马，便造反，怕怎地！晁盖哥哥便做大宋皇帝；宋江哥哥便做小宋皇帝；吴先生做个丞相；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；我们都做将军；杀去东京，夺了鸟位，在那里快活，却不好！--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！”戴宗连忙喝道：“铁牛！你这厮胡说！你今日既到这里，不可使你那在江州性儿，须要听两位头领哥哥的言语号令！亦不许你胡言乱语，多嘴多舌！再如此多言插口，先割了你这颗头来为令，以警后人！”李逵道：“阿呀！若割了我这颗头，几时再长得一个出来！好不惊恐，我只酒便了！”众多好汉都笑。宋江又题起拒敌官军一事，说道：“那时小可初闻这个消息，好不惊恐；不期今日轮到宋江身上！”吴用道：“兄长当初若依了兄弟之言，只住山上快活，不到江州，不少目了多少事？这都是天数注定如此！”宋江道：“黄安那如今在那里？”晁盖道：“那住不数两三个月，便病死了。”宋江嗟叹不已。当日饮酒，各各尽欢。晁盖先叫安顿穆太公一家老小；

叫取过黄文炳家的财赏劳了众多出力的小喽罗；取出原将来的信笼交还戴院长收用。戴宗那里肯要，定教收在库内公支使用。晁盖叫众多小喽罗参拜了新头领李俊等，都参见了。连日山寨里杀牛宰马，作庆贺筵席，不在话下。再说晁盖教山前山后各拨定房屋居住；山寨里再起造房舍，修理城垣。至第三日酒席上，宋江起身对众头领说道：“宋江还有一件大事，正要禀众弟兄。小可今欲下山走一遭，乞假数日，未知众位肯否？”晁盖便问道：“贤弟，今却要往何处，干甚么大事？”宋江不慌不忙，说出这个去处，有分教：刀林里，再逃一遍残生；山岭边傍，传授千年勋业。正是：只因玄女书三卷，留得清风史数篇。毕竟宋公明要往何处去走一遭，且听下回分解。